

神　童（太空幻想科學故事）馬雲・著

他是一名神童，能人所不能，因爲他有外太空生物的細胞。但另一種外太空生物想殺他，此中情節將令你爲他担心不已。今期的太空科幻小說又將令你視野創新，閱後難忘！

$3.50

1081

編者話 近年代裡，世界各地中時有發現神童，他們的腦袋及智慧，超出一般常人應有，對事情的感應特別靈敏準確預知，令人咋舌。今期我們刊出的巨型太空科學幻想小說「神童」，將會使你大開眼界，故事中描述一名神童，他原來有着外太空生物的細胞，藉着精神感應的力量，逢賭必贏，使到當地的地下賭檔束手無策，啼笑皆非！然而，外太空人亦有分好歹，於是有人爲了消滅這位「神童」而借屍還魂，奇兵突出……過程刺激緊張，令你難以預料，欲知其詳，請閱本文。

**　　**　　**

三大中篇巨著今期同時隆重刊出，有兩期完俠情故事「鐵馬金戈」，描寫細膩奇情小說「留香帖」，還有諸葛青雲本年度最新巨著「玉笛雙英」，濟濟一堂，目不暇給，以上佳作，俱屬一流水準作品，事前曾經編者與作品再三參訂，去蕪存菁，審愼刪改，以竟全篇。讀者諸君，幸勿失之交臂。

**　　**　　**

「卜算子」是下期刊出的亡命江湖故事集中的一部，巨型整體一氣呵成，亦俠亦情，莊諧並重。

武俠世界

第108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	港幣$ 81.00
	一年	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	港幣$ 87.00
	一年	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	港幣$ 100.00
	一年	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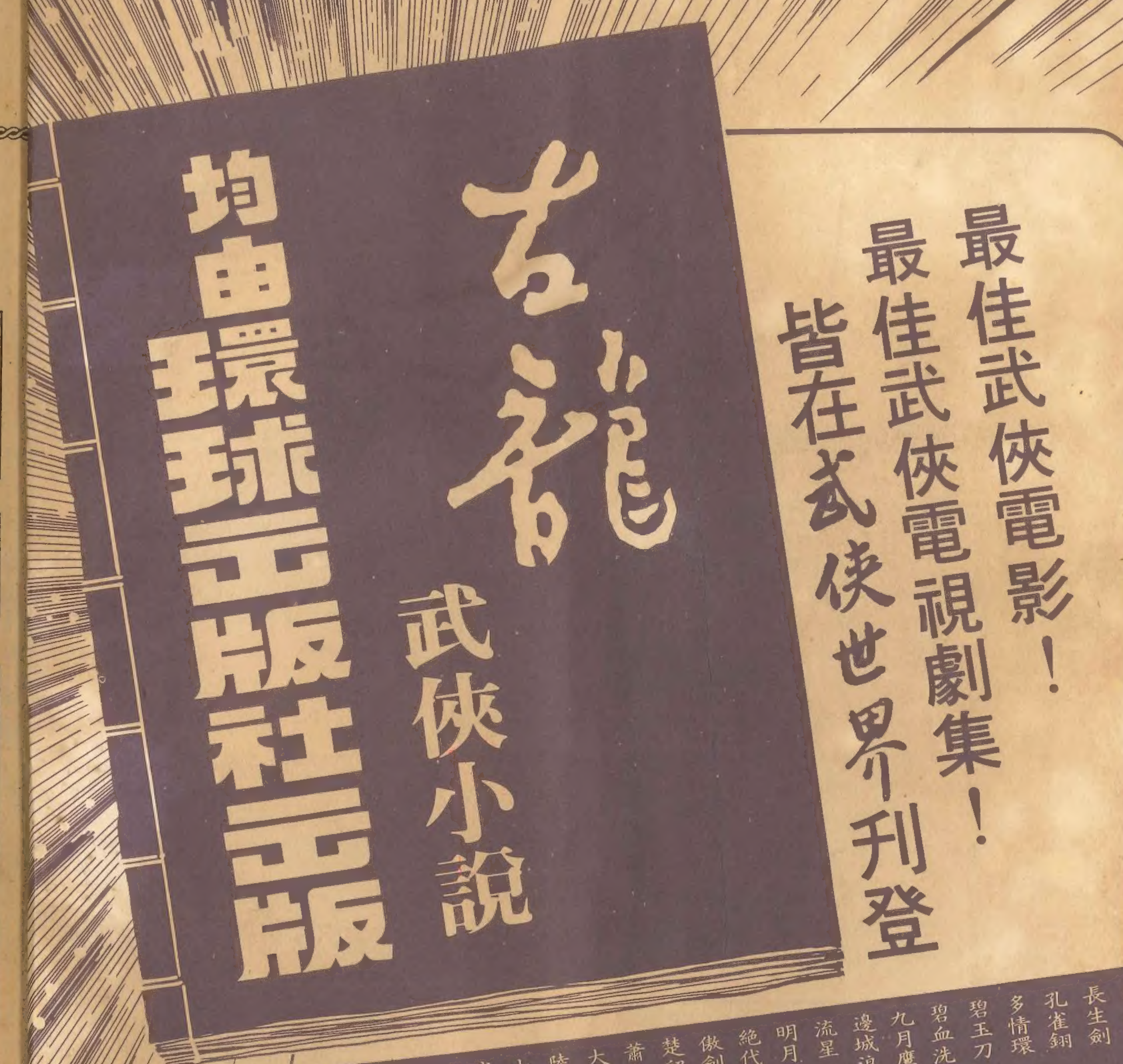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神童

文·雲令
圖·馬盧



逃學的少年人

「生活的担子越來越重，我眞的有點吃不消！」金仲仁對他的妻子說，「這是剛收到的加租信，你看看吧，怎辦？」

金仲仁的妻子林玉貞是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人，每次遇上什麼難題，總是婉言相慰，叫丈夫不要難過。但這一次她却無話可說。

她難過的不是那封加租信；加租通知信只不過是她丈夫剛由信箱取回來的。

在她丈夫還未回來之前，她已遇上了重重困難，一心以爲等待丈夫下班回來商量一下解決辦法，想不到他進來後已是那一副口面，叫她如何開口？

眞是貧賤丈妻百事哀！

長子的學費被校方催交，她自己又有麻煩，一切都與錢有關。

他們的長子金大力因爲年前考不到政府津貼學校，被迫進了私立學校；然而私校的學費是按月計算的。

轉眼之間又是一個月了。每個月差不多都被校方催促再三才可以交上。這對年僅十三歲的金大力，難免有些心理上的影响。

除了金大力之外，他們還有一個十一歲的女兒金晶晶，和一個八歲的小兒子金小平。

晶晶今年就要參加大會考，這是小學生的一個大難關，所以會考也非加一個「大」字不可。

這個地方的殖民地政府，他們的教育政策就是這麼「收買人命」——收買學童們的小生命！

有太多事實可以證明，每年會考之後，例必有人自殺。爲什麼？

爲錢嗎？

爲情嗎？

都不是！

只因爲他們的小小心靈受創！

他們往往因爲考不到政府提供的學位，從此失學。

也有人因此而受到親友的嘲諷，以及父母的不諒解，終於走上了絕路。

諸如此類的悲劇，已經不是新聞，而是每年會考放榜後例有的悲慘插曲。

這就是「金字塔式教育政策」的徹底失敗！

可惜，一向自視爲「紳士」的決策者**，從不承認這點。**

晶晶年紀雖小，却明白到她不會像她兄長金大力那麼够運；考不到政府學位仍然有私校可讀。

她知道如果這一次考不到學位，就必須停學；因爲父親一向有個觀念——女子無才便是德；女生外向，書讀不成了，便留在家中，協助母親照料弟弟好了。

她年紀雖小，却已明白到求知識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因此，她只有拚命的讀；什麼「會考必備」、「會考必讀」以及「學能測驗難題」……等等諸如此類的參考書，她都購閱。

有時讀到三更半夜，有時凌晨五點已起床苦讀。

試想想，小小年紀的晶晶，如何捱得起這種種壓力？

終於，晶晶病倒了！

發生在兒女身上的麻煩仍不够，還有金太太——林玉貞她自己。

本來三個兒女已經太多，偏偏最近她又告有喜。

這時代，應該有許多方法可以避孕的，可惜她的身體特殊，對避孕藥物十分敏感。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辦法？除了墮胎之外！但是錢呢？

煩惱的事似乎都與錢有關，難怪夫婦二人相對無言了。

看來最幸福的，還是年僅八歲的金小平。他什麼都不知道似的，自然亦可以什麼事都不必他去理、去操心！

然而事實是否如此？

他這時正靜悄悄的坐在一角，伏在一張小几上做功課。

他父母正在討論着如何解決眼前的種種困境；他們以爲小平聽不到，因爲他們根本沒有理會到這個孩子。

其實，小平不但聽到了，而且小小腦袋正在思索着！

錢！是的，只要有錢，什麼困難也可以解決了。

× × ×

又是黃昏。

金太太已弄好了簡單的晚餐，丈夫和女兒，還有小平都回了，獨是不見了長子大力。

一看時間，已是晚上七點。

似乎有些不對，金大力是讀「下午班」的，平時六時三十分至四十分之間已回到家中；爲什麼七點了，還不見人？

金太太叫丈夫致電學校查詢。

學校是私立的，分「上、下午」，仍覺學位供不應求。

這個地方究竟是人太多了，還是政府供給的學位太少？

金仲仁担心兒子的安全，所以才硬住頭皮去撥那個電話。

想不到却給對方在電話中催交學費。

這個社會的確太過現實了。

接電話的竟是「校長」，他先講完「公事」——學費，然後才召來「班主任老師」，這時金仲仁才知道他兒子金大力今天根本沒有上學。

爲什麼金大力不上學？

如果這是一間肯負責任，或者說「有

責任感」的學校，他們應該在開始上課的時候，便追究學生何故缺席，立即與學生家長連絡。

可惜這只是一間「教學商店」，根本稱不上什麼學校。

除了收學費之外，他們幾乎什麼也懶得去管！

金仲仁又担心又焦急。

他將情形告訴了他的妻子。

金太太更加急得差些兒昏倒過去！

金仲仁根本想不到金大力可能到什麼地方去。他只有問他女兒：「可知道哥哥有些什麼要好的同學嗎？」

晶晶搖搖頭：「我不知道，他從來也沒有提過。」

「看情形，我們還是報警吧！」金太太含着眼淚說。

金仲仁束眉道：「先找找，晚一些再說吧！警方有許多事情要做！萬一這邊報了警，大力就回來，我們反會被責怪！」

金太太也覺得；金大力已是個懂事的孩子，他可能因爲學費問題，而不敢上學去。

但無論如何，這時候他總該回來了。

「留一點飯菜給他吧，我們都餓了，不必再等啦！」金仲仁最後對他妻子說。

× × ×

金大力正歡天喜地的離開一間酒家。

他絕對沒有想到危險就在前面！

這應該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因爲終於有人同情他。

這不是偶然的事，而且他已考慮了很久很久！

這樣子下去不是辦法，沒有錢交學費，怎可以長此以往的被老師追「債」似的追個不停？即使他臉皮更厚，也會被同學看低了。

因此，他決定不上學了。

然而他沒有告訴父母。

他也沒有怪他父母，因爲他知道他父母都十分疼愛他們；只是父親的担子太重了，還有弟妹呢！

如果他對父母說，他不上學，相信一定會被他們反對。

於是他索性一聲不响的，溜到街上去了！

隣近有許多街童，不少是認識他的。有些都是讀上午班的，下午就聚在街上玩。

他們見了金大力，也邀他一齊玩。

但是金大力那裏有心情玩？

他去「逛街」，因爲他另有目的。

他要找工作，所以到處張望，希望找到請人的廣告。

這孩子的確懂事，他知道父親的担子太重，所以他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日間去做工，晚上有時間讀夜校。

但是他從來沒有將這些告訴他父母或者任何人，只在心裏盤算着。

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金大力終於在一間酒家門前看到了一張招人的廣告。

他歡天喜地的入內。

但是，一個中年負責人見了他就搖搖頭：「小朋友，你還未到合法年齡！」

「老闆，求你做個好心！」金大力當時的樣子很可憐，「你們請雜工，我一定做得來，人工多少不拘，只求有飯吃。」

中年人看見他這樣，又打量了他一遍，「你多大年紀？」

「十……十六歲。」他也明白到年紀太小，人家不會僱用他。所以他非說謊不可。

「你有十六歲？」中年人忍不住笑了，「你雖然生得高大，我敢肯定你未够十六歲。」

「老闆，我很須要一份工作，什麼我都做；你怕勞工處干涉而已，如果他們查到來，我最多躲一陣就是。」

中年人很慈祥，終於說道：「好吧！你先試試看，我最喜歡懂事的孩子。」

就這樣，他立刻就上班了。

他非常勤力而小心地工作，反而暫時忘記了學校的事。

他希望做得好好的，獲得這份工作，然後找一間夜學繼續讀書；雖然如此一來，父母未必贊成，也總好過給學校催交學費，讓同學們白眼！

中年人原來是那間酒家的司理，他很喜歡金大力這孩子。

但是他沒有當面讚他，只在旁觀看他工作，了解他的心意。

他知道金大力正在求學，只是沒有錢交學費，於是給他數十元。

其他人還沒有下班，但金大力吃過了晚飯之後，那位中年人——袁司理就叫他走。

金大力很高興，他準備回家去，將情形告訴他父母。

雖然父母可能不高興，甚至反對；但是，他一切已決定下來了。

他會很有耐性的告訴他們，關於日間工作，夜間求學的計劃。

在面對現實的情況下，他希望他父母不會反對。

怎知道就當他經過一條橫巷，準備返家時，突然有三個人攔住他的去路。

當初，他以爲是打刦，於是他回頭就走。

但是，回頭時却又看見另外兩個更高大的年青人，滿懷惡意地瞪住他！

金大力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然而他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小子！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一名年青人叉着腰問他。

金大力當初以爲打刦，但現在看來又不是那一回事。

他吶吶地問：「各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爲首一名年青人睜大了雙眼道：「小子，你還敢裝蒜？」

另一個年青人說：「你敢搶了我們弟兄的飯碗，大概也有點來頭吧？告訴我們，你是那一帮會的人？」

金大力有點恍然：「我只是爲了賺點學費而工作，並未加入什麼帮會，也未搶去你們的飯碗啊！」

金大力幾乎話未說完，已有人拿出刀棒等武器來！

他前進不得，後退又不能！

他從來未遇到過這種場面，他急得想哭！

但是，看這些人兇神惡煞的，明知哭

也不會得到他們的同情！

他咬咬牙齦，說道：「你們別恃人多欺人少，警察就在街口！」

「哈哈哈……」

這班青少年不約而同的大笑一陣：「你太小家了吧！拿警察來嚇我們，眞不爭氣！有種的，拿拳頭出來吧！」

金大力心裏想：一個對一個還可以，怎可以一個對五個？

他極力保持冷靜！

眼看一些人已將刀棒握在手中。

他很害怕！但是他仍然揚聲高叫：「等一等！」

那幾個青少年又交換了一個眼色：「你又有什麼花樣？」

金大力道：「你們有什麼事可以慢慢說？」

爲首一人道：「首先，你要將身上的錢交出來！然後加入我們，每月按月交出一定數目的保護費。否則，今天我們就要你葬身此地！」

金大力心裏又驚又氣！

驚的是無法應付得了這班人！氣的是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怎可以就此雙手奉送給這種人？

金大力正感進退兩難之際，有人由巷口那邊走過來！

金大力眞希望那是警察，可惜不是。

那是一個與他年紀差不多的少年人何培基——他的同學。

何培基是路過此地，發現金大力被人欺負，也就過來看看。

「朋友，有事慢慢談，別動手！」

可惜沒有人去理會何培基的話，甚至有人動手去揍金大力。

金大力避無可避！

他覺得這班人未免可惡，如果敗下來，固然會受傷，身上的錢也沒有了！

主要還是爲了那些錢，否則，他早已乖乖的答允了對方。

他覺得這麼辛苦才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才可能賺到錢，爲什麼要奉獻給這班流氓？

目前他已是勢成騎虎。惟有硬住頭皮跟這班人拚命！

他那位同學何培基本來只想勸架，却惹禍上身，也被人痛毆！

二名少年人被五名大漢包圍，拳打脚踢，刀棒還未盡出，二人已見傷痕處處。

金大力很倔强，他儘管明知不敵，却咬實牙齦，絕不求饒；反而他的同學何培基却揚聲高呼救命，可惜沒有人理會！

後巷惡鬥

金仲仁夫婦二人飯後仍未見兒子回來，的確有點心煩意亂！

他們一再向親友查詢，沒有人知道金大力的下落。於是一家人分頭去找。

金晶晶和母親一組，去向隣居們查詢有沒有人見過金大力。

金仲仁帶了小兒子金小平，到附近一些球場公園去。

但是，金小平忽然對他父親說：「我知道大哥在那裏。」

金仲仁有些生氣：「怎麼你早不說出來？你幾時見過他？」

金小平眨着小眼睛：「我只是感覺得到，從未見過！」

金仲仁有些啼笑皆非：「你如何能『感覺』得到？」

「我也不知道，總之我腦子裏似乎見到大哥被一大羣小流氓圍毆。」

金小平一邊說，一邊閉上眼睛，就像全力去回憶一些什麼似的。

金仲仁半信半疑。

知子莫若父，金仲仁知道這個兒子很少說謊，尤其是在此重要關頭。

但是，他剛才那一番說話，又豈可輕信？

正當金仲仁在思想中分析之際，金小平已飛也似的跑開了！

他朝着大街那邊跑！

金仲仁揚聲呼喝，但金小平有如原野上的小鹿，根本沒有理會他。

金小平一溜烟似的，跑向另一條橫街；街上許多行人都幾乎給他撞倒。

金仲仁根本不知道他幹什麼。憑剛才的印象，他好像眞的「看見」了什麼。

無論如何，金仲仁也不能讓這小兒子獨自亂闖！

因此，他啣尾追去！

金仲仁追得十分吃力，因爲金小平很快又轉向一條橫巷。

他也是僅僅可以見到他的背影，假如走遲半步，就會失去了他之所在。

他怕失去小平的踪跡，所以脚步也加快了！

× × ×

金小平也不知道爲什麼，他是眞的憑感覺而跑到這兒來的。

他腦海中有這一幕印象；他看見大哥——金大力正被人圍毆。

想不到他現在見到的，正是剛才腦海中出現的那一幕。

金大力正被一羣流氓少年圍毆，情勢非常之危急。

他顯然受了傷，渾身是血！

金小平年紀只有八歲，但胆子可不小，也許是兄弟間那一份親情的感動，也許是另有原因，他表現得非常勇敢！

他竟然加入戰團！

尾隨而來的金仲仁，見狀又驚又急，偏偏就是無法制止這場惡鬥！

金仲仁担心這樣子惡鬥下去的結果，極有可能令到他的兩個兒子都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他急急退了出巷子去召警！

金小平如有神助，竟然把那五個比他年紀大的少年流氓打得七顛八倒！

自出娘胎後，金小平從未跟外人打過架；有的也只限於兄弟間的玩耍而已；想不到如今他的拳脚功夫如此厲害，也難怪看得他兄長金大力目定口呆。

金小平未學過武功，但看看那些對手們竟然無法可以傷及他！

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

金小平雖然未學過武功，但一閃一避，揮拳踢腿之間，俱見功力。

那五個流氓也不是等閒之輩，平時靠一雙拳頭在街頭巷尾出現的青少年，自然都是能征慣戰之士。

但是現在，他們竟然給金小平打得東

歪西倒的，全無還架之力。

金大力和他的同學何培基，早巳被這五個流氓打得渾身傷痛。

他們這時候反而樂得清閒，因爲五個流氓圍住金小平，仍覺「人手不足」，又那裏有人有空來理會他們？

「嗚嗚嗚……」

陣陣警車聲傳來！

他們一班人之中，只有那五個流氓顯得手忙脚又亂！

是金仲仁跑去致電報警的。他担心兩個兒子會死在此人手中。

結果警察來了！

五名青少年流氓四散奔逃，只有三個人被警察捉住。

雙方都有人受傷，就是小小年紀的金小平沒有絲毫損傷。

受傷的都送到醫院去敷藥，然後又被帶到警局裏去。

× × ×

金氏兄弟的口供，令到那三名落網的青少年流氓欲辯無從。

他們一直瞪住金大力和金小平兄弟二人，目光中充滿了仇視。

一名探目看不過眼，警告他們說：「你們乖乖的把在逃的二名同伴的行踪說出來，別只想着向這兄弟二人報復！」

爲首一名年約十八的青年人叫范根。警察老早巳認得他是個積犯。

一名探員對他說：「范根，你踢人入會巳是一條罪名，當街毆打他人，傷及別人身體，這可以加上另兩條罪名。」

「他們同樣傷及我們。」范根指指金小平道：「尤其是這小子，拳脚功夫好厲害啊！」

可惜，警方並未相信他們的話。

一名探目道：「你們自己膿泡，與人何關？誰也不會相信這小孩能敵得過你們這五個小流氓！」

范根無話可說。

事實上在塲的人都不敢相信金小平有此身手。包括了小平他自己。

知子莫若父。

但是，連小平的父親金仲仁也覺得莫名其妙！

× × ×

夜深人靜！

金大力的傷口仍在隱隱作痛。

他們兄弟睡在同一張床之上。金小平也睡不入眼，雖然他沒有受傷。

「弟弟，你什麼時候學得一身武功？」金大力低聲問金小平。

金小平也低聲回答：「我從未學過什麼武功，信不信由你！」

金大力當然不信。

金小平忽然又說：「大哥，我感到事情有點不妙。」

「什麼事？」金大力不在意地問。

「我嗅到一陣火水氣味！」

「別胡說，誰在這時候保東西呢？」

「不是保東西，我想有人放火！」

「放火？」

金大力差些兒就坐起來。

金小平道：「大哥，不如我們起床，把爸爸媽媽叫醒吧！」

「你瘋了！」金大力作了一個手勢：「今天巳經太多事了，千萬別惹怒爸爸，否則我你都會挨打。」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門口那邊巳見火光熊熊。

金小平一骨碌跳落床去，忙着把父母和姐姐等人叫醒。

金大力這時候才恍然大悟，原來弟弟嗅到的火水氣味大有來歷。

事情來得非常突然，轉眼之間，巳經看見火頭處處。

金家一家五口，找尋着出路，因爲屋內巳是濃烟密佈！

金大力嚷着：「快由窗口爬出去！」

他一邊嗆咳一邊叫。

但是金太太却忙於在屋內搜索一些珠寶和私蓄。

時在凌晨三四點之間，這正是人們最酣睡的時刻。

左隣右里雖然巳有人發現了這一場火災，但未見有人奮勇入來救人。

金小平急得想哭。

他衝向大門。

大門那邊早巳被大火封住去路，那正是最先起火的地方。

那陣陣火水的氣味，仍舊很刺鼻。

金小平用力搖動那副鐵閘，希望有一條可以逃走的出路。

但是，鐵閘燒得通紅，整塊木門巳經燒着了，鐵閘上的鐵枝也變得通紅，用人手扶在上面，可能被灼至重傷。

然而金小平巳忘記了這一切。

他巳是非常例外的了，他的父母和兄姐都在嗆咳中。

他忘却了一切危險，用雙手扶住燒得通紅的鐵閘，用力搖動着。

說也奇怪，那鐵閘上的鐵枝雖然有如出爐鐵，但是，對他竟然沒有任何損傷。

更奇的是，金小平居然還可以將整座鐵閘往外一推。

「隆」然一聲！

整座鐵閘倒了出去。

他回頭去找他的家人。

但是屋內火頭處處，一片混亂。

金小平找不到父母和姐姐，只有他的兄長金大力仍在咳嗆不巳。

他一手拖住他，往門外衝了出去。

隣人巳有不少加入救火。

可惜火勢巳蔓延，一發不可收拾！那些用面盆盛載的水，又有什麼用？

金小平呼吸了一口氣，又待衝進屋內去找他的父母和姐姐。

但是，竟然有人一把將他拖住。

那是一名趕到現場來的警員。

警員是有責任制止他闖進火場去送死的。

金小平却有他的想法，他覺得他有一股十分神奇的力量，可以「赴湯蹈火」！

可惜警員不會相信這一招，只拖住他的手，勸他讓消防員入內。

警車、消防車都來了。

消防員的動作雖然看似很快，開龍喉、拉水喉……但在當事者看來，總覺得慢吞吞的。

金小平嚷着入內。

警員怕他「送死」！

於是二者之間，一拉一扯，既沒有人幫小平，也沒有人勸那警員。

旁觀者都明白，都瞭解他們的心情；一個想救出自己的親人，一個不想目睹一個小童葬身火海！

消防隊的烟霧隊終於上塲了。

金小平鬥不過警員們，因爲除了那名好心的警員之外，還加入了另一些剛剛趕到現塲維持秩序的警方人員。

金大力受了傷！嚴重的灼傷。

救護人員把他抬上十字車去了。

只留下一個金小平。

他在流淚。

他在瞪住火塲。

他在等待，等待着烟霧隊救出他的父母和姐姐。

可惜，他等到的却是一些燒焦了的屍體。

於是他變得瘋狂！他撲過去！

警員們拚力拖住他。

隣人們目睹此情此景，也爲之鼻酸。

× × ×

警方在調查這塲火的起因。

金小平却向警員們作供，事發前嗅到火水氣味的經過。

警方惟有在現塲找證據，證明有人放火。

偷襲

這是一個大悲劇。

金大力和金小平都變了孤兒。

父母死了，他們的姐姐也死了。

金大力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流着眼淚，想着一些前因後果。

若非後巷裏發生的流氓恐嚇圍毆事件，相信這件悲劇也不會發生。

似乎毫無疑問，警方也相信這是一宗縱火事件；所以他們仍在努力追尋放火的人。

但是要找放火的人，相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誰跟金家有仇？

金氏兄弟和警方在直覺上也深信是那班街頭流氓的所爲。

當日五個年輕流氓之中，最少有兩個逃脫了。他們極有可能就是放火者。

於是警探們把捕獲的三個年輕人帶來問話，軟硬兼施的，要他們供出其他同黨之所在。

另一方面，反黑組警探也在四出搜捕一些與那班流氓有關的黑人物。

儘管如此，金氏兄弟却無法壓抑心底下的一股怒火。

他們要化悲憤爲力量。

金小平因爲沒有受傷，他的行動十分自由，但警探却担心仇視他們的黑人物仍要「斬草除根」！

因此，警探仍舊如影隨形的，跟在小平的左右，即使在醫院裏。

小平不斷到醫院去探望他的兄長。

警方似乎只知道「保護」這小孩子，並未追究他能由火塲逃出的經過。

小平從未受傷，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有關人等只道是小靈精乖巧，及時避過了火頭而已。

反而身爲兄長的金大力，躺在床上日夕思想，却想出了一些端倪來。

金大力思前想後，覺得有些事情的確「十分可疑」！

例如有一次，金大力在做家課的時候，有一條代數他無法找出答案。

結果却由他弟弟小平替他計算出來。

當時他也只以爲是湊巧而巳。

他絕未想到弟弟原來有許多地方與別不同。

在學校裏，金小平被譽爲「心算神童」；許多時，老師叫一班同學出來，即時考問一些問題，他往往不假思索，便將答案告訴老師。

這世紀各地都出現了好一些神童，他們的腦部結構似乎「十分成熟」，所以專家們也只認爲是「罕見的偶然」。

他們認爲遺傳之外，再加上社會的進化，故此今日才會出現這許多神童。

有此神童的計算天才達到驚人程度。

電腦巳被公認是計算方面最快的工具，但是，有些神童竟然還快過電腦。

這看來似乎不可能的事，巳不止一次的，在世界各地發生。

他們甚至上電視，公開表演一番，令到世人無不嘖嘖稱奇。

金大力就有一種感覺：他的弟弟可能是一名「神童」。

而且，他不限於只會計算，而是全能神童。

但是，金大力從來未敢對別人提及這件事。

直至這天他弟弟又到醫院來探望他；這時候他的傷勢亦巳好得七七八八。

金大力才悄悄把他的弟弟拉近身邊來：「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人？」

金小平怔了一怔。

他望望門口那名奉命一直保護着他的警探，吶吶地反問道：「大哥，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

金大力不想讓外人知道弟弟的秘密似的，壓沉了聲音說道：「我越想越感到難明。」

「你有什麼不明白的？大哥。」

「例如你未學過代數，爲什麼却知道它的答案？」

「我也不知道，也許只是亂撞！」

「不！不是亂撞啊！我記得你給我的答案，老師都認爲是對的呢。」

「事實上我對數學有偏愛。」

「還有，那天在巷子裏跟人打架的事，你還記得麼？」

「我當然記得。」

「你不是說過，你未學過武功嗎？」

「是的，大哥，別人我還可以騙騙他，你應該知道我從未學過武功。」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我才覺得奇怪，爲什麼你竟然可以打贏他們？」

「我怎麼知道？我只知道當時很危急，非全力搏鬥不可。」

「不！我以爲這一切絕非偶然！」金大力又說：「弟弟，現在我們一家人之中，就只死剩我你二人。以後我們必須互助互愛，相依爲命。因此，我希望你對我還是最好坦白一些。」

「大哥，我對你一向十分坦白。我眞有點不明白，到底你在懷疑什麼？」

「弟弟，我也不怕坦白對你說，我眞懷疑你不是我們地球上的人類。」

「大哥，你別引我笑！我不是地球上的人類又是什麼？難道你以爲我是來自外太空的生物麼？你一定是看太空科學幻想小說看得太多了。」

「本來我不應該懷疑你，因爲我看着你出世的，你肯定是我爸爸媽媽的第三個兒女。甚至產科醫院也有你的出生紀錄。但是，經此一役之後，我覺得你可能有一種超人的力量。」

「超人？」金小平又笑了，「如果我眞的是超人，那就好極了。」

「那不是開玩笑，也不是幻想；你小心聽我分析一下好嗎？」

金大力於是舉出了一連串的事實，包括金小平的預感。

就像有人到他們家門外放火之前，金大力事前一無所覺。

但是，金小平却對他說嗅到一陣陣火水的濃烈氣味。

結果不但眞有其事，而且也是一場悲劇；尤其是對他們兄弟二人來說，那是一場慘絕人寰的，改變他們一生的悲劇。

這是他們生命中的轉捩點，因爲自此之後，他們便沒有了家，失去了父母，以後他們只可以自己互相照顧。

金小平聽了他兄長的說話之後，也覺得他自己極可能與常人有別。

因此，在金大力的提議下，金小平開始做了一些試驗。

金大力說：「弟弟，有許多人天生異稟，但他們往往不自覺；現在你聽我擺佈，趁住這裏沒有其他人，我們做一個試驗好嗎？」

金小平一向很聽哥哥的話。

這次，金大力爲了要試試金小平是否有超乎常人的感應力，又叫他閉上了眼睛，集中精神力量，看看誰在門外經過？

金小平果然聽了他兄長的話之後，就把眼睛閉上了。

他雙手合十，精神很是集中的樣子。

突然之間他口中喃喃自語道：「奇怪！那是什麼東西？」

金大力也吃驚起來：「弟弟，你看見了什麼？」

金小平這時正閉上了雙眼，又如何能見？金大力的意思只是指他腦海中出現了一些什麼景象而已。

金大力的意思，金小平自然也明白。

但是，他久久也無法回答。

金小平只說道：「一個怪物就要入來，大哥，我們得小心啊！」

金大力這回反而有些啼笑皆非。

與金小平睜開了雙眼的同時，果然有個女護士入來。

她並非怪物。

即使她的外型和打扮，也不像是怪物；白色的制服，外表很慈祥。

金小平已張開了眼睛，一直睜着，瞪住她。

女護士看來並無異狀，只是瞥了床邊的金小平一眼。

她像其他當值的女護士一樣，推着一輛不銹鋼的小車——那是活動的几子——盛載藥物的几子。

「又到打針和吃藥的時間了，」她一邊從几子上取過針筒和藥水，一邊又對小平示意道：「你走開，別瞪住我。」

金小平正轉過身去。

那女護士突然反手回身，將手中的針筒飛擲而去。

金小平事前一無所覺。

注意她一舉一動的，反而是躺在床上的金大力。

金大力首先引起注意的，是金小平閉上雙目時的「警告」。

他說什麼「怪物」，但進來的却是一名當值女護士。

然後金大力又非常留心她的一些小動作和表情；雖然他表面裝成十分疲倦的樣子，其實却一直時刻戒備着。

因此，當那女護士用眼尾監視金小平時，金大力就開始害怕。

他既然相信弟弟的超感覺，自然也對他那句「怪物」引起若干疑點。現在女護士又有所行動，金大力又如何能袖手旁觀？他的反應十分快捷。

女護士這邊轉身，金大力那邊已將坐直了的身子衝前。

金大力不待女護士有下一步的動作，整個人已自病床之上衝出。

他攔腰抱住那名有所行動的女護士，女護士由於事前不疑有此一着，登時失去了重心，與金大力雙雙滾在地上。

金小平也在刹那間轉過身來。

原來他在轉身想離開病床邊之際，一度將眼睛閉上，因爲他總覺得剛才腦海中所「見」未免太出奇了。

就在那一刹那間，腦海中又出現了一個怪模怪樣的形象。

那「怪物」正向他展開背後的襲擊。

金小平正待回轉身去看看事實與他腦中所「見」是否一樣，已見到兩個人影雙雙倒在地上，扭作一團。

門外的一名警探，原是奉命來保護金氏兄弟的。

這時候房內既然傳出了打鬥之聲，那名便衣警探立刻拔槍衝了入來。

「嘩啦」連聲。

一個人影自窗口飛撲出去。

病房中的玻璃窗門，被他撞碎了好幾塊。

金大力本來就受了傷，剛才若非爲了情勢危急，他也不會拚盡全力，飛撲而下。所以這時候，他仍半臥地上，無法支持起來。

金小平担心兄長受傷，正蹲在一旁，也沒有去追擊那名假裝的女護士。

只有那名便衣警探，持着手槍，匆匆衝向窗口那邊。

這是二樓。

窗外下面是醫院後面的花園。

花園裏樹影婆娑，草木青葱，只是見不到有半個影子。

金小平沒有去理會別的事情，他只關心半臥在地上的兄長。

金大力想起剛才的情形，反而忙於去問他的弟弟：「你有沒有受傷？」

「沒有啊！」金小平反問道：「你呢？大哥，你一定跌得好痛啊！」

「不要緊！」金大力道：「眞奇怪！

爲什麼她要對付你？」

金小平望住散跌在地上的針筒和藥物等物。若有所思地說：「那怪物可能另有目的。」

「爲什麼你老是說她是怪物？」

「我只要閉上眼睛，集中精神去想，腦海中出現的，就是一個怪模怪樣的東西，那樣子肯定不是人類。」

「嗯——也許，她會變形。」

那名便衣警探在回到金氏兄弟身邊之前，走到病榻床頭去，按過了「緊急求救」電鈴，通知外面值日的醫生和護士們。

警探攙扶住金大力，讓他回到床上。一邊又問他有沒有受傷。

醫生和護士們聽到這裏發生緊急求救的訊號，也匆匆趕來。

他們看見地上一片凌亂，也不難想像到可能發生了一些事情。

警探將房間的事情交給他見過的值日醫生；他自己則去致電向總部報告。

冥思

金大力沒有受到傷害；他的弟弟也沒有。

金小平只是猷在他兄長的病榻旁邊，很久也沒有說話。

醫生們已證實那段時間不是「巡房的時間」；那僞裝女護士也不知是怎麼樣混入來的。至於散跌在地上的針藥等物，則交到化驗室檢驗。

由於警方早已担心有此一着，因此這件事發生之後，警方反而不會感到意外。

唯一令警方不明白的，反而是襲擊金大力、踢他入會的一班青少年。

因爲根據警方「反黑組」的資料，那只是一些烏合之衆組織成的小黑帮。

這些經常在一些新區球場出現的青少年們，只向一些同樣年紀的小販、雜工等下手，迫他們入會，交保護費等等。

因此，金大力在酒樓出來之後，就成爲他們獵取的對象。

以此等不堪一擊的小黑帮，根本不可能做出這一類陰謀性的行動。

僞裝女護士，混入醫院裏來，還企圖用針藥殺人，這的確是一項頗有心思的陰謀性行動；警方認爲不似是小流氓們的所爲。

何況「後巷截擊」事件發生了之後，許多小流氓亦已紛紛被「反黑組」的警探們抓去了。

那僞裝女護士到底是何方神聖？

另一方面，金小平沒有將他的感覺告訴警方人員，所以他們根本也不知道什麼「怪物」的事。

然而在金小平的小小腦袋之中，至今仍充滿了無數的「？」號。

他只將他的感受對他的兄長金大力提及；金大力反而相信了。

因爲最初叫金小平集中精神去「冥思」的，正是金大力。

但是爲什麼金小平會「見到」一些「怪物」？

金小平的解釋是：只要他閉上眼睛，就可以「見到」那怪模怪樣的東西；但當他張開雙目時，又明明是一名護士。

金小平將他腦海中的「怪物」形容爲沒有頭髮、沒有眼耳口鼻，只有人的輪廓和外型的東西。

於是，金大力又連想到外太空生物那方面去！

雖然他從未聽過變成人類外型的太空生物，但「宇宙之大，無奇不有」，一切不可能的事，都會變成有可能的。

× × ×

化驗結果有了。

警方在地上檢獲的一種藍色針藥，並非想像中的毒藥。

化驗師竟然不知道它所含的成份，因爲既非毒劑，亦非醫院裏的針藥。

既然不是醫院裏的東西，應該是那僞裝女護士帶來的吧！

既然不能找出它的化學成份，又是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

警方開始十分重視這件事。

他們派了更高級的警官來，向金氏兄弟問口供。

金小平担心警方不會相信他們的話，甚至怪他說謊，所以「腦海中所見的怪物」，還是不敢提。

× × ×

金大力有個很奇怪的念頭，他弟弟可能是另一種外太空物投胎的。

「投胎」、「輪迴」之說，早已在中國古代傳說過了，民間一般也相信人死了之後，靈魂會輾轉托世，再成爲另外一個人。

中國這種古代傳說，如今竟然成爲西方人的「新學說」。

不少科學家，靈魂學家甚至也相信這種可能性的存在。

金大力看過不少科學幻想小說，也看過不少有關書籍。

他現在又叫他弟弟金小平集中精神去試驗一件事。

他絕對相信「精神力量」有着不可思議的感應。

尤其是經過了「僞裝女護士」襲擊那一役之後，金小平竟然在閉目時「見到」一些「怪物」，但實際上那是一個女護士，這表示什麼？

表示那女護士可能是外太空生物幻變而成的人形殺手！

但是，他爲什麼不殺金大力，反而要殺金小平？

金大力於是更有理由相信，金小平具有非人類所能擁有的超人力量。

現在他要試驗的就是「精神感應」。

金大力要他弟弟閉上眼睛，集中精神去想他腦海中的事。

也就是說：金大力要弟弟猜他正在想着一些什麼。

金小平反正呆在床邊也不知做什麼好，就照他哥哥的吩咐去做。

警探仍在門外保護他們。

但窗口却加上了鐵花，以防有人再次偷襲金氏兄弟。

這些日子以來，爲了易於照顧金氏兄弟二人，也就讓金小平住在金大力的病房之內。

現在金小平住在金大力留醫的病房之內。

現在金小平就閉上了雙眼。

金大力也集中思想，去想一件事，以測驗他弟弟的感應能力。

金小平坐在床邊，閉上眼睛，一邊將他兄長的想法說了出來。

「大哥，你希望我用精神力量去治療好你的傷勢麼？」

「是的，」金大力毫不諱言，「繼續說出我的思想情況吧！」

「嗯——你想擺脫他們？」

「噓！別太大聲，小心讓門口那警探聽到了。」金大力連忙示意道。

金小平又低聲說道：「你是否在想着：當你傷口好了之後，與我一齊逃出醫院去，不讓警方保護我們？」

「是的。」

「你是否相信我是個外太空生物托世的神童？大哥。」

「是的，弟弟，你絕對有一切超乎常人的力量。只是你過去一直以來沒有人啓發你，你也沒有好好的發揮。」

「大哥，你又在想：我們只要擺脫警探的監視，出去一定可以另創一番世界，是不？」

「正是！」

金大力張開了雙眼。

他也叫他弟弟睜大了眼睛。

金小平回頭望望。

還好，病房門還是閉上了。

那警探大概沒有聽到他們的說話。

金大力又低聲對小平道：「弟弟，試試用精神的力量爲我治療。」

「我怎麼懂呢？」小平有些爲難。

金大力經過了連番試驗之後，對小平的「神奇力量」充滿了信心。

金小平惟有照他兄長的意思去做。

他首先閉目養神。

然後，小平又集中精神，與他兄長面面相對，用雙手去按摩金大力身體上的傷口。

那情形很像催眠，更加似魔術師玩魔術。

金大力開始有了反應。

他感到身體之內，有一陣陣熱力滲透；那被灼傷了的皮膚有一種凉快的感受。

金大力示意小平繼續。

金小平額上滲汗，但雙目並未睜開，手部的按摩動作持續。

× × ×

看似不可能的事。

但事實上金大力已沒有了任何痛楚。

那些灼傷的皮膚，雖然表面上仍有燒焦了的痕跡。但是，金大力總覺得沒有什麼傷患似的。一切都康復了。

於是金大力立刻進行下一步計劃如何行動——偷走。

他們兄弟二人，一直受到警方的保護，因此，房門外有一名警探。

他們要逃走，就必須避過那警探的注意。

金大力心裏另有想法，所以才決定帶同弟弟一齊逃走。

他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而且，經過被「假護士」偷襲之後，金大力更加不想獃在那裏等死。

於是等到半夜時份。

他們悄悄起來。

金大力示意金小平，用雙手將鐵枝構成的窗花弄開。

那是警方示意醫院方面加上去的新設備，常人要弄開它不易，何況小平只是個八歲小童呢。

但是，金小平不但做到了，而且還做得十分好。

他完全沒有弄出聲響，也未引起房間以外的人的注意！

兄弟二人就由缺口爬了出去，跳落後院，逃出醫院外面去。

霸王夜宴

外面很熱鬧。

雖然時間已是凌晨一點多了，但路邊的食攤仍然有很多食客。

金大力和金小平兄弟二人都餓了。

他們有理沒理的先吃了一個飽。

但是，還差兩口也沒有吃得完，金大力想起一件事就吃不下咽。

口袋裏沒有錢。

金大力悄悄提示弟弟金小平：「我們可能要坐牢。」

金小平一怔。

他回頭望望：「大哥，沒有人追踪我們啊！」

金大力知道他誤會了自己的意思：「我不是指被人追踪，是我們可能因吃霸王餐而被人拉去坐牢。」

金小平這時才問：「你沒有錢？」

「低聲點！」金大力自己也壓低了聲音：「我那裏有錢？那些錢是酒樓老闆給我的，但火警時都沒有帶走。」

「糟糕，我們如何是好？」

「試試你的精神力量，也許這就是救星。」金大力道。

金小平幾乎忍不住笑：「什麼？你以爲這是玩魔術嗎？」

金大力又揑了他一下：「別這麼大聲，已開始有人注意我們了。」

當然有人注意，只因他們年紀太小，一個十二歲，一個八歲的孩子，在這三更半夜時候，早該在家裏睡覺才對。

金大力又低聲說：「試試那辦法，想着口袋裏有錢可能就會有錢了。」

「好吧！大哥！」金小平於是又閉上了雙目，集中精神去冥想。

但是，可能還是太遲了一點。

原來食攤的侍應早已留意到這對小兄弟的一舉一動。

主要原因還是太夜了，而且他們的身邊又沒有成年人陪伴。

剛才他們態度如此鬼祟，所以引起侍應的注意是必然的事。

侍應看見食攤生意太好，而他們吃得這麼慢吞吞的，而且叫的食物只是粉麵，對他們做生意的來說，是一大忌。

這是靠近紅燈區的「大牌檔」——夜市食攤之中，這是什麼都有得吃的一檔。小吃有粉麵，喝酒的小菜和海鮮都有。

因此比較起來，兩三碗粉麵，只是小生意而已，但他們却佔去了小張的桌子。

侍應也很尊重他們：「小朋友，吃完了嗎？」

一邊他已伸手將碗筷收去。

通常這是催促食客結賬的絕招，食客

往往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厚着臉皮再賴下去。

金大力和金小平年紀雖小，也明白到這裏食客如雲，事實上他們身邊也確實站了幾名男女食客。在等着這桌子。

金小平睜大眼：「有了！」

只見他探手口袋，面露喜色！

金大力早已感到「精神力量」往往產生一些奇蹟，現在看見他弟弟果然又可以變出錢來，當堂喜極忘形。

「有多少……」金大力的意思，無非問弟弟口袋裏變出了多少錢。

但是，話未說得完，小平的手已由他口袋中退了出來！

那揑在小平手中的，只是一疊厠紙。

侍應既然早已存心懷疑，所以看見了這種情形，立刻放下捧在手中的碗筷：「怎麼？七元五角啊！」

金氏兄弟心感不妙，已經雙雙站了起來。

侍應手快，一手執住了金小平的衣領：「小子，不要走！先付了這筆賬！」

金大力情急之下，順手抓起一隻碗，碗裏還有吃剩的湯和麵，迎着侍應的頭臉潑去。

「弟弟，快走！」

侍應手一鬆，金小平已像狡兎似的自他手中滑脫。

食檔的侍應不止一個，其他人見狀，紛紛走過來協助。

金氏兄弟二人，一溜烟的跑向街口那邊。

食檔的人紛紛自後面追來。

突然有人揚聲叫住他們：「不要追了，這賬由我來付！」

× × ×

金大力和金小平什麼都聽不到，也不知道有人如此「好心」，肯自動爲他們付賬。更不知道那人是何方神聖。

他們有如驚弓之鳥，一口氣跑到一處黑暗梯間，直往上衝。

小孩子一般都是畏懼黑暗，但金氏兄弟却偏偏往黑暗的梯間躲。因爲他們都明白到，只有黑暗可以令他們躲一陣。

也只有黑暗的地方，不爲人注意，否則人家見到他們就麻煩。

他們一口氣走上天台。

這是一幢只有幾層高的舊樓。

舊樓的天台，一般都是互通的，也就是說：由這邊樓梯上去，可以由另一條樓梯下來！

金氏兄弟當時也有這種想法，萬一有人追上來，他們大可以由另一條樓梯逃落街上去。

但是，他們剛上到天台，就發現了幾個可疑的人影聚在一起。

那幾個人並未注意到他們。

他們躲在黑暗的梯間盡頭處——那是天台之上唯一有上蓋的地方。

那幾個男人却靠近天台邊緣的欄杆附近，有些蹲着，有些臨街俯瞭。

金大力低語弟弟：「他們似乎在商量什麼大計，你瞧！」

金小平當然也看見了。

那幾個人正蹲在一起，用小電筒照住一些什麼東西？

即使站着倚在欄杆的人，久不久也會蹲下來，與其他人低語。

金氏兄弟慶幸他們的行踪未被對方發覺，也因此而產生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

他們小心聽聽梯間下面，沒有脚步聲，沒有什麼動靜！

因此，他們暫時可以放下心間一塊大石！

他們不敢退回街上。

他們食了人家的東西沒有付賬，如果被食檔的店伴找到，隨時會有被人教訓一頓，即使不帶到警局去，也可能被人毆打一頓。

他們決定以靜制動。

由黑暗處外望，從人影的輪廓觀察，那幾個大漢態度十分鬼祟！

他們可能另有圖謀。

雖然其中一人的背部遮住了金氏兄弟的視綫，他們仍可以猜測得到，攤在地上的可能是一張地圖之類。

「他們正計劃打刼！」

金小平忽然對他的兄長說。

原來他在黑暗中，覺得暫時可以舒一口氣了！於是閉目養神。

偏偏天台外面的情形又如此吸引住他們。金小平於是趁此機會集中他們的「精神力量」，試試探測這班人的企圖。

眞要感謝他大哥的提示，若非金大力一再要求，金小平實在不知道他有此「驚人的奇蹟」出現在他的身上。

金大力低聲問金小平：「弟弟，你探測到他們的企圖了？」

「是的，他們要去打刼。」金小平說，「攤在地上的，是一張地圖。」

金小平說話時也一直閉上了眼睛。

他在探測——一種最奇怪的方法，金小平只須閉上雙目，集中精神，就可以知道這班人的談話和思想。

因此，他們雖則在遠距離之下，仍然有辦法讓金小平知得一淸二楚。

金大力靈機一觸，又問弟弟：「他們要往何處打刼？」

「嗯——讓我看看！」金小平繼續集中精神去想。

「小心！」

金大力突然發出警告。

原來他聽到梯間下面有脚步聲傳來！

金小平因爲集中精神去想，却沒有聽到那種步聲！

脚步聲一直透上來！

分明是有人正在登樓。

可能是追捕他們的人，也可能是這班人的同黨們。

無論如何，他們必須找地方避過對方的視綫，假如讓對方發現了他們的踪跡，相信一定會有麻煩。

但是，梯間盡處只有小小的地方，再出去便是天台了。

那裏還有地方可以藏身？

金大力非常焦急。

從步聲可以聽到，最少有兩個人正由梯間下面上來。

金小平本來正要更集中精神去想，但却因爲金大力的警告，而從思潮中跌了出來。

他們已無從抉擇，惟有退到一堆廢物

裏面去躲一陣。

梯間盡頭處堆放了一些雜物，都是廢棄了的舊傢具。

他們躲進去時，難免撞到一些東西，弄出了一些聲响來。

那些聲响立刻就引起天台外面那幾個男人的注意。

已有人回過頭來張望！

那幾個男人十分機警，有人匆匆地把地圖收好，也有人拔出了利刀、手槍戒備着！

一個手持電筒的大漢，正握住一枝手槍，走向梯口這邊來！

電筒的光柱雖然未投到金氏兄弟的身上，但金氏兄弟已清楚見得到，天台上其他四名大漢均已紛紛展開了戒備！

金大力和金小平眞恨不得他們站立的地方有個洞，讓他們躲一陣也好，當然，能够自動隱形更妙了！

可是他們根本沒有這種能力。

眼看電筒的光柱就要掃到了他們的身上來。讓他們藏身的廢物堆，根本也不可阻擋得住那電筒的光綫。

只要光綫投向金氏兄弟二人之身上，那大漢就可能開槍。

電筒的光柱，正迅速移向金氏兄弟藏身的廢物堆這邊來。

眼看他們的踪跡就要被人發覺了，梯間却冒出一個人影來。

電筒的光圈剛好罩在那個人的頭上。

也可以說，那個由梯間下面上來的男人，及時轉移了持槍大漢的視綫。

「誰？」左手握住電筒，右手扣住手槍機掣的大漢，十分緊張地發問。

「是我！」

正由下面上來，雙目被電筒光綫射得無法睜開的男子，果然就是他們的同黨！

站在天台上的那人，顯然也認得了他們。

跟在那男人後面的，還有着另外一個人，他們是一道而來的。

聚集在天台上的五名大漢，發覺來者既是同黨，也都鬆了一口氣。

他們互相招呼。

電筒光柱也在這刹那之間熄滅了！

金氏兄弟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 × ×

「怎麼樣？」

「都準備好了。」

「車子就在下面。」

「開始吧！」

「大家都明白了嗎？」

「明白了。」

「好極，祝好運！」

由梯間下面上來的人，與天台上面那五名大漢會合了之後，總共便是七個人。

從他們上面那些對話之中，金氏兄弟總可以聽得出他們將會進行一些什麼的勾當。

七個人由另一處梯間下去。

他們邊走邊說話，但除了上面一番對話之外，金氏兄弟已聽不到以後的。

不過聽得到與聽不到並無分別，因爲金氏兄弟反正已知道他們的動向！

金大力和金小平由廢物堆裏走出來！

天台上面已經沒有其他人。

金大力走到欄杆那邊，俯視街上的情形。

街上很靜！

街道的兩旁停了許多車子。

剛剛落樓的七名大漢，這時可能還未落到街上，所以金氏兄弟也見不到他們的影子。

金小平因爲不够高度，必須尖着脚，才可以由欄杆上俯覽街中情景。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突然有人在背後吆喝了一聲：「不要動！」

金氏兄弟大吃一驚。

他們急忙回轉身來。

意外的發現

出現在金氏兄弟背後的是兩個男子。

剛才他們那一聲吆喝，的確令到金氏兄弟大吃一驚！

現在金大力和金小平看清楚，他們手上並無手槍！

儘管如此，金氏兄弟仍然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們還並不清楚對方的動機！更不知道對方是什麼身份。

無論如何，這二名大漢跟金氏兄弟比擬起來，就有如小巫見大巫！

金大力强作鎭定：「什麼事？」

「別裝蒜了，小子！」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瞪住他們！「我認得你們的！」

天台之上雖然沒有燈光，但是天上却有星光照耀。再加上附近高層大厦那些霓虹光管的折射，彼此在面對面的情況下，也可以見清楚對方的面目。

金大力和金小平發覺他們根本不認識這兩名大漢。

「對不起，我們並不認識你們。」金大力說完就想走！

但是，二名大漢把臂一橫，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小子！別在我們面前表演了！你們吃的霸王餐，已由我們老闆替你們付了賬！」那名大漢說道，「你們兩個，即使化了灰，我也認得你們。我可沒有寃枉你們吧？」

金氏兄弟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實在想不到，原來大牌檔——那食攤的店伴沒有追上來，是有人替他們付了錢。

金大力問道：「爲什麼你老闆這麼好心？」

那二名大漢也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其中一個說：「也許我們老闆看中了你們吧！如果不是你們剛才走得太快，我們還有車子接送呢。」

金大力心裏想：聽這口氣，他們的「老闆」，相信也不會是什麼好人！

金大力又想：如果這時候跟他們硬碰，只怕鬥不過他們！

因此，金大力立刻向身畔的金小平示意道：「弟弟，別跟他們捉迷藏了！也許，自此之後，我們有了個靠山，就不必再流浪啦！」

金小平這時候不知怎的，竟然閉上了他的眼睛。

通常對金小平來說，他只有「冥思」才閉上了雙目的。

金小平聽到他哥哥說話之後，也就張開了雙眼。

那二名大漢根本也不知道金小平「冥思」的秘密！

他們對金氏兄弟說：「走吧！你兩個快跟我們走！」

另一名大漢道：「我們老闆正等着要見你們呢！」

金大力於是拖住他弟弟金小平走上前去，二名大漢尾隨而來。

金小平趁住金大力最接近他的時候，低語道：「他們不是好人，我們要揀個機會逃走！」

金大力也明知他們不是好人。

他想起金小平剛才曾一度「冥思」，相信小平一定「搜查」過對方的「思想情況」。否則小平不會說出這一番話。

後面二人也一邊跟在金氏兄弟後面，監視着他們，一邊說話。

他們低聲交談着，說話的聲音，連金氏兄弟也無法聽到，所以他們說了一些什麼，金氏兄弟根本不知道。

其中一人忽然揚聲問道：「剛才你們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嗯——」金大力一邊走在前面，一邊回答道：「我們由街上逃到天台來！」

那大漢又問：「然則，你們剛才看見了一些什麼？」

金大力吶吶地說道：「沒有看見什麼啊！」

「天台上面，剛才好像有幾個人，你們一定見到了吧？」

「嗯——好像是有幾個人，但我們並未留意到。」

到了梯間。

這兒沒有樓梯燈，所以整條樓梯也顯得一片黑暗。

金小平故意走在前面。

金小平本來與他兄長一直併肩兒走着。但到了樓梯時，他獨個兒走在前頭。

由於他早已向他大哥示意過，所以這時候他再也沒有說什麼。

但是，他的行動，已在刹那之間開始了！

金小平落樓梯時，脚步加速——雖然在黑暗之中，他還是走得飛快！

金小平很聰明，他一邊扶住梯間的扶手，一邊閉上了雙目。

因爲梯間沒有燈光，金小平知道這點對自己最有利。

他可以利用他獨有的「精神感應」力量去走路！

當他開始落樓梯時，他已試過了，這比張開雙眼更敏感。所以他現在就照這方法去做！

金大力見他走得這麼快，也明白到他的眞正企圖。

金大力也加速了脚步在後追上去！

後面二名大漢雖則在黑暗中摸索着落樓，憑聽覺也可以想像得到前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其中一名大漢叫道：「不要走得太快啊！」

另一名却恍然大悟：「我們快些趕上他們！他們想逃走！」

金氏兄弟並沒有理會他們，落樓的脚步聲還是那麼的急促，所以二名大漢也是心中有數。既然無法喝止他們，就惟有加速脚步，在後面追趕上來了！

金小平很快已將他們之間的距離拉遠了！

金大力因本身只是「常人」一個，不能像他弟弟小平一樣，利用「精神感應」去分出高低來，所以即使更快，也無法追得上小平，也無法擺脫後面的二名大漢。

二名大漢的脚步聲十分迫切，金大力明知一旦被他們追上了，就可能被痛毆一頓。因此，他極力保持頭腦冷靜，一邊扶穩了梯間一旁的扶手，一邊想辦法讓他們之間的距離拉遠些。

前面就是彎角。

二樓與三樓之間的梯間彎角處，有一籮垃圾；雖然在黑暗中，他並不知道那是垃圾，但是那陣陣攻鼻的臭味，以及那一團黑影，已令金大力領悟得到。

他就趁住拐彎時，用手一扯！

果然「嘩啦」連聲！竹籮被他拉倒了，傾瀉出來的是又臭又亂的垃圾！

跟在後面的二名大漢其時追得正急，也沒有想到金大力會有此一着！

黑暗中他們雙足踏在垃圾堆上，加上當時走得正急！重心一失，身體立刻失去了平衡，登時直滾下去！

一名大漢首先跌倒，另一名跟在後面的，亦無可避免！

於是兩名大漢撞作一團，沿住梯級，顚顚倒倒的，一直跌下去！

金大力千算萬算，還是算差了一着！

那就是他巧妙地使用了緩兵之計，却未仔細地想到後果問題。

當二名大漢滾滾跌跌的，沿住梯間倒下時，金大力正好擋在前面。

因此當二名大漢在失了重心之後，本來一直「通行無阻」的跌下去，即使跌不死他們，相信也會跌了個半死！

但是，中途却給金大力那麼一擋，擋住了去勢！

二名大漢儘管跌得七昏八倒，也會本能地伸手去抓梯間兩旁的扶手。若非如此，他們可能也同時將金大力一齊撞落樓下去！金大力本身也用手扶住了扶手，但給他們相繼力撞之後，也跌了幾級梯階。

雖然最後他還是緊緊抓住了梯間兩旁的扶手，但也無可避免地受了傷！

金大力仍然想負傷逃落街上去，可惜那二名大漢之中，最少有一人死纏住他不放！

大家都同時受了傷——跌傷，但二名大漢因爲事前沒有心理上的準備，所以也就跌得更傷了。他們非常生氣！

要不是他們都雙雙痛得彎了腰，立刻就會就地把金大力痛毆一頓！

可惜他們這時候都痛得挺不起腰來！

儘管如此，金大力還是無法可以擺脫二名大漢的糾纏！

他們落到街上，就是不見了金小平。

絕路

這是一間地下賭場。

香港人習慣了稱呼這一類地下賭場做「大檔」。

雖然這是犯法的勾當，但經營者由於

可獲厚利，故此仍然大有人在。

以前這種地下賭場幾乎可以在半公開的情況下生存。

雖然經營者多了一筆「交際費」，畢竟「羊毛出自羊身上」。

生意做多了，就當多燒了一些「金銀衣紙」吧！

但是時至今日，形勢比人强，即使有人肯派「金銀元寶」，也沒有「鬼」够胆出面接收。

因此這一類地下賭場，就被迫要眞眞正正名副其實地，在暗地裏經營。

這兒的人生性嗜賭，也不知是否受了「祖家」的風氣影响！

總之，就是「無所不賭」，「每賭必狂」！

這裏一場馬的賽馬投注額，往往可以抵得上別的地方全日賽事的總投注額。就憑這點已可以推想得到這兒的人賭得多麼狂了！

這裏所說的一間地下賭場，是隱藏在一幢多層住宅大廈之內的。

由於是秘密經營方式，所以跑到這裏來賭博的人，大都是熟客。

唯一例外，也許就是眼前這小鬼了！

他只有八歲。

即使是「御准」的投注站，也未够合法年齡！

這小鬼並非別人，他就是金小平。

金小平較早時由那幢舊樓的天台逃落街上。

他是走得最前頭，也是走得最快的一個。

當金小平逃到街上的時候，金大力和其他二名監視他們的大漢，還未到三樓。

他立即橫過馬路！

他躲在路邊一輛車子旁邊，瞭望着那對面馬路一處梯閭的動靜！

豈料就在這時候，行人道之上又出現了兩個人影。

他們顯然未注意到金小平；但金小平却非常注意他們！

這兩個人原來也向住對面行人道張望着，一邊在交談！

「呂帆他們呢？」其中一個男子問另外一個併肩而立的男子。

「他和勞登一起。別理他們，他們另有任務啊！」另一個男子說，「我們先進去，否則時間上只怕無法配合，那時可能壞了大事呢！」

「另有任務？你的意思是——」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老闆爲什麼會叫勞登他們去做這件事。他們要抓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人回去。據說，那小子有一身的好武功。」

「嗯！你不明白，也許我會明白！」

二名大漢一邊交談，一邊轉身走進了附近一幢多層大厦去！

金小平爲了他們的說話中提及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人」，他想像到他們說的正是他大哥金大力。

於是，金小平就匆匆地跟在他們的背後。

金小平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目的除了繼續偷聽他們的談話之外，還有其他理由。

金小平覺得他們的身型好熟；這兩個人可能就是天台七大漢之中的其中兩個。

又憑他們剛才的交談，配合了天台上的鬼鬼祟祟行動，他們可能要到「即將被刦」的地方去！

金小平一直都希望知道何處被刦！所以決定跟踪他們！

此外，從這兩個人的談話中，金小平已知道一些梗概；他大哥金大力原來已被人「賞識」！

也就等於說：二名大漢只是奉了他們「老闆」之命，設法把金大力「請」回去。只不過二名大漢做得不够圓滑而已。

同時，當時金大力和二名大漢並未落到街上；金小平未及見到他們三人，已不經不覺的，被人帶到這幢多層大厦來！

金小平躲躲閃閃的，跟在二人後面。

他除了聽到對方的交談之外，也曾利用過他的「精神感應力量」去探測這兩個人的「思想狀況」；結果就有了意料不到的發現！

這兩個人原來是「天台七大漢」其中兩個。

他們這一次，是要以賭徒的身份，混入一間地下賭場去！

他們極有可能進去做內應！

金小平又從他所見所聞去分析，如此大陣仗，一定是一宗大買賣！

金小平於是鬼鬼祟祟的，躲在後面，機巧地混了入來！

× × ×

地下賭場之內，人山人海。

金小平還是頭一次到這種地方來！

這裏面的賭博方式，的確也稱得上五花八門，樣樣齊全。

金小平身上沒有錢，當然無法下注！不過生活在這個都市，有些賭博方式，連幾歲大的小孩子也懂得如何去賭。

金小平進來的目的，無非爲了好奇，以及監視那兩個做內應的刦匪。

但是，進來之後，可能人多關係，轉眼之間他已失去了二名刦匪之所在。

「小平。」

忽然有人在背後招呼他。

金小平回頭一看，是個中年人；以前的鄰居范伯。

金小平只習慣了叫他「范伯」，並不清楚他的名字。

范伯瞪住他：「你怎麼也到這種地方來？」

金小平道：「我只是來開開眼界。」

他又問：「范伯，你贏了吧？」

「唉！別提了！」

「怎麼？輸了？」

「是的，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此來並非爲了賭博，只是爲了籌措一筆錢。豈料『偷鷄不到還蝕了一把米』，唉！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金小平對這位舊鄰居的印象一向不錯；范伯是個小販。他常常請小平吃生菓。

金小平年紀雖小，却很懂事。

他受過范伯的恩惠，常常希望有機會讓他爲對方做一些事，或者報答他！

可惜一直沒有機會。

不久之後，范伯一家人也遷走了。

現在他們算得是久別重逢，只是他們都想不到會在這種環境底下見面而已！

范伯告訴小平：他近來十分倒楣！

他的女兒有病，醫了不少錢，偏偏近來的生菓又貴得厲害！

生意不好，錢用多了，迫住借貴利。

「貴利」也就是高利貸，這才是致命傷。

范伯今晚跑到這兒來，就是抱住「孤注一擲」的心理。

他被放高利貸的黑人物追得緊，無可奈何，希望博一博！

豈料「財不入急門」，錢固然輸了，明天也不知如何開檔！

范伯也明知他現在面對的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八歲小童，但在無可奈何的徬徨中，難得遇上這個唯一的「舊相識」！

他一邊向金小平細訴，一邊流淚！

「小平，你可知道我剛才爲什麼對你講了這許多說話？」

金小平木然地搖搖頭。

他並非沒有情感，也不是個毫無感覺的人。只是他一邊聽，一邊也萬二分感動！心裏也一邊在盤算着！

范伯哽咽道：「小平，你年紀雖小，但我知道你一向很乖；剛才我對你說的，全是事實。將來如果有人問起你，你就照直說出來！」

「爲什麼會有人問我？」金小平覺得奇怪！反問道。

「有的，一定有人問及我爲什麼會如此收場……」

范伯說不下去！

他哽着咽！流着眼淚！

金小平聽到這裏，他即使再蠢，也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尤其是「如此收場」這四個字，差不多已說出了范伯的心聲！

但是金小平仍然閉上了雙目。

他又要試用他的方法去窺探這位可憐人的「心事」。

金小平的「冥思」果然十分收效！

他腦海中出現的影像，正是范伯跳海自殺的情景。

金小平證實了范伯的自殺念頭之後，嚇得急忙張開眼睛。

怎料到范伯已經在他的面前消失！

金小平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明白到這是人命關天的事；何況范伯還是他十分喜歡的人呢！

他放眼四望，仍然見不到范伯的影子，心裏更加着急不已！

金小平在人叢中四竄，迅速衝到大門出口處！

還是他的反應够快，要是遲半步，范伯就離開這裏。

范伯剛到門口，金小平就截住他：「范伯，請等一等！」

范伯呆了一呆！

金小平看得出，他臉上的淚水還未乾呢！

范伯苦笑一下，也許他不忍看見像小平這麼小小的年紀，心靈受到傷害。

因此，他勉强擠出了一點點笑容來，說道：「小平，你不必害怕，總之，明天以後，你就把我剛才告訴你的故事，向警方或任何一間報館說了出來。我會感謝你的……」

范伯泣不成聲！金小平也沒有等他說完就說：「范伯，你聽我一句話：你現在身上還有沒有錢？」

「嗯——」范伯探手口袋：「怎麼？你想要點錢麼？」

「是的，你有多少，都給了我吧！」

金小平老實不客氣地，攤大了手掌。

范伯左搜右摸，才揍到了十元。

他都給了金小平。

金小平接過之後，對他說道：「范伯，跟我來吧！這才是眞眞正正的孤注一擲呢！」

范伯有點啼笑皆非！

可不是嗎？他今晚已在此輸掉了好幾百元；那是千方百計弄回來的，但仍無法湊足他目前所需的數目。

因此，他才抱住孤注一擲的決心！想不到到頭來還是失望！

試想想，像小平這小小年紀，又如何能從賭桌上贏錢？！

在絕望中，他惟有聽小平一次吧！

× × ×

范伯一直跟住小平走。

金小平忽然回過頭來，道：「范伯，你認爲賭那一種可以贏大錢？」

范伯道：「賭博全憑運氣，如果像我這種運氣，賭什麼都沒有用。」

這時候，他們到了一桌骰寶檔前面。

這兒聚了二三十個人。

廣東人習慣稱這一種賭博叫做「賭大小」。

那是三粒骰子，開出來的點數定大小。四至十點爲「小」；十一至十七點爲「大」。

全色（即三粒骰開出的點數一樣，例如三粒一至三粒六）便由庄家統吃。只有一種例外，就是當你下注「全色」這一格中了。

例如你下注「三粒五」，開出的果然是三粒「五」的話，一元賠一百五十元。

當然，凡是賭博都牽涉到數學，賠率是經過「庄家」精密計算之後才擬訂出來的。

也就是說：越少可能開出的，賠率越大！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庄家一定佔便宜！（若非如此，又怎會有人爭住開賭場呢？！）

金小平低聲問范伯：「這種賭法，你可懂吧？！」

「當然懂。」范伯苦笑，「我什麼都懂，可惜懂也沒有用。我運氣壞透了！」

「不！你開始轉運了！」小平說，「你先準備好，我告訴你買什麼吧！」

金小平又將那十元交到范伯手中。

然後，他擠在人叢中。

范伯站在他背後，也不知道小平這時已閉上了雙目。

骰寶檔的荷官一再叫出：「買定，離手……」

荷官口裏不停的叫！眼睛却往兩旁張望，看了看還有沒有人下注！

金小平忽然回頭對范伯低聲道：「這一次是九點。」

范伯半信半疑！

荷官的手已放在那個金屬的黑色凹蓋之上。

范伯心裏想：反正自己也完了，何必稀罕這區區十元？

還是快些輸掉這最後十元吧，免得這孩子嚕囌！

范伯於是把手上的輔幣湊成的十元，押到了「小」字的方格上去！

那是唯一見到的一堆輔幣！

一個五元硬幣，兩個二元的和一個一元的。剛好勉強湊成十元。

這麼一來，不但荷官的視綫充滿了討厭和鄙視的目光，就是四周的賭客們，也將視綫集中到范伯的身上來！

范伯幾乎無地自容。

他心裏想：我也有一百元的大鈔，只是早巳奉獻給你們了。

荷官可能也會認得他，可惜沒有人同情他！

這裏唯一同情他的人，就只有一個金小平。

也正是爲了這一份情感，范伯巳不再理會別人對他鄙視的目光。

荷官一再叫出了：「開！」之後，最後終於把那個遮掩住三粒關鍵性的骰子的金屬凹蓋揭發了。

隨即傳來荷官那清脆的職業性叫聲：

「二三四，九點小！」

果然是「九」點！

范伯所押的「小」，當然中了。

但是，他並不高興。

相反，他變得有些啼笑皆非！

因爲他只下注十元，以「一賠一」的賠率，連本帶利才是二十元。

二十元對他目前這境況來說，正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負責賠錢和收錢的「帮場」，擲了十元給他！

范伯滿面通紅地收了！

每一次，有人贏，也有人輸，但到底總是輸的人多。

連金小平也變得貪婪起來！

他回頭題范伯：「有沒有賠多一些的？十元只賠十元，太少了。」

范伯洩氣地，拖住小平就想走，因爲他實在不想接受那些鄙視的目光。

但是，金小平一本正經的告訴他：「范伯，我可以肯定告訴你，我每次都能見到裏面的點數；只要你給些耐性，不消一會兒，你就可以贏回所有的錢！」

范伯當然不會相信。

但回心想想：剛才小平說得清楚，那是「九點」，結果眞的是說對了。

范伯忽然覺得自己固然對小平沒有信心，也輸得滿腦糊塗！

爲什麼他不將那注碼押到「九點」那一個小方格去？

「九點」是「一賠六」的。

換句話說：剛才如果他懂得賭，而對小平的「貼士」又充滿了信心的話，他那十元一次巳可以贏回六十元。

轉眼之間，又到了另一次「揭盅」的時候了！

這一次，金小平又集中精神去「想」——根本沒有人去注意他曾閉上了雙目，也沒有留心他用腦子去「看」。

當然，即使有人知道，也絕對沒有人相信發生在他身上的事。

金小平的「冥思」，又發生了驚人的奇蹟！

他悄悄告訴范伯，這一次三粒骰子的情形：那是兩個一，以及一個二，亦即「四」點！

根據那桌面上所列的賠率，「四」點應是「一賠五十」。

范伯拚着「一切都完了，又何妨孤注一擲？」的心理，將手上的僅有二十元，押到那「4」字的方格上去！

當時根本也沒有人去注意他，更沒有人去留心那八歲小童金小平。

直至荷官揭盅了！

所有圍在賭桌四周的人，無不譁然！人們的視綫，先集中到玻璃盅之內！

玻璃盅裏面的三粒骰子兩點紅——兩個「一」，以及兩點黑——一個「二」。於是構成了罕見的「四」點。

圍繞住賭桌的賭客們，這一次不再懷着鄙視，目光中充滿了羡慕，因爲范伯那二十元，這一回可以贏到一千元。

儘管如此，仍然沒有人懷疑金小平；即使范伯收了那一千元之後，也認爲只是「天無絕人之路」而巳！

范伯以及小平只是碰正了運氣！下一次他未必再碰得這麼巧！

但是，金小平却充滿了信心。

他把范伯拉過一旁，低聲道：「這裏太多人，到另一桌去！」

他們同樣賭骰寶，因爲小平巳逐漸熟悉了這種賭博的賠率。

逢賭必贏

奇蹟據說只可能出現一次至兩次；超過了三次以上，就不能再稱之爲湊巧了。

所以，這一次，范伯不但無限驚奇，也說不出的高興！

范伯固然高興得難以形容，就是賭桌四周的賭客，也難以置信的，看得口呆目瞪！

因爲這一次，范伯聽了金小平的話之後，押了一百元到「三個五」那一個方格上去！

那是賭桌最頂上的位置。

那兒一共漆了六格由「三個一」至「三個六」的示意圖。

同時又分別以中英文寫上了以下字句：「以上之內，每一元賠一百五十元。」

因此，一百元就贏了一萬五千元。

本來一萬五千元的數目不算大；這種地下賭場，一口注碼下注一萬八千元的大有人在。但是，范伯只憑一口「孤注」而買中「最高賠率」的一門，立刻就引來「巡場」的注意！

後來那巡場還知道范伯和金小平這一雙搭檔，在另張賭桌上贏了一千零十元。

因此，立刻就有人走到了范伯的身邊來！

「朋友，請跟我走。」那位巡場很有禮貌的說道。

所有人都非常注意范伯他們，所以，巡場的出現最易引起別人的誤解。

但那位巡場很乖巧！

他說：「一萬五千元數目太大了，這兒沒有大鈔，但我們賬房裏多多都有！」

這話分明是說給其他賭客們聽的；意思是：你們有本事儘管贏好了，更大的數目，我們也有得賠！

不過，范伯是個十分敏感的人。

他悄悄告訴小平：「我早說過了，我正在行倒楣的運！」

但小平安慰他：「放心，我保證你一定有錢收就是。」

范伯只是嘆氣！

他心裏想：你用什麼可以保證呢？

× × ×

巡場把范伯和金小平帶到後面一間房間裏面去！

房內剛剛關上，就有二名大漢圍攏上來！這二名大漢的手指，都戴上了不銹鋼的套指環—這是外國黑帮打架時最喜歡戴在手指上的武器之一。

金小平立刻對巡場道：「請把你們的經理請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訴他！」

巡場是個年約四十的大漢！

他瞪了小平一眼：「小子，你不要用詭計，聰明的，你最好坦白些告訴我們，這是第幾次到來我們這兒出老千？」

金小平啼笑皆非說：「我們這樣怎可以稱得上出千？」

「還要怎麼樣才算呢？」巡場說道：「賭三手贏了三注，除非你是神仙，否則，你們分明出千。」

金小平當然不敢說出他那個小腦袋的秘密；范伯却苦着臉道：「算了，你們不賠就不賠，最多我們不要那萬多元！」

豈料到這麼一來，反而觸怒了巡場。

他生氣地說：「這萬多元算得什麼？你以爲我們沒有得賠麼？」

范伯道：「坦白說，我根本也認輸了，要不是這小弟，我正打算去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現在，想不到惹出了痳煩來。你們如果要打要殺，儘管對付我吧，千萬別難爲小孩子。」

金小平却道：「不！即使出千，也是我，不是他啊！」

巡場向二名打手遞了一個眼色！

二名大漢立即動手！

他們要好好的「教訓」這二位「大贏家」。

但是，金小平却心有不甘，立刻起而反抗！

面對住小平的一名打手，最少比他高大了許多，但甫經交手，却像紙紮的，輕飄飄地給金小平摔向門後！

「隆」然一聲！

整個人撞向門板後面，撞得昏倒地上了！

巡場和另外一名打手大吃一驚！

另外一名打手原本要對付范伯的；范伯也表現得十分軟弱。

范伯明知反抗無用，惟有放軟了手脚，以免害苦了小平。

他事前絕難想得到小平這小小年紀，竟敢動手反擊對方！

而且還把一名高大的打手，摔得這麼傷！

范伯若非親眼看見，亦難相信。

他嚇得呆在一旁！

巡場却急急就想衝出房外去；不久之前那一副神氣的樣子，刹那間也不知道跑到何處去了。

金小平一個箭步飛撲而前！口裏吆喝着說：「站住！」

范伯眞有點担心，怎可以在這「虎穴」之內惹事呢？

但是他却看見了金小平一手將那巡場拉了回來！

巡場動手反抗！

金小平身材雖則矮小，却是動作靈活非常，而且快得出奇！

刹那間，巡場的雙手巳被小平反扭在背後，還連聲求饒！

另一名本來要對付范伯的打手，再也不敢輕舉妄動！

金小平對那巡場道：「你到底肯不肯讓我見你老闆？這裏不久之後，可能有事發生。」

那巡場一隻手被扭向背後，痛得淚水直冒，現在又聽小平說可能有事發生，於是乘機問道：「請告訴我，是什麼事？」

「不妨告訴你，我本來就是跑到這裏來通風報信的。」小平說：「但爲了帮朋友，差些兒忘記了這件事！」

「老闆在賬房裏。」巡場道：「我可以帶你去，但是，最好請你先告訴我，到底是關於那一方面的事情。」

金小平這才說出了可能有七個人來打刦這一間地下賭場！

巡場聽了，半信半疑。

但是，到頭來他還是帶小平去見他的老闆。

× × ×

地下賭場的老闆，是個高瘦的中年人，他叫何智。

何智果然正在賬房之內。

賬房四周用鋼條構成，門鎖十分穩固，看情形那七個人要刦這裏的錢，只怕並不容易。

因此，當何智在賬房內聽了金小平的說話之後，也忍不住嘻哈大笑！

金小平以爲一片好心，想不到却引起了對方的嘲笑。

何智較早時巳聽到有人在賭場內出千，現在又看見巡場被人毆傷，反而以爲范伯是黑道中的人。

他在衆保鏢的護衞下，狠狠的說：「老兄，你在我們這裏出千，似乎太過份了。老實說，我們這裏雖然見不得光，也最少得到一些有關人士的默許。你是那裏的弟兄？」

范伯苦笑一下：「我只是一名小販，並非黑道中人。」

金小平道：「錢我們不要了，算我們倒霉吧！請放我們走！」

何智的保鏢之中，有二人腰間隆然，肯定有槍。

所以金小平担心跟他們鬥起來，可能吃虧。尤其是范伯只是常人一個，小平担心他會受到傷害。

因此，金小平只希望平安地護送范伯離開這裏再說。

何智一邊打量着金小平，一邊得意洋洋地說：「小子，若非看在你年少無知，今天晚上你也休想離開這裏。」

金小平不作聲！

何智揮揮手。

身邊的保鏢於是便把金小平和范伯送走！

× × ×

范伯在嘆氣！

金小平一邊安慰他，一邊放眼四望！

「你找人麼？」范伯覺得絕望，「我們不如就在這裏分手！」

「不！」金小平道：「范伯，你最好再陪我一陣。」

范伯苦笑：「你怕什麼？以前我還不知道你擁有一身武功，但經過今晚之後，我相信一般刧匪絕難打你主意。」

金小平道：「不！我不是怕被刧；現在我們身無長物，還怕什麼呢？不過我在等機會，找些錢回來，幫你解決困難。」

范伯吃驚地瞪了金小平一眼：「怎麼？你……你想學人行刧途人？」

「不！不！你誤會了。」金小平忍不住笑了起來！「我絕對不會去打刧；我另有辦法，而且保證可以爲你解決一切金錢上的困難。」

范伯搖頭嘆氣：「小平，你是個太懂事的孩子，我已受過了你的恩惠，雖然到頭來還是解決不了，但你已盡了力。我這一生人之中，從未遇過像你這麼可愛的孩子。你心地善良，就是太傻氣了。一個人命中註定走上絕路，任你出盡辦法也無可避免。算了，我們就在此說聲再見吧！」

范伯說完，伸出了手來。

但是，金小平却沒有。

他說：「范伯，人定勝天，我爸爸生前說過這句話，我一直記住。」

金小平眨着小小的眼睛，四處張望。

然後又說：「剛才我不是對賭場老闆說出一項陰謀嗎？」

「是的。」范伯又說：「人家打刧賭場，是屬於黑吃黑！我們何必去理會？」

金小平道：「他們都是不義之財，讓我們取去做一些意義的事不是很好嗎？」

范伯道：「你想怎樣？」

金小平故作神秘：「等會兒你自會明白！」

智刼地下賭場

地下賭場仿似不夜天，越夜越旺！

所謂「夜」，實際上是凌晨時份了。

何智—地下賭場的老闆，正與他的助手們，統計着當日的收入。

他們在賬房內。這兒賬房一向被認爲是最安全的地方。

四周用鋼鐵構成，或者可以說，這是一座保險庫。

何智的保鏢都有槍。

任何人想入賬房，都必須獲得何智的同意，然後那度鋼門才可以打開。

至於平時的交收，只可以利用那兩個特別設計的窗口。

窗口的玻璃固然防彈，就是傳遞鈔票的缺口，也經過一番心思設計。主要還是不讓任何武器威脅賬房裏的人。

何智大部份時間留在賬房之內。

賬房似乎很闊大。

但沒有人知道其中的情形。

人們表面所能見到的，只是一些很平凡的出納處。

但後面隱藏着的，非常神秘。

前後座之間，給一列鋼壁隔開。

至於鋼壁後面，連何智的心腹手下也沒有見過。何智大部份時間，就是躲在該處。

何智不但足智多謀，而且是個極具信心的大撈家。

所以金小平的「一番好意」，他也沒有放在心中，因爲幹他這種偏門生意的人，隨時都有這種心理準備。

若非担心有人「黑吃黑」，他又何必花這麼多錢，建成這間賬房呢？

過去也有過不少實例，就是黑道中人打刧地下賭場。

這種「黑吃黑」往往令到被刧者有如啞子吃黃蓮。

被刧者本身賺的是不義之財，又屬犯法勾當，既然見不得光，被刧後也就不敢報警。只有私下裏明查暗訪。

但往往到頭來總是沒有結果的。

× × ×

地下賭場內生意正旺，正是賭客如雲之際！

有二名男子，先後進入洗手間去。

他們進去之後，就將厠所的門反鎖。

整間地下賭場都是空氣調節的，所以即使洗手間，也有一條冷氣槽橫貫其間。

冷氣槽突然傳出了一些人聲！

一名剛進入洗手間的賭客，仰首上望，看見一個人躲在冷氣槽之內；那賭客大吃一驚，回頭就想退出外面去！

突然有人由一格厠所內閃出，在後面用硬物把他擊暈。

原來這班人正是金小平在天台上面見過的七名大漢——「七金剛」刧匪集團的成員。

躲在冷氣槽的一名刧匪，匆匆將鐵網推開，擲下了一個包裹。

然後，又將鐵網弄回原狀！轉身朝冷氣槽內部爬去！

潛伏在厠所裏的二名刧匪，又回到厠所內，將門反鎖。

他們解開那包裹，裏面有兩副防毒面罩。兩個可以孭在背上的背囊，還有兩枝手槍，兩把刀。

他們先把防毒面罩戴上了。

二人分別看一看腕表，時間也差不多了。

外面可能又有賭客入來！

「咦！怎麼啦？」

「他可能只是暈倒了，快通知外面的巡場吧！」

剛進洗手間的人，匆匆退了出去！

他們在洗手間內發現有人暈倒——那是被刧匪自後擊暈的一名賭客。

賭場職員聞訊，立即携備救急藥油入來。

他們一邊救人，一邊覺得事態可疑，因爲裏面只有三間厠所，但其中兩格一直未見有人出。於是他們拍門喝問！

負責用藥油救人的職員，向他的同伴示意道：「他並非自己暈倒，是給人用棍棒自後擊昏的。你們瞧吧，頭部後面有血呢！」

也正因如此，躲在厠所裏的人，更覺可疑。

賭場裏的打手們，紛紛戒備。

有些還拔出手槍來，硬要躲在厠所內的人開門出來。否則他們就開槍。

正當雙方僵持不下之際，洗手間裏的人，不論是賭場的打手，職員或協助救人的賭客等等，紛紛倒了下去！

他們不約而同的倒下去，事前也沒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看上去，全部是身不由主的。

至此，那兩間厠所的門，才自內推開了。

由厠所內出來的人，都戴上了防毒面罩，佩刀帶槍。

他們沒有理會洗手間裏東歪西倒的人們。

只急急離開了洗手間，跑到賭場外邊去。

賭場外面，所有的人，包括賭場中的職員，荷官和巡場等等，都昏倒地上。

甚至守在大門入口處的二名警衞，也軟倒在門後。

這是一項有計劃行動。

刧匪集團用的是無色無臭的迷魂氣體。此等氣體由空氣調節系統灌入。所以，賭場內每一角落，都在不知不覺之中，被此等迷魂氣體充塞。

賭場中的每一個人，都在不知不覺中，嗅到了這種迷魂氣體之後，暈倒過去。

唯一例外的，就是躲在洗手間內的，兩個刧匪集團的「內應」。

現在他們正忙於將各賭桌上的現鈔，以及賭客們口袋裏的錢，都塞進了背囊中去。

他們雖然無法打開賬房的門，但賬房內的職員們，也無可避免地，都暈倒在裏面。

在賬房天花板底下的冷氣槽，裏面正有人爬出來。

他們同樣戴上了防毒面罩，十分有步驟的，把那些網格弄開。人就由那缺口出來，總共是兩個。

他們依照原來計劃，進入賬房之內，就展開搜刧行動。

昏倒過去的賭場職員們，一定想不到刧匪會從天而降。

他們認爲最穩固的地方，現在同樣有刧匪出現。

對於這班刧匪來說，他們應該值得驕傲的。

但是，事實上却又令他們十分之驚奇以及萬分失望。

因爲在賬房之內，他們能找到的錢却不多。

這是不可能的事，根據事前的調查，他們肯定賭場的收入，全都放進了賬房中來，即使今天晚上滑入的內應——那二名刧匪，也十分肯定的說，最少有過百萬元的現鈔，在他們目擊的情況下，解入賬房裏去。

但是，搜遍了賬房的每一角落，也只有極少數的鈔票而已。

他們自然心有不甘，因爲這是他們策劃已久的「大行動」。

現在只可以獲得少數的錢鈔，數目僅在二、三十萬左右而已。

他們想找個人來問一下，可惜所有人都已被迷暈了。

如果要將一個人救醒，只怕在時間上又來不及。因爲他們的每一個行動步驟，早已列入十分準確的時間表之內。

最令他們不明的，還有何智。

那地下賭場的老闆，爲什麼連鬼影也不見？他如何逃得了？

根據「內應」的人口述，何智不久之前仍出現在賬房之內。

但現在找遍了每一吋地方，也找不到何智。

至此，他們開始有點恍然大悟，因爲根據做內應的匪徒的口供，再加上平時何智的故作神秘忖測，賬房之內，極有可能有暗格。

但是，這裏面的結構全是鋼鐵做的，即使明知有暗格，也無法可以弄開它。

他們惟有依原來計劃，急急撤退。

× × ×

「七金剛」只不過是金小平所想像中的事，因爲實際參加這次打刧賭場的人，不止於這七名大漢而已。

金小平他們見得到的，的確只有七個。但車上二名接應者，他們却見不到。

至於他們的背後還有一些什麼人支持，金小平當然更難明白。

金小平爲了幫范伯解決眼前的經濟困境，所以才帶着范伯躲在一角，準備「刧上刧」，做其「賊亞爸」。

可惜，金小平和范伯躲在黑暗處等待之際，一些令他們無法預料得到的事，又發生了。

首先有個人影，避開了視綫，閃到行人道上，藉住路邊汽車的掩護，閃到一輛大卡車旁邊去。

大卡車車頭坐了兩個人。

那是刧匪集團的人。

他們正等待着他們的同黨回來。因此，每有巡警經過附近時，他們就忙於伏下去，避過巡警的視綫。

驀地「朴、朴」兩聲。

那閃到他們附近的神秘殺手，用的却是一枝配有滅聲器的手槍。

於是坐在大卡車裏面的二名男子，就在不知不覺中被暗殺。

目睹這種情形的，只有躲在黑暗一角，等着做「賊亞爸」的金小平。

還有陷於絕望中的范伯。

范伯很害怕，因爲他從來未見過這種血腥的行爲。

金小平也未見過，可是他似乎什麼也不怕。

等到那名神秘殺手得手後，離開了大卡車之後，金小平就閃到了車旁去。

范伯雖然警告他，但小平沒有理會。

金小平攀上大卡車的座位，開了車門，隱約聽到了一些聲音。

當初他也嚇得一跳，因爲事前他已肯定車內二人必死無疑。

爲什麼死了的人也會發出聲音。

范伯非常担心金小平的安全，第一因爲小平的年紀還小。

第二，小平救過自己，怎麼可以目睹他處處冒着險？

因此，范伯過來勸着小平離開那輛卡

車。

但是，金小平看來不但好奇心很重，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不相信死人會發出聲音，何況那聲音十分奇特。

在兩具屍體之內，終於讓他找到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具短程的無綫電通話機。聲音果然就是由那兒傳來的。

原來是刧匪集團的同黨，他們正在召喚這車子上接應的人。

金小平想像到說話的人，就在附近，可能就在地下賭場之內。

這班刧匪集團的整個行動，金小平可以說得上瞭若指掌。

由天台開始，以至有些人登上另一幢大廈的天台去接應，金小平都目擊他們計劃的進行。

正因爲這樣，金小平才覺得要坐收漁人之利，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

豈料到剛才突如其來的，出現了那名神秘殺手。

金小平以爲他們「賊亞爸」的企圖澈底失敗了。

想不到現在聽了對講機的召喚之後，似乎仍有一綫希望。

原來是那邊人手不足，要車上再派一個人到天台去。

金小平心裏想：這一次的收穫一定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否則，又怎會臨時「人手不足」？一定是刧得的錢鈔太多了。

金小平於是告訴范伯：這是他們的最後機會，他們要發達了。

金小平又從其中一具屍體的身上，搜到了一枝實彈手槍。

最後，他才和范伯離開了那處路邊。

金小平知道刧匪曾由一條橫街街口的一幢大厦進入。

那是貼近地下賭場的地方。

那幾名刧匪進入那幢大厦時，金小平曾經目睹。當時小平已知道那不是地下賭場之所在，爲什麼刧匪要由該處入內？

後來想起天台上面的情形，金小平終於明白過來了。

刧匪們在行事之前，首先在對面天台之上觀察這兒的環境，當然有其目的。他們不由正門進入地下賭場，而到隣近大厦天台去，大概是另找門路入內。

至此，金小平決定冒充一下。

他在對講機中回答了對方，立刻前來增援。然後就帶住范伯一齊到天台去。

外太空生物托世

范伯已是勢成騎虎。他本來在極度絕望中，曾想過用死來解決一切。後來遇上了金小平，這鬼靈精似乎很有辦法。

可惜自己運氣不好，明明贏到手的萬多元，也竟然收不到。

范伯心有不甘，覺得地下賭場這班人未免過份，雖然他不知道金小平用什麼方法知道「骰寶的秘密」。但決不是「出老千」。

因此，金小平既然要刧這不義之財，做「賊亞爸」，他也不反對，尤其是到了眼前這地步，范伯更加不忍留下小平一個人。

現在他們已悄悄來到了一幢多層住宅的三樓平台。

這是用作放置儲水箱和抽氣設備的地方。也是地下賭場的旁邊。

那邊果然出現了幾條人影。

金小平因爲個子矮小，怕冒充不了，所以叫范伯首先過去。

那幾個人似乎很忙，所以范伯過去時，他們並未過份留意。

金小平也因此有了機會閃到附近。

他和范伯約好，在適當時間，以手槍指嚇各人，最少也要刧走一袋鈔票。

但是，當范伯過去時，那幾個人突然以手槍先發制人。

「不要動。」

其中一名大漢又說：「你上當了！」

又有人命令另一名大漢：「快搜他的身，看看有沒有武器。」

范伯不敢反抗。

他看得出這班人決非善類，而且，看情形是故設陷阱。

范伯身上的手槍被搜出了。

范伯知道金小平躲在那黑暗一角，他只希望這班人沒有發覺小平之所在。

× × ×

范伯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如果根據被帶進來的方向估計，這兒應該是賭場下面或上面的一層樓。總之，這兒應該十分接近那間地下賭場！

范伯自然感到無限驚奇，因爲他現在面對的，只是賭場老闆何智，以及他的手下們。並非刧匪們。

范伯心裏想：金小平的估計又錯了。

刧匪們並未得手。

相反，賭場老闆何智却瞪住他說：「你和那小鬼不是向我告密嗎？原來你們也就是刧匪！」

范伯有苦難言：「這是一場誤會，我們絕非刧匪。」

「現在人贓並獲，你說什麼都沒有用。」何智又說，「你們這班人也太過不知自量了，動手之前最少也該了解我們的底細。」

「你也不妨查查我的底細。」范伯道，「我只是一名小販。」

「現在你說什麼都沒有用，你的同伴們將與你同一命運！」

何智遞個眼色！

有二名大漢將范伯推進一間房裏去。房間裏已擠了好幾個人。

他們都是失手被擒的刧匪。

范伯當然不認識這班人，但是這班人却用另一種目光瞪住他。

× × ×

金小平躲在三樓平台一角，目睹范伯落入陷阱，欲救無從。

當時他非常焦急。

他不知道那班人不是刧匪，而是賭場中人，後來看見范伯被押住進入一度暗門，才有些兒恍然大悟。

那兒三樓平台應該屬於另外一幢多層大厦，但地下賭場却爲了方便「走鬼」，在這兒另闢暗門。

金小平在焦灼萬分之際，無計可施，又閉起了雙眼來。

他很倦很累，又有些害怕。

他盤坐在黑暗一角，閉目打坐，雙手合十。

本來他的目的，只爲了利用他的「精神力量」，查察一下范伯在什麼地方，有沒有被人虐待。

豈料到如此一來，又產生了一種令他無法可以預料得到的奇蹟。

金小平閉目「冥思」也不是頭一次。但這一次他除了份外虔誠之外，還在深更夜靜的現在。

而且，他無意之間，「選擇」了這平台之上，既無上蓋，還可以看見夜空的每一角度。

所以奇蹟就此產生了。

首先是金小平的腦海中一片空白。

他極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無非想利用獨有的「精神力量」偵察出范伯之所在。怎料到腦海中產生了一陣陣光亮。

他什麼也想不到。

在他頭頂上的天空，却出現了一顆流星。

就像電光一閃，迅速地在平台附近消失。

金小平並不知道這一切，直至到他耳畔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音。

金小平的腦幕之上，就像電影院內的銀幕一樣，一度空白一片，沒有了影像。

但當那聲音出現之前，他的腦幕又有影像出現了。

那是一些很奇怪的生物，正自一隻飛碟中墮下。

金小平急忙張開了雙眼！

就像剛才他閉目時，他腦海中出現的情形二樣，那怪物就在他身邊出現。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但是他並不害怕。

那怪物人不似人，鬼不像鬼。

金小平記得在醫院中的情形，當時他大哥金大力受傷住院，他在醫院裏陪伴他。曾有一名女護士入到病房裏，企圖加害他們兄弟二人。

事前，金小平就見到腦海中出現「怪物」。

不過，那一次跟現在所見的又不同。上一次的印象比較模糊，這一次有實物讓他見到，情形當然又不同了。

這「怪物」有人的輪廓，四周有輕微的綠光，有四肢，但頭部的咀、眼、鼻等並不明顯，只覺得有幾個洞孔。

金小平甚至分不出那一個洞孔是他的咀巴，也不知道他說話時的聲音是由那一處傳出的。

總之，金小平不但聽得到他說話，還聽得懂。

他說話的聲音十分空洞，但在金小平的感覺上，並未感到恐怖，反而有一種親切感。

「你有困難嗎？」那不速之客在面對金小平時問道。

「你怎麼知道？」金小平驚奇得睜大了他的雙眼。

「你已逐漸了解我們的通訊方法，較早時，我們停留在地球外太空的太空站，收到了你的訊號。」

「我從未發過訊號。」

「你只要閉上眼睛，集中你的精神力量，我們就可以接收得到。」

金小平又四下裏張望一遍。

那數千尺的平台之上，根本沒有任何交通工具。

金小平於是出奇地問：「你如何來到這裏？」

「由太空探險站乘飛碟而來。」

「飛碟呢？」

「飛走了！」

「你到底是人是鬼？」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總之與你算是同胞吧！」

「同胞？」

「是的，我們同是屬於另一個星球的生物，你是我們投下的一顆試驗性質的種子。」

金小平摸摸後腦：「我不明白！」

「你慢慢總會明白的。現在，請你先告訴我，你有什麼困難須要我幫助的？」

「你能帮助我？」

「當然！」

「嗯——好吧！」金小平想了想，終於將心事說出了：「請告訴我，不久之前，這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是指什麼？」

「我知道有一帮匪徒，企圖行刧一間地下賭場。嗯——」金小平若有所思地頓一頓，「你可知道什麼是地下賭場？」

「我當然知道。我們是到地球來探險的，而且日子已經不淺了，地球上的事情，我們都十分了解。」

「這兒可能是地下賭場的入口——一個秘密的出入口。」金小平又指指那邊，「刧匪們可能在這裏停留過，但我不知道他們做過一些什麼事，也不知道與我同來的范伯怎麼樣了。」

「讓我試試看，能否將全部過程告訴你。」

金小平只見那「怪物」身體上發出的綠光不斷的閃動。

金小平根本不明白對方的構造，所以也不明白那些綠光是什麼。

但憑肉眼所見，那人形輪廓的四周，就像會放光似的。

放出來的是淺淺的綠色的光芒。

不過任憑怎樣看，也無法可以看得出那些光是從何處發出的。

金小平非常留心他的一擧一動。

說也奇怪，金小平面對這怪物，不但毫無懼意，還有一份親切感。

他聽到他開始再說話之時，也就是閃動的綠光停止了閃動的時候。

那怪物說：「剛才這兒的確發生過許多奇怪的事。有一帮人偷偷由冷氣槽爬入去，但不久之後，他們反而被人制服。現在這班人都被困在一間房內。」

金小平這時才明白，刧匪集團果然失敗了。

金小平想知得更詳細。

那怪物告訴他：首先本來是刧匪集團佔了上風的。

刧匪派了內應，潛入地下賭場之內，他們約好時間行事。

時間一到，有人由冷氣槽爬入去。

冷氣槽的抽氣系統就在眼前——那三樓的平台上。

因此，刦匪們就由這裏開始。

他們一邊派人由冷氣槽爬入去，一邊有人在此把風和接應。

如此這般的裹應外合，一切都依足了原來的計劃進行。

過程也十分之順利。

只可惜到了最後階段——就是刦匪由冷氣槽入到賬房時，他們大感意外。

根據他們事前的估計，賬房裏最少有過百萬元的現鈔。

但是，當他們入內時，數目之少，大出意外。

賬房分前後兩部份，老闆何智多數躲在後面辦公。

那晚却不知怎的，竟然無法可以在賬房內找到何智！

原來賬房後面，另有去處。

何智辦公室下面，是一個秘密，從來沒有人知道它之所在。

其實何智每每將大筆收到的現金，由暗槽滑到樓下的保險庫去。

何智很狡滑。

他不相信賭場中的下屬，所以一切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此，許多在賭場內工作的人，都只以爲他關在辦公室之內。

刦匪集團亦可謂「百密一疏」。

他們本來計劃得已經不錯，利用冷氣槽的通風系統，將無色無臭的迷魂氣體灌入地下賭場內。

如此一來，賭場內的每一個人自然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將氣體吸入而暈倒過去了。

刦匪這時才戴上防毒面罩入去，爲所欲爲的刦掠。

這是如意算盤！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最先潛入賭場內的二名內應，雖然順利地從各賭桌和賭客身上掠得了一些錢。

但是最主要的賬房，差不多巳是空空如也！

當時刦匪們也感到難明究竟。

可惜他們搜遍了每一角落，仍無法可以找到保庫險之所在。

直至時間將到——那種迷魂氣體只可以維持一個人在三十至四十分鐘之內失去知覺。他們不得不撤離現場。

就當他們由冷氣槽爬出來時，最先落入天台上的人，立即感到不妙。

原來站立在天台上的人，並非他們的同黨，而是換上了另外一些人。

那些人都有槍。

於是他們紛紛變成階下囚。

……以上就是那怪物告訴金小平的，不久之前這兒發生過的事。

毫無疑問的，刦匪集團中了何智的圈套！

何智的確狡猾，也可以說是「棋高一着」！

結果那班刦匪全都落入何智手中。

何智的手下，又利用奪得的無綫電對講機，誘捕可能在附近接應的人。怎料到金小平當時却剛好把對講機拿在手中，因此而變了代罪羔羊。雖然他僅以身倖免，但范伯却被他們當作「刦匪集團中的一員」，而將他拘禁。

何智既然巳派「殺手」去殺了大卡車上那兩名匪徒，爲什麼還要多此一舉？

那怪物說：殺死二名匪徒的，並非何智派去的人。

那個神秘殺手，可能負上了特殊的使命。

金小平無暇再去理會其他了。

他只急於要去救范伯。

因此，他對怪物說：「有什麼辦法呢？我一定要救那個可憐的人。」

「辦法有的。」怪物道，「但是，我不能出面，只可以暗中帮你。一切必須由你去做！」

「好吧！只要你能帮我就可以了！」小平說。

死人復活

金大力——金小平的兄長，被二名大漢用車子載回一處地方來。

金小平逃得快，當時只留下金大力和二名大漢在梯開打滾。

金大力千方百計想逃脫，到頭來還是失敗。

他最後被人帶到這兒來見一個人。

那是一個很有威嚴的中年人，據說，他就是看中了金大力的人。

金大力莫名其妙地瞪住他。

中年人却自頂至踵的，打量着金大力：「你的拍檔呢？」

金大力反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可以令你生活更好的人。」中年人笑了笑，「你兩拍檔目前的生活不是陷於困境麼？連吃飯也成問題呢！」

「夜市食檔的賬，原來是由你代付？」金大力終於想起抓住他的人說的話。

金大力不明白到他指的「拍檔」是他弟弟——金小平。

因此，金大力又問道：「你找我們幹嗎？」

中年人道：「我們須要一個少年領袖，覺得你是個人才。你反正有困難，和我合作，應該是個好的開始。」

金大力苦笑道：「這是什麼性質的合作？」

「這兒遍地黃金，有頭腦就有大把錢。」中年人說，「我們調查過你的家境，你巳無家庭顧慮！」

「原來你早巳留意我們了。」

「你們是新聞人物，不過境況十分可憐！」

「那是我弟弟，不是什麼拍檔。」

「我的人在後巷參觀過你倆的身手，簡直比李小龍還要厲害。」

「那只是僥倖。不過無論如何，我要先找到我弟弟再說。」

「我巳派人去找他！你先放心去睡一覺……」

中年人話未說完，突然有人入來，在他耳畔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中年人面色一沉，就退出了那間房去！

× × ×

在另外一間房間之內，有兩個男子呆若木鷄，站立一旁。

他們是剛回來的。

其中一個叫阿九，另一個綽號叫「呆根」。

呆根和阿九身上有血漬。

中年人見了他們之後，十分震驚地問：「你們怎麼了？」

阿九道：「我們失手了！」

「我們的人，全被何智手下捉住，只有我兩個及時逃脫。」呆根說。

中年人很生氣：「你們怎麼攪的？我們的計劃本來就是天衣無縫。」

「我也不知道，我們一直等在車子裏，後來感到不對勁，走上去看看，他們巳失手被擒，於是我們匆匆逃回來。」

原來那個中年人叫花榮，是黑社會集團的大亞哥。

花榮與何智是死對頭。

這兩個集團之間，經常爲了利益而衝突。

這一次，花榮別出心裁，設計去刦何智的地下賭場。

計劃本來萬無一失，就是可惜事前的調查工作不足。

二個身染血漬的手下，一個叫阿九，一個叫呆根，原是奉命駕車接應的人。

他們身上何故有血？

經花榮查詢之後，根據阿九他們解釋，曾經和何智的人經過一番苦鬥，然後才脫險歸來！所以受傷了。

花榮很生氣，也很害怕！

因爲何智抓住他的人之後，就勢必認得出這班「刦匪」是花榮的人。

後果會怎麼樣？

一定是大報復！

因此，花榮立刻下令戒備之外，也決定來一次全力反攻！

這是生死存亡之戰！

如果他們不動手，對方也不會呆住不動，屆時只有挨打了！

花榮於是立即下令召集，緊急動員！

× × ×

這是較早時街頭上發生的事！

這件事有如鬼故事，但比起吸血殭屍一類電影更可怖！

有一名巡警，覺得那輛大卡車十分可疑。

這一帶，應該專停一些自用小房車。大卡車的體積太大了。

於是巡警用電筒照射。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嚇了一跳！

車內有兩條男子的屍體。

那兩個人分明巳死去，而且身體上似有槍傷。於是立即通知總部。

那名巡警留守現場之際，突然感到有些不妙。

大卡車有異聲傳出！

車內忽然自動開啓。

裏面二名男子突然走下車來！

當時那名巡警有兩個想法：——

第一，可能二名男子根本未死。

不過，那名巡警是受過訓練的，他曉得如何分辨一個人是否巳「死亡」。

通常一個人如果心臟停頓，或者脈搏停止跳動，就是巳宣告死亡！

因此，巡警的判斷自問不會錯。

那麼，眼前的情形應該屬於第二個可能性了。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死屍復活！

古代的說法也有此可能，但這巳是二十世紀末葉。這是一個十分進步的都市，怎可能出現這古怪的事？

當時，那巡警惟有壯着胆子，高聲吆喝！

他的同伴還未來！

雖然其時警車聲巳自遠處响起！但到底這是凌晨，在黑暗的世界裏，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那巡警小心翼翼，不敢迫得太近！

有一種情形也確巳令到那名巡警心寒！就是那二個人影的走路情形。

普通人走路是一步一步的！

尤其是在此時此地的環境裏，他們應該跑步逃走才對！



但事實不是！

他們竟然以「滑行」的方式，快速地離開了那處街頭。

有點像「踏滑板」那種玩意。所以巡警的吆喝聲，只有令他們逃得更快！

巡警情急之下，曾拔出手槍來！

但是，他沒有發射。

他担心射得偏差，傷及其他夜行人；另一方面就是二名可疑男子「走」得實在太快！

巡警無可奈何，剎那之間已失去了二名男子的下落。

他惟有回到大卡車之上。

大卡車車頭的座位上，只留下一些血漬。

巡警正担心不知如何向上司交代，一輛巡邏警車已開到了現場。

那名巡邏的警員向同僚報告，隨即登上警車，朝住二名疑人逃走的方向追去，希望可以來得及追到他們。

也惟有如此，才可以交代。

但是，警車循住逃走方向追去時，除了發現一些點點滴滴的血漬之外，無法再找到那二名在逃的傷者。

警方只可以稱他們是「傷者」，因為如果是「死者」，又如何能逃？

× × ×

的確是一件奇事。

那警員力證二人已死去了！

他當時探過二人的脈搏，也在電筒光圈下翻過他們的眼皮！

憑他在警察學校學過的常識，他肯定那二名男子已「死亡」。

警方人員也查過了現場，證明有二個不同的血型的血漬遺下在卡車的座位上。

但是，他們不敢肯定那是死人身上的血；總之，憑血漬的凝結程度忖測，死者大概已死去了多時。

至此，警方惟有追查卡車的主人。那就要驚動交通部了。

× × ×

警方儘管在隣近街道興師動衆，幾乎展開了一次地毯式的搜查行動。

但是，他們始終未發覺另外一件更驚人的「大件事」。

那是地下賭場之被封！

所以稱之謂「大件事」，並非因為錢之多與少。

而是牽涉到太多「人」——那迷魂氣體，曾將許多人迷倒。

可惜，沒有人報警。

就是地下賭場方面，也不想去驚動警方。

但是，無可否認，許多曾被迷倒的賭客，都知道了這件事。

當各人「藥力消失」了之後——紛紛醒來之後，曾被賭場勸告，切勿報警。否則，警方可能消滅這個供他們「娛樂」的地方。

因此，雖然近在咫尺，警方並未發現那個地下賭場。

相反，地下賭場方面，已知道大批警方人員出現在附近。

何智當時正在盤問被他們抓住的人，包括了范伯在內。

何智雖然沒有損失，甚至賭客們損失的金錢，事後亦獲得償還，因為刧匪失手，自然不可能把刧得的錢帶走！

何智已從手下的口中，知道了「刧匪」的來頭。

他們是屬於死對頭花榮的人。

何智早已懷疑到有此可能，想不到果然是花榮的人。

他十分生氣！

「這是最沒有江湖道義的事。」何智拍案大罵！

一名手下建議：「把他們割下耳朶，送還給花榮，讓他知道厲害。」

「不！太便宜了他們。」何智道，「先給我殺死兩個。然後將屍體發還，叫花榮出來和我面談！」

當時全體「俘虜」都在着，包括了無辜的范伯。

范伯被當作是刧匪的同黨，正是有口難言。

現在又聽到何智要殺人，心裏難免有些不值！

范伯本來被經濟困迫至想死，但人就是這麼奇怪的！

現在他覺得死得不值！

他要設法逃出去，可惜既無機會，更加沒有時間了。

感應力突告消失

金小平第一次明白到他的「驚人奇蹟」原來是由於他本身是「超人」——超乎常人的精神力量，往往令到許多別人認為不可能的奇蹟，先後在他的身上發生了。

因此，他雖然未學過武功，但却可以力退强敵；他雖然不懂巫術，也可以集中精神去「感應」某一事物。

金小平現在才明白自己的眞正身世；那怪物告訴他，他是外星球人托世的。

這看似「無稽」的事，金小平却相信下來！因為除此之外，他就無法解釋。

怪物要助他一臂之力，把范伯救出來！他不知道怪物用什麼方法去幫助自己，但他却好像有了靠山似的，獨自闖進了地下賭場去！

賭場裏自發生了集體被迷倒之後，又暫停「營業」。

所以金小平拍門時，守住大門入口的大漢，却隔住門窗問他什麼事。

「我要見你老闆！」

金小平個子矮小，門內的人根本見不到他的全身。

「你是什麼人？」

「你老闆非見不可的人。」

「嗯——你好像是個侏儒！但想不到口氣這麼大！」

「不是侏儒，只是個小孩子。但是，你通傳慢了的話，我會走！那時，你能保得住性命那才怪呢。」

門內的人格格大笑！

他們本來很小心，尤其是不久之前這裏才發生了一件大事。

但是現在看見這番說話出自一個小孩之口，忍不住大笑一陣！

豈料他的笑聲却引起了屋子裏面的其他人的注意。

有人問過來：「是什麼人在門外？」

「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守住大門的大漢說。

豈料此語一出，立刻引起一個人的注意，他就是何智。

何智猛然想起「那小鬼」！

曾經向他告密的「小鬼」金小平。

於是何智親自過來開門。

出現門外的，果然是他心目中的「小鬼」——金小平。

金小平得意洋洋地笑了笑！

何智打量着他，把手一攤，道：「請進來！」

金小平一邊走入來，一邊向剛才守門的大漢說：「瞧到了沒有，你不開門給我，將是你老闆的損失！」

守門的大漢呆住一陣！

何智當然認得小平：「你是曾經向我告密的人！」

「是的，但你不信，結果就出事了！」金小平這時也見到了范伯。

范伯又急又氣！

金小平實在不該進來送死——當時范伯就這樣在心底埋怨！

但是，反而看看金小平，他的態度却出奇地鎭定！

何智瞪住他問：「你原來是他們的同黨！」

「什麼？」金小平怔了一怔！「你說我是誰的同黨？」

「刧匪——花榮的一班手下，你以為我是什麼人？」何智變得很生氣，「我是何智，你們估計錯誤了。」

其他屬於何智的手下們，也開始對金小平暗暗展開戒備。

金小平却若無其事地說：「我和范伯都是局外人。」

「范伯？」何智的眼睛移向俘虜羣中，「你指誰？」

金小平走到范伯身邊：「他只是個小販，我們不是刧匪，但我早已曉得了他們的每一個計劃和步驟，可惜你不信。」

何智冷然一笑：「你是他們的人，當然一切早已知道了。」

金小平道：「現在我要把范伯帶走，請你行個方便！」

說着，金小平果然動手去拖住被綑綁的范伯，但迅速有人過來制止。

那是二名大漢——賭場中的打手。

金小平雙手一揚，二名大漢却硬綳綳地飛跌出去！

所有在場的人都看得呆住了！

金小平氣定神閒地說：「大家何必動手呢！有事可以慢慢講！」

范伯明知這是虎穴，可惜碰上金小平竟是個初生之犢不畏虎！

他担心對方開槍！

所以他對小平道：「你還是少管閒事，你自己先走吧，小平。」

但是金小平却瞪住何智：「你這人太不講理！我是一番好意，偏偏你不聽，早知如此，讓人家替你結束營業好了。」

「你說什麼？」何智很生氣。

金小平道：「我從中帮了你。」

「你如何帮我？」

「我早知道這裏即將被刧，却沒有報警，只暗中通知你。這等於帮了你一個大忙！但是，你却反而賴賬——我們贏得的萬多元，竟得不到手。」

何智按住火氣：「好吧，你告訴我，你既不是他們的同黨，又是什麼人？」

「范伯是小販，我是他的舊隣居。」金小平說，「他等錢用，我用我的方法，帮他贏點錢，解決他的困難而已，這又有什麼不對？但是，你們却喜歡賴賬。」

何智打量着他！

何智又想起了「出老千」的事。

他說：「你的意思是：你們根本沒有出過老千？」

「當然沒有。」小平道，「你是撈偏門的，如果我出老千，你一定知道。如果你仍不相信，我們再來一次試驗如何？」

何智本來很生氣！

如果換上此人是個成年人，他可能沉不住氣，早已一槍殺死他！

但他面對的，却是個小孩子，而且還是個頗惹人憐愛的小孩子。

於是何智道：「你想怎麼試？」

「骰寶、樸克牌都可以。」金小平又說：「總之我有辦法赢你。」

何智想了想！

也好！反正可以證明這小子是否出千。以他在江湖上的經驗，相信任何「千術」也難逃得過他的雙眼。何況對方還是個小孩子呢。

於是何智叫人把賭具取來。

× × ×

「我先要看看你賭骰寶的『絕技』，現在就讓我充任荷官。」

何智一方面抱住好奇心，另一方面也要解開問題的答案。

金小平於是在衆目睽睽之下，閉目養神。

沒有人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如何。

更加不會有人知道他閉目的作用和秘密究竟在何處。

何智已用雙手搖動那個骰寶盅。

金小平更進一步集中精神，目的自然是要偵察骰寶盅裏面的點數。

但是，金小平在這一剎那間，竟然無法可以將精神集中起來。

更可怕的，就是他的腦海中，頓然變得一片空白。

那情形就有如一幀曝了光的菲林一樣，什麼也見不到。

金小平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一再試將雙目緊閉，但却無法「看」到骰寶的點數。

金小平急得想哭。

不久之前，他還是充滿了信心的；但這剎那之間，他不但信心頓失，連剛才那一股豪氣也消失得無影無踪。

何智已將骰寶盅按停。

但是，金小平雙眼仍閉着。

「怎麼？開始吧。」

何智催促着。

金小平被迫，惟有亂猜一通。

「一、二、四、七點啊。」

何智和所有在場的人一樣，大家都希望早些知道答案。

但是，當何智揭盅之後，人聲譁然地發出了噓聲。

兩個「六」，一個「三」，總共是「十五」點，又怎會是七點？

金小平面色大變。

范伯更加替他担心。

他不知道小平爲什麼會失去了那種神奇的感應力。

何智冷然一笑，面色一沉：「你大概也無話可說了。」

金小平心有不忿：「再試一次。」

「我看也不必試了！」何智道，「這種事情沒有人比我更了解。」

「我是可以的。」金小平道，「我可以用精神力量窺探到一切。」

「但爲什麼剛才又不可以？」

「嗯……」

「分明是出千。」何智向打手們遞了一個眼色。

衆打手齊上。

金小平頓然想起後巷的打鬥，當時他威風八面，有如武打片上面那些「打極也打不死」的英雄。

於是他毫不考慮地，揮拳踢腿！極力反抗那三名想將他制服的大漢。

何智的手下約有二三十人，這時候都集中在一起。

但是面對這麼一個八歲小童，正是「劏鷄焉用牛刀」？

因此，人雖多，動手的却只有三個。

却料不到三個神高神大的人，竟然給一個小童打得七顚八倒。

何智也難相信，像金小平這麼小小年紀，會學得一副好身手。

其他人見同伴受傷，也紛紛包圍了上去。

但是，金小平靈巧如猴，狡滑如蛇，翻騰跳躍，急竄直滾，數大漢完全沒有辦法可以制服他。

何智吆喝一聲。

隨即聽到了「砰」然一响槍聲。

「都給我滾開。」

何智揚聲怒叫。

他心情惡劣，看見手下如此不濟，自然是十分生氣。

這裏面機關重重，四周又有着良好的隔音設備。

因此，何智有恃無恐，開槍鎭壓，也藉此發洩心頭間的怒火。

所有人聞槍聲均驚呆一旁。

包括了金小平。

金小平一直担心自己的「神力」消失！想不到仍然獲得了勝利。

要不是眼前形勢萬二分危急，他眞想再將雙目閉上。

只有閉上雙目，他才可以找出了眞正的答案來。

他希望見到來自外太空的生物——據說那正是他的「同胞」。

但是，形勢比人强！在何智的虎視眈眈之下，金小平不能不留意到他的一擧一動。

何智道：「够了够了！現在我要等着去找一個人算賬，你們誰活得不耐煩的，就儘管動手好了，反正這裏殺人也不會驚動警方。」

范伯用眼色示意金小平，叫他千萬不要再逞强了，以免送死。

因爲何智就在不久之前，才揚言殺人，只是一直未動手而已。

借屍還魂

黑帮頭子花榮，召集大隊人馬，剎到紅燈區附近去。

花榮很明白，事到如今，即使他不去找何智那班人算賬，人家也會來找他。

反正是決一死戰，早些動手的一方，可能有便宜。

正是「先下手爲强」，所以花榮親自召集了他的手下，準備攻擊何智他們。

由於花榮的手下們傾巢而出，所以他們的巢穴之內，就只留下兩個傷者——呆根和阿九——他們曾一度被一名巡警認定是「巳死亡」的人；但在花榮他們這班同黨的心目中，仍然只當他們是「傷者」而巳。

黑帮決鬥，一向注重「量」，所以人越多，聲勢越大。

因此，花榮既然志在必得，也就將所有的人都調到「前綫」去！

花榮以爲阿九和呆根二人只是受了皮外傷，反正讓他們休息，也好有多個人看守住金大力。

花榮看中金大力，是由於那一次在後巷裏，看見他兄弟二人與小流氓們打鬥。

花榮靈機一觸，覺得這又是一門好主意，利用像金大力這種有頭腦的少年人，組織一帮少年黑帮，對他們的收入固可增加，將來補充新血也較易。

但是，他還來不及對金大力說明他的心意，事情突然起了變化。

因此他只好將金大力暫時安撫在這裏，一切等他們跟何智決鬥完畢之後再說。

× × ×

對金大力來說，他却感到又納悶，又可怕！

金大力雖然還不知道呆根和阿九「曾經死過」，但是，屋子裏這時間就只有他們三個人。

他們被迫要面面相對。

呆根和阿九面色蒼白，也眞的十足像個死去了的人。

他們在燈光之下，雙目無神。

金大力看過關於「吸血殭屍」的電影，也聽過不少鬼故事。

他感到氣氛非常可怖。

偏偏他又不敢逃出去。

阿九和呆根都受了傷。但是，他們爲什麼不好好休息片刻？

他們呆坐着。與金大力面面相對。

突然間，阿九的目光中閃動了一下，放出了一股寒光。

金大力彷彿觸了電，渾身一凜。

「你可是金小平的哥哥？」阿九忽然向金大力發問。

「是的。」金大力身不由主地答了。

「好極了，我們走吧。」

阿九和呆根同時站了起來。

金大力道：「走？我們要去那裏？」

「去找你弟弟金小平。」

「你們認識他？」

「是的。」

「但我從未聽他提及你們。」

「你當然未聽過。」阿九說，「你可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不知道。」

「我們和你弟弟一樣，是來自外太空的一種高等生物。」

金大力半信半疑地瞪住他。

阿九和呆根一樣，木然對住他！臉上一些表情也沒有。

金大力道：「你們爲什麼說我弟弟是外太空生物？」

「你應該領悟得到，除了這種神秘解釋之外，他絕不可能具有這種超人的力量。」阿九說，「我們同是外太空生物的化身。」

「你兩位也是？」

「不錯。」阿九又說，「我們本來巳經死了，但爲了找尋你弟弟之所在，我們想到只要找到你，你就有辦法可以找到你弟弟，可以才借用了這兩具巳宣告死亡的人類的屍體。」

金大力頓然明白過來，剎那之間，感到毛骨悚然。

怪不得阿九和呆根面無人色，目中無神，原來金大力所面對的，竟然是二具巳死去了的人類的屍身。

金大力極力保持鎭定：「爲什麼二位要找我弟弟呢？」

阿九側過頭去，望望身畔的呆根。

呆根道：「你弟弟有危險。」

金大力又是一驚。

心裏想：他們既是同類，想必心靈互通；如今他們既然說金小平有危險，相信也不會錯到那裏去吧？

金大力與他弟弟有一份難以形容的感情；他們不但有手足之情，也曾經共過患難，何況自從家中發生變故之後，他們兄弟二人還要相依爲命呢。

因此，當金大力聽到了金小平有危險之後，更加着急起來。

阿九催促道：「我們走吧！遲恐不及了。」

金大力身不由主，惟有跟住這兩具「非人非鬼」的行屍走肉，一齊離去。

× × ×

他們三個「人」到了街上。

街上很靜。

時間巳是凌晨三四點之間。

行人固然沒有，車子也罕見。

路旁停着的汽車很多，阿九順手將一輛房車的車門拉開。金大力也不知道那是誰的汽車，只在呆根的催促下進去。

然後由阿九開着那房車，風馳電掣地開走了。

× × ×

金大力儘管害怕，還是無可避免地，跟兩具「行屍」坐在一起。

阿九全神貫注地開車。

呆根却對金大力說：「他弟弟具有超人的神力巳有多久了？」

「我也忘記了。」金大力根本不知道金小平有什麼「超人」的神力。「大概是最近的事，他只是表現得很聰明。」

金小平的表現，一直未惹起家人的注意；正如金大力說，只以爲他聰明而巳。

直至後巷遇襲，以及在醫院內被人偷襲……等等事件發生了之後，他才明白到，金小平可能與別不同。

想不到金大力的「幻想」竟然會是事實。

他忍不住問：「你們也是我弟弟的同類？」

呆根不作聲。

阿九在前面開車，搭訕着說：「所以我們非常關心他的安全。」

金大力心裏感到可疑。

尤其是經過醫院病房被襲一役之後，金大力似乎領悟到一個可能性。

那就是：外星球生物之中，也可能要分彼此，有善亦有惡。

換句話說：假如他弟弟是「A」星球人托世的，說不定只是奉命托世於一般凡人的身上，變爲神童，將來造福人類。

但是，就像人類世界一樣，宇宙之間，什麼生物都有，正如地球上的好人和歹徒一樣。說不定又有一種「B」星球的生物，因爲看不過眼，所以前來搗亂。

到醫院去偷襲金氏兄弟的僞裝女護士，說不定正是「B」星球生物的化身。

然則，眼前這兩個「借屍還魂」的傢伙，又是那一星球的生物？

金大力心裏既然懂得這麼想，就惟有小心地戒備！

第二次死去

花榮帶了大批人馬，殺入紅燈區，悄悄將何智盤據的地下賭場包圍起來。

花榮當然也明白到何智的勢力十分龐大，稍不小心，就會自招殺身之禍。

因此，他必須小心翼翼，加意地佈局；親自指揮一切。

花榮既然懂得佈局去封何智的賭場，自然知道這一帶的環境。

於是那三樓平台之上，也埋伏了幾個人。

這幾個人之中，包括了曾押解金大力回去向花榮交代的呂帆和勞登在內。

他們分別躲在一些水箱、抽氣機和一些欄杆的背後。

他們都配備有無綫電對講機。只待花榮命令頒下，大家就一齊動手。

就當各人正在等待着花榮的命令的時候，呂帆忽然扯扯他的同伴：「勞登，你瞧！那邊那些是什麼東西？」

勞登低聲責備他：「別大驚小怪！你明知我們有許多弟兄躲在這上面。」

「不！不是我們的弟兄啊！」呂帆的視綫放在半空之上。

原來那兒有一團綠光飄浮着。

這是凌晨三點多鐘，夜空之上，星光點點。但只有一點綠光，要是細心觀察，就會覺得非常之突出。

但當時各人都聚精會神的，等待着花榮的命令。

只有呂帆在極不耐煩之中，四下裏張望着。

他看見那團綠光在飄浮，在閃動。

而且，綠光所處的位置，就在三樓平台之上的天空中。

高度大約一丈，不即不離。

呂帆又問他同伴：「鬼火是否是綠色的？」

「是的。」勞登說，「但這世界那裏有鬼，別嚕嗦了。」

「我們可能眞的見鬼。」呂帆又看見綠光稍爲升空，比剛才高了數尺。

勞登終於在呂帆的指示下，也見到了那閃閃的綠光。

「是的，的確有些奇怪。」

勞登也開始吃驚起來。

這時候，平台上又出現了另外幾個人影。

勞登他們因爲面對強敵，所以對任何人都難免敏感起來。

剛剛出現的幾個人之中，赫然有着受了傷的呆根和阿九在着。

阿九和呆根剛剛開車趕到，就帶了金大力一齊上來。

花榮的一名心腹助手岑廷拔見狀，欲待上前制止。

但是，阿九和呆根並不聽他們的指揮，還一掌把岑廷拔推開了。

岑廷拔担心他們破壞了是次的偷襲行動，所以示意身邊的人上前制止。因爲根據花榮的意思，阿九他們應該留守在他們的巢穴之內。怎可以雙雙出現在這裏？

合數人之力，欲待上前制止，反而被阿九只憑一人一手，就將他們推倒地上。

只有身受者才可以感覺得到，阿九那一股勁力十分驚人。

但是，他們都知道阿九和呆根二人已身受重傷，怎麼還有這樣大的氣力？

岑廷拔怕驚動別人，惟有叫各人住手；一邊又派人去通知花榮。

× × ×

阿九和呆根登上了三樓平台，首先注意的，就見停留在半空之中飄浮的一團綠光。

他們神色怪異，所以連別人招呼他們，他們亦無反應。

呂帆和勞登也知道他們受了傷。加上剛才岑廷拔叫人暗中通知他們，千萬不要讓阿九和呆根二人走近地下賭場的暗門附近。

因此，平台上的人，都十分小心地，監視着他們三個人一舉一動。

阿九和呆根二人喃喃地，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只有身邊的金大力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只是可惜聽不懂。

也惟有金大力明白到這兩個人的來龍去脈；其他人實難相信他們原來只是行屍走肉。

也正是因爲這樣，所以當阿九和呆根二人要衝過去時，立刻有幾個人合力企圖制止他們。

這幾個人之中，也包括了呂帆和勞登二人在內。

接觸到阿九和呆根的人，心裏一凜，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阿九和呆根渾身冰冷，手脚凍得出奇，彷彿從雪房出來一樣。

岑廷拔早已叫人警告過他們：這二人力大無窮，大家必須小心應付。

但是現在，他們却出奇得很。

阿九和呆根並沒有反抗，任由他們捉住。

然後，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呂帆他們大吃一驚。

稍有經驗的，更加害怕了。

因爲他們可以感覺得到，阿九和呆根二人，已經「死」了。這是他們第二次「死」去。

阿九和呆根軟綿綿的躺下去，停止了呼吸，十足二個死人。

但是，如果只是剛剛死去了的人，手足不會冰冷成這樣子。

因此，也只有金大力明白個中內情。

兩種星球生物

夜空之上，星光閃閃。

除非是天文學家，或者有經驗的學者，否則，實難分出那顆星處的位置較高，那一顆較低。

一般人也只可以統稱夜空上所見到的，就是「星」。其實，所有的「星」都是宇宙中的「成員」之一。

就像我們地球一樣。都是若干個銀河系之中的星球之一。

宇宙之間有數以億計的銀河系。

每一個銀河系，又有數以億計的星球，有些星球還有它們自己本身的衞星——例如我們地球，就有「月球」一樣。

因此，宇宙間實在有數不淸的大小星球，只不過非我們人類的肉眼所能一一看得見；我們能見到的，只是一些較明亮的。而且，還要在晚間才可以見得到。

爲什麼日間又看不見？

日間有太陽；太陽的光較接近我們，於是掩蓋了其他的。

現在的情形正是一樣。

天空中有許多閃閃的星光，但有一些不爲人注意的綠光。

它的光度淺，而且所處的位置十分之低，加上時在深夜，根本就沒有人注意。

綠光只有一團，但藍光却有兩團。

綠光一直在夜空中飄浮，而且已有好長一段時間。

但藍光却是剛剛出現的。

假如有人一直注意，注視着這大厦上面的天空，那麼，一定會發覺藍光出現的同時，亦即阿九和呆根二人倒下去的刹那間。

× × ×

來自外太空的高等生物，曾分別出現在人類世界中。

他們分別用不同的形式，與我們地球上的人類發生接觸。

人類所稱的「第三類接觸」只是較爲直接的一種而已。

人類自稱爲「萬物之靈」，實則是否眞的稱得上「萬物」之靈？

也許，這「萬物」只限於地球上的「萬物」；如果包括了整個宇宙的，就似乎過於自信，和過份自大。

最低限度，地球上的科學家，至今仍沒有辦法證實地球上出現的怪現象，尤其是涉及「UFO」的怪象。

那些含糊的解釋，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也令人產生錯覺。

× × ×

宇宙是無限的！

那麼，宇宙間的生物的智慧也勢必屬於「無限」的。

人類的智慧不但有限，而且屬「已知數」；但外太空生物的智慧，根本就是個「未知數」。

就憑此去推測，外太空生物的智慧，

可以肯定比我們高。

同時不妨大胆說一句：不但高，而且也高出了很多。

這並非「長他人志氣」，而是有根據的。

人類的壽命只有一百數十年，所以我們不能在太空中展開「長征」。

但外太空生物的壽命又如何？

他們可能沒有壽命的限制，所以可以無限地漫遊於太空之中，到處去探險。否則，那些「飛碟，飛船」以及一切不同類型的「UFO」又如何解釋？

科學家往往廻避這種種問題，目的也是生怕世人驚擾。

其實，各大國都有一個專門部門，秘密研究「UFO」。

尤其是這些年來，世界上各地越來越多人可以目睹「UFO」的出現；政府想避也避不來了。

× × ×

出現在何智那間地下賭場上空的，是分別來自二個不同星球的高等生物。

綠光是來自「亞賓斯」星球的生物。

「亞賓斯」星球，位於最接近地球的一個銀河系。

他們早已登陸地球。

如果以地球上的「時間」計算，最少有數千年以上。

他們用各種方式，與我們地球人類接觸。

例如像「神童」金小平一樣，將智慧和生命灌注在人類的肉體之上，進行長時間的觀察和研究。

但是，他們的行動却引起了別的星球生物的妬忌。

就像我們地球上的若干大國一樣。偶然發現了什麼新島嶼，又是一窩鋒似的，你爭我奪的擾攘一番。

因此，另一銀河系的「凡尼」星球，都在洞悉了「亞賓斯」星球生物的企圖之後，也在暗中派出「間諜」來破壞。

那兩團藍光，就正是「凡尼」星球生物的「靈魂」。

他們比較神出鬼沒，所以「亞賓斯」生物要廻避可不容易。

「凡尼」星球生物可以附在已死的人類的軀體之上。也可以隨時離去。

黑社會打手的呆根和阿九，就分別給「凡尼」星球人「借屍還魂」。

現在那二個「凡尼」星球生物已升空——那是兩團藍光。

在夜空之中，人類的肉眼如果能見得到他們的話，也只可以見到那兩團藍光而已。

原來他們已及時發現了「敵」踪。

就是「亞賓斯」星球生物的「綠光」，正出現於天空之上。

他們同是會凌空飛翔的高等生物，於是夜空之中，三個外星球生物，展開了一場生死大搏鬥，殺得難解難分。

在人類的肉眼中，但覺「星光熠熠」，根本不知道這是我們心目中認爲「最奇怪的搏鬥」。

准一感覺得到的，應該是金小平。

金小平本來正受到「亞賓斯」星球生物的協助。

當他受到「協助」時，腦中的感應就會極之敏銳。

因此，他往往可以「能人所不能」。

當他「閉目養神」時，也正是用「精神感應」的傳遞方式，跟「亞賓斯」生物取得「精神上的接觸」。

但是，現在這個負責給他「精神力量」的「亞賓斯」生物，正在高空之上，受到另一種星球生物的困擾。

所以，「亞賓斯」生物在顧此失彼的情況下，金小平的腦幕之上，頓然變了一片空白。正是這緣故。

至於金小平的「驚人身手」，却與他的「精神感應」無關。

那是由於金小平的本身身體結構，有着「亞賓斯」星球生物的細胞，所以份外活躍，也比起我們地球人更加敏感。

也因此而變得反應十分之敏銳；人家對方拳脚未到，他已懂得如何抵擋和反擊。如此一來，自然就會比一般人勝了一籌了。

「亞賓斯」星球生物不但一直小心觀察金小平的發展，也留心着他的一切；因爲他們希望將來有機會移民地球。

而金小平可以稱得上是他們的「試金石」。

可惜，現在金小平正處於危急的境地。而負起保護之責的「亞賓斯」星球生物，偏偏又正被他們的「敵人」困擾。

「亞賓斯」星球生物正自顧不暇之際，又那有力量再去兼顧金小平？

不過，到底兩者之間都是高等生物。

「亞賓斯星球人」被二名「凡尼星球人」圍攻之際，他雖然疲於奔命，也曉得利用特有的通訊儀器悄悄知會他的同伴。

其他「亞賓斯星球人」接到訊號，立即駕飛碟自外太空飛來。

夜空之上，星光閃閃，誰也想不到一場星球大戰迫在眉睫。

原來與此同時，「凡尼」星球生物，也在秘密增援中。

「凡尼星球人」一直暗中偵察「亞賓斯星球人」在地球上的活動；只要讓他們知道了，勢必全力對付。

「凡尼星球人」的企圖顯而易見，他們不希望對方在地球上先樹立勢力。

奇兵

金小平和范伯，將首先被犧牲，因爲何智要先殺死他們，將屍體送回給他的死對頭花榮。毫無疑問，他不相信金小平和范伯的話，認定了他們都是花榮的手下。

范伯對金小平道：「這一回是我害了你，早知如此，你不該伸手救我！」

金小平却道：「別太緊張，天無絕人之路，我想，我有辦法可以救你的！」

「別爲我担心，爲你自己想想辦法好了；我反正早已想了結自己的生命，所以死對我來說，根本不當一件事。」

何智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本身也是危機四伏。

他如果知道他的死對頭——花榮此刻正帶人包圍他，他一定不會再花精神在范伯和金小平二人的身上。

他如果知道「亞賓斯」和「凡尼」兩個星球的生物，正在展開一場太空大戰，

他可能會奔上天台看看熱鬧。

但是，這時候他却舉槍向着金小平。

金小平閉上雙眼，集中了他的精神力量。

這是他的生死關頭。

他明白到自己的性命危在旦夕；只要槍聲一响，他就會倒下去。

他同時也明白到自己的背景和特點；只要他能利用精神感應力量去接觸「亞賓斯」星球人，他就有辦法逃出生天！

但是，眼看何智的手指已拉緊了槍機了，子彈看來就要直射向金小平的膛胸。

范伯連聲呼叫道：「請別殺那無辜的小孩，先殺了我吧！」

驀地「砰」然一聲。

槍聲一响。

倒下去的，却是何智。

他的頭部中了一槍，當場死了。

何智的手下大爲震動。

但是，沒有人知道子彈究竟由何處射進來的。

直至有人自天花板之上叱喝了一聲：「所有的人都不准動！否則格殺勿論！」

一名手持雙槍的大漢，正俯臥在冷氣槽之內，俯視下來。

那兩枝手槍的槍管，正分別指向室內各人的頭上。

那角度十分之廣闊，他幾乎可以射擊任何一個人。

何智也太過大意；他以爲一切危機已成過去！三樓平台的暗門外面，只留下一個人把守，但那人早被花榮的人制服。

由冷氣槽爬入來的人當然也是花榮的人，他命令其他人將通往三樓平台的暗門打開，好讓其他人入來！

在槍管之下，誰敢不從？

花榮的人迅速控制大局。

尤其是何智已死，彷彿一條蛇的蛇頭，被人一棒擊碎了！那條蛇又怎可以再爬行？

金小平舒了一口氣！

范伯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由外面一鼓作氣攻入來的花榮的手下，也以爲大局已定。

怎料到就在這剎那之間，外面人聲嘩然。

守在外面平台之上的，自然是控制了大局的花榮手下。

那是地下賭場的暗門——一處秘密的出入口。那應該是專爲賭客而設的「太平門」；尤其是當警方前來「山賭」時，他們可以利用這隻暗門疏散。

花榮控制了大局之後，派人在四下裏守望着，一則防警方，二則也防對方反攻；他顯然比何智聰明和小心。

但是，他的手下却目睹一件怪事發生了。

那是躺在三樓平台之上的兩具男屍——呆根和阿九的屍首。

這兩個花榮的手下，原是奉命留守大本營的，但是，想不到他們却對花榮的命令，陽奉陰違，回頭便帶着金大力出來！

直至到他們雙雙闖上這兒三樓平台之後，又忽告倒下。

當時與他們糾纏的花榮其他手下，發覺他們渾身冰冷，也不禁吃了一驚。

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感覺得到，阿九和呆根當時已經死了。

但是現在，他們竟然又再度復活。

而且，他們正雙雙闖進來。

因此，守住暗門的人，一邊吆喝着阻止他們，一邊向屋內的花榮請示。

花榮也知道他們「死」了！爲什麼他們竟然「復活」？

兩個最可怖的殺手

阿九和呆根木無表情。

他們一步一步的迫過來，守門的不敢開槍；花榮也沒有命令下來。

花榮並非不忍心，只是覺得他們畢竟也是自己人。他們可能未死。

也許他們剛才只是「假死」，所謂進入「休克」狀態而已。

但是，當二人進入了屋內之後，在燈光之下，各人不禁大吃一驚。

阿九和呆根固然渾身鮮血，就是面孔之上，眼、鼻、咀等處也在流血。

相反，面色却是一片蒼白。

那副樣子，十足一具殭屍。

眞正感到害怕的，應該是金小平。因爲他們正朝住小平站立的地方走過去。

金小平猛然想起了剛才腦海中出現的一些景象。

那是當他閉上了雙眼之際。金小平的腦海中出現的，是二個怪模怪樣的怪物。

他終於記起了。

那一次應該是在醫院的病房裏。當時他哥哥金大力要他試閉上雙眼，將精神集中起來，他竟然見到了一頭怪物正進入那間病房去。

但後來他們兄弟二人所見到的，却是一名「護士」。

不過事後證明，他們受到偷襲；那女護士原來是僞裝的。

金小平想不到現在又是那形像出現在他的腦海中，而且還是兩個。

當小平張開雙眼之後，見到的竟然會是二個像鬼的「行屍」。

而且正向住他迫近。

范伯也看得清楚。

年紀較大的人，大都聽過「殭屍」復活的恐怖故事。

范伯是怕金小平被傷害，一手拖住他就走向前門那邊。

但是前門鎖上了。

阿九和呆根大步走上來。

范伯看見形勢危急，忙向一張賭桌底下躲了進去。

「察」一聲。

只見阿九雙手如刀，竟然插進了那張絲絨封面的賭桌之上。

在場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阿九的十隻手指並不太尖，但却鋒利得很，賭桌也給插穿了，如果金小平讓他插中，那還了得？

范伯自覺並未看錯，他看見的是二具「殭屍」。

其實，那只是「凡尼星球人」又在「借用」阿九和呆根的屍體而已。

阿九和呆根早已死了。

「凡尼星球人」與「亞賓斯星球人」一樣，他們不想在地球人的面前現形。除

非是迫不得已。

毫無疑問，「凡尼星球人」已經偵察到，金小平就是「亞賓斯星球人」的變相化身。假如「亞賓斯星球人」是項試驗成功的話，地球上可能出現更龐大數目的神童，說不定不久之後，「亞賓斯星球人」就可以控制着整個地球。因此，「凡尼星球人」無論如何，一定要消滅金小平。

金大力不知內裏，却早已知道阿九和呆根只是「借屍還魂」的「行屍走肉」，所以他爲了維護弟弟，就不顧一切的，抓起一把椅子，迎住阿九的後腦擲去。

「嘩啦」一聲，椅子粉碎！

衆目睽睽之下，也可以見得到阿九整個腦袋被拍得稀巴爛。

但是，阿九人却未倒下來。那才是最可怖的鏡頭。試想想：一個人頭顱粉碎，血流披面，血肉模糊的情況下，仍在四下裏走動，那是多麼可怕的事呢！

金小平和范伯似乎看準了二名「殺手」的最大弱點——他們似乎不能屈膝彎腰，所以無法鑽入桌子之下。

因此，范伯和小平也可以在各賭桌之下鑽來鑽去。

呆根用力一推，「隆」然一聲，整張賭桌被推動了。范伯和金小平事前未及想到，立刻暴露在二名「殺手」之前。

呆根還不致太過恐怖，只是阿九却令人望而生畏。阿九的頭部有如一個爛西瓜，但四肢仍在如常地活動。

他沒有眼睛，但是，他仍準確地追踪着他要襲擊的目標——金小平。

金小平想「閉目求助」——集中精神力量向「亞賓斯星球人」求助。但是，這時形勢萬二分危急。只要他走慢一點，或者動作慢了少許，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他更不敢閉上雙眼！而且，相反還要打醒精神呢。

阿九和呆根二人四手，正合力朝住金小平飛撲過去。范伯看得老準，及時把小平一拉一扯！雙雙倒過一旁。

「蓬」的一聲巨响。

二個人影，直向住鐵門那邊衝去。又再先後發出了「轟」然巨响。

阿九和呆根，差些兒撞倒了鐵門，但他們却未倒下。

當他們反身轉過來時，所有目睹其事的人，無不吃驚不已。

原來他們都撞得面目全非，鐵門上染滿了血漬。他們也撞得血肉模糊。

但是，他們的身體四肢，仍在活動。

神童之死

金大力看得心驚胆跳！

雖然至今他還不明白，爲什麼他弟弟會變成攻擊的目標？

他一再要求花榮等人加以援手。

但是，可惜沒有人理會他！

花榮等人目的在錢！所以這時候，他們正將地下賭場內的錢，紛紛搬出去！

只留下金大力在那裏焦急！

他看着金小平和范伯東閃西避，老是擺不脫二名可怖殺手的追殺！

范伯本來可以逃之夭夭，但他却不忍捨下小平一個人。因此，儘管險象環生，他們還是共同進退！

金大力突然心生一計，首先揚聲招呼范伯和金小平，與他們取得了默契！

然後把一張賭桌弄翻，突如其來地，阻擋了二名可怖殺手的去路！

金小平這才與范伯雙雙由賭場「太平門」逃到三樓平台外面去！

金大力也計準算到，當范伯和小平剛衝出了「太平門」，他立刻將那雙大門關上了！門是鐵製的，裏面「轟隆轟隆」的，响個不停！

× × ×

金氏兄弟和范伯拚命由三樓平台逃走！他們希望逃出二名可怖殺手所能進得到的範圍。因爲眼前所見，就只有他們三個人留在現場之上。其他人早已逃之夭夭！

警車聲在下面响個不停，也許有人因聽到連串槍聲而報警。只是不知道警方能否及時抓住花榮他們而已！

突然之間，一度藍光閃爍！

金大力回頭一望，只見他弟弟金小平已倒在平台之上！范伯急忙扶起他！

但見金小平已奄奄一息！

金小平剎那間變得出奇！

他渾身瘀藍色，彷彿中了電！

天空上忽然藍光閃閃，綠光直透，彷彿旱天行雷閃電似的，只是聽不到聲音！

× × ×

金小平一聲不响地死了！

他是一名神童。但沒有人知道他原來是另一個星球生物的化身。

范伯爲他流淚，因爲他不但是個神童，還有一片善心！范伯雖然得不到金錢上的帮忙，却因小平之死而覺悟起來！

他不再逃避現實！他不再想死！

× × ×

警方包圍現場！

花榮等人，連人帶贓，一齊落網！

他們不但是黑社會份子，還是有過犯罪案底的人。警方當然不會放過他們！

× × ×

警方事後又在地下賭場之內，找到二具可怖「怪屍」！

那是花榮的手下——阿九和呆根的屍體，而且，經那名巡警辨認之後，證明正是較早時他在卡車上發覺，後來突告「逃走」的兩具「怪屍」！

警方從花榮和金大力等人的口中，知道了整個事件的過程。

但是，他們却無法可以解釋其中的古怪現象。

當晚連天文台也可以提出證明，天空中沒有行雷閃電現象，但爲什麼金小平會被「殛」死？

但事後根據警方的驗屍報告，小平又確是被電殛的！

× × ×

「亞賓斯星球人」和「凡尼星球人」由地球的表面打到上太空！

沒有人知道他們誰勝誰負！

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凡尼星球人」已成功消滅了「亞賓斯星球人」的「人類試驗品——金小平」。

當然，這地球的表面之上，可能還有許多像金小平這一類神童。

但是未必都是外星球人的化身吧？

（全文完）

兩期完俠情故事／馬騰·文 盧令·圖

鐵馬金戈（上）

月夜來怪客

月色溶溶，清輝流瀉，景物清明。

清風徐來，枝葉婆娑，篩落一地銀光。值此良辰夜景，舉杯邀月，不亦一雅！

× × ×

「舉杯邀月，對影三客。」一人站在亭欄前，舉杯向天，作邀飲之狀。

月色將他的身影，投射在水亭外，荷池上。荷池內荷葉亭亭，一陣清風掠過水面，水起鱗紋，荷葉顫嫋，那人一口將酒飲乾。

月色下，很清楚地映出這人的容貌，他的相貌端正，身材挺拔，身穿月白長緞衣，給人一種瀟洒豪放之感，年紀約在三十左右。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這人似乎很喜歡酒仙李白的詩，左手酒壺一傾，右手杯立滿，對月舉了舉，一口飲盡。

如是者几三。

「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這人朗聲吟出，似乎受了詩意的感染，狂放起來，不再傾酒進杯，乾脆對月舉壺，仰首就着壺咀，喝個痛快淋漓。

直待壺中酒盡，這人才移開酒壺。

不知是有了酒意，還是心有所觸，這人一雙明澈的目光，原先在月色下更加明澈，這時却像明月被一片淡雲掩蓋般有點迷濛，口裏低喃道：「明姬，明姬……」下面的語聲低得只有他自己才聽得到。

目光迷濛，臉色亦隨之黯然，慢慢，

竟是催命人

垂下頭，呆看着荷池中自己的倒影，一動不動，彷彿着了魔。

一陣急風吹過，天地間忽然一暗，一塊厚厚的烏雲忽然將明月掩住了。

「呼啦」一聲水响，微起鱗紋的水面忽然迸裂開，呼一聲從池水中冒跳起一條黑溜溜的影子，忽一下站在一蓬荷葉上。

亭邊人投在池水中的倒影，也因了池水的急劇波動，碎迭不成人形。

亭邊人可能因了池面倒影的碎迭不成形而受了驚動，慢慢地抬起頭，一雙明澈的目光落在荷葉上那團黑溜溜的東西上。

這人目光轉變得好快，由此可知，必是個應變神速的人！

這人目光落在荷葉上那團黑溜溜影子上，目光忽然變得如刀鋒般銳利！

烏雲仍然掩住月亮，景物一片昏黑！

氣氛景物剎那變得有點詭異！

那團黑溜溜的影子，落在荷葉上，荷葉紋風不動。亭邊人明澈的目光，忽然間變得刀鋒般銳利，與那團黑溜溜，有如水怪妖魅般的影子頭上射出的兩道森幽寒光相觸，忽然有一種如墮冰窟的感覺。

由於烏雲掩住了月光，景物昏黑，看不清黑影的模樣，但可以看出是人的身形，亭邊人神色不動，朗聲說道：「是人是鬼？」

「不是人，也不是鬼，是水怪！」那團黑影發出如蛙鳴般的叫聲。

亭邊人毫不爲所動，冷然道：「水怪

也好，山精也好，既然夜闖我鐵馬山莊，不會無因吧？」

「奉水龍王之命，送一帖與你！」那團黑影一動，一物迅快射向亭邊人身前！

亭邊人拿杯右手一伸，食中二指伸張，隨一合，那物件已被挾在兩指間。

這時，雲開月現，大地復現清明。

亭邊人目光落在兩指挾住的物件上。果然是一封簡帖。

目光一起，落在停在荷葉上那團黑影上。

這時，已可清楚地看到那黑影的面目形狀。

黑影由頭到脚套着一套油綢緊身黑水靠，只露出雙目，目光在月光下看來，不像剛才那樣森幽。

舒了口氣，亭邊人確定站在荷葉上的是人！

但他亦暗懍這人的身手不凡，單看他站在荷葉上，動也不一動，這份輕功的高明，可想而知。

「水龍王是何人？」亭邊人盯望着自稱水怪的人！

「水怪」聲如蛙鳴道：「水龍王就是水龍王！」

「在下不認識什麼水龍王，他弄什麼玄虛，不惜大費周章，送來這封簡帖？」亭邊人將簡帖揚了揚。

「萬莊主，你不認識咱王爺，王爺却久聞你大名！」「水怪」呱呱道：「至於因何送帖給你，一看不就明白了嗎？」

原來亭邊人就是最近在武林中崛起，聲名大噪的鐵馬山莊莊主，「金戈」萬夫敵！

這裏就是鐵馬山莊的後院。

× × ×

六年前，武林中可說沒有一個人認識他。那時，他剛出道江湖，是個藉藉無名的江湖小子，但，他憑着手中一柄長五尺九寸的金戈，先敗武當觀雲道長，繼挫點蒼「飛鷹」凌羽，由是聲名漸响，一年後，闖少林，破羅漢陣，跟着連挑伏牛山十一寨，殺總寨主「獨角牛」熊霸。翌年，挑戰雁蕩七妖，擊殺於雁蕩山脚！由是聲名大噪，「金戈」萬夫敵這個萬兒，終於在武林中闖出，二年前，獨戰武林中談虎色變，專以殺人爲業的三煞莊三位莊主：「天煞」閻森，「人煞」嚴獨，「地煞」羅方。擊殺於三煞莊前，逐走三煞莊人，將三煞莊改爲鐵馬莊！

前後六年不到時間，他成了武林中無人不知的年青一代高手。六年前他兩手空空，六年後的今日，他創立了自己的基業——鐵馬山莊，奠定了在武林中的地位，成了武林中年青一輩仰慕的高手！

但武林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

× × ×

「朋友，一場來到，何不進來喝杯酒？」萬夫敵目光仍然盯注着「水怪」。

「多謝！在下告辭！」「水怪」站在荷葉上的身形，一起一折，欲跳落荷池！

「請留步！」萬夫敵左手一抖，手中杯激射而出，飛射向「水怪」躍起在空中的小腹。同時身形一起，越欄而過，凌空飛向「水怪」。

人在空中，左手酒壺又飛出，激射向「水怪」腰間。

看情形，萬夫敵務必留下水怪！

「水怪」人在空中，正待躍落池中，驟被一道白光射至腹前，好身手，身形在空中一個側擰，「呼」的一聲，酒杯貼腹擦過，那知却迎上了飛來的酒壺。

好像伙，身形已無法閃避，百忙中手一抄，硬是將酒壺抄在手中，一抄一揚，酒壺反射向飛掠而至的萬夫敵。

萬夫敵身形不停，偏身一側，避過酒壺，身形已掠臨「水怪」身前。

「水怪」一身油綢水靠在月色下泛着烏光，身形一沉，頭上脚下，正斜斜投入池水中。

萬夫敵人在空中，右手疾往下探，一探一抓，抓住了「水怪」脚掌！

那知一手才抓住，猛覺「水怪」脚掌在手中如活魚一般溜滑，一滑出手，抓脫了。

「花」然水响，「水怪」一條黑溜溜的身形，已投滑入池水中，一入不見，只有池水微起漪漣，激起一兩點水花！

單看「水怪」投入池中的身法，可見「水怪」水性之精通。

要知道：一個人水性越精，其躍投入水的剎那，水面激起的水花必然越少，能够做到入水不起水花，只微現幾圈水紋，這人的水性，已入化境，其在水中，比魚還要靈活快捷，剛才「水怪」入水時，雖未做到全無水花，但只激起幾點水花，其水性之精，天下不會超過三人。

萬夫敵眼見抓住的魚兒被走脫，心裏不由一呆，隨見「水怪」入水的身法，不由心中讚賞，身形一沉，落在一亭荷葉上，足尖微沾，一路踏着荷葉，躍向水亭，距亭還有丈遠，身形一起，如一片雲般飄落在亭內。

從他踏荷而行，到飄入亭中，荷不動，水不幌，可見他輕功之高明。

落入亭內，萬夫敵才發覺左手油膩膩滑溜溜的，伸掌一看，不由恍然，怪不得一手抓住「水怪」脚掌時，覺得滑不溜手，抓握不牢，被其溜脫，原來「水怪」的緊身水靠上，塗滿了桐油，弄到一手都是油。

看見手中的桐油，令他想起了右手中的那封簡帖。

就着清明的月色，展開手中簡帖，目光落在帖上，冷哼出聲。

帖上寫的兩行字，是令他發出冷哼的原因。

帖上赫然寫的是：「三日內交出鐵馬莊，否則，鷄犬不留！

交莊之日，自刎莊前，否則，四馬分屍！莫謂言之不預

旁邊一行小字：爲了使你相信，每日，殺莊內一人，以示吾言不妄！

下署水龍王三個草字。

水龍王三個字上面，印着一條張牙舞爪，飛騰欲起的蒼龍！

看完那張簡帖，萬夫敵悶聲不响，臉色沉凝！

遠看起來似乎有點荒誕，萬夫敵翻遍了記憶，也想不起自己曾認識或聽過水龍王這個人和名字，這令他淆惑，他不明白

水龍王這個人爲何會對自己下這樣一張字句苛酷的帖，無端端爲何要殺他，奪鐵馬山莊！

要說是開玩笑，乍看有點像，但細想一下，却又不像，從「水怪」大費周章，從院外河中，順着暗渠潛入荷池，現身送帖看來，決不會是開玩笑，那，他們究竟爲何要這樣做？原因何在？他們是什麼人，是何來歷，這一連串問題，在他腦中盤繞着，困擾着他。

若說天下最荒唐無稽的事，莫過於他今夜見到的那自稱「水怪」的人，接到署名爲水龍王的那張簡帖，亦不爲過，因爲他自懂事開始，從未遇見過一件比今夜更荒唐無稽的事了。

一個從不相識，又未聞名的人，竟然限自己在三天內獻出自己一手創立的基業，不但如此，還要自己自刎，每日殺莊內一人，這，豈不是荒天下之大唐，告訴誰，也不會相信，若不是自己親眼所見，他第一個就不相信！

望着平靜得不起一絲漪漣的池水，仰頭望月，月色清明，明月有如銀盤，院中景物依舊清楚可見，要不是手中沒了酒壺酒杯，而拿着一張簡帖，他眞的不相信剛才一刻發生的事情。

望着亭亭的荷葉，眼前彷彿又見到「水怪」黑溜溜的影子站在荷葉上，目中閃射出的森幽寒光……

荷池下面有一條水道，通出院牆外那條傍莊流過的河流，「水怪」一定是從那條水道潛游進來的！

想到這一點，他心裏忽的一動，對方連山莊中，荷池下面有條水道通出院牆外那條河也查出，顯見對方對山莊的情形，有一定的了解，可能對自己也下了一番功夫調查，不然，那個水怪怎會知道自己今夜在水亭對月邀飲，從水池中冒出，確定自己就是萬夫敵。

雖然，看不到「水怪」的面目，但從那雙森幽的目光，他敢肯定從沒有見過此人，也不認識此人！

然而，對方却一眼就認出是他！

這一切，顯見對方是有心人！

心裏悚然一驚，手心也冒了汗。

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不貽，他之所以自出道以來，每戰必勝，一方面是由於自己武功高強，另一方面，每戰之前，他都將對方的虛實底細查個清楚才動手的，他之有今日的成就，決不是輕易得來的，共問，有多少人知道他之所以每戰必勝的最大原因！

就拿獨戰「三煞莊」天、地、人三煞來說，事前，他對三煞的武功路數、師承，三人聯手的威力等，作了個詳細的調查，再估量以本身的武功有無可能戰敗三煞，最後，對比過後，認爲有七成把握，他才挑戰三煞。

結果，他戰勝了，不但打敗了三煞，而且將三煞殺了，既揚名，又爲江湖除了一害。

但如今，對方顯然對自己有深入的調查，認識，而自己，却連對方一點底細也不知，眞可怕。

他的額上，沁出了汗珠！——是冷汗，不是熱汗。

他的心也隨之收緊。

×　×　×

「萬兄，原來你在這裏，好雅興！」

隨着語聲，一人步入水亭。

萬夫敵人雖在思索，老遠，他就聽到了步聲，是以他沒有絲毫意外的表現，憑語聲，他已知道進亭的人是誰。

一面迅速地將簡帖納入袖中，一面慢慢轉身，輕笑道：「楊兄，不是在大廳上和他們喝酒的嗎？怎麼一個人悄悄溜了出來？」

被萬夫敵稱作楊兄的人，年約三十四五，正是江湖上人稱「快刀」的楊斯，是「神刀門」的第一高手，與萬夫敵交稱莫逆。

「他們正喝得高興，我因感到有幾分酒意，想到後院清醒一下，不意就見到萬兄你！」楊斯行入亭中。

「小弟剛遇到一件怪事，打斷了酒興，不然，與兄邀月共飲，不亦樂也！」萬夫敵決定將剛才遇到的怪事告訴他，一來和他商量一下，二來或可從他口中打探到水龍王這個人的底細來歷。

他知道楊斯的江湖閱歷與見聞，比自己豐富得多。

「萬兄，清風明月，何來怪事？」楊斯以爲他在開玩笑，事實上，一點曾發生過事故的跡像也沒有，明月依舊，景物幽然。

「楊兄，請看看這張帖！」萬夫敵將袖中簡帖掏出，遞給楊斯，月光下，面色沉凝。

楊斯目光落在簡帖上，伸手接過，先不看，目光移注在萬夫敵面上，訝然道：「誰送這簡帖給你！萬兄！」

「看完再告訴你！」萬夫敵不由又想起「水怪」。

楊斯沒有再問，月光下，亭內雖然黑暗了點，但仍能清楚地看到帖上的字。

一眼看完，楊斯將簡帖交回萬夫敵，一臉訝異與憤怒的表情，「萬兄，誰人和你開這樣大的玩笑，這個水龍王好狂好厲的口氣，簡直是目中無人！竟敢撒到萬兄你頭上，荒唐！無稽！」

「楊兄，在下初看這帖時，亦覺得無稽可笑，但想深一層，就覺得事情嚴重了，待我先將接到這張帖的經過說給你聽，你就明白了。」萬夫敵接下來，將「水怪」從荷池中冒起，飛帖給他，到終被「水怪」走脫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楊兄，以你在江湖上的閱歷見聞，可曾聽過水龍王與水怪的名字或知其來歷？」

楊斯專心地聽萬夫敵說完，動容道：「照萬兄剛才所說，『水怪』的輕功與水性皆非常高明，依我之見，江湖上有這樣身手，水性這樣精的人，還沒有幾個，至於水龍王，『水怪』這兩個名字，我從未聽說過，更不要說認識兩人，江湖上亦從未傳聞有這樣兩個人出現！」

「那麼，這兩人究竟是何方神聖呢？」萬夫敵聽楊斯也未聽過這兩個名字，不由失望地皺起眉頭。

「萬兄，你準備怎樣應付？」楊斯問道。

「故不論他們是眞是假，我已決定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斷不會被帖上的兩

行字嚇破了胆，雙手奉上鐵馬山莊，更不會親手殺死自己！」萬夫敵沉凝地說：「從明天開始，加强莊內守衞，沒有必要，莊內人不得單獨行動，以免製造機會給水龍王下手殺人！」

目光轉注楊斯道：「楊兄，我也不想將你和一班朋友捲入這個漩渦，爲了不驚動各位朋友，我決定明天請他們離開。」

「萬兄，你這樣做，等於不將咱們看作朋友，要知道，咱們雖然身無長物，可有一腔熱血，一顆爲朋友不惜一死的心！」楊斯激動地道：「我既已知道這件事，萬無置身事外的道理，再說，我也想見識一下這個水龍王是什麼的狂人！」

「楊兄，你誤會了，」萬夫敵一手拍在楊斯肩上，感動地道：「我知各位都是熱血男兒，够朋友，講義氣，但，問題是，對方可能是個非常可怕，高明的人物，從『水怪』由外面潛進荷池，及他的身手，可見一斑，則那個水龍王，一定比『水怪』還要高明很多，再說，對方只是衝着我而來，你們沒有必要淌這趟渾水！」

「萬兄，不管你如何說，我決定不走，你不用再說了，你還當我是你朋友不？既然當，那就不要再說！」楊斯阻止萬夫敵開口，「我相信他們也不會走，他們每一個都不是在朋友有難時，拋下朋友一走了之的人！」

嘆了口氣，萬夫敵道：「楊兄，你既如此說，在下也不便多說，再說，反顯得我矯情！我沒別的好說，唯一可說的是，我有幸能交到你及各位熱血朋友！」

兩人都是豪邁洒脫，一腔熱血的漢子，互拍着肩頭，兩人豪笑起來。

「萬兄，我沒有交錯你這個朋友！」楊斯豪笑着，拍了一下萬夫敵的肩頭！

豪笑着，萬夫敵道：「楊兄，剛才你說江湖上沒有幾個具有『水怪』如此身手，復又精通水性的人！究竟是那幾個？」

楊斯思索了一下：「據我所知，一個是『鬧海蛟』海不闊。另一個是東海滄客翁觀潮，再有一個是『脚不沾水』丁一滴。」楊斯眯着眼道：「除了這三人再沒有一個能及得上『水怪』的身手及水性。」

「楊兄，這三個人在下也聽說過，三人成名於數十年前，二十年前經巳先後退隱湖海，不問世事，再說，我和他三人既未謀面，互不相識，復無絲毫仇怨，不會是他們吧！」

「依我看，也不會是他們三位前輩，但，到底這兩人是誰呢？若以『水怪』的輕功水性，決不會在江湖武林中沒沒無聞的無名之輩，但，又會是誰呢？」楊斯百思不得其解，「萬兄，我實在想不出『水怪』這人是誰，水龍王，則更加不知。」

「楊兄，或者這兩個名字都是假的呢？」萬夫敵忽然若有所悟。

「有可能！」楊斯興奮地說，「不然，以『水怪』的身手，我不會不知道江湖上有這號人物！」

「但他到底是誰呢？」萬夫敵困惱地低語，「連對方的一丁點底細也不清楚，很難應付！」

「萬兄，總會查出的，帖上不是說，他們明天會殺莊內一人嗎？那好，明天咱們看他如何殺！」楊斯道：「咱們將莊中人集中在一起，他要殺人，必定要進莊，到時，咱們就有機會見到或捉到入莊殺人的人。」

「楊兄此言不差，」萬夫敵贊同道：「在這件事未知眞假前，我決定不將這件事情告知他們，免得他們亂來，你以爲如何？」

「我也贊成，」楊斯道：「他們若知道，必會大吵大嚷，這對事情沒有帮助，反而增加了對方可乘之機！何況事情不知是眞是假！」

「好，就這樣決定，」萬夫敵決斷地道：「明天，咱們在大廳上喝酒，莊中的下人沒有幾個，也將他們集中起來！看對方如何下手殺人，走！咱們進去看看，他們喝醉了沒有。」

將簡帖納入袖內，拉着楊斯，穿過院門，走向大廳。

×　×　×

大廳內燈火通明，呼喝之聲充盈其間，萬夫敵和楊斯兩人，還未進入大廳，已聽到傳出來的聲浪。

「楊兄，看來他們正喝得高興。」萬夫敵笑顧楊斯。「看起來他們今晚不醉不休！」

萬夫敵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豪漢。他已經不將剛才那件事放在心裏，語氣與奮。

「那大聲嚷嚷的，不就是小馬！」楊斯笑道。

兩人跨進大廳，大廳中立時靜下來，廳中正在喝得高興的七八個年青人，一見兩人，立時又高興地歡呼起來：「萬大哥，楊兄，來！敬兩位一杯！」

有兩個年約二十五六的年青人，手捧酒杯，脚步微顚，顯然有了五六分醉意，迎向兩人，遞上酒杯，齊聲道：「敬兩位一杯！」

兩人接過了酒杯，豪放地仰首一飲而盡。

衆人者歡呼起來。

萬夫敵每當見到這班肝胆相照的朋友，心裏就會激感莫名，他慶幸自己能交到這班熱血青年，雖然他們都不是出身名門大派，沒有值得向人誇耀的身世與師門，但他們却能爲朋友兩脅插刀，赴湯蹈火，絕不遲疑！他們之間，沒有猜疑，虛僞，沒有你虞我詐；他們對朋友都能肝胆相照，掏心以示，萬夫敵喜歡的就是這樣的朋友，而他們也是！

至於他自己，亦是這樣一個人！一個豪放洒脫，不受世俗拘束，有熱血，有個性，爲朋友不惜一死，重情義，輕生死的人！

就拿眼前這兩個年青人來說，一個姓馬，名逮，另一個長相粗豪的，姓燕名直。他兩人都沒有顯赫的門第師承，只是兩個從小就沒有了父母的孤兒，自小就受到別人的白眼與輕侮，只因爲他倆是孤兒！但他倆毫不自輕，憑着一股不屈不撓的堅毅決心，受盡不知多少磨難痛苦，終於闖出了一點名氣，但他們從不自滿，不亢不卑，待朋友以誠，重言諾，輕生死，爲朋友，義不反顧！

萬夫敵輕拍燕直肩頭，朗笑道：「燕兄弟，馬兄弟，來，咱們再拚十杯！」

燕直粗豪地說：「萬大哥，不要說十杯，二十杯兄弟也奉陪，看誰先倒地！」

說着，拉了萬夫敵，來到桌前。

衆人齊聲讚好，場面好不熱鬧。

楊斯拉着馬逮，跟着來到桌前。

一個豹頭環眼，身材偉岸的年青人大聲道：「要拚，就用碗，杯太小了！」

衆人齊聲叫好。

豹頭環眼年青人快捷地爲兩人換上海碗。

「魯兄弟，就煩勞你爲咱們斟酒。」

萬夫敵笑着，欣賞地看了豹頭環眼年青人一眼。

被萬夫敵呼作魯兄弟的環眼青年，姓魯，名豹，生性豪爽梗直，出身屠戶，其父見其生得豹頭環眼，起其名曰豹，一身所學，得自家傳，一套「殺豬」刀法，使得出神入化，在江湖上博得一個「殺豬」魯豹的名號。

粗聲笑着，魯豹在兩隻大海碗倒滿了酒，兩隻碗的酒量，毫釐不差。

燕直先捧起酒碗，鯨吞牛飲一樣，剎那喝了個點滴不留。

衆人轟然叫好。

微笑着，萬夫敵捧起酒碗，也一飲而盡。

衆人又是轟然叫好。

接連着，兩人比拚快喝，一連喝了八碗。

燕直巳經臉紅如血，差點連站也站不穩，一個勁喝着倒酒，分明巳經醉了。

但衆人都沒有勸他不要再喝，也沒有說他醉了，因爲每個人都很清楚，拚酒若不拚到底，是不會罷休的，這是人們每一個人的性格，就像做一件事，非要做到底不可！所以，沒有一個出聲勸止。

八大海碗酒落肚，萬夫敵沒事人一樣，神態自若，頭腦清醒，於此可見他酒量之大。

第九碗剛喝完，燕直巳咕咚一聲，醉倒在地。

衆人都拍掌叫好，眼中却沒有一點幸災樂禍之色，他們既爲萬夫敵拚贏而歡呼鼓掌，亦爲燕直立拚到底精神感到自豪。

萬夫敵俯身彎腰扶起醉得一塌糊塗的燕直，招來兩名莊丁，吩咐將燕直扶入房中安寢。

「萬大哥，小弟不自量力，和你拚拚！」魯豹往碗裏倒酒。

萬夫敵一笑，沒有阻止他：「魯兄弟，來，咱們一齊各盡三大碗，如何？」

衆人齊聲叫好。

「這樣吧，咱們一齊喝，看哪個最先喝完，以定輸贏！」楊斯提議。

衆人又是一聲「好！」

很快，各人面前擺了一隻大海碗，倒滿了酒，楊斯喝一聲：「喝！」

衆人捧起海碗，鯨吞牛飲，竟然不分先後！

第二碗，第三碗，可就看出了酒量之大小，最先放下酒碗的是萬夫敵，第二個是魯豹，最後一個竟是楊斯！

三碗酒下肚，酒助豪興，衆人呼笑成一團。

× × ×

萬夫敵翌日絕早就起了身。

山莊內靜悄悄的，和平日一樣，清晨，是山莊最寂靜的時刻。

萬夫敵在莊內各處巡視了一遍，見沒有什麼動靜，信步不覺又走進院中，來到水亭前。

望着亭亭荷葉，淸淸池水，萬夫敵不由又想起「水怪」。

望着「水怪」昨晚停身的荷葉，萬夫敵看得有點入了神。

「萬兄，我以爲是全莊最早起身的一個，想不到你還比我早起。」語聲將萬夫敵從沉思中驚醒，聽聲音他巳知是楊斯。

側身擰頭道：「楊兄，我現在站在池邊，回想昨晚的事，差點不相信曾經發生過那件事。」

「萬兄，今天是第一日，依你看，他們若眞的動手殺人，會用何種手法呢？」楊斯上前幾步，和萬夫敵並排站在池邊，望着池中碧水綠荷，不覺心曠神怡。

「很難說，」萬夫敵皺眉道：「江湖上殺人手法無奇不有，層出不窮，五花八門，很難想像他們會用何種手法殺人，咱們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盡量把人手集中起來，不給他們以可乘之機。」

「但莊內地方這樣大，咱們若集中起來，對方乘虛而入，放一把火，咱們怎辦？」楊斯担憂地說：「咱們斷不能不救火，那樣一來，造成了他們有可乘之機。」

「楊兄，這個問題我也想到了，就是不知如何應付好。」萬夫敵攤開雙手，作無法可想之狀。「若他們在一處放火，咱們還可以全部集中去救火，但若他們四處放火，那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大概他們不會放火吧？」楊斯忽然興奮地說。「萬兄，他們不是想佔奪山莊嗎？他們既想將山莊佔奪，就不會放火燒莊，若一把火燒了，他們豈不是達不到目的？」

「楊兄，一言提醒了我，對，他們既想將山莊佔奪，一定不會放火燒莊，這一點可以不加考慮。」萬夫敵舒眉道：「現在情況不能預料，楊兄，咱們不用再在這上面傷腦筋。到時隨機應變，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走，看弟兄們起了身未？」

拉着楊斯，向院外走去。

「不過，還是要嚴加戒備。」楊斯邊行邊說。

「我巳經吩咐莊丁，掩在莊內各處，一有發現，立刻鳴鑼通知。」萬夫敵拉着楊斯，穿過院門。

× × ×

萬夫敵將莊內人手，除了守衞之外，全部集中在大廳中，莊丁一桌，他和朋友一桌，開懷大飲。

表面上他裝作若無其事，有說有笑，並對一衆兄弟說，今天是他三十一歲生日，故此連莊丁也一起在廳中喝個痛快。

衆人聽說是他生日，個個高興非常，紛紛輪着向他敬酒。

八個朋友雖然都是出身市井，但豪爽熱情，互相敬重，而且特別敬重萬夫敵，對萬夫敵的生日，亦特別高興。

「萬大哥，今日是你生日，小弟無以爲敬，敬大哥一杯酒，聊表敬意！」一名長身青年站起來，舉杯相敬。

萬夫敵連忙站起身，舉杯道：「趙兄

弟，愚兄很高興。」

楊斯亦舉杯站起：「各位兄弟，咱們同敬萬兄一杯，以祝永壽！」

歡聲轟應，衆人齊站起身，舉杯同祝，齊齊干杯。

那面十多名莊丁，也來湊熱鬧，同賀萬夫敵一杯。

「萬大哥，你巳到宜立之年，弟兄們都希望大哥今年能娶到位好嫂子。」一個毛頭小伙子大聲叫出。

衆人齊聲歡叫道：「大哥，毛子說得對，幾時娶位大嫂回來？」

萬夫敵見衆弟兄如此關懷自己，不由感動地道：「多謝各位弟兄的關懷，有適合的，我一定會娶個嫂子回來。」

口裏說着，眼前不由又浮起一個柔弱少女的倩影，心內一陣刺痛，强自壓抑着，沒有表露出來。

「萬大哥，再說說你大破少林羅漢陣的經過給弟兄們聽聽，可好？」毛子崇敬地望着萬夫敵。

萬夫敵一笑道：「毛子，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來，我敬你一杯，祝你比大哥更勝一籌，不但大破少林羅漢陣，更大破武當七星劍陣！」

舉杯一喝而盡。

毛子激動地道：「大哥，男兒當自强，毛子今後一定會加倍苦練，不負大哥之所望！」仰首亦干了杯。

衆人一齊舉杯敬道：「爲毛子兄弟的壯志豪語干一杯！」

這一羣肝胆相照的朋友，喝着酒，歡笑着。他們互相勉勵，融洽如手足。

萬夫敵表面盡量裝出歡樂的樣子，事實上他也很歡樂，每當他和這班朋友在一起，不過，他有幾次借口離開了大廳，到莊內各處巡視，詢問有無異動，掩在莊內暗處的莊丁，皆說一點動靜也沒有。

時間巳是黃昏，一抹斜陽從窗櫺中射進來，金黃金黃的。

衆人仍在笑鬧着，喝着酒，楊斯站起身，移步行到廳階前。

仰望西天，殘陽如血，楊斯不覺脫口而出道：「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目光一落，停在廳前一棵大樹上。

樹近莊門，和大廳隔着一個足有二十丈闊的前院，樹上枝葉茂密，有一截橫椏伸出莊牆外。

一只鳥拍着翅膀，飛近樹梢，雙翅一斂，欲棲枝上。

倏的又振翅驚飛，鳴叫着，飛向大廳屋簷。

楊斯眼望小鳥欲停又飛，不覺好奇，他想查出小鳥因何欲停又飛的原因。

由於距離太遠，看不清樹上究竟有何事物，令到小鳥欲停却飛，他不由步下石階。

「楊兄，看什麼？」萬夫敵一見楊斯走到廳階前，就想起身上前和他說幾話，剛站起身，就見楊斯舉步下階，忙快步走前，叫住楊斯。

楊斯聞言止步，回頭見是萬夫敵，笑道：「哦，剛才我看見一只小鳥，欲停在莊牆內那棵大樹上，不知怎的，斂翅欲停，忽又振翅飛去，似受了驚嚇，我想走前幾步，去看看樹上是否有蛇虫之類，驚嚇了它！」

萬夫敵聞言，忽的心頭一動，急聲道：「楊兄，進來再說！小心！」

「小心」兩個字剛出口，樹上枝葉縫中，驀的有白光一閃，直射向楊斯後心，其勢如電光一閃！

楊斯的反應不可謂不快，聞聲知警，身形一動，足下一蹬，想躍入廳內。

身形離地，身軀猛的一震，倏的疾沉！口裏發出了半聲悶叫。

萬夫敵身形不可謂不快，但仍快不過那道白光一閃，雖然他距離楊斯比楊斯距大樹近了不止十倍，仍然快不過那道白光！身形撲到楊斯身前，剛好一把抄挾住楊斯墮跌的身軀。

一手抄住楊斯墮跌的身形，心頭巳是大震——楊斯的身體軟綿綿的，沒有一絲生氣，目光一落，不由臉色大變，腦袋轟的一炸，差點昏了過去，忙自一凝神，定睛細看，抄挾住的楊斯，巳是死人一個，臉上烏黑一片，就這剎間，全身竟然塗了墨一樣，全身皆黑！

萬夫敵不由心胆俱裂，嗔目大叫一聲：「楊兄——！」

人影晃動，廳上的馬逮，燕直等七人，早巳在萬夫敵喝叫楊斯小心的時候，感覺有異，先後縱出大廳，奔向萬夫敵，楊斯兩人！

那知七人落在萬夫敵身旁左右，一眼見楊斯全身烏黑而死，顯是中了劇毒，再見萬夫敵悲憤呼叫。七人神情劇震，如遭電殛。嘶聲叫道：「楊兄——！」

呼叫聲早驚動了大廳上喝酒的莊丁，紛紛奔出來，看見楊斯暴斃的樣子，不由驚呆了，怔在當地，沒有一個人敢出聲！

「是誰殺了你？楊兄！」魯豹目裂出血，聲如豹吼，形相駭人得很。

可惜楊斯巳不能回答。

每一個人都被楊斯的死驚震得近似痴呆。對於楊斯的死，他們都不能接受！

不是嗎？先一刻，楊斯還生蹦活跳的，和他們大口喝酒，大箸菜挾，笑鬧着，拚酒，猜拳，如今，却與他們永別，前後只不過半盞茶不到。一個肝胆相照，親如兄弟的朋友，就這樣一聲不響死去，而且死得這樣可怖，你叫他們怎能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

萬夫敵抄扶着楊斯逐漸僵硬的屍身，心如刀割，雙目赤紅，一個如手如足的朋友，竟然就這樣橫死在自己手中，他寧願自己死一千次，換回楊斯一條命！

望着楊斯全身發黑的屍身，萬夫敵心在滴血，目光仍有點痴呆，驀的他一聲虎吼，雙手一托一送，將雙手抄扶住的楊斯屍體，輕輕轉交到站在身旁的燕直手上，足下一蹬，身形如激矢射空。騰撲向足有十六七丈遠的大樹，口裏同時暴喝：「水龍王，留下命來！」

瞬間撲近大樹。

適時，大樹上，枝葉幌動，一聲如鴉鳴般的笑聲從樹上響起：「萬夫敵，今天是第一個！明天是第二個，小心了！」

一道黑影冲空而起，只一閃，沒在莊牆外。

萬夫敵人在空中，聞聲出掌，這一掌

，含悲挾憤而出，勁道威猛，掌出樹上黑影巳衝空而起，「劈啪嘩啦」一陣大响，枝折葉碎，整根大樹的上半部，被雄渾剛猛的掌力擊得粉碎飛散！

好可惜，只慢了一點，擊不中那條黑影。

那黑影的身法實在太快，所有人在大白天裏，只見到一條黑影，連身材面貌也看不清，一閃，就沒在莊牆外。

幾乎是黑影衝空的同時，地上除了燕直抱着楊斯的屍體外，馬逮等其餘六人，齊吼一聲，身形如箭矢般從地上激射起，騰撲急追。每個人都想將那黑影手刃，為楊斯，他們的好兄弟報仇！

萬夫敵見黑影閃沒在牆外，為了友仇，亦想將兇手留下，才能摸清對方的底細，是故，那容兇手遁逃，人在空中，厲嘯一聲，足下一墊斷枝，如飛鳥投林般，「唰」的掠過大樹，越出莊牆，目光所及，一個黑衣人正快速無比，在十多丈外飛馳而去。

萬夫敵身形斜縱而落，足點地即起，如星飛丸跳般狂追黑衣人，幾個起落，巳經追近十丈不到。

現在，很清楚地看到對方的身材衣着，身上穿一件黑色勁裝，身材瘦削短小，奔跑起來，像飛[illegible]般足不沾地。

萬夫敵將輕功展至極限，幌眼又追近了兩丈有多！

距離前面黑衣人不足六丈。

「賊子，那裏走！」萬夫敵厲喝一聲，又拉近一丈。

倏的黑衣人一回首，朝着萬夫敵裂咀一笑！

萬夫敵不由渾身一震，脚下也不由一窒。

他一窒，前面黑衣人却同時身形一閃，縱落左邊一道干溝，身形連閃幾閃，不見了。

你道萬夫敵在黑衣人回頭一笑的刹那，看到了什麼，令到他神情大震，脚下一窒？原來他看到了一張不是人的咀臉，雙目如鳥眼，鼻子的地方塌平，有兩個小孔，一張咀，竟如烏鴉的咀！雖是在大白天，乍見之下，怎不令人驚駭。但，却被這人身鳥首的黑衣人逃了。

萬夫敵站在干溝邊，望着人身鳥首人消失的方向，額上青筋怒突，雙手握拳，指甲陷入掌中，竟然不覺，憤怒悲痛，巳將他整個人塡充了。

「颼颼颼……」幾條身形跌落在萬夫敵左右，是馬逮，魯豹等六人。

「萬大哥，那賊子逃了？」馬逮一看萬夫敵的表情，就知道讓那兇手逃了。

「他逃不了的！」萬夫敵仰首向天，咬牙道：「終有一日，我必手刃此人，為楊兄報仇！」

「萬大哥，那人究竟是誰，為何要殺楊大哥？」毛子目中有淚。

他們每個人都是鐵錚錚的硬漢，寧折不彎，流血不流淚，但，如今，眼見好朋友，好弟兄竟遭毒手，死得可怖，怎不令他們心在滴血，眼在流淚。

這是傷悼悲痛之淚。

萬夫敵目光從天上收回，瘂聲道：「此人是誰，我也不知，至於為何要殺楊兄，咱們回莊，才慢慢說給你們聽。」

六人沉重地點點頭，每一個人都不想說話，心情都如鉛般沉重。

一個好朋友，好弟兄，就這樣在他們眼前失去，叫他們怎能輕鬆得起來。

他們每一個都是寧願自己死，而不願朋友死的義烈漢子！

殘陽斜照將他們七人的身影，斜射在地上，長長怪怪的。

× × ×

回到莊中，進入廳內，六人目光不由齊集在停在廳中的楊斯屍體上。

燕直在他們七人追截那兇手時，連忙吩咐莊丁，在廳中擺設起一張床，然後，輕輕抱着楊斯屍體，像抱着一個熟睡的嬰孩般，輕輕步入大廳，輕輕將他放在靈床上。

伸手輕輕抹在楊斯微睜的雙目上，心裏默禱：「楊大哥，你瞑目吧，咱們會為你報此血仇！」

將楊斯的雙目抹合上。

看着楊斯黑得泛光，嘴角殘留的一抹笑意的詭異臉容，燕直不由抽了口冷氣，他自出道以來，看過無數死人，亦看過很多中毒而死的人，但沒有一個像楊斯一樣，全身上下黑得發亮，泛出一層妖異的烏光！

這是什麼毒，竟然令一個人死相如此可怖。

他連忙檢查楊斯全身上下，終於在背心上，發現一個小孔，小孔周圍的皮膚，黑亮得比全身其他地方更黑更亮，顯見，致命傷就在這個小孔，可能是中了一種入肉即化的劇毒暗器，因為在楊斯背心上，只有一個小孔，沒針釘之類殘留在孔中。

燕直皺眉苦思了好一會，也想不出楊斯中的是什麼毒。一個人死後全身發黑，黑得發亮，他還是第一次見過，却竟然發生在他的好朋友、好弟兄身上。

萬夫敵與馬逮衆人一見楊斯在廳中靈床上，黑亮得令人感到有點妖異可怖的臉，不禁像被人猛一刀插在心中般全身一陣抽搐，一步衝前，雙膝一屈，跪在楊斯靈床前，馬逮等人一同跪下。

每個人都悲痛地沉默着，在心裏向死者發誓，不手刃兇手，誓不罷休！

大廳上氣氛令人感到如負重壓，沉寂得令人受不了。

萬夫敵首先開聲道：「楊兄，就算千刀萬剮，此仇必報！你安心地去吧！」

馬逮等七人同時握拳道：「誓報此仇！血債血償！」

廳中如起悶雷。

八人先後站起身，萬夫敵吩咐一名莊丁，為楊斯蓋上一塊白布。

坐在椅上，沉默了好一會，萬夫敵強抑心頭翻湧的激情，望着燕直道：「燕兄弟，可查出楊兄中的是何種毒，傷口在那裏？」

「楊大哥背心上有一個米粒大的小孔，全身其他地方完好無缺，肯定是那小孔就是致命傷，孔中沒有留下暗器殘骸，可以肯定，楊大哥中的必定是種劇毒無比，入體即化的暗器。至於中的是何種毒，小弟也看不出！」

「各位弟兄，有誰能認出楊兄中的是

何種毒？」萬夫敵希望能從毒上追查出敵人的底細。

每個人都搖頭不語，表示認不出。

「萬大哥，你有看到那人的面目嗎？」馬逮問。

「有，那人有一張怪異到極的臉，我不知他是否戴了面具，那兇手是個身材瘦削短小，人身鳥首的怪物！」萬夫敵將那黑衣人的面目細說了一遍。

各人聽完，無不悚然動容。

「大哥，世上豈有那樣的人！小弟敢肯定，他一定戴了面具！」一個白臉斯文青年道。

「狄兄弟，我也有這種感覺，他的目的，可能是想製造出一種恐怖感！」萬夫敵點頭說。

被萬夫敵稱作狄兄弟的白臉年青人，姓狄名山君，善易容，故此他一聽萬夫敵將那兇手的面目說出，第一感覺就是那兇手戴了面具。

「他因何要暗下毒手，殺害楊大哥？」毛子沉痛地問。

沒有一個人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座各人，除了萬夫敵，死去的楊斯，沒有一個知道原因。

就算萬夫敵也不知道眞正的原因，知道的，只是表面的原因。

長長地吸了口氣，萬夫敵疚責地說道：「各位弟兄，楊兄的死，可說是我害他的。」

此語一出，衆人無不愕然，驚詫地望着萬夫敵，雖然沒有開聲詢問，那目光、表情，却表示了他們的驚愕。

「各位弟兄，此事因我而起，只有楊兄一人知道。」萬夫敵瘂聲道：「我之所以不告訴各位，一來此事奇特，不知是眞是假，二來我不想驚動各位，唉，想不到害死了楊兄！我昨晚曾勸他和各位離開，他堅持不肯，無可奈何，我只好同意，想不到……」

「大哥，事情究竟怎樣，可否詳細說來？」魯豹巳驚得臉色脹紅。

其餘衆人目中都露出渴求一知的急切眼光。

萬夫敵整理一下亂紛紛的思路，然後，將昨晚「水怪」出現，留下簡帖的事，詳詳細細說出。「各位兄弟，在下實在不想各位捲進這個漩渦，故此才沒有告訴各位，並想請各位暫時離開，是楊兄勸阻了我，說各位弟兄一定不會離去，我無可奈何，只有想出留各位在大廳中喝酒，齊集在一起，不給對方下手的機會，想不到，楊兄一個疏忽，在咱們眼前遭了毒手！」

衆人聽他說完，都感到事態嚴重，但各人都不認識水龍王，「水怪」這兩人，也沒有聽過這兩個名字。

他們都感到大惑不解，何以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無端端地奪人產業還要殺人。

「大哥，水龍王這個名字，你眞的沒有聽過？」狄山君問。

「沒有，要有，就是昨晚從那個自稱『水怪』的人口裏聽說。」萬夫敵訝問：「狄兄弟，你是何意思？」

「小弟只是想問淸楚點，」狄山君皺眉，「水龍王，水怪，人身鳥首人，咱們都不認識，江湖上，武林中，亦沒有聽聞過，究竟他們是何方神聖，與大哥你有何仇恨，不但要佔奪山莊，還想將大哥你置諸死地，實在令人想不通。」

「咱們摸不清敵人的底細，而敵人似乎很了解鐵馬山莊內的情形，對大哥也有一定認識，不然水怪怎會從水道中潛游入荷池，而且更實行了所說的第一步，將楊大哥暗殺死！」馬逮說。

「大哥，對方或者是你在無意中開罪的人呢！」毛子提醒他。

萬夫敵苦笑道：「或許是吧，但可以衝着我來，為何要用此卑劣手段，將楊兄殺死，再說，如是我聽聞過的人，沒有一個不認識的！」

「每天殺一個，三天殺三個，對方好狂的口氣！」燕直冷哼道，「今天雖然被那黑衣人出其不意將楊大哥殺死！哼，看你明天如何殺人！」

「各位弟兄，如今楊兄巳為了我的事而死，我不想各位再有意外，各位弟兄，你們立即離莊吧，我不想連累各位！」

「大哥，你說錯了，無疑，楊大哥是死了，死得很慘，但也值得驕傲，死得壯烈，死得好！」燕直激聲道：「因為楊大哥是個重義輕生的漢子，沒有在朋友有難時離開朋友！他不是你害死的，害死他的人，應該是對方！大哥，你要是還將咱們當作是你的朋友、弟兄，就請不要再說要咱們離莊的話，否則……」

衆人振臂齊聲道：「大哥，患難相扶，是朋友之道，咱們不會離開，就算身遭橫死！」

萬夫敵被這班熱血朋友感動得熱淚盈眶，感激地道：「弟兄們，剛才是大哥錯了，好！從今後，咱們生死與共！」

「生死與共！」七人跟着沉毅地道。

× × ×

「大哥，咱們要重新部署一下才成，於小弟之見，莊中執役人等，可全部遣散，免至他們慘遭殘殺。」一個臉容沉實的年青人提出。

此人姓陳，名方，素有智計，朋友中呼之為「智多星」。

「陳兄弟，我亦有此意，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萬夫敵說。

「莊中人越少越好，只留下一兩個負責厨下工夫的人就成了。」陳方道：「今天對方巳殺了楊大哥，他們不會在今天未過之前再動手，我建議咱們好好休息一番，養精蓄銳，應付對方的暗殺，明天，咱們八個人分成四組，無論到哪裏，就算上茅坑拉屎，亦不能單獨！一發現有不妥，立刻通知，八人立刻齊集，大哥，各位弟兄，認為怎樣？」

「好！就照兄弟你的話辦！」

「還有一點，楊大哥的屍體，最好裝棺入殮。」陳方道。

「立刻派人去辦棺木。」萬夫敵立刻轉身吩咐一名莊丁，並吩咐他將莊內所有人召集在大廳。

「大哥，咱們若摸不清對方的路數，豈不是如盲頭蒼蠅？敵暗我明，很難應付。」燕直說道：「能够捉到對方一人就好了！」

「燕兄弟，現在雖然吃虧點，相信三天之後，就是他們償還血債之日。」萬夫

敵握拳擊椅！

「對方這一招很厲害，一天殺一人，姑無論對方明天，後天如何，咱們已被他們擾得心力交疲，精神體力大打折扣，到時，他們全力一擊，吃虧的肯定是咱們！而對方更希望大哥三天後，被弄得心力交疲，到時可以輕易地除去大哥！」陳方有點憂心。「我建議，今晚起，大哥少理會外面的事，由咱們七人負責，大哥可以養精蓄銳，三天後一戰强敵！」

馬逮等六人都齊聲贊成。

萬夫敵急聲道：「各位弟兄，這不成，我怎能眼睜睜，看着你們隨時有被襲殺的危險而安然不理！你們不用多說，我怎也不會同意！」

各人無奈，只好不强求他。

很快莊內執役人等，全都齊集廳上，連棺木也備好了。

萬夫敵親自向莊丁等人將現在的處境說出，着他們立即收拾離莊而去，待到三日後，自會招回他們，離莊的人每個發放五十兩銀子，最後，他高聲問，有否願意留下負責每天三餐煮食工作的，結果，轟一聲，全部二十多名都爭着要留下！一個也不願離去。

萬夫敵見他們如此忠義，感動得很，眞不想他們離開，但情勢兇險，不容他不硬下心腸，挑了三個武功比較好，人又精靈的留下，其餘的，要他們迅速離莊。

處理了這件事之後，萬夫敵與七位朋友，親自動手葬殮了楊斯，棺木就停放在廳中一角，並設了靈堂。

諸事弄妥，吃罷飯，各人分別回房休息。

翌日。

天清氣朗，風和日麗。

但八個人，心裏都很緊張。

那不是怕，他們都不怕死，却不想有一個朋友在他們身邊死去。

——他們寧願自己死！

暗藏着的殺機隨時有可能在他們八人中的任何一人身上發生，他們都很小心，盡量聚在一起，必要時才分開，兩人一組，在莊中巡視。

等待死亡的降臨，是一件最殘酷的事，但除此以外，又能如何？

萬夫敵幾次差點衝動得想就此放棄這座莊院，他實在不想眼見七人中的任何一人被襲殺，他們都是他的好朋友，好兄弟，前途無量。

有好幾次，他想單獨一人，到莊外找對方決一死戰，但當他想到，這不是解決的最好辦法，燕直等七人也不會答應，才强壓着，忍耐着。

每當他一見到楊斯在廳上的棺木，他就感到有如被人在背上猛抽一鞭般的全身搐了搐，對於楊斯的死，他感到負疚良深，楊斯本來可以不死的。

「嗤」的一响，一枚暗器從左面突窗而入，直射向坐在狄山君身旁的毛子！

毛子身形不動，疾揚手，偏頭，一枚瓦稜鏢已挾在他手中鏢上縛着一張紙條。

取下紙條，也不展開，一手遞給對面的萬夫敵。

衆人見標穿窗紙而入，燕直與魯豹早已蹩了一腔憤氣，身形一起，欲穿窗而出，追那發鏢的人，被陳方喝止了：「提防中計！」

兩人聞言，躍起的身形一沉，坐回椅上。

萬夫敵展開紙條，略一注目，不由冷笑一聲，隨手將字條遞給坐在身旁的馬逮看。

馬逮大聲唸出紙條上的字：「萬夫敵，今日，你們八人中，將有一人要死！不過不是你！」

衆人一聽，不由氣怒塡胸，魯豹首先忍不住，怒吼一聲，「砰」一聲，一掌拍落紫檀桌面上，桌面爲之碎裂！「狗崽子，縮頭烏龜，見不得人的王八蛋，有本事，和俺明着幹一場！」

每個人都被紙條上的字句，氣怒得不能控制，像火山一樣爆發！

他們從未試過如此窩囊氣的。對方簡直不當他們是人，像狗一樣，要宰就宰，怎不令他們不氣炸了肺。

陳方見衆人如此激動，忙提醒道：「各位弟兄，莫被對方的幾句話，亂了陣脚，中了他的攻心之計。」

衆人這才冷靜下來。

「各位弟兄，陳兄弟說的不錯，這是敵人的攻心之計，目的是令到咱們心亂神惑，造成機會，好讓他們乘虛下手。咱們千萬要沉住氣。」

「大哥，與其坐着等對方來動手，不如咱們一起出莊，等那王八蛋水龍王出來，一決生死！」趙漢大聲說。

「趙兄！」陳方急聲道：「咱們千萬不能出莊，萬一遭到埋伏，如何是好？再說，也未必找得到對方，他們志在將咱們弄到神疲力倦，是不會和咱們照面的，否則，對方何必訂在三日之後，要萬大哥交出山莊，並自行了斷，其目的就是弄到萬大哥受不了，到時自動交出山莊，並自行了斷！咱們千萬不能中計！」

各人一聽，很有道理，都贊成留在莊內。

萬夫敵也不由深深嘆服陳方之分析精細。

他們很有耐性，集中在廳上，很少分散。

對方的耐性似乎比他們還要好，自那只瓦稜鏢射入，直到入黑，再沒有一點動靜。

他們也曾經細心察看過那支瓦稜鏢，想從鏢上找出一點綫索，可惜，那支鏢只是一支很普通，很常見的鏢，一點沒有特異之處，只好放棄了從鏢上找出綫索的希望。

吃過晚飯，望着廳上一角楊斯的棺木，萬夫敵眼前又彷彿見到楊斯生前的音容笑貌，想不到一天之隔，竟然已成天人永隔。

廳外一陣刺耳鴉聒聲傳來，那聲音難聽到極，聽得衆人頭皮發炸，渾身鷄皮。

鴉叫不吉！

這是衆人心頭第一個閃現的心念，但大家都沒有說出來。

跟着，後院中响起一聲慘厲尖削的長叫，叫聲動人心弦，衆人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他們都是胆大包天，天不怕，地不怕

，人不怕，鬼不怕的人，但聽到那聲如厲鬼悽叫的聲音，心裏都冒起了一股寒氣。

接着，廚房中亦响起了幾聲慘叫。

霍的，衆人都從椅上彈起。

莫不是對方竟然將負責煮食的三個莊丁殺了，以應驗今天必殺一人的讖語。

萬夫敵身形首先一動，疾衝出廳。

他萬不能讓對方將三名莊丁殺死，他們是無辜的，無論如何，就算下地獄，他也要趕去看看。

陳方剛想阻止，萬夫敵已一閃不見。

馬逮見萬夫敵衝出，恐防有失，緊跟着衝出。

燕直大呼：「快去！」跟着如風般衝出。

陳方無奈，與魯豹四人緊隨其後。

萬夫敵身形如風，幾個縱掠，就到了廚房門前，剛巧見到一條人影一閃，也來不及去探看廚房內究竟，喝一聲：「鼠輩，與我留下！」

一掠數丈，朝黑影閃沒的方向追躡下去。

燕直等七人，追到廚房門口，就聽到萬夫敵的喝聲，各人更不停留，向着喝聲傳來處，疾追下去。

黑影在院內一閃不見。

萬夫敵進入院中，遊目四察，連那黑影的一點踪跡也不見，院內靜悄悄的，風輕月白，和先晚對月邀酒沒有兩樣。

身形迅疾在院中各處遊走，雙目如炬，搜索院中假山花樹掩蔽處，由於月色清明，院中明如白晝，但就是沒有那條黑影的一點踪跡，莫非那黑影遁地不成，不然，明明看見黑影竄躍入院中，怎會遍尋不獲！

人影連閃，躍進院裏，其中一人開聲道：「大哥，有何發現？」

是燕直的語聲。

進來的正是他們七人。

萬夫敵躍到燕直面前。「一條黑影閃進院中，我隨後追至，搜了一遍，却已不見了。」

隨着又問：「廚下三名莊丁怎樣？」

燕直答：「咱們趕到廚下，在門口聽見大哥喝聲，恐大哥有事，不及查看，趕緊趕了下來。不知他三人是生是死，大哥，你呢？」

萬夫敵道：「我也不及細看，亦不知道他們如何——」

「大哥，你既發現了那黑影竄入院中，咱們散開來搜搜，媽的，俺一定要將這龜兒子找出來！」魯豹憤聲大叫。

「大哥，各位兄弟，咱們還是回廳上去吧，黑夜中，難免被其有可乘之機！」陳方走近萬夫敵。

萬夫敵也同意他們的說法，道：「各位弟兄，咱們進去，看看廚下三名莊僕的生死吧！」

魯豹大聲道：「不！大哥，俺一定要將這龜子兒找出來一刀斬下他的龜頭，祭奠楊大哥在天之靈！」

「我贊成，」趙漢握拳道：「既發現了王八蛋的踪跡，不將他搜出，他一會又會出來搗亂，攪得咱們不得安寧，三個莊漢是生是死，一會去看不遲！」

毛子亦嚷着要搜，萬夫敵拗不過三人，只好同意。

陳方見萬夫敵同意，自就不好再開聲規勸。他不是怕死，只怕死得不明不白。

燕直與馬逮心裏也想將對方搜出，這是一條好綫索，捉住此人，可以問出不少對方的底細，殺死了，亦可爲楊斯報仇。

兩人的表情，都顯露出贊成搜查的神色。

於是，八個人成四組，散開四面，在院中逐處搜索。

魯豹與燕直一組，在院子南面一帶搜查。

魯豹手握劏豬刀，刀身窄長，刀尖尖銳，刀長一尺九寸，刀刃在月光下，白芒閃射。

魯豹劏豬刀左揮右削，將很多長樹斬削斷，他將那些花樹當作了那殺害楊斯的人，一面喃喃道：「烏龜王八，一刀斬煞你！」

燕直一面搜查，一面小心地戒備着，恐防突來的偷襲！

兩人差不多將那一帶連土也翻了過來，連螞蟻也找不到一口，不要說人了。

魯豹大聲咒罵着，望向另外三方面。月光下，萬夫敵等三撥人，保持着適度的距離，仔細搜索院中一切可以藏人的地方。

魯豹與燕直見這方面搜無可搜，趕過去協助趙漢與毛子搜索另一面。

兩人經過荷池，魯豹不經意地看了看荷池，剛巧看到荷池中水影晃動，忽的心裏一動，暗道：「會不會躲在池水中？」

低聲招呼燕直：「剛才我見到水晃了晃，走，咱倆過去看看，那龜兒子可能躲在池中。」

燕直點頭，兩人幾步躍近池邊。

剛巧，萬夫敵三撥人亦徒勞無功，鬼影也搜不到一個，轉身望向魯豹，燕直這方面，見到兩人躍近荷池邊。

萬夫敵等六人以爲魯豹發現了踪跡，六人齊撲向荷池，萬夫敵並大聲道：「魯兄弟，是否有發現？」

魯豹和燕直躍近池邊，聽到萬夫敵招呼，問道：「萬大哥，有點可疑，你們快過來！」

語聲剛落，荷池對面潑刺刺水响動，像有條大魚在那面荷葉下，水中游動，魯豹聽見水响，不管三七二十一，身形拔起，撲掠向對面水响動處。

他之所以毫不考慮就撲掠過去，因他很清楚，這個荷池從來沒有養魚，有，也只是一些從外面河中，遁水道游進來的小魚，而小魚不會弄出這樣大的响聲。

既然不是魚，必是人無疑！

燕直在旁邊，也聽到了那陣水响，身形一起，跟着魯豹撲掠向對面水响處。

他和前面的魯豹，只不過先後之差。

先後之差，死的却不是他，是魯豹！

魯豹身形剛掠出池邊，池邊水面「花」的倏然炸開，水中一條黑溜溜的影子冒衝向剛躍在池上空的魯豹，其勢迅疾，快得不容人轉過念頭，有所反應，黑溜溜的影子與魯豹在空中的身形一觸即落，隨着魯豹發出的一聲慘吼，「花」的水面幾點水花洩起，蕩起幾圈波紋，那條黑溜溜的影子巳落回水中。

（下期續完）

俠義中篇連載故事

玉笛雙英

血雨洒深山　大俠神魔拚一擊
奇珍藏古洞　仙花墨劍有前因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終南山，俗稱秦嶺，其實秦嶺山脈，綿亘數千里，終南僅爲此山脈中，在陝西長安南面的一段之稱，山形雄峻，峯巒靈奇，夙爲關中名勝，但那些普通遊人，足跡所能經到者，不過是些入山不深之處，聊爲觀賞登臨，便覺已足騁心悅目，那眞正的終南佳境，奧秘之區，却均遠隔斷澗懸崖，再加上蛇獸之險，就不是俗子凡夫，所能輕易瞻仰的了。

這時，霜葉正丹，秋高氣爽，在終南後山，衆嶺環拱的一座孤峯之上，正有一個中年文士，帶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巧縱輕登直攀絕頂。

這二人，均是一身絕好的內家功力，尤其那中年文士，竟是以輕功提縱術，七十二路吳鈎劍，及十二把迴龍偃月飛刀，馳譽武林，江湖宵小聞風喪胆的談笑書生上官子彤，但因二人已連夜奔馳數百里，並須隨時閃避強敵追踪，所以等二人上得峯頭，都不禁疲憊不堪了。

那少年，猿臂蜂腰，劍眉星目，雖然面帶重憂，但仍掩不住那英挺俊拔之氣。他找塊大石，坐下流淚道：「上官叔父，侄兒家門不幸，遭此慘禍，多承叔父捨命相救，倖脫虎口，但嚴父遇害，慈母自戕，爲人子者，此仇若不雪，均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途中侄兒曾一再請示，叔父欲將侄兒帶往何處，並對報仇之事，有何打算，均不見答，現離六盤故居已遙，仇踪早杳，叔父可能相告，令侄兒稍減愁懷呢？」

上官子彤長歎一聲道：「中英賢侄，你即此刻不問，愚叔亦將對你言明了，此番羅浮三煞，爲報當年瀟湘殺妻廢子之恨，糾衆尋仇，並邀得四神魔及降龍賊禿爲助，聲勢確是懾人，愚叔在陝甘道中，巧獲此訊，連夜趕到六盤山報警，誰知數定難移，終於到遲一步，偏又加上陰錯陽差，你伯父與你索家伯父，因誤會自殘，方致落得這步田地，三煞素來陰惡已極，武功又高，知你逃生，必爲後患，定然大舉密搜，以求斬草除根，所以我們一路之上，除極端隱秘行踪之外，還要故佈疑點，引他們追入歧途，才好爲你覓得安身之處，並習藝報仇！」

少年道：「江湖中，一僧二道三煞四神魔等十怪，爲綠林出類拔萃人物，俠義道中，則先父母與叔公等，均爲一流高手，尚有何人，敢於開罪一怪，並以絕藝相傳，雪此血海深仇呢？」

上官子彤答道：「我爲此點，籌思已再，一般武林名家，非但不足傳藝報仇，若往投奔，甚至還使遭受池魚之殃，方今只有兩位蓋世奇人，若能得其傳授，報仇方可有望，一位是青城心如神尼，她那般若神功，及伏魔慧劍，確足鎮壓羣魔，但神尼生平只收一徒，你索家英珠世妹，早已膺選，故去亦無望，另一位是峨眉棲雲洞清虛道長，也就是當年與你母以慈心秀士，辣手仙人兩外號，傳爲江湖美談的，你嫡親母舅方奇，他自勸你母愼殺不從，兄妹反目，遠遊峨嵋，得獲奇遇，拜入三清門下，練成玄門先天太乙神功，及兩儀眞氣，十年前在泰山南天門，你父母誤入綠林中武功最奇詭超羣的鐵心雙道，周密埋伏圍攻之中，情勢危殆之時，清虛道長突現仙蹤，以先天太乙神功，震斷勾魂羽士常獨的玄陰鬼爪，又用兩儀眞氣，擊散了玉面無常董妙清的五毒蜘蛛功，救你父母一難，兄妹和好之後，即奉其仙師法諭，在棲雲古洞，面壁十年，靜參玄門無上大法，我携你往投，他以甥舅之親加上你父母深仇，必然可以慨傳絕藝的了。」

少年道：「這位舅父，侄兒雖未見過，但時常聽生父提起當年南天門之事，十年來，以峨嵋路遙，又恐擾舅父清修，故未携兒往訪，侄兒自遭大變，心智全昏，怎的竟將他老人家忘懷，可是叔父既携侄兒，往投峨嵋，怎又來此終南絕頂，玉柱峯頭作甚？」

上官子彤道：「賢侄那裏知道，你舅父的先天太乙神功，及兩儀眞氣，雖足睥睨當世，但以你此刻功力，非下二三十載苦功，難得望有大成。羅浮三煞等，年均將近六十，曠日持久，人事無常，倘機緣一失，難免抱憾終身，愚叔日前瞻拜黃帝橋陵，於無意中，巧得前輩丹士蒼昊子的三才劍訣一部，蒼昊子在卷後留書，當年他在終南絕頂，玉柱峯頭，發現一片崖壁有異，幾加推算，才知崖內有一株九天兜率仙草，此草三百六十年，才開花結果，並瞬刻即萎，永不再生，其果實可抵道家三十年吐納之功，即花葉若乘其結果未落，靈氣正聚之時摘取，也是益氣輕身和治療重傷奇毒起死回生無上妙藥。蒼昊子有此發現方待行法開山，那崖壁上竟有玄門中最高的太清禁制發動，並現出『開者方得者石，非其人，不可入』十二金字，一閃即隱，竟是昔年峨嵋掌敎李英瓊留言，蒼昊子那裏再敢妄動，但奇珍失之交臂，心終悵悵，不久道成，遂將此事附錄於所著三才劍訣之後，埋藏橋陵，以待有緣，不想被我巧得，我想方石乃你父母之姓，這兜率仙草，若能爲你所得，則再赴峨嵋，便可事半功倍的了。」

少年答道：「叔父盛意，孩兒感激不盡，可是我發現已置身天柱峯頭，仙草茫茫，恐難得尋覓呢？」

上官子彤道：「此等曠世奇緣，可遇難求，但却有『開者方，得者石』之仙人留言，未必無望，你我連夜奔跑，未曾稍憩，少時恐還須大費心力，此刻可各自行功，以復元氣爲要。」

叔侄二人，乃就石上盤坐，凝神納氣，閉目行功，內家眞訣，果屬不凡，不過頓飯光陰，均已通體氣機流暢，疲勞漸復。

上官子彤行功已畢，雙目方開，突又凝神，臉上勃然變色，打量這座峯頭，方圓約計七八丈，左側崖壁上有突出大石，石後儘可藏人，便回頭對少年道：「適才我聞峯下似有響動，此時此地，那有閑人，想是三煞追踪而至，賢侄可在左側崖壁石後藏身，來人既能到此，必非庸手，你不奉我命，千萬不可妄動，倘來人搜查石後時，可以用你家傳獨門暗器七星神弩，下辣手往致命處招呼，對此類萬惡賊徒，根本談不上什麼仁慈惻隱，何況彼此仇深似海，他們正千方百計，得你甘心呢？」

少年滿面悲容，切齒答道：「侄兒身畔，除了七星袖弩之外，尚有先母當年仗以威震羣魔的奪魄冷光珠三粒，足够這般賊子消受的了！」

上官子彤凝神側耳道：「來人已至峯腰，賢侄有此珠在身，再好不過，分我一粒，速往石後，見機行事吧！」

少年起身遞過一粒，徑約寸許，銀白色的冷光珠後，雙足微點，凌空斜飛二三丈，隱身石後，上官子彤問了問自己的吳鈎劍，和迴龍偃月飛刀，依舊端坐調息，凝神待敵。

不到片刻，峯頭人影連幌，竄上三人，當先一人，身高不過五尺，一顆巨顱，猶如麥斗，年約五旬上下，右邊這人，通身衣色赤紅，豹頭環眼，背插一對金輪，左邊那人，長相最爲奇特，身高將近七尺，却枯瘦異常，一雙鬼爪，長幾過膝，白慘慘的一張吊客臉，毫無血色。

上官子彤這一打量來人，眉頭微皺，心中暗暗打鼓，原來這當先矮身大頭長者，正是羅浮第三煞陰陽判吳濤，通身赤紅的是四神魔的老三，烈火神魔褚大通，那形如竹竿的是黑白兩道均視若凶星的嶺南巨盜，百毒蜈蚣馬一飛。

這三人一個比一個難鬥，烈火神魔火器霸道，吳濤內家功力過人，尤其是那百毒蜈蚣馬一飛，他兩枝獨門兵刃蜈蚣棒，招術精奇，還在其次，此人週身上下，簡直無物不具奇毒，既被他衣袖所沾，若無其獨門解藥，亦難活命，上官子彤暗忖，以一對一，自己尚有自信，但現時以一敵三，又在連夜奔馳，元氣新復之後，必然難耐久戰，看來今日之局，凶多吉少，非出奇兵，無以制勝，想到此處，以大敵當前，忙澄神靜慮，眉頭一展，含笑起立。

陰陽判吳濤，戟指上官子彤喝道：「上官窮酸，那石堅，石鈺，索玉峯，及方素雲賤婦，當年在瀟湘道上，與我有殺妻廢姪之恨，江湖中有恩必償，有仇必報，我弟兄十年練藝，西下六盤，爲的是快意恩仇，與你這窮酸何涉，竟然插足生事，我來問你，石家遺孽，現在何處，你若將

他獻出，我們是風馬牛，彼此不相關及，否則，你那幾路吳鈎劍法，在老夫掌下，十合之內，難逃一死！」

上官子彤仰天狂笑道：「好不要臉的老賊，這玉柱峯頭，山風甚大，也不怕閃了你的舌頭，想當年仞利妖婦陸玉環，在瀟湘道上，作出江湖中最無恥下流勾當，倒採花，並事後傷人，身揹二十七條靑年子弟命案，天地難容，神人共憤，這才震怒了辣手仙人石仁嫂，以一粒奪魄冷光珠，爲三湘除去巨害，也間接替你這老烏龜，洗刷了綠巾之恥，至於你那孽侄，更是窮兇極惡，無所不爲，我石大兄與索大俠，廢他雙目，還是恩施格外，不想你們三個老賊，不但蒙恩不報，反而啣恨成仇，虧你適才還腆顏不慚，說什麼江湖中人，須當了了恩仇，簡直令人齒冷，更可笑的是你們羅浮三煞，空自闖蕩江湖多年，却中了我窮酸這點疑兵之計，你問我那石家賢侄的下落，此時他當已在千里之外，追之不及，告你何妨，峨眉棲雲古洞清虛道長，是他嫡親母舅，鐵心雙道比你兄弟何如，當年在南天門上，清虛道長舉手之間，却成虀粉，大丈夫爲友，兩肋插刀，我窮酸生死，早置度外，休看你們三個老賊，均自負不凡，我窮酸還未看在眼內，儘管合手齊上，免得我零碎打發。」

那陰陽判吳濤，陰騺深沉，一任上官子彤出語譏嘲，毫不爲動，但聽到清虛道長之時，却雙眉微微一皺，等上官子彤話完，冷笑一聲，說道：「上官窮酸，不要以言相激，老夫不才，對你這等樣人，還不屑以多爲勝，聽你任選一人，送你歸西便了。」

上官子彤微微含笑道：「看不出你這老賊，還有三分骨氣，既然如此，我久聞烈火神魔，掌中一對金輪，囊內諸般火器，妙用無方，就煩你用烈火金輪，超度我這窮酸如何。」

烈火神魔褚大通，見上官子彤指名索戰，雙手在背後一探，撤下一對日月金輪道：「上官子彤，你吳鈎劍法，及迴龍偃月飛刀，馳譽江湖，褚某掌內金輪，和囊中暗器，自信亦非凡物，何必在口舌上相較，還是手底下見分曉吧。」

那百毒蜈蚣馬一飛，自從上得峯頭，即寒着一張鬼臉，一對鷹目，不停地四周掃視，這時正眼望少年隱身的那塊大石，口角隱含獰笑。

上官子彤何等機警，最注意的，就是這條毒蜈蚣的動靜，冷眼見馬一飛這般神色，心知他已疑心石後藏人，此賊心毒手快，若等發難，少年必無倖免，遂將初計略更，伸手肩頭，撤下自己仗以成名的吳鈎寶劍，向烈火神魔點手叫陣，這時遙空之中似有鵰鳴，四人因大敵當前，均未在意。

上官子彤先前向那少年索取一粒奪魄冷光珠時，原因此珠乃少年之母，辣手仙人方素雲，當年在莽蒼山，見一異丐，被一條罕見毒蛇，鷄冠獨角吹蟒所困，命在頃刻，遂用七星神弩，擊斃此蛇，救了那異丐一命，那異丐名喚巧手魯班侯震，乃當今丐帮帮主丐仙佟雲師弟，侯震因佟雲爲處理門下叛徒，被鐵心雙道的勾魂羽士常獨，用玄陰鬼爪暗算，非這鷄冠獨角吹蟒之胆合藥，不得復原，遂遠下苗疆，周遊雲貴，在莽蒼山中，巧遇此蛇，不想殺蛇不成，險反送命，幸爲方素雲所救，感恩圖報，乃將獨角吹蟒，凝煉毒汁一杯，再巧運匠心，製成暗器十二粒相贈，用時只須稍加眞力，輕重由心，出手二三丈遠近，外殼自爆，毒汁飛濺，當者立斃，方素雲對此物珍愛異常，定名爲奪魄冷光珠，一生行道江湖，共祇用過三粒，那辣手仙人外號，即半因此珠得來，可見威力之大，對方三人中，論眞實武功，似以烈火神魔稍弱，但他烈火飛星球，及五雲噴火筒等暗器，却霸道已極，自己先挑他交手，憑藉精妙劍術，使他無法施展火器，再蹈暇乘隙，用奪魄冷光珠暗算百毒蜈蚣馬一飛，得手後，立即用自己吳鈎劍法中救命絕招，奪命連環追魂三劍，搏殺烈火神魔，剩下個陰陽判吳濤，饒他功力沉雄，自己早存了和他拚骨之念，石中英的性命，諒可保全了。

上官子彤如意算盤剛剛打定，烈火神魔褚大通，已由崖邊縱身中央廣闊之處待敵，老賊蓄意賣弄，竟用輕功絕技，一鶴冲天，全身絲毫不動，硬拔起兩丈多高，然後頭下脚上，雁落平沙，飄然着地。

上官子彤一見烈火神魔縱落身法，心知通盤打算，俱成畫餅，這老賊已是具有如此身法，吳馬二人又復虎視眈眈，車輪接應，無論勝敗，累也把自己累死，但事已至此，說不上不算，只好一順手中吳鈎寶劍，但靈機忽動，目注劍頭奇計已生。

烈火神魔見上官子彤忽作沉吟，心方不耐，一聲窮酸猶未出口，那上官子彤已先發制人，平劍當胸，一招「神龍出雲」，向烈火神魔當心點到。

烈火神魔見上官子彤使第一招，便踏中宮，走洪門，分明過份輕視自己，不由大怒，倚仗掌中這對日月金輪，專門鎖拿刀劍之屬，遂不避不閃，一擺雙輪，「春雷乍展」，朝劍上便搭，滿以爲上官子彤只一抽劍變招，便立即搶攻，讓這狂妄窮酸，嘗嘗自己精研三十寒暑的「龍虎輪法」厲害。

那知上官子彤這支吳鈎劍，長有三尺六寸，劍尖倒捲，成一鈎形，見烈火神魔雙輪搭到，不但不往後撤劍，反而翻腕一迎，劍頭小鈎，竟與日月雙輪鎖纏一處，上官子彤突作龍吟，猛運自己數十年鍛鍊之童子功混元力，單臂一震，只聽金鐵交鳴，他那口精鋼百鍊，寸步不離的吳鈎寶劍，已直作寸斷，烈火神魔的日月雙輪，也裂成數塊，震起當空，兩手虎口，涔涔出血。

上官子彤奇計已售，那裏還肯容他走開，眞氣再提，單掌一揚，「七步追魂」，宛如石火電光，劈空擊到。

那烈火神魔，自輪劍相搭，雖覺上官子彤盛名之下，不應如此，但做夢也未想到，在這大敵環伺之前，上官子彤竟敢斷劍毀輪，金輪一毀，雙手震傷，念頭還未及轉，劈空掌力，已到胸前，只覺千萬斤重力，當胸撞到，氣血上湧，心口發甜，自知此命已休，鋼牙一挫，不退反進，力貫右臂，也向上官子彤盡命一掌。

上官子彤招勢未收，不想烈火神魔臨死反噬，想避亦自無及，遂讓過當胸要害

，將全身功力，聚向左肩，硬接一掌。

只聽掌風過處，砰然巨響，烈火神魔七竅狂噴鮮血，屍橫就地，上官子彤亦被震出六七尺高，丈許遠近。

陰陽判吳濤，及百毒蜈蚣馬一飛二人，那裏想到動手一招，便分生死，欲救已自無及，正待撲向上官子彤，忽聽「格登」一聲，峯壁大石之後，突現人影，七八點寒星，比電還疾，分朝二人當頭打到。

這時上官子彤身方及地，強忍傷痛，一個風颭落花，回頭望月，也將那一粒奪魄冷光珠，雜在自己十二把迴龍偃月飛刀之中，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吳馬二人漫空打去。

連出不意，饒你絕世武功，亦難施展，吳濤功力，畢竟較高，在這生死關頭，竟然臨危不亂，連施劈空掌力，震飛了上官子彤六把偃月飛刀，又用內家絕頂的鐵板橋功，全身一仰，平臥倒地，脚跟再一用力，向後竄出丈許，躲過了三支七星神弩，但左腿肚上，仍被一支神弩，穿肉而過，頓時微感痲木，心知箭上有毒，忙嚼碎一粒自煉冷雲丹敷上，並運眞氣，行功閉穴。

那百毒蜈蚣馬一飛，也是作惡太過，數運當終，江湖中聞名喪胆的奪魄冷光珠，他竟連中兩粒，被吹蟒毒液，打了個滿頭滿臉，身上又中了四把飛刀，那裏還有生望，好個百足之蟲，眞是死而不僵，就在這盡命之時，還出手招呼了上官子彤五枚白虎喪門釘，和三支蛇頭白羽箭。

上官子彤適才搏殺烈火神魔，用力過度，又受了烈火神魔絕命一掌，落地打出暗器後，已眞氣將脫，跌坐在地，釘箭打到，欲待閃避，已是力不從心，勉强就地一滾，右肩後背，連中三釘一箭，心知百毒蜈蚣暗器，件件俱喂奇毒，絕無生望，只是適才已見石中英，在石後現身，而對方尚有一個武功最高的吳濤未死，想必難逃毒手，可憐自己毀劍捨命，費盡苦心，而良友這點骨血，仍難保存，叔侄二人，祇落得同歸於盡，心方一慘，肩背傷毒已發，眼前一黑，人便暈去。

原來石中英在石後藏身，耳聽雙方問答，已知來敵竟是羅浮第三煞，及烈火神魔，另一人雖不知名，聽吳濤口氣，亦非庸手，上官叔父以一對三，如何能敵，偏又囑咐自己，不准妄動，方想至此處，上官子彤與烈火神魔，已相交手，中英暗忖，上官叔父爲自己捨死忘生，拚鬥强敵，縱受責罵，也無坐視之理，把牙一咬，右手緊握七星弩筒，左掌中却扣了一粒奪魄冷光珠，由石後長身起立。

他那知戰塲實況，只見上官子彤兵刃已毀，人被震起半空，吳馬二人，作勢欲撲，不容轉念，右手崩簧一按，七星神弩，打向吳濤，左掌中的一粒奪魄冷光珠，却招呼了那百毒蜈蚣馬一飛。

等吳濤中箭後退，石中英心掛上官子彤安危，縱身近前一看，上官子彤已雙目緊閉，奄奄一息，自己又無法施救，不由一陣心酸，悽然淚落。

那吳濤嚼藥敷傷，行功閉穴已畢，只見馬褚二人，雙雙畢命，上官子彤亦倒地不起，那在石後現身，用暗器傷自己的，竟是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心知必是石鈺之子，老賊陰險已極，因自己中箭受傷，功力已減，乃乘中英察看上官子彤傷勢，垂淚傷心之際，潛行兩步，猛聚全身功力，雙掌一推，一股奇勁無比的捲地狂飈，打向中英及地上的上官子彤，老賊先待掌力出手，然後才斷喝一聲：「上官窮酸與石家遺孽，還不納命！」

上官子彤與石中英，一個重傷垂斃，一個急痛神昏，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說也奇怪，那股捲地狂飈，已近二人身前，陡然似遇無形堅壁，中途折轉，吳濤猛覺眞氣大震，兩眼金花亂閃，一連幾個踉蹌，幾乎站立不穩。

這時石中英身後石壁的最高之處，一聲極清宏的「無量壽佛」，語音未落，一位清癯全眞，已在眼前飄然而立，手中拂塵揚處，一指吳濤說道：「天理昭彰，循環不爽，種因得果，如影隨形，我妹素雲，殺孽只重不妄，雖有辣手仙人外號，但生平所殺，盡是些神姦巨惡，其罪難容之人，即結怨瀟湘，曲亦在爾，何況自當年南天門後，瀟湘三俠已携眷歸隱六盤，不問江湖恩怨，爾等竟然乘其勢孤力薄，倚衆乘機，又不憑眞實武功對敵，却仗毒藥暗器埋伏羣攻，可憐石索二氏滿門，除英珠姪女靑城從師，及我這石中英甥兒，被上官大俠捨命所救之外，直接間接，全都命喪你等之手，衡情論理，委實難容，但貧道既已稽首三清，對俗家恩怨，不願親手過問，今日煩你傳言當時參與之人，石索兩門血債，五年之後，由兩氏後人，自來清算，但這五年之內，爾等若有人能痛改前非，回頭向善者，只須有事實可憑，貧道當命門下，到時略減刑誅，稍體上天好生之德便了。」

吳濤聞言，微一打量老道，祇覺得此人宛如蒼松古月，瀟洒出塵，雙目神光湛湛，不可逼視，遂慨然答道：「聽你之言，想是清虛道長，但我羅浮三煞，向來作事是睚眥必報，只憑好惡，不論是非，彼此既已成仇，毋庸再談仁義，今日我既不敵，殺我最佳，否則，異日與石索後代相逢，莫怪吳某依然心辣手狠。」

清虛道長微微一哂道：「蓮花舌燦，難度癡迷，既然如此，你已內外有傷，必然難下此峯，命我座下靈禽，抓往山下，五年之後，靜待我門下行誅便了。」說畢將手向空一招。

吳濤方覺被鳥抓走，過於丟人，猶待逞强，一股疾風已自當空壓到，未等騰挪，即被一隻碩大無朋的金眼黑鵰，夾背一把，淩空抓起。那鵰抓起吳濤，兩翼再微一搧動，把馬褚二賊遺屍，打落萬丈懸崖，便即飛往山下。

這時上官子彤亦已悠悠醒轉，雙眼微開，突見清虛道長，頓覺一愣，口角一動，欲言無力。

清虛道長移步近前，微笑道：「瀟湘一別。瞬刻廿年，老弟俠腸古道，捨命全交，爲舍妹保全這點骨血，貧道委實欽佩感激不盡，你所受毒藥暗器，貧道尚能醫治。只是眞氣斲喪過度，非待今夜子正，開壁取寶，不得復原。現且暫服我護心丹一粒，稍減痛苦，以作別後長談便了。」

說着自懷中取出朱紅色丹丸一粒，命石中英服侍上官子彤嚥下，慢慢扶他坐起

，自己伸手肩頭，替他起下所中釘箭，又掏出一個長約三寸的白瓷小瓶，傾出白色藥粉敷治傷處，然後席地盤坐，伸出兩掌，與上官子彤掌心相抵。

上官子彤自敷服靈丹後，又覺清虛道長掌中一股溫和熱力，透過自己掌心，散佈周身，頗為舒適，知他正用本身純陽眞氣，相助自己療傷，忙亦凝神靜慮，物我皆忘，半刻工夫，只覺周身氣機流走，除眞氣弱不能提之外，自知已無大碍，雙目一開，慘然一笑道：「寒暑廿更，方兄霽月光風，豐姿依舊，我等塵世中輩，則終朝碌碌，自損天年，翻覆恩仇，無時或了，此翻石索二兄全家遭禍，小弟無能，僅救得此子，心方愧對故友，方兄再出感激之言，豈不更令我慚愧無地。」

說罷，回顧石中英道：「侄兒還不上前拜見你舅父，他那先天太乙神功，及兩儀眞氣，你僅須學成一樣，便足以傲視武林，報仇雪恨。」

中英拜倒在地，睹舅思母，不禁悲從中來，放聲大哭。雙眼神光充足，兩太陽穴微微鼓起，內功分明已具火候，知他父母均為內家正宗，根基紮得極好，眉目之間，隱約可見妹子當年英風，畢竟手足情深，饒他清虛道長，靈台已淨，天蘊俱空，亦不禁心頭一酸，雙目微微濕潤，輕撫中英肩頭道：「甥兒且抑悲懷，人生修短，數有前定，我自峨嵋，遠來終南，原本為你，少時開壁取寶，服食兜率仙果之後，便須隨我回轉峨嵋，痛下苦功，研求絕藝，不過將來藝成，行道江湖，除父母之仇外，當以你母為戒。須知『但得一步地，何處不留人』，切不可倚仗絕世武功，妄造殺孽。」

上官子彤緩緩起立，向清虛道長問道：「方兄，小弟只知你精奇武學，蓋世無雙，怎的千里之外，事事前知，莫非已參峨嵋心法，竟道妙通玄了麼？」

清虛道長笑道：「峨嵋心法，得之何易，便前知慧覺，貧道此刻亦無此神通，好在開壁須在今夜子時，老弟重傷力弱，可與中英賢甥均就那畔石上坐下，聽貧道詳談這別後光景，及此來經過罷！」

這時那隻黑鵰業已飛回，站在清虛道長身後石上，竟有大半人高，剔翎弄羽，顧盼間，兩眼金光亂射，神態好不威猛。

清虛道長亦盤坐中英身畔，對上官子彤道：「我自當年與舍妹負氣，瀟湘一別，本意遍遊天下名山大川，因在武昌黃鶴樓前，得識川中大俠崔萍，談及峨眉，悠然神往，乃買舟溯江而上，由鄂入川，便覽三峽之勝，不想在巫峽江心，突噴水柱，所乘小舟傾覆，舟子二人，葬身急流，幾加探測，才知該處江心水眼之下，藏有一條毒蛟，幸而尚未成形，否則一旦出峽發水歸海，下流無數生靈，必遭浩刦，遂在當地勾留三月，費盡心機，始將那蛟誘出，拚鬥一場，自己幾折一臂，方才除去。入峨眉後，夜宿金頂，巧見佛光神燈之異，憬然頓悟，百年駒隙，何異蜉蝣，久聞此山靈跡頗多，常人以體力所限，自己絕頂武功在身，何不一窮奧秘，或有奇遇，也未可知，念頭打定，遂裹糧深入，七日之後，果被峨眉第四代劍仙竺聲度化，歸入三清門下，並得賜居棲雲古洞，以靜參玄門武功，及初步練氣訣竅。

「原來，自昔年第三次峨眉門劍，正邪各派同遭浩刦之後，峨眉前輩長老，多已道成飛昇，又以時移世異，古道淪亡，人慾橫流，門下後輩新進子弟之中，頗有為物慾所誘，以一身道力，為非作惡，甚至作為貪緣富貴之階者，累得掌門人，一一追殺，正以門規，從此嚴定戒律，絕對不許輕易傳諭門下弟子道家心法，非待其人夙根深厚，善行又多，直至易簀之時，蓋棺論定，生平確無絲毫過錯，才許度脫元神，使之轉世後，再收歸門下，傳以心法，當年南天門事後，奉諭在棲雲古洞，面壁十年，於極靜之間，頗生慧覺，期滿之日，突接仙師靈鵰傳書，告知六盤之事因果，並因自己行道江湖廿餘年，遇有惡人，均先力加勸化，即屢誡不從，亦僅廢去武功，不使為惡，從未開過殺戒，善根至厚，前次巫峽斬蛟，所積功德，更是極大，掌教師尊業已特降殊恩，許以俟妹子這段俗家恩怨一了，便可不待轉世，即往凝碧崖中，參拜本門各位師長，傳以峨眉心法。

「至於此間崖壁取寶之事，則極為奇特，便我仙師道妙通玄，也僅能算出崖內除兜率仙草外，尚藏有稀世奇珍，亦應為中英所得，及須在今夜子時開壁。至藏寶究係何物，則總覺靈機為極高法力掩蔽，算推不出，祇能命我到時相機行事。我自奉法諭，雖明知數定難移，但骨肉連心，總尚冀萬一之想，倚仗此鵰，兩翼風雲，頃刻千里，遂由峨眉先飛六盤，到時，我妹子及瀟湘三俠等遺體，已均由家下人妥為安葬，乃又趕來此地，終稍遲誤，致果上官老弟多受苦難，殊覺慊慊呢！」

一席長談，時已入夜，皓月斜懸空際，遠近峯巒，輕籠柔光，歸壑流雲，瞬息百變，這玉柱峯高出羣山，終南全景，俱在眼底，夜色清絕，令人塵囂煩俗，為之全蠲。上官子彤這時因千斤重担已卸，心頭泰然，縱目流連，不禁為這月下終南景色所醉。但陡然幾杵遠寺晚鐘，隨風清澈入耳，心頭猛的一覺，暗罵自己眞正該死，如此曠世奇緣，若等閒錯過，何時再得，忙自懷中，取出前在橋陵所得，三才劍訣，遞向清虛道長道：「小弟日前瞻拜橋陵，於無意中巧得此書，亦因此才知此間藏寶，惟該書幾經翻閱，頗難自解，方兄絕世高人，何況已參玄門秘奧，可否稍賜指點呢？」

清虛道長接過一看，只見那書似絹非絹，不知何物所製，長約五寸，厚達寸許，共分天地人三篇，滿佈蠅頭小字，封面題有「三才劍訣，留贈有緣，關中練氣士蒼昊子著。」等字樣，翻閱一過，向上官子彤笑道：「恭喜賢弟，蒼昊子前輩一代奇人，劍術道法，自成一家，俱極玄妙，其畢生心血結晶，竟為賢弟所得，福緣眞是不淺，此書地人兩篇係劍術名家內功精要，賢弟自行詳參，即可領悟，但內有部份竅要，均係道家口訣，非經指點不可，貧道尚可效勞。至於天篇則均係道家練氣長生及道術之類，慢說賢弟，即貧道此刻，亦難參悟，尚望賢弟循序漸進，先將地人兩篇，覓一靜地練成，即可人間無敵，他年中英甥兒，恩仇了斷，貧道果若得傳

峨眉心法，必不自吝，再與賢弟研參這天篇大法吧！」

上官子彤聞言，自是喜出望外，當下便由清虛道長就三才劍訣地人兩篇中，有關道家口訣及精要之處，詳加講解，上官子彤本來已具上乘內功，人又絕頂聰明，自然舉一反三，再加上隨時反覆問難，清虛道長亦不厭求詳，直等他把這三才劍訣地、人二篇中精要訣竅，全部記熟，清虛道長仰觀星斗，已近子正，遂先傳石中英峨眉坐功，及初步吐納口訣，命他等開壁服果之後，即依所授，用本身純陽眞氣，導引靈藥，運行週身奇怪八脈，各處穴道，自然更增靈效，傳畢口訣，時已子正，清虛道長雖已奉仙師喩知，此壁用自己所煉兩儀眞氣，一擊即開，但適才展閱蒼昊子三才劍訣，已明此間禁制，竟是本門師祖李英瓊所設，那裏還敢怠慢，忙先整頓衣冠，向中英先前藏身的那片崖壁，恭謹下拜，然後緩緩起立，張口一噴，只見一條白氣，電射而出，就在那白氣將與崖壁接觸之時，陡然一片極亮金光，如飆輪電轉，耀目難睜，一閃即隱。

三人只覺眼前一花，再看那崖壁時，却已非原形，適才之光禿石壁，現已滿佈蒼苔，離地丈許之處，有一方圓六七尺的洞穴，清虛道長目睹仙法靈奇，重又向洞拜謝，回首招同中英，一齊飛身而入，二人方到洞口，即覺一陣氤氳清芬，襲人神爽，中英身畔帶有火摺，連忙取出晃着，只見那洞甚是寬敞，石床丹灶，一切日用之物竟均齊備，洞頂鐘乳四垂，映着火光，光怪陸離，壁間燈中，燈油猶存過半，忙用火摺點着，適才奇芬越來越濃，循香以尋，原來那株兜率仙草，其形似蘭，倒生洞中右壁之上，九葉一花，葉色碧綠，花色赤紅，就這片刻工夫，花已全開，花心之中現出大僅寸許的朱紅果實一顆，清虛道長急忙伸手摘取，交與中英服下，在石床之上，照適才傳授，打坐用功，自己則自懷中取出玉刀一柄，將那株仙草輕輕連根掘起，然後回頭細察洞內，只見石桌上，放有寶劍兩口，下壓柬帖一封，清虛道長抽出柬帖一看，慌忙又自拜倒，原來柬帖又是自己師祖李英瓊所留，大意為：

「昔年三次峨眉門劍之後，一干異派妖邪，均已逐漸被誅戮度化乾淨，只有一名九影仙娘仇小香，此人煉就三尸元神，及九個化身，最工玄功變化，暨內媚之術，故得此名，為人淫邪已極，各正教門下，為其色相所誘，敗壞道基者甚多，英瓊對其極為痛恨，幾度搜殺，均被逃脫，未能得手，遂用先天大衍神數，細加推算，才知妖婦尚有百餘年運數未終，將來應在本門第六代俗家弟子手中，形神皆滅，英瓊人極好勝，此事因果，雖已算出，心終不服，最後一次約同余英男，將妖婦困住，連用自己的紫郢劍，牟尼珠，紫清靈焰兜率火，及英男的南明離火劍，離合五雲圭等前古至寶奇珍，將妖婦三尸元神，連斬其二，但末了仍被妖婦暗用滴血分身，離魂散影之法，逃脫一縷殘魂，遁入苗疆，深藏地底不出，法力雖已大減，將來如二度出世，仍足為人間大害，此時三英二雲，均將道成，無暇再作追殺，這才相信天意難違，數皆前定，任憑法力再高，也不能逆天行事，於是飛升前將自己及周輕雲所用的紫郢青索雙劍，留存於終南玉柱峯頭，以待百年之後，門下俗家二男二女弟子，暫時借用，又因紫青雙劍，乃峨眉開山祖師，長眉眞人煉魔之寶，威力太大，塵世中人，難以運用，遂以小寒山謝家二女所贈西方八功德池中，一丸神泥，用玄門極高法力，封蔽劍上靈光，他年俟妖婦二次出世，與之相遇時，祇須心念峨眉教祖速斬妖邪，自生靈應，那妖婦貌相甚美，通身皮白如紙，毫無血色，極易辨認，但紫青雙劍，係天府奇珍，難在人間久留，斬畢妖婦之後，即會飛返峨眉，永為峨眉鎭山之寶。末後，還有兩句諺語道：眞金之精，紫郢青索，得者雙英，終南一角，廿載塵寰，黃粱早覺，葛鮑雙修，遨翔碧落。」

清虛道長看罷，又驚又喜，驚的是仙法神奇，百年後事，竟然瞭如指掌，自己何幸得列峨眉門牆，並蒙掌教師尊上官紅特降殊恩，許傳大道，必須戰戰兢兢，勉力精進，他日或可超凡脫刦，倘稍有隕越，這不世仙緣，何能再得，便不免與草木同腐了，喜的是峨眉劍紫郢青索，僅出傳聞，中英何福，竟然得此，雖不能長久保持，但傲視江湖報仇雪恨必可無疑，祇是劍有兩柄，仙偈云「得者雙英」，又有俗家男女弟子之語，分明似指中英及索玉峯之女英珠而言，但英珠係青城心如神尼衣缽傳人，怎會又為峨眉弟子，殊覺難解，不由伸手取過雙劍，拔出一看，只見那劍形式古樸，通體烏光，宛如兩段黑鐵，劍柄上鐫有古篆劍名，粗看並無異處，但細就燈光一看，那烏光之中，又似有無數光華，層層不停流轉，持向壁角大石，輕輕一觸，石便裂作數塊，方知是至寶奇珍，回頭再看中英，盤坐石床之上，垂簾內視，寶相外宣，神儀內瑩，知他內功本已深具根基，再加上峨眉練氣秘訣，導引這兩間靈氣所鍾的仙家妙藥，周行全身，祇等奇經八脈走通，氣納丹田，神歸紫府，便告功成，即此片刻光陰，已足抵世俗武功，卅年苦學了。

中英適才服那兜率仙果，入嘴便化為極清香甘美的瓊漿玉液，順喉而下，胸腹之間，即感到聚有一股清冷之氣，忙照清虛道長所傳，盤膝靜坐，兩手掌心向上，分置左右膝頭，垂簾內視，微微叩齒，舌尖輕抵上顎，寧神一志，將自己純陽眞氣，自丹田緩緩提起，凝聚心頭，與那兜率仙果所化的清冷之氣，逐漸混合，並隨意念所指，循周身經脈穴道，運輪環行，只覺所到之處，舒泰已極，那清冷之氣，亦越來越覺溫和，直到把周身三十六處大穴，及奇經八脈，運行完畢，已與本身純陽，眞氣互相融會，合為一體，由心頭大降，重納丹田，心知大功已成，一睜雙目，只見清虛道長左手懷抱一對寶劍，右手執着那株兜率仙草正在身前，含笑而立。慌忙下得石榻，尚未及開言，清虛道長已先笑道：「甥兒福緣眞個深厚，此番得益匪淺，不必在此多言，你上官叔父，元氣斲喪過度，又心懸洞內，已有多時，先去將這仙花，與他服食為要。」說罷，便命中英遙向峨眉，拜謝仙恩，然後一同飛身出洞。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留香帖（一）

生命誠可貴　難報再造恩

「姑娘，好死不如惡活，妳千萬不能去尋短見。」

「活見你的鬼，你才是在找死呢！」素袖一用，纖掌倏揚，拍的一聲脆響，賞了管閒事的一記耳光！

管閒事落不是，挨一記耳光算不得怎樣出奇。

只不過在一記耳光揮出的同時，那位姑娘必然會向管閒事的投下一瞥。

「啊，三師哥，是你……」

「小師妹，原來是妳？……這般時辰……妳在這兒……」

「這般時辰怎樣？帆影烟波，孤鶩落霞，送夕陽，迎素月，還有什麼比這更美？何況人家還在……」

「好，好，三年不見，小師妹似乎更勝往昔。」

「可是三師哥，你為甚麼會落得這般狼狽？」

「咳，小師妹，莫非妳還不知道愚兄的遭遇？」

「知道，荊一非名滿江湖，如果我不知道豈不是一個白痴了。」

「小師妹，妳怎麼這樣說話？」

「那叫我怎樣說？問你五十萬兩銀子花完了沒有？」

「小師妹，連妳也不相信我，認為那五十萬兩鏢銀是我吞沒的？」

「相不相信都不要緊，反正咱們已經賠償了客人。」

「啊，小師妹，你們那來的這麼多銀子？」

「賣盡所有，再加上我爹的那一條老命……」

「啊，小師妹，愚兄罪該萬死！」

「哼，那塊黃土不埋人？既然知道該死，你還回來做甚麼？」

「不，愚兄心有不甘，必須找出陷害咱們的仇人。」

「找？哼，如果能够找到一點破綻，就不必等到三年後的今天了。」

「啊，小師妹，莫非……妳已經找過了？」

「難道我就應該甘心？」

「對不起，小師妹，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唉……」

在一聲幽幽長嘆之後，她哭了，梨花帶雨，像個淚人兒一般。

他輕輕握住她的玉手，正想安慰她幾句，一股陰森森的冷笑忽然由一側的樹叢中傳了出來。

他聞聲知警，健腕一帶，將小師妹拉到身側，然後流目一瞥那片樹林，冷冷道：「出來吧，朋友，既是有為而來，何必藏頭露尾。」

「好，好，荊大俠快人快語，咱們再不出去，倒顯得有點小家子氣了。」隨着話聲由林中走出三個，兩矮一高，並肩向荊一非師兄妹走來。

這三人一色黑綢勁裝，同樣一副獰惡的長像，兩個矮的懷抱長劍，高的提着一柄頗為沉重的九環金刀。

荊一非一怔道：「朋友，咱們好像面生得很。」

高個子道：「這有甚麼要緊，咱們現在交交朋友也不為遲。」

荊一非道：「好主意，只是在下不敢高攀。」

高個子道：「是瞧不起咱們兄弟？好吧，咱們打個商議你看可好？」

荊一非道：「商議甚麼？」

高個子道：「荊大俠快要三十歲了吧？人生七十古來稀，只要有二十萬兩銀子，荊大俠今後必然可以渡過一段優遊的歲月……」

荊一非道：「你說這些話，是甚麼意思？」

高個子道：「荊大俠不懂？那我就再說明白一點，咱們兄弟並不貪心，只要分給咱們每人十萬兩就够了。」

荊一非呆了一呆，然後仰天一陣狂笑道：「這又是一個好主意——」

高個子道：「本來是個好主意，五十萬兩銀子你一生一世都花不了，與其放在那兒發霉，倒不如分一點給咱們兄弟。」

荊一非道：「如果我沒有那五十萬兩銀子呢？」

高個子嘿嘿一陣冷笑道：「這麼說荊大俠就不應該了，光棍眼裏不揉沙子，無論你怎麼裝都瞞不過江湖朋友的耳目。」

荊一非道：「這麼說各位是非要三十萬兩銀子不可了？」

高個子道：「不錯，少一兩不行。」

荊一非一翻衣底，取出兩柄短劍，道：「咱們似乎不必說廢話了，三位一起上吧。」

高個子擺擺手道：「別忙，荊大俠，待咱們說完了話再動手也不為遲。」

荊一非道：「還有什麼好說的？你要銀子在下沒有，除了訴諸武力，難道還有別的法子？」

高個子道：「我想荊大俠如果知道咱們兄弟是誰，你必然會改變主意。」

荊一非道：「哦，閣下必然是一位高人了，請教——」

高個子說道：「咱們兄弟居住高郵，承江湖朋友的抬愛，送給咱們兄弟一個字號——」

荊一非道：「在下明白了，高郵三奇名滿江湖，原來竟是這般德性。」

高個子面色一沉道：「姓荊的，別給臉不要臉，咱們兄弟要想擺平你容易得很，你信是不信？」

荊一非道：「這就難說了，因為世間喜歡吹牛的太多。」

高個子勃然大怒道：「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怨咱們兄弟不得。」

「慢來，大個子——」

說話的是荊一非的小師妹，她身形一錯，已攔在高個子的身前。

高個子哼了一聲道：「閃開，姑娘，莫非妳要代他出手？」

「不，我只是替你可惜。」

「替我可惜？」

「不錯，你們不遠千里跑來此地，究竟為的是甚麼？」

「那還用說，自然是為了銀子。」

「為銀子你就不能將他怎樣，否則誰帶你們去找銀子？」

「多謝姑娘提醒，咱們出手會有分寸，不過，姑娘，你為甚麼要提醒咱們？」

「這——」

「怎麼，姑娘不便說？」

「其實也沒有甚麼不便，你們要銀子，我只是要人。」

「此話怎講？」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金錢是身外之物，小女子並不重視這些。」

「姑娘好胸襟，請問——」

「小女子盧若蘭。」

「麒麟鏢局盧總鏢頭的千金？」

「不敢，正是小女子。」

「唉，令尊為他傾家蕩產，還賠上一條生命，妳這麼護着他，令尊在九泉之下如何能够心安？」

「這是我的事，你就不必管了。」

「我不想管妳的事，請閃開一點。」

「如果我不閃開呢？」

「那咱們就不客氣了！」

高郵三奇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惡人，功力之高，在江浙一帶是頂尖人物，現在以二對三，這雙師兄妹是處於不利的局面，一旦動起手來，只怕就要凶多吉少了。

盧若蘭挺身而出，並不能為荊一非化解危機，不過她却利用人性貪財的弱點，使高郵三奇不至傷害荊一非的性命。

荊一非不傻，盧若蘭的心意他自然明白。

他感激盧若蘭，但對眼前的危機並不在意。

「不必担心，小師妹妳讓開一點，高郵三奇跟我無怨無仇，他們不會對小兄怎樣的。」

「可是，三師兄，高郵三奇是名人，你得當心一點。」

「我知道。」

待盧若蘭退開之後，荊一非衝着高個子道：「出招吧，閣下，要銀子就得賣點氣力。」

高個子道：「說的是……」

語音未落，環聲暴起，一片金光帶着獵獵勁風，以驚雷捷電之勢，向荊一非當胸劈來。

這一刀威勢絕倫，可見高郵三奇果然盛名不虛！

只不過他這威勢絕倫的一刀，部位似乎差了一點，刀風掀起荊一非的衣角，距離却差了兩寸。

「不必客氣嘛，朋友，這回不算，再來。」

高個子這一刀雖然未盡全力，但絕對沒有够不上部位的道理，這自然是荊一非避讓的原因了，只是他却沒有瞧出荊一非是如何避讓的。

他踏前兩步再度出招，但見金光繞體，環聲急喝，一連劈出八刀，每一刀都巳竭盡全力。

結果這八刀與第一刀沒有兩樣，還是差了那麼一點距離！

這回高個子明白了，同時臉色也變得像豬肝那麼難看。

荊一非微微笑道：「你這把刀不太管用，依我看你們三兄弟一起上吧，否則砸了高郵三奇的金字招牌，豈不是荊某的罪過！」

別人還沒有出招，高個子已是灰頭土臉，如果再不倚多為勝，今後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高郵三奇這個字號了。

他舉手一揮，兩名矮個子立即奔了過來，三人一語未發，逕自展開一陣狂攻。

當今之世，能夠在高郵三奇的手下走過三招兩式的為數不多，三奇聯手當得是舉世無匹。

這是高郵三奇的說法，他們的說法似乎並未離譜。

他們只不過攻出三招兩式，一陣鬼哭狼嚎的慘叫之聲果然響了起來！

可惜慘叫的不是荊一非。

不是荊一非莫非是高郵三奇？

不錯，荊一非的短劍在他們的喉頭開了一個小洞，他們怎能不鬼哭狼嚎？

荊一非在死者的衣衫上抹去了短劍上的血跡，不勝感慨的一嘆道：「有人說金錢就是罪惡，看來的確有些道理！」

他說話之際目光投向小師妹盧若蘭，那兩句感慨的言語自然是對她說的！

也許由於適才那一陣驚心動魄的惡鬥吧，盧若蘭仍然目瞪口呆，到現在還沒有回過神來！

荊一非笑笑道：「小師妹，妳是怎麼啦？」

盧若蘭啊了一聲道：「三師兄，你真高，小妹決未想到三年不見，你的武功進步得竟是如此驚人。」

荊一非道：「這沒有甚麼，坐牢嘛，長日無事，總得找事情做做。」

盧若蘭道：「說的也是，啊，三師兄，你是幾時出獄的？」

荊一非道：「二十八天了。」

盧若蘭噘着嘴，投給他一記幽怨的眼神道：「二十八天才來，你——」

荊一非說道：「請原諒，小師妹，愚兄出獄之後不只是身無分文，而且衣衫襤褸，滿身腥臭，我不得不先去別處想想法子。」

盧若蘭幽幽道：「師兄是將若蘭當做外人了，難道我還會嫌你？」

一片羞紅湧上盧若蘭的粉頰，她像一個初嚐愛情滋味的少女，那種神韻實在迷人已極。

她芳齡二九，原是花樣的年華，天真的少女。

她也從未談過愛情，十幾年來，只有這位青梅竹馬的三師兄跟她比較談得來。

不過她雖是艷比桃李，風華絕代，但決不像一個十八歲的少女。

因為她太成熟了，那豐滿的體型，決不差於一般的少婦！

但在荊一非的目中，小師妹只是比以前更美，更惹人憐愛而已。

因此他輕輕一吁道：「我知道妳不會嫌我，所以我才來這兒。」

盧若蘭輕輕依到他的懷裏，雙目一闔，以夢幻般的語聲道：「咱們在這兒消磨過不少童年歲月，湖中烟波，岸上草木，對咱們都有一份深厚感情，當我獨對孤燈，難消永夜之時，我就會想到這裏……」

荊一非嘆了一口氣道：「這樣太苦了妳了，小師妹，師父究竟是怎樣死的？」

盧若蘭道：「咱們賠不出五十萬兩銀子，賣盡所有，羅掘俱盡，也只湊出二十四萬，爹一急之下就一病不起——」

荊一非說道：「小兄罪該萬死，後來呢？」

盧若蘭道：「客人心腸仁慈，爹一死他就不再追究，只拿去二十四萬兩銀子算了。」

荊一非道：「大師兄二師兄呢？」

盧若蘭道：「樹倒猢猻散，他們自然各奔前程去了！」

荊一非問道：「就妳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盧若蘭道：「我將爹葬在老屋旁邊，只好住在這裏，所幸還有徐媽陪着我，否則就更孤單了，三師兄，咱們回去吧。」

荊一非道：「好的。」

他先將高郵三奇葬在岸邊，才跟着盧若蘭回到一幢古老破舊的房屋。

別看房屋有些破舊，環境却是幽雅已極。

這是一個突入太湖湖心的半島，位於馬蹟山及西洞庭山之間，帆影波光，漁舟晚唱，山光水色，美得不可方物，老鏢頭盧駿就將他的房屋建築在這個風光宜人，三面環水的半島之上。

荊一非曾經在這幢房屋之內渡過一段漫長的歲月，也有一段值得回味的美好童年，現在景物依舊，人事全非，觸景傷情，難免感慨萬端！

× × ×

「徐媽，快來呀，妳瞧誰來了？」

一名白髮如銀，滿臉皺紋的灰衣老婦，由屋裏奔了出來，她是盧若蘭的奶娘徐媽，對荊一非自然熟習得很！

「啊，荊少俠，是你？咱們小姐天天念着你，不分寒暑，不管雨天晴天，總要到湖邊的路口去等你，皇天不負有心人，今天終於將你等回來了。」

「奶媽，瞧妳，一見面就囉嗦個沒完的。」

「好，好，奶娘不說，快請坐，荊少俠。」

「奶娘，咱們餓了，有沒有吃的？」

「有，有，你們先喝杯茶，我馬上就來。」

荊一非原想跟徐媽寒暄幾句，但不待他開口徐媽已經到厨房去了。

盧若蘭道：「別管她，三師兄，坐下來我有好些話要問你。」

荊一非道：「好，小師妹請問。」

盧若蘭道：「鏢銀究竟是怎樣丟的？咱們至今還弄不明白。」

荊一非道：「說起來慚愧得很，我也弄不明白。」

盧若蘭道：「此話怎講？」

荊一非道：「三年前小兄押着鏢車經過江西永豐縣以南的烏江舖，由於天色已晚，就在鎮上投了店……」

盧若蘭道：「以後呢？」

荊一非道：「以後麼，待小兄一覺醒來，已經身在寧都縣的牢獄之中了。」

盧若蘭愕然道：「就這麼簡單？」

荊一非道：「就這麼簡單，他們說我

監守自盜，我就百口莫辯了。」

盧若蘭道：「你為甚麼百口莫辯？難道他們抓住了甚麼把柄？」

荊一非道：「是的，在我的行囊之中找出了兩錠鏢銀。」

盧若蘭大叫一聲道：「這怎能算作把柄，難道賊人不能栽贓？」

荊一非說道：「他們自然還有別的證據……」

盧若蘭道：「甚麼證據？」

荊一非道：「由永豐到寧都，有一個揮金如土的狂人……」

盧若蘭道：「那狂人就是你？」

荊一非道：「我說不是，但還是百口莫辯。」

盧若蘭道：「莫非又有把柄落在官府的手上？」

荊一非道：「差不多。」

盧若蘭道：「哎呀，究竟是怎麼回事，快說嘛。」

荊一非道：「有人出面指認，我自然百口莫辯了。」

盧若蘭呆了一呆道：「三師兄，這是真的？」

荊一非道：「我沒有瘋，也沒有狂，如果監守自盜，還能沿途揮霍？」

盧若蘭道：「別多心，三師兄，我也覺得此事不近人情，只不過……啊，酒菜來了，咱們邊吃邊聊。」

邊吃邊聊，打發漫漫長夜，的確是個好辦法，但一股異聲却於此時傳了進來。

盧若蘭面色一變道：「莫非是高郵三奇的同伴找來了？三師兄，咱們快出去瞧瞧。」

荊一非道：「好的。」

異聲來自後院，他們沿屋巡視一週，任什麼都沒有發現。

回到屋裏，奶娘徐媽已經擺好杯筷菜餚，連酒也跟他們斟上了。

盧若蘭說道：「奶娘，妳也來喝幾杯吧。」

徐媽道：「不，我有點累了，你們慢慢喝吧。」

待徐媽離開之後，荊一非忽然微微笑道：「小師妹，妳去厨房拿一只碗來。」

盧若蘭道：「要碗做什麼？」

荊一非道：「小杯喝酒不過癮，大碗酒，大塊肉，才是男兒的本色。」

盧若蘭道：「好的。」

她果然拿來一只大碗，還帶來一罈老酒，先將荊一非面前的小杯倒進大碗，再將大碗斟滿，然後伸出纖纖玉手，舉起酒杯道：「三師兄，我敬你，咱們來乾這一杯。」

荊一非道了一聲好，端起大碗一飲而盡。

盧若蘭放下酒杯，忽然嘆息一聲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禽獸不必說牠，人是萬物之靈，為什麼還要這麼愚蠢！」

荊一非淡淡一笑道：「是啊，妳為什麼如此貪心，如此愛財？」

盧若蘭面色一沉，說道：「你說甚麼？啊……」

這一雙青梅竹馬的師兄妹，三年來兩地相思，魂牽夢繞，如今別後重逢，應該有訴不盡的相思之苦才對。

現在盧若蘭語含譏諷，荊一非更是直言指責，這是為了甚麼？

而且好戲還在後頭，盧若蘭一語甫落，竟然雙手捧着肚皮，痛苦得大叫起來。

「你……那杯酒……」

「我跟妳換了杯子，那杯毒酒自然是妳喝了。」

「姓荊的，你好狠……」

「我狠？嘿嘿，我師妹呢？妳將她怎樣了？」

敢情這位盧若蘭竟是假貨，勿怪當她認為荊一非已經喝下毒酒之時，忍不住要出言諷刺了。

現在請君入甕，她喝下了她自己佈置的毒酒，無論她如何深沉，都難免會啼笑皆非。

她的確有點啼笑皆非，不過她並不害怕。

「咱們低估你了，姓荊的，你果非常人。」

「好說，喂，出來吧，老太婆，妳如果想打歪主意，吃虧的必然是這位姑娘，不信妳就試試——」

他說話之際已經運指如飛，連點假盧若蘭幾處穴道，假徐媽自然不敢輕舉妄動了。

一子走錯，滿盤皆輸，假徐媽不得不遵命現身出來。

荊一非忽然面色一寒，喝道：「妳們是誰？」

假盧若蘭道：「咱們只是兩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的。」

荊一非道：「這不要緊，相逢就是有緣，要是連兩位的姓名都不知道，豈不失禮。」

假盧若蘭略作沉吟，終於將她的姓名說了出來。

「我姓成，名雙玲，她是我姐姐成雙玳。」

「哦，好巧妙的化裝，我幾乎被妳們朦騙過去。」

「那你是怎樣瞧出破綻的？」

「對不起，這一點，在下必須暫作保留。」

成雙玳道：「荊大俠……」

荊一非道：「甚麼事？」

成雙玳道：「舍妹中毒頗深，必須服食解藥。」

荊一非道：「說的是，只可惜在下幫不上忙。」

成雙玳道：「不必你幫忙，咱們有解藥。」

荊一非道：「這個我知道，我還是只能表示一點歉意。」

成雙玳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荊一非道：「我的意思很簡單，只要交出我的師妹，令妹就可以服食解藥。」

成雙玳怒叱道：「你這是在威脅咱們嗎？」

荊一非道：「這麼說未嘗不可。」

成雙玳冷哼一聲，一撩衣底，取出一柄長劍，道：「荊大俠，這兒不夠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荊一非道：「那來這麼多的囉嗦，要動手出招就是，想調虎離山？嘿嘿，別打錯了主意。」

成雙玳的確想調虎離山，只有讓荊一非離開才能救她的妹妹。

她當然打錯了主意，荊一非能够識破她們的僞裝，不被毒酒所害，調虎離山之計又怎能瞞得過他？

但成雙玲身中劇毒，又被制住穴道，如果不及時施救，她那條美麗的生命必然熬不過一個時辰，姐妹情深，成雙玳明知荊一非不好對付，也不得不拚命一搏。

一聲嬌叱，劍光像匹練一般飛了過來，出手一招，成雙玳就使出了全力。

她功力不弱，劍術上也具有極深的造詣，只不過她一連攻出三招，都無法傷到荊一非，別人還沒有反擊，她已落在下風，如何還能鬥得下去？

噹的一聲，她將長劍丟到地上，冷冷道：「我認栽，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荊一非微微一笑道：「咱們無冤無仇，我何必殺妳。」

成雙玳道：「你肯放了咱們姐妹？」

荊一非道：「可以，不過妳必須回答我幾項問題。」

成雙玳道：「什麼問題？」

荊一非道：「我師父是怎樣死的？」

成雙玳道：「這個……」

荊一非道：「怎麼，不願說？」

成雙玳道：「我只是聽到江湖傳言，江湖傳言是不能作準的。」

荊一非道：「不必担心，是非眞假我還分辨得出。」

成雙玳道：「令師原本有病，經不住失鏢的打擊，一急之下就魂歸極樂了。」

荊一非道：「我師兄妹呢？」

成雙玳道：「樹倒猢猻散，令師一死他們自然各奔東西了。」

荊一非哼了一聲道：「成姑娘，令妹只怕支持不下去了，妳最好實話實說。」

成雙玳道：「我說的是實話。」

荊一非道：「就算他們各奔東西，也會到獄中瞧瞧我，他們沒有瞧我，必然遭到了變故，這種事妳瞞我不過。」

成雙玳道：「我實在不知道，你殺了我也沒有用。」

荊一非道：「有一件事妳必然知道，是誰派妳們來的？」

雙成玳道：「這個……」

荊一非道：「令妹的生死捏在我的手上，希望妳不要自誤！」

成雙玳嘆息道：「好，我說……」

她們姐妹的兩條命都捏在荊一非的手裏，她如何能够不說？

可是她却沒有說它出來，只是一聲慘呼，忽然向前栽倒下去。

荊一非見狀大吃一驚，急忙點足彈身，伸手攬着她的纖腰道：「成姑娘，妳怎麼啦？」

成雙玳道：「我……中了暗算，我的……百寶囊……有藥……快救雙玲，你們……逃……」

這位姑娘的背心中了一枚毒釘，由於傷中要害，眼看活不成了，但姐妹情深，臨死還不忘要救她的妹妹。

荊一非伸手向成雙玳的百寶囊中一掏，果然摸出一紅一白兩只瓷瓶，他先放下她的屍體，再回頭向成雙玲一瞧，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呆。

敢情適才這一陣躭擱，成雙玲已經毒發身死。

他輕輕嘆息一聲，雙脚一點地面，彈身奪門而出，他是想尋找暗算成雙玳的賊黨，但四野靜寂，萬籟無聲，那裏還有半隻人影。

此地山川起伏，叢莽極多，找人原本不易，何況又是黑夜，視野更爲困難。

找不到人就算了，他却仰天一陣長嘯，然後鬼哭狼嚎般的狂笑起來。

這是怎麼啦？莫非他急怒攻心，變作一個瘋子？

不，他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任何橫逆都不能使他喪失心志，像他這樣的一種人如何會瘋？

只不過他需要發洩，狂笑只是發洩胸頭的積悶而已。

他的積悶的確太多，遭遇的離奇怪誕也無人可比。

三年前他押鏢前往廣州，竟在江西永豐縣境的烏江舖跌進第一個陷阱，如非縣官秦鏡高懸，認爲他監守自盜的罪證不足，他能否脫身囹圄就難說了。

他出獄之後立即直奔太湖，除了在縣城找朋友借來一點銀子，並未作半點躭擱，但剛到太湖，他又遇到另一個陷阱。

不過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成雙玲第一聲「三師兄」就使他提高了警覺。

原來他與小師妹盧若蘭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已達非君不嫁，非卿不娶的深厚感情，在他們單獨相處之時，是以「小哥」及「小妹」相稱，三年後刦後重逢，又是夜半無人私語時，她怎麼會以「三師兄」相稱呢？

由於這一點破綻，使他逃過另一刦難，對方也因而損兵折將，受到一次極大的挫折。

不過，這一點勝利，實際上對他並沒有半分好處。

師門冰消瓦解，他自己也身敗名裂，現在雖然打了一個小勝仗，失去的一切却已收不回來。

惟一的收獲，就是他的心情冷靜了下來。

因爲他發覺自己已經遇到一個可怕的強敵，雖然他受到的打擊十分沉重，但敵人並未感到滿足。

那麼他的未來依然是危機四伏，第三個陷阱，甚至第四個，第五個會接踵而來的。

這究竟爲了甚麼？

鏢銀被刦，師門瓦解，據他所知，盧氏一門，除了他這位三弟子，似乎再也沒有一個活人。

無論是什麼深仇大恨，應該足以洗雪了，難道眞要趕盡殺絕，一個不剩？

由適才的遭遇看來，敵人的確不想讓他活下去，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寬恕對手是江湖中的大忌。

那麼他的處境就危如累卵了，敵人已經掌握了他的一切，連冒充的盧若蘭都扮裝得維妙維肖，他却任什麼都不知道，豈不十分危險！

不管處境如何險惡，他總不能束手待斃，縱然落個挫骨揚灰，也得跟敵人週旋下去。

於是他埋葬了成氏姐妹，在天色黎明之際，一逕奔向蘇州。

× × ×

蘇州城裏的東南角，距葑門不遠之處，聳立着一幢氣象萬千的高大建築，此時才是辰初，它的門前已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了。

莫非在這幢巨厦之內，有什麼喜慶之事？不，它是一家鏢局，門前的車馬只是準備起運的鏢車而已。

此時一名勁裝大漢，正在指揮十幾名夥記拾奪鏢車，他忽然目光一凝，向一位迎面走來的藍衫靑年道：「朋友找誰？」

藍衫靑年道：「找你們的總鏢頭。」

勁裝大漢道：「朋友要託鏢？」

藍衫靑年問道：「莫非閣下就是總鏢頭？」

勁裝大漢道：「不，在下萬子安，是本局的鏢頭。」

藍衫靑年道：「久仰，請萬鏢頭派人傳報一聲，在下要跟總鏢頭當面一談。」

萬子安問道：「朋友的上下怎樣稱呼呢？」

藍衫靑年道：「在下荊一非。」

萬子安愕然道：「麒麟鏢局的三弟子荊一非？」

荊一非道：「不錯，正是在下。」

萬子安忽然面色一沉道：「咱們總鏢頭今天不見客，你請吧。」

荊一非冷冷地說道：「這話是閣下說的？」

萬子安道：「誰說的都一樣，咱們總鏢頭不會見你的。」

荊一非道：「萬大俠，荊某可是以禮求見啊！」

萬子安哼了一聲道：「怎麼，莫非你還敢無禮不成？老實告訴你吧，鐵盾鏢局願意打發要飯的，也不會給你一個銅子，識相一點趕快挾着尾巴滾，惹火了大爺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敢情萬子安認爲他是登門求乞，是一個較高級的要飯的。

他本來就像一個要飯的，衣衫陳舊，蓬首垢面，外觀如此窩囊，勿怪別人會狗眼看人低了。

荊一非不在乎別人對他是怎樣一種看法，他喜愛的就是那副疏懶的調調兒。

他也沒有生氣，但語氣却堅定得很。

「萬大俠，你弄錯了，我不是到鐵盾鏢局要飯，只是想找你們總鏢頭談談。」

「找我們總鏢頭談談？嘿嘿，你是老幾？姓荊的，憑你也想見咱們總鏢頭？」

「我說過，萬大俠，荊某是以禮求見的。」

「很好，你先接下這個再說。」

語音甫落，忽然兜胸一掌。掌若鐵錘，急如狂飆，萬子安使出了八成眞力，希望一掌就將這荊一非擺在這兒。

他們雙方相隔極近，可以說伸手可及，萬子安如此凌厲的掌力，要避開將十分不易。荊一非面色一變，他決未想到雙方無怨無仇，萬子安會痛下殺手的。

不過他還是避開了，跨步旋身，動若脫兎，只是毫釐之差，使掌力擦胸而過。

萬子安是鐵盾門的大弟子，以一套「追風神掌」飲譽江湖，現在頗爲自信的一擊竟然失手，神色上難免爲之一呆。

這一呆可就糟了，腕脈忽然一緊，全身勁道盡失，同時一股無可拒抗的力道使他騰空而起，吧的一聲巨响，他已趴在八尺以外了。他雖是摔得眼冒金花，可沒有忘記這一摔之辱，身形着地之後，立即拉開嗓門吼了起來。

「別放走他，姓荊的監守自盜，吞了五十萬兩鏢銀，他瞞得了官府，却瞞不過江湖同道！」

看來萬子安也是一個財迷心竅的小人，荊一非送上門來，豈不十分不智！

果然，三名鏢師，五名趟子手，大家一聲吶喊，立即將他圍了起來。

這般人全是鐵盾門的弟子，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弱的功力，由於他們的大師兄萬子安適才一招落敗，因而他們一起亮出了兵刃。

荊一非的功力够高，如果單打獨鬥，這般人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如是以一敵八，後果就很難預料了。

更重要的一點，是他不願傷人。

找鐵盾鏢局的總鏢頭，是爲了查明仇家，無端端的樹立一個强敵，決不是他的本意。只不過他在別人的心目中，是一個極端卑鄙的小人，他吞沒了五十萬兩鏢銀，使師門烟飛火滅，陷於萬刦不復之境。

因而，沒有人聽他解釋，沒有人聽他分辯，八名彪形大漢已向他展開無情的痛擊。忽然一股鏗鏘的語聲傳了過來：「住手……」

鐵盾門下應聲停手，但包圍之勢未解，氣氛依然一片嚴肅。

此時一名身着泥靑長衫，手持旱烟桿的老者，緩步走了過來。

「朋友是向本局找碴？」

「不，在下是以禮求見。」

「見誰？」

「總鏢頭。」

「老夫就是總鏢頭陸長山，朋友有何見教？」

「在下一事不明，想請總鏢頭指示迷津。」

「甚麼事？」

「這幢房屋原是麒麟鏢局的產業，何以換上貴局的字號？」

「你是誰？」

「在下荊一非。」

陸長山向他打量一眼，忽然仰天狂笑起來。

荊一非道：「莫非總鏢頭不信？」

陸長山道：「老夫的確有些不信，一個身挾鉅金的人何以會如此寒酸？」

荊一非道：「這個總鏢頭就不必管了，請回答在下的問題。」

陸長山道：「此事你應該比誰都明白，何必明知故問！」

荊一非道：「荊某罪孽深重，愧對師門，但三年繫身囹圄，不啻與世隔絕，因而不明之處甚多……」

陸長山道：「咱們是花銀子買來的，你還要知道甚麼？」

荊一非道：「總鏢頭見過家師？」

陸長山道：「沒有，跟老夫接頭賣房子的，是麒麟鏢局的賬房顏政三。」

荊一非道：「總鏢頭可知道家師去了

何處?」

陸長山道:「老夫與令師素無交往,怎能知道他去了何處?」

荊一非雙拳一抱道:「既然如此,在下不打擾了,告辭。」

陸長山哼了一聲道:「別忙,姓荊的,你要是就這麼一走,鐵盾門今後就不能在江湖上混了。」

荊一非道:「總鏢頭要留下荊某?」

陸長山道:「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你打了本門的弟子,老夫只好留你下來!」

荊一非道:「好,總鏢頭請划下道來吧。」

陸長山揮退守在四週的門下弟子,將旱烟桿往腰帶上一插,然後招招手道:「請!」

荊一非知道陸長山自持身份,決不會搶先出招,但只要讓他一招使出,必然是石破天驚,再要想扳回主動,就難如登天了。

因而他只在外綫緩緩遊走,希望找一個最有利的攻擊機會。

在鐵盾門,陸長山是第二高手,除了掌門黃天爵,就數他功力最高。

在江湖道上,陸長山也是高人,數遍黑白兩道,能够勝過他的並不多見。

他惟一的缺點是性子太急,所謂薑桂之性,愈老愈辣,忍氣的功夫,似乎差了一點。

荊一非這一遊走,正好擊中了他的弱點,起先他還在强行忍耐,最後他就顧不了甚麼身份了。

「小子,你要做遊魂?老夫超渡你就是。」

他叱喝之際已一連劈出三掌,每一掌都像疾雷撼山,的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只不過他這追魂奪命的掌力,却沒有擊中目標,三掌擊出之後,他竟然面色大變。

原來他發覺右肘關節之處,逼來一股暗勁,他攻敵沒有奏功,反而引鬼上門。

他連消帶打,一連變換幾次身法,甚至逼出了滿頭大汗,荊一非像鋼鈎似的五指,依然罩在他右肘之上。

陸長山是鐵盾門的掌門師弟,在江湖道上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按現狀來說,他應該認敗服輸,不必再打下去了。

但一個人的成名十分不易,他怎肯就這麼斷送他一世英名?因此,他不再避讓,左臂竭平生之力,一拳橫擊而出。

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呼,荊一非被擊得飛了起來,他雖是抓碎了陸長山的肘骨,但這沉重的一擊,使他血染荒草,幾乎一瞑不視。

這是一項意想不到的結果,按常情來說,除非雙方不共戴天,仇深似海,決不會作出這等兩敗俱傷的打法。

一旁觀戰的鐵盾門門下全都爲之面目失色,他們呆了一陣,才一起向陸長山圍了過來。

萬子安的神情十分沉重,但他並未忘記陸長山的臂傷。

「師叔,你老人家的手臂……」

「別管我,快將姓荊的人頭摘來。」

「是,師叔。」

荊一非是跌落在一片雜草叢生的荒地之上,距離鬪場約莫丈許遠近。

萬子安起落之間就已到達那塊荒地,但他却橫直找遍十丈,也找不到荊一非的屍體。

「稟師叔,姓荊的不見了。」

「胡說……」

「弟子沒有說謊,這兒留有一片血漬,却找不到姓荊的。」

陸長山不信他那一拳會打不死荊一非,但荒草之中血漬斑斑,荊一非的確已經消失不見。

陸長山錯愕良久,最後頒下了一道追殺的命令,他毀了一條右臂,如果不能殺死荊一非豈能甘心!

× × ×

在蘇州河的北岸,距離蘇州城約莫十五六里之處,聳立着一幢古老的房屋。

此時月掛柳梢,萬籟俱寂,只有潺潺流水,在不停的奔騰着。

這像是一個冷酷而凄凉的夜晚,寒風颼颼,如訴如泣。

古老房屋的東廂,一燈如豆,在寒風中抖顫着。

東廂的陳設十分簡陋,除了一張半桌,兩隻圓櫈,就只有一張木榻了。

惟一引人矚目的,是木榻上睡的一個藍衫少年。

他短髭如戟,蓬首垢面,胸前血漬斑斑,景象十分凄慘。

不過他還活着,因爲他的胸膛還在微微的起伏。

他還活着倒是不錯,但離死已然不遠,瞧他那面如金紙,氣機微弱的情景,就知道他還在死亡綫上掙扎。

待天近黎明之時,一名身着青衣,年約二八的清秀姑娘走了進來,她扶着藍衫少年的頭部,將一碗湯藥給他餵了下去。

晌午時分,這位瀕臨死亡的藍衫少年終於醒了過來,他睜開失神的雙目,向房裏打量一眼。他瞧到了青衣姑娘,口齒微動,似乎想說點甚麼,但吶吶半晌,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青衣姑娘緩緩走近木榻,微微一笑道:「你要知道是誰救了你,這是什麼地方,是麼?不要急,咱們會慢慢告訴你的,你安心的躺着,我去去就來。」

青衣姑娘離開了東廂,片刻之後她同着一名老者,及一名白衣姑娘再度前來。

這名老者身材中等,面目黧黑,身上穿着一件灰色長衫,面含笑意的咳了一聲道:「好了,老夫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再休養個三月五月,又是一條活蹦活跳的漢子。」

青衣姑娘道:「可不是,不過姓陸的也太狠了,那一拳不只是五臟移位,連肋骨也斷了三根,除了老爺的保命神油,縱使華陀再世只怕也救他不活。」

灰衫老者微微一笑道:「他的傷勢的確沉重,老夫費盡心力,耗盡靈藥,直到第八天才能使他蘇醒過來,在老夫行醫數十年的經驗中,此等情形倒是罕見。」

這主婢二人一唱一和,藍衫少年明白了,他的命不只是灰衫老者所救,而且費盡心力,耗盡靈藥,更使他駭異的是他已經昏睡了八天。

江湖道上講的是恩怨分明,所謂受人點水之恩,必須湧泉以報,那麼這救命之恩又當如何報法呢?想到這些,他惶惑了,頭上的汗珠忽然暴了出來。

他原是一個不願欠債的人,估不到竟然欠了一個比天還要大的債。

這個債他還不起。

還不起的債只有不欠,但他却已經欠了。這也不要緊,命是你救的,你拿去就是。

難道天下當眞會有這種傻瓜?別人好不容易由鬼門關上拉他回來,就爲了不願欠債,竟然連命都不想要了?

這當眞應了無巧不成書,藍衫少年就是這麼一個可愛而率直的傻瓜。

「前輩……」

他的體質仍然虛弱,這前輩二字的音量小得幾乎只有他自己才能聽到。

但灰衫老者聽到了,可見他不只是醫道無雙,武功之高也非泛泛可比。

「什麼事?少俠。」

「多謝救命之恩……」

「這算不了什麼的,少俠不必放在心上。」

「可是……晚輩不想欠債!」

「你說甚麼?少俠。」

「晚輩是說,不想欠債。」

「你這是什麼意思?」

「晚輩是想……請前輩拿回去」

「拿回去?拿甚麼回去?」

「命,晚輩的命。」

灰衣老者適才還在跟青衣姑娘「丑表功」,雙方一和一唱的,將他的救命之恩讓藍衫少年明白。

按說救命之恩,如同重生父母,藍衫少年應該感激涕零,以圖後報才對。

他再也想不到藍衫少年不願欠債,更意外的是叫他將命拿回去。

灰衫老者面色一變,青衣姑娘的粉頰也是一片鐵青,只有白衣姑娘例外,嬌靨如花,像牡丹那麼高貴和聖潔。

打從走進這個房間起,白衣姑娘就始終一言未發,而且神情冰冷,面罩嚴霜,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

現在她竟然笑了。

不,那只是一抹輕淡的笑意,輕淡得像一抹烟雲,經風一吹早巳點滴不存了。

藍衫少年的運氣不錯,他竟然瞧到了那一抹笑意。

他的神色微微一怔,覺得這位白衣姑娘太美了,適才那輕淡的一笑,竟令他有着波濤洶湧的感覺。

不過他不是個登徒子,而且他重傷未癒,還身負奇寃,那有心情去欣賞女色。

他的心情不好,灰衫老者似乎更壞,那張陰沉沉的面頰,忽然湧起一片殺機。

「姓荊的,你說,老夫救錯了你?」

敢情這位藍衫少年就是荊一非,他是到師門舊址探查,結果遭到陸長山的暗算。如非灰衫老者相救,他那裏還能活到現在。只是他不願意領這個情,他知道欠債的滋味並不好受。不過他要灰衫老者將命奪回去,實在有點不近人情,勿怪灰衫老者要湧起一片殺機了。

灰衣老者既然將他由死神手中拿回,自然不會又將他送回死神手裏。

而且這位老者是一個醫生,醫者有割股之心,他怎會出手殺人?

因此,他面上的殺機消失了,以十分和平的語氣道:「不要如此偏激,少俠,老夫救你是出於一片善意,並沒有要你感恩圖報,只要你能走你就走,心理上不必有欠債的負担。」語音一頓,回顧青衣姑娘道:「小蕙,妳留在這兒照顧她吧,琴韻,咱們走。」他說走就走,一轉身逕與白衣姑娘走了出去。

荊一非瞅看他們的背影,嘆了一口氣,青衣姑娘少蕙却瞧着他輕輕撇了一下櫻唇。

這是一個不屑的小動作,却被荊一非一眼瞧到。

「姑娘也請吧!在下不需要照顧!」

荊一非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豈會要輕視他的人對他照顧!

小蕙冷冷道:「怎麼,你趕我走?」

荊一非道:「姑娘言重了,在下只是不想看不喜歡的嘴臉而已。」

小蕙面色一沉道:「這很簡單,你只要閉上雙眼,不就看不見了麼?其實一個人應該有點自知之明,要閉上雙眼的應該是我!」

荊一非道:「那妳就閉上吧!」

他叫小蕙閉上雙眼,他自己首先就閉上了,那不太整潔的面頰之上,瞧不出半絲感情。這是一個不通人情的傢伙,對女孩子竟然如此冷酷。

小蕙撇撇嘴,同時哼了一聲,道:「不近人情,只是愚蠢,忘恩負義,就禽獸不如了。」這話太重了,荊一非如何能够忍受下去。

「姑娘,我說過,我不領情,你們可以將我的命收回去。」

「哦,你不後悔?」

「荊某言出如山,豈會後悔?」

「不,我認爲你一定會後悔,你信不信?」

「姑娘太小看荊某了,妳出手吧!」

「你果然是一個愚蠢的傢伙,要不要我提醒你一點?」

「沒有必要。」

小蕙道:「那是你不敢面對現實,忘恩負義你就當之無愧了!」

荆一非道:「哦……」

「想想看,三年囹圄之災,只落得身敗名裂,這是你自己動手,死活與別人無關,但你的師門呢?他們因爲你而家破人亡,難道你也不管了?」

「這個——」

「男子漢要有不畏艱難,面對現實的勇氣,你爲了偏激的個性,竟然愚蠢得連滿身血仇都不顧了,我說你不如禽獸該沒有寃枉你吧?」

荊一非並非性格偏激,也不是不明事理,只是寧折不彎,有點執拗罷了。

他懷疑灰衫老者救他是別有居心,如果將來被別人挾持,去做自己不願做的事,倒不如一死來得乾淨,但師門血仇不能不管,自己的寃屈不能不伸,小蕙提醒了他,他却有生死兩難的感覺。

他不再想死,神色上自然也平靜了一些,雖然還是不苟言笑,但偶而也會跟小蕙作暫短的交談。

(未完)

兩月完俠情小說

雲劍飛·文
盧　令·圖

雪中行（一）

塞外來孤客

雪原狙殺

時在隆冬。

大雪飄飛，鋪天蓋地而下，天地間白茫茫一遍，山地白，林也白，地上一切事物皆白，白色已籠罩了這個世界的一切。

世上美好的，醜惡的，皆在這白色的掩蓋下，美好的變得更美，醜惡的也暫時變得好看，令人不易分辨它原來的樣子。

世上有幾多醜惡的事情，在美好外衣掩蓋之下進行令人不易察覺，不去注意。

×　　×　　×

白色的世界中，有一點不易察覺的白點在慢慢移動，時而隱沒在飄飛的大雪中，時而又出現在雪花飛舞的隙縫中，距離漸近，白點漸大，忽然一陣歌聲在這茫茫雪原上响起，散播在空間：

天蒼蒼兮地茫茫，
吾獨行兮步踽踽，
衆之所在兮，
足跡之所至！

歌聲悲壯愴涼，動人心魄，在這蒼茫一遍白的雪原上迴响，更添幾番落寞孤獨意境。

歌聲在風雪中迴揚，移動的白點越近越大，悲壯愴涼的歌聲也越响，如雪點般的白點，終於現出一個人形來，原來歌聲是這一身落滿白雪，遠看起來如一點白雪般的人唱出的。

一個在風雪飛舞的雪原上獨行的人！

倩女情獨鍾

在這風雪交加，趕狗也不出門口，鳥絕飛，獸絕跡的嚴寒天氣，居然有人在白茫茫的雪原上行走，不怕風雪，不怕寒冷，確是一件不多見的怪事。

但更怪的事還在後面。

×　　×　　×

一步一個脚印，從頭到脚披滿了落雪的雪人，一步步在深可齊膝的雪地上行走着，悲涼的歌聲含着種無可奈何的意味在空間飄蕩着，伴隨着這個雪中獨行的人。

歌聲憂然而止，滿身披雪的獨行人也猝然停下了脚步，俯身注視雪地上一堆隆起的雪堆。

白雪罩蓋下隆起的雪堆，雪中微露出一隻烏黑的靴尖，烏黑的靴尖在浩白的雪中，顯得份外奪目，雖是露出少少，也被這雪中獨行客看見。

落雪瞬間將露出雪外的靴尖掩蓋了。

好奇心每個人都有，而且是一生下來就有，正因了這種好奇心，人類創造出文明，發現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物，使人類世界得已不斷進步。

這個獨行人不但有好奇心，偏偏還重得很。

天地彷彿爲白雪所包溶，雪地上這人獨行，已是一件奇事，而這在雪中露出的靴尖，就更加奇怪，更吸引人注意，更加令人生出一探究竟的慾念。

究竟穿着這靴子被白雪掩埋的人，是活，還是死，正是此刻獨行人渴欲想知道的。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獨行人抖落滿身白雪，露出挺健的身形，身上穿一件羊皮袍，外罩一件連帽兒的油布披風，帽兒下露出一雙明亮中帶幾分落寞倦意的目光，彎下身，獨行人雙手在雪堆中幾撥，已露出一個身形，雙手再幾撥，將雪地上被雪掩埋的人身上的雪全部撥開，所幸此人雪掩不深，很快整個身形全部顯露出來。

被雪掩埋的人則臥在雪地上，身上反穿一套皮衣褲。一臂壓在身下雪地裏，獨行人爲了方便探察此人是死是活，手一扳，將倒臥雪地上的人身體扳仰，正想伸手探其鼻息。

被雪掩埋的人本是身體僵硬，雙目緊閉，臉色蒼白如雪，狀似死人，豈料就在獨行人伸手探他鼻息的瞬間，突然張目裂嘴齜牙一笑，壓在身下掩在雪地裏的手臂一揚，雪花飛揚而起，和漫天飄落的雪花混和在一起，刹那雪花將獨行人俯彎下的頭身完全籠罩住，一道和雪一樣白的劍光，躲在飛揚起的雪花中，飛刺獨行人的心臟部位！

與此同時，四外方圓一丈內，雪花飛揚起，四道白色人形，隨着飛揚起的雪花飛躍而起，四道雪白的刀光如雪，飛襲向獨行人！

刀光殺氣勁厲，直將飄飛着的雪花劈開！

獨行人萬想不到這是個可怕的陷阱，一個使他萬刦不復的陷阱，竟然有人冒着凍斃在雪地上的危險，掩埋在雪下，藉着白雪的掩蓋，進行這種卑鄙惡毒的襲殺！

好奇心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如今就可看出了，他要不是好奇心重，一看埋在雪中人的死活，當不致令自己置身在這百死無救的險境中。

看來這五人是處心積慮，務要置這人於死地不可！

究竟有何深仇大恨，非欲其死不可，這刹那，獨行人也是意想不到，大出意料之外。

這五人佈下的陷阱可說惡毒出奇，掩蓋得天衣無縫，反穿羊皮襖，用白雪作掩護，利用變生刹那的瞬間，加上雪花迷漫蔽目，內外傾力一擊，獨行人就算有九條命，這次也非死十一次不可！

這是萬無一失的致命襲擊！

獨行人萬無倖理！

但世事無奇不有，你認爲無可能發生的事，它偏偏就發生，就像獨行人萬想不到會在這茫茫雪原上遭到襲擊一樣，但却發生了，且已致他於死地！

就在引誘獨行人上釣的雪中人一劍刺向獨行人心臟，丈內方圓掩藏在雪中的四人也藉機從四面凌空一刀襲到的刹那，獨行人迷漫在飄飛雪花中的身形突然消失，不存在於空間，似已溶解在雪中，令到全力施襲的五人由於突然失去了目標，而去勢又猛，一下子收不住，猛聽一陣金鐵交鳴聲中，五人刀劍擊在一起，倏又分開雪花般飄落四人，颯聲從地上也站起一人。

五人怔視着，實在攪不清獨行人怎會忽然間不見了，就像鬼魅一樣消失在他們的眼前。

就在五人錯愕間，如鬼魅般從雪地上冒起一人，正是那獨行人！

五人一驚欲動，獨行人如雪般白光繞身一閃，五人身軀俱一震，驟覺手腕一涼，跟着劇痛，刀劍把握不住，跌落雪地上，隨着有鮮紅的血點滴落在雪白的雪地上，擴散，滲透進雪中，紅白映襯，分外觸目。很快，被落下的雪花掩沒了，血再落下，再被落雪掩沒，這白色的世界似乎不容許有別的顏色點染其中。

五人驚恐地看着獨行人，左手掩着受傷的手腕，脚步連退，這實在太可怕了，連對手如何出劍也看不清楚，就一齊受了傷，眞是匪夷所思。

獨行人不知何時手中有劍，目光烱烱地掃視着五人。

臉色如雪般白的人用微顫的語聲道：

「你……你……。」

不知是怕，還是掩埋在雪地裏太久，冷得嘴唇發硬，總之說不出話來。

五人都沒有逃，他們有自知之明，他們逃不了。

獨行人冷漠地盯視着發話人，低沉問道：「我怎樣？」

臉色如雪般白的人抖聲道：「你是人，還……是鬼……剛才……怎會……躲……躲過咱……們一擊！」

獨行人淡淡道：「你想知道？」

臉色蒼白如雪的人點頭道：「想！」

其餘四人也眼光光地看着獨行人，一副想知道的表情。

獨行人伸手一指雪地：「剛才我就躲在雪地中，避過了你們的一擊！」

原來剛才獨行人在五人發動襲擊的剎那，他整個人忽然像個消溶的雪人一樣，一下子仰身塌倒在地，藉那一倒之勢，運力衝開積雪，整個人如蚯蚓般鑽進雪地中，避過那一擊！

這就叫天衣無縫，雪地有隙。

五人之所以看不清他是如何鑽進雪中，是因爲五人爲了掩護他們的襲擊，而揚起漫天雪花，本是想掩蔽獨行人雙目，以利他們全力一擊得手，但有利也有害，揚起的漫天雪花同樣也會令他們看不大清楚獨行人，獨行人就是利用這點，加上身法之快，在倒下的同時，就利用這瞬間，鑽進雪中，雪花落地，人不見，而雪地被落雪所鋪平，所以五人失了獨行人的影踪後，不明所以，還以爲他是鬼，不是人。

五人聽得張口說不出話，心裏打了個寒顫，此人太可怕了。

獨行人見五人驚呆的樣子，淡淡道：「你們是誰？」

臉色蒼白如雪的人似是五人的首領，都由他回答問題：「咱們是雪原五狼！」

獨行人目光注視着他，道：「你就是白臉狼？」

「正是！」白臉狼問道：「你認識咱們？」

獨行人不答反問：「你們可認識在下嗎？」

五人一齊搖頭。

獨行人沉聲道：「那你五人爲何襲殺在下，爲仇？」

白臉狼道：「你我素不相識，何來有仇？」

獨行人問：「那你們到底爲何要殺在下？」

五人閉嘴不答。

獨行人見五人閉嘴不答，也不急，他知道急是沒有用的，雖然他很想知道其中原因；對這「雪原五狼」，他也略有所聞，是塞外黑道上五條有名的狠人，軟硬不吃，全憑好惡。

獨行人試探地問：「你五人可是受人所托，那人是誰？」

五人聞言同時一震，眼中有抹驚色閃過，五人同時低頭不語。

獨行人看在眼裏，知道猜估得不錯，但他實在想不起，自己初到塞外，可謂人地生疏，怎會有人要殺他，爲了什麼原因，心雖急，表面仍然不急不慢地道：「五位，可否告訴在下？」

話聲未完，但見五人身軀一軟，「噗噗……」五聲响，五人先後歪跌在地，死狗一樣身子搐了兩搐，寂然不動！

獨行人萬料不到五人會服毒自殺，衝前一把將白臉狼劈胸抓起，白臉狼無力地搭拉着，嘴角有一絲紫黑色的血水淌出，如雪般白的臉呈現一種紫黑色，一探鼻息，眞的死了。

這一次不是裝死殺人，而是眞的死去，再也無能力殺人了。

世間事有時眞奇妙，奇妙得令人難以相信，就像白臉狼五人，爲了殺死獨行人，竟然在大雪天，躺進雪裏，冒被凍斃的危險，假裝死人，如今却眞的成了死人！

獨行人慢慢將白臉狼的屍體放下，注視了「雪原五狼」一會，長吁了口氣，倏的仰首望天，目中滿是落寞與無奈何之色，任那飄飛的雪花落在頭上，臉上，動也不動，良久，才低下頭，掃一眼業已被落雪掩了大半的五具屍體，喃喃道：「這是何苦，這是何苦……」

語聲中有惋惜，有無可奈何，但有更多的倦意；也不知他說的是自己，還是死去的「雪原五狼」，或者兩樣都有吧！

收回目光，緊一緊披風，邁開脚步，一步一個脚印，脚印成串留在雪地上，向前伸展，隨着那向前伸延的脚印，那悲壯愴涼，孤寂落寞的歌聲又在雪花飄飛的空中迴响起：

天蒼蒼兮地茫茫，
吾獨行兮步踽踽，
家之所在兮，
足跡之所至！

足印踏破雪原，歌聲衝開漫天飄飛的雪花，人漸遠，歌聲漸渺，只留下了五具想殺人，但終於自殺，已被落雪完全掩埋了的屍體，一長串伸延向遠處的足印，有些已被落雪掩平。

人已消溶在遠處漫天雪花中，足印也漸被落雪掩沒，一絲悲壯愴涼的歌聲餘韻在空中隨着雪花飄揚。

天地茫茫，一切又在白雪的掩蓋下——無論是美好或醜惡的，看來多麼悅目好看，浩白無瑕，就像那五具業已被落雪掩蓋了的屍體，現在看來有如五堆皚皚白雪的雪堆，不也悅目好看得很嗎？又有誰知道，在浩白悅目的落雪掩蓋下，是五具如死狗般醜惡的五具屍體！

美好的外表可以掩蓋一切醜惡的東西

，但不會長久，就像白雪終有一天會消溶一樣。

十里香酒鋪

駐馬鎮只是個不大不小的鎮，全鎮共有七八十戶人家，它之所以叫駐馬鎮，不是因爲有官兵駐扎在鎮上而得名，而是因爲不論行商旅客，達官貴人，到了這鎮上，無不停步留足，勒馬停車，在鎮上歇脚打尖，吃飯餵馬。

無它，就因爲方圓三百里地內，就只有這個小鎮，別無它處可供行人歇脚打尖，吃飯餵馬，補充干糧食水。

不知怎的，凡到這鎮上的人都叫它做駐馬鎮，相傳下來，就成了鎮名。

駐馬鎮有間十里香酒鋪。這是人盡皆知，無人不曉的了，凡是過路行商，不論貴賤，鮮有不進十里香酒鋪喝它兩壺的，特別是在這等大雪天。

酒鋪賣酒，十里香也不例外，一年四季賣的也是酒，酒名就叫十里香，那可不是誇大，只要酒瓶子一開，那股芳香濃冽的酒香，遠在鎮外大道上的行客，也能聞到，無不酒癮大起，非要進去喝它兩壺解解饞不可，不會喝的也會興起一嚐滋味的慾念。

酒既出名，但有一樣更加出名，那就是在這隆冬天氣裏，最好不過的佳品，令人聞之而食指大動的下酒物——狗肉，啊，那眞的是名符其實的狗肉滾三滾，神仙企不穩！

駐馬鎮以十里香酒鋪出名，十里香酒鋪一年四季有三季是以酒出名。但一到了冬天，却是以狗肉出名，因爲狗肉香蓋過了酒香。

據說一到冬天，到駐馬鎮十里香酒鋪來吃狗肉喝酒的，眞是趨之若騖，門庭若市，應接不暇，就算遠在四百三十一里外的鹽湖城內的巨賈富商，也會爲了一嚐十里香的狗肉，不辭奔波，冒着嚴寒，駕車套馬，專程來到駐馬鎮。

十里香酒鋪的狗肉之所以這樣出名，全靠酒鋪主人一手泡製。據他說，這種烹製狗肉法，是由他曾祖傳下來的。代代相傳，傳到他這一代，就由他發揚光大，成了老饕們的冬令佳品。

酒鋪主人以烹製狗肉出名，眞怪，他的名字就叫老狗頭，不知是宰得狗多還是吃得狗肉多，總之是名如其人，相貌眞的有點像狗頭，長臉凹腮突嘴豆豉鼻，看上去十足十像個狗樣，不知是何人叫起的，總之他現在就只得一個名：老狗頭；至於他的本來姓名，就被人遺忘了，連他自己也遺忘了，就以老狗頭爲名，絕不以爲忤，無論何人叫他，他也笑臉相應。

× × ×

日暮時分，風雪更大，但見漫天雪花蔽空，天空灰灰茫茫，家家關門閉窗，鎮外大道上行人絕跡，天氣寒冷得叫人打心裏頭打顫，連狗也蜷縮在火盆邊不動，這是趕狗不出門的嚴寒天氣，最好是在家裏喝酒圍爐取暖。

．風雪中一人出現在鎮外大道上，許是聞到了老狗頭烹製的狗肉香吧，也許他實在需要避避風雪，歇歇脚，脚步一快，朝鎮內走去。

天未入黑，十里香酒鋪內已是燈火明亮，鋪內二十多張桌子差不多坐滿了人，有人坐的桌上莫不小炭爐烘烘，瓦煲上熱氣騰騰，狗肉那獨有的香味四溢，溢出門外，飄散在雪空中。

酒鋪門口垂下一塊厚布棉簾子，鋪內火烘烘暖熱熱，酒香與混和在熱氣中升騰的狗肉香飄漾在空間，笑語聲，喝酒聲，沸滾聲混在一起，好不熱鬧。

厚布棉簾子一掀，一股冷風夾着幾片雪花吹進熱烘烘香噴噴的鋪內，風與雪花同時消溶在熱烘烘的暖氣中，但圍爐喝酒吃狗肉的食客還是被那冷風所吹，身上一寒，不由俱向門口去，見一人正在抖落滿身落雪，一步跨進屋內，棉簾放下，隨手脫下身上連帽披風，雙目一掃屋內食客，神情落寞地走到屋角一張空桌，坐下來，立有小二上前，送上杯筷，隨手送上一壺酒，這是客人最需要的，驟從冰天雪地中進來，喝兩杯暖暖身，最好不過，這小二硬是識做。

客人顯是被這屋內的暖氣，酒香狗肉香燻得精神一振，雙目中泛光，隨手拿起酒壺，斟了一滿杯，一口喝干，才對站在桌旁的小二道：「小二哥，好香的狗肉，先來一煲，要三斤！」

語氣中帶着種倦意，與無可奈何。

此人正是那在雪原上獨行的人！

在如此大風雪天，竟有生客到此，自不免令食客對他注視多幾眼，他可不理，那神情就像這屋內只有他一人那樣，垂下目光，只顧喝酒。

幾杯酒下肚，加上屋內熱氣蒸騰，獨行人的臉上精神了很多，紅紅的。

冒着熊熊火苗的炭爐送上，跟着是香氣四溢，令人吞口水的狗肉煲，狗肉煲是由老狗頭親手捧上，這是他的老習慣，他喜歡每次捧上狗肉煲時，聽到人客的讚賞聲。

以前每個人客在他捧上狗肉煲時從不落空的讚賞聲，今回却聽不到了，客人只是在他捧上狗肉煲時不經意地望了他一眼，又垂下目光，用力嗅了幾下狗肉香，淡淡道：「再來兩壺酒。」

老狗頭神情有點失望地注視着垂下目光、不讚他一聲的客人，倏然展開笑容，那樣子有如煮熟了的狗頭一樣：「客官，狗肉香不香？」

獨行人懶散地抬目望了他一眼，大概是被老狗頭那像煮熟了的狗頭那樣的笑貌吸引了，沒有垂下目光，拿起筷子挾了一塊熱氣騰騰的狗肉，放進嘴裏嚼幾下，骨聲吞下肚，讚聲道：「好香，好味道！」

老狗頭像狗吃到了屎一樣高興，一彎腰，連連道：「多謝客官誇讚，小老兒這就去給客官拿酒來。」

獨行人望着老狗頭齒牙咧嘴的滑稽相，那飽經風霜，落寞孤寂的臉上，不禁展顏一笑。

這一笑，令他展露出他臉上那獨有的男性美。

近門口的一張桌子，正有一人據桌吃喝，不過一雙明亮火熱的目光，却射向獨行人，久久不瞬。

獨行人似有所覺，抬目四下一掃，却沒有發現什麼，也就低頭享受那煲香氣四

溢的冬令佳品了。

他低頭吃喝，那雙明亮火熱的目光又射在他身上。

老狗頭送來了兩壺酒，他仍對這客人發生了興趣，放下酒壺，嘻嘻一笑，道：「客官，看你不像關外人，敢是從關內來的吧？」

獨行人仍是不想多說，只「嗯」了一聲。

老狗頭不知趣，繼續問：「不是小老兒多口，不知在這大雪天，客官到關外有何事幹？」

這太過份了，已超出了一個酒鋪老板的本份，像個審犯的官差一樣。

獨行人口裏又「嗯」了一聲，連頭也沒抬，似乎迫不及待要將這倸美味的佳品吃掉不可，一口干了滿杯酒，再來一大塊在瓦倸中沸滾着，溢着香氣的狗肉塞進口裏，簡直無機會說話。

老狗頭見他不答，只好沒趣地一點頭，笑聲道：「打擾了，對不起，客官慢慢吃。」

轉身走回櫃內。

待那老狗頭走後，獨行人像得到了解脫，吐了口氣，眞的如老狗頭所說，淺斟慢酌，細嚼慢咽起來，在細細品嚐那些酒肉。

吃狗肉一定要如此吃法。

這三斤狗肉三壺酒，足足吃喝了三個時辰有多。

酒氣與暖氣上臉，令獨行人臉上紅紅的，神情再也不像初時那樣，有了勃勃生氣。

從獨行人飽歷風霜，端正的相貌看來，年紀當在三十上下，神態與擧止間，添露出一種斯文與豪放揉合在一起的丰彩；風塵滿臉，臉上眼中添露出的那種孤寂落寞，與及那種無可奈何之色，使他有一種成熟的男人味道，加上那種獨有的，與生俱來的丰彩與魅力，使他成了個少女見了心跳，少婦見了面紅具有吸引力的男人。

他不是美男子，但他具有那種吸引異性的魅力。

× × ×

會了帳，獨行人披上那件油布披風，掀開棉簾，人還未出屋，迎面一股風雪已然撲捲在他身上，抬頭望天，天黑風雪寒，但他毫不懼怕，大踏步走出酒鋪，向鎭上唯一的那家客棧走去。

他又感覺到那雙目光跟踪着他，他也無心理會，天寒地凍，最緊要找個住宿的地方，不然風雪中露宿的滋味可不好受。

× × ×

獨行人剛一出十里香酒鋪，近門口那張桌子的客人，也忽忽結帳離去。跟着，悄沒聲的，靠後門的一桌兩個客人，也結帳離去。

老狗頭坐在櫃頭上，對結帳離去的客人都循例地說聲：「多謝光顧，明晚請再來。」

獨行人剛進入客棧房中，那個在十里香酒鋪內坐在門口一桌的人，這時也走到客棧門口，拍打落身上積雪後，一步跨進客棧，向瑟縮在錢櫃後的掌櫃道：「掌櫃的，可有房間，本人……本人要一間干凈的房間。」

掌櫃忙道：「客官，快請進，剛巧小店還有一間干凈的廂房，小二——。」

小二剛從那獨行人的房中出來，聽聞叫聲，兩三步奔前道：「小的在，掌櫃有何吩咐？」

掌櫃一指那人道：「快帶這位客官到左廂房。」

小二一哈腰，說道：「客官，請跟小的來。」

帶着這位客人，來到左邊一排五間房前，推開第四間房門道：「客官請進。」

隨手將帶來的油燈擧起，照着客人進入房內，將油燈放在桌上，道：「客官有何吩咐，請說。」

客人語聲清婉道：「沒什麼了，你去吧。」

「客官如想起需要什麼，只要叫一聲，小的就立刻來。」出房反身將門帶上。

客人待小二步聲遠去後，上前將房門門上，在房內察看了一遍，這才吐了口氣伸出雪也似白的手，五指纖纖，將頭上戴的一頂皮帽除下，頭輕輕一搖，立時黑緞般披散下滿肩秀髮，原來此人是女扮男裝的。

可能是喝了酒，加上在到客棧的途中被風雪一吹，臉上紅冬冬的，紅中透白，白中泛紅，明媚的大眼，秀氣小巧的鼻子，熱情的小咀，配上修長豐滿的嬌軀，十足一個大美人。

不過若從她身材去看，由於比一般女孩子稍爲高健，像剛才在十里香酒鋪的打扮，任誰也當她是個男人。

唇邊泛起笑意，目光痴痴地望着桌上那盞不住炸出小火花的油燈，坐在椅子上，以手支頤，油燈炸出的小火花不住爆散，擴大，幻出了一張落寞孤寂，目光中微有倦意，充滿了成熟男性美，具有吸引異性魅力的臉龐。

唇邊笑意更濃，痴痴的目光熱情溢現，雙目瞬也不瞬，盯視着燈花爆散幻出的臉影。

這張臉龐，這張叫她從第一眼看見就砰然心跳，不能自已，一刻也忘不了的臉龐，正是這張臉龐，使她在這大雪寒天，奔馳幾百里，來到這小鎭，爲了再看到這個人。

燈花一爆，房中黑暗，幻現的臉影也隨着熄滅的燈火幻滅，臉影雖然在眼前幻滅，但却深印在她腦中，永難磨滅。

燈油燃盡，夜已深，寒冷更堪，黑暗中站起身，嬌慵地伸了個懶腰，行到床前，脫下皮裘，上床鑽進被窩中躺下，閉上了眼，那裏睡得着，腦海中又浮現起那令她心跳的臉龐，連她自己也不清楚，是什原因，令到她不顧一切，在這大雪寒天，從幾百里外的熊鎭跟踪這個只見過一面的，在風雪中獨行的人，來到這個小鎭上。

難道她只見過一面的人，就令她愛上了他？

她不由又想起在熊鎭所遇見這人的情景。

× × ×

熊家大院。

熊鎭是出關後，關外的一個大鎭甸。

鎭上三四百戶人家，由於出關入關皆經過熊鎭，同時是商品藥材，皮毛騾馬的

集散地，故此鎭上繁盛熱鬧，兩條主要的大街上，開了十多間客棧飯館，做生意的，出關入關的，無不在熊鎭停留，可說川流不息。

熊家大院是熊鎭的主宰、首富，鎭上大半生意產業均屬於熊家大院。

而熊家大院的主人是威名赫赫的熊北周大爺，可以說眞正主宰熊鎭的人，是熊北周大爺！

熊大爺今年已五十有三，家大業大，勢力更大，不論黑白兩道，都給他幾份面子，因爲誰也惹不起他。

熊大爺自二十歲出道，成名，三十三年來，威名赫赫至今還沒有人能蓋過他。但如今有了，有一個人的名聲蓋過了他。

那麼你一定是會以爲熊大爺很不服氣，也很生氣了，那你就錯了，他不但不生氣，而且很高興，不論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此人，讚美此人時，他都會笑到見牙不見眼，欣悅之色，溢於情態。

這人究竟是誰？

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心肝寶貝，掌上明珠，人稱熊鎭女神的熊幗君！

熊鎭女神

熊鎭上不論男女老少，大大小小，無不翹起大拇指讚美這位熊大小姐，讚譽她爲熊鎭女神。

熊幗君是被人稱爲大小姐，但年紀並不大，今年只有十八歲，却出落得成個大美人，身段嬌健婀娜，肌膚勝雪，白中泛紅，大眼睛明媚動人，鼻子挺秀，綫條優美的小嘴，眞是人見人讚美。

熊大小姐的艷名，剎時間，傳遍了方圓千里內外，每一個見過她的人，無不讚賞不已，認爲是人間絕色，仙女下凡，女神之譽當之不謬。

由是熊鎭女神之名，傳遍千里，很多人都只爲一睹其姿容，專程趕到熊鎭，有些更想一親芳澤，想入非非，有些人見到她後，拚命想多看兩眼，好將她的容貌永遠留在腦海中，做夢也能清楚地見到她。

總之她的姿容風靡了塞外，漸漸，人們說及熊家大院，第一個提及的不是威名赫赫的熊北周大爺，而是有女神之稱的熊幗君熊大小姐。

熊大小姐艷名已蓋過了熊北周大爺。

有女如此，且是獨女，你叫熊大爺怎不歡欣愉悅，老懷大慰！

熊大小姐雖然在家裏備受寵愛，錦衣玉食，但却無半點千金小姐脾性，性格開朗熱情，平易近人，聰明伶俐，讀書之外，更喜騎馬射箭，有時野得像個男孩子，連熊北周也拿她沒辦法，只好由她。

熊北周更在她嬌纏下，將一身武功，傾囊傳授，熊大小姐已盡得了乃父的一身武功，有些方面還靑出於藍。

熊大小姐自小就喜歡到處去，也聽慣了別人的讚美，她也不以爲意，使她最受不了的是那些不懷好意的目光，不過日子久了，她也毫不在乎了。

每當她有事在鎭上行走時，啊！那可熱鬧了，鎭上人就像看賽會一樣，追着她看，令她煩惱不已，不是有必要，她絕不到人多的地方去。

× × ×

熊大爺年已半百，只得這個天仙般的寶貝獨女兒，自是寶貝寵愛得了不得，如今愛女長成，正是標梅之年，熊大爺也有心爲她擇一佳婿，那簡直門檻爲之踏破，聞風而來求婚的世家子弟，武林少俠，不知凡幾，但老父心急，她却不急，衆多的求婚者，她一個也看不上眼，連熊大爺最喜歡滿意，才貌雙全的原家堡少堡主原白海，她也不喜歡。

這可眞叫熊大爺氣惱，但又怎能發作呢？她是獨生女兒，心肝寶貝啊！

原家堡和熊家大院是關外兩大富豪，武林世家，熊原兩家更是世交，原家很早就來提過了親，但那時熊大爺由於只得一女，不想她早嫁，所以婉拒了，但如今女兒已長成，況且自己年紀漸長，家大業大，也沒有多少心神去打理。如今正好擇個好女婿，將一切交托，自己也好享幾年晚福，原白海正是他心目中的標準女婿，人俊武功高，正是天設一對，地造一雙，連鎭上見過原白海的人，都說他和熊大小姐是天生一對，奈何熊大小姐就是搖頭，令到熊大爺心裏干着急，又不好逼她，只有搖頭嘆氣。

原白海滿懷希望而來，只以爲奪得美人心，他也是抱有九成把握而來的，熊原兩家是世交，相距只不過幾拾里，原白海小時候經常隨着業已過世的母親到熊家大院探望熊大奶奶，眞巧，熊大奶奶也在年前過了身，兩人可說自小相識，青梅竹馬，後來他母親死後，才少了來往，但每年總有幾次見面機會，也都有說有笑，怎知却碰壁而歸。

一見難忘

熊大小姐本也很喜歡原白海，不過那不是情愛，用她的話來說，是友情，愛還談不上，所以當她爹對她提親時，她沒有回答，只是搖頭，連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不知怎的，每當她爹和她說到婚事時，心裏就覺得悵惘。

一大早，天上下着鵝毛雪，熊大小姐已從熊家大院悄悄溜了出來，騎着匹白馬，迎着那飄飛的鵝毛雪花，在鎭外那一些無際的雪原上奔馳，雪花飄落在她臉上，寒冰冰的，刺激得她精神奮發心胸開放。

馬蹄踏翻白雪，衝開雪中飄揚的雪花，她也不知在雪原上奔馳了多久，直到坐下馬鼻中噴着白雪，馬身上泛出細微的汗珠，她才放緩了韁繩，任那馬碎步小走。

她自小就喜歡雪，尤其是那在空中飄揚的浩白雪花，輕輕飄落，那種優悠嫻雅的落勢，令她看出了神，還有那掛滿落雪的枝葉，如蓋如傘，娉婷如少女，高大雄壯如天神，彎腰垂背如老人，各具姿態，活靈活現。

更有那鋪滿白雪的遠峯近山，崢嶸峨巍的山勢被白雪一蓋，全變得綫條柔和，嬌嬈好看。

極目所見，天地一色，皎潔雪白，不沾一點瑕疵，令人如置身白色仙境。

現在，熊大小姐也恍如置身在這世外仙境中，沒有人打擾她，沒有那討厭的目光，肉麻的讚語，有的只是這玉潔雪白的天地，她的心平靜而欣悅，隨着馬行所至，縱目觀賞。

她以爲在這白色世界中只有她一人。

忽然，在她目之所及，如飄飛的雪花般正有一白點在移動，斜着向她移來，起初她看不淸是人是獸，因爲離得太遠了，漸漸，那點白點移近，擴大，終於讓她依稀看出是個人，是一個全身披滿落雪的人在雪中行！

她驚訝，驚訝這人怎會獨自一人在雪中行走，在這飛禽走獸絕跡的雪天獨自一人行走，那是很危險的，隨時有被突發的大風雪掩埋的可能。

她好奇地注視着逐漸擴大的一個白點，突然，空中傳來一陣歌聲，一種充滿男性磁力，愴涼悲壯的歌聲傳到她耳中，由於風雪和距離遠，歌聲時斷時續，聽不大清楚，但那充滿男性磁力，愴涼悲壯的歌聲，却吸引了她，她全神貫注地，逐漸，人越近，歌聲越响，她聽到了全部歌詞：

天蒼蒼兮地茫茫，
吾獨行兮步踽踽，
家之所在兮，
足跡之所至！

歌聲撼人心絃，聞之令人神傷，道出了一個流浪人的落寞孤寂，但又無可奈何的心境。

歌聲隨着那飄飛的雪花在空中迴揚，馬不知何時已被她勒停了，雪花飄落在她頭上，身上，馬上，她也渾然不覺，她已被歌聲將心神全部吸引了，聽着那歌聲，不知怎的她的內心也感受到歌聲中那種流浪天涯，但又無可奈何，落寞孤寂的意味，心頭有種酸楚的感覺。

她本就是個熱情，感情豐富的少女，一種同情之心，油然滋生，體內熱血奔流，渾身一熱，突的興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勁，她要幫助這個在雪中獨行，流浪天涯的人，不論他是誰。

少女情懷總是詩，在這如詩似畫的白色天地間，聽到如此悲壯愴涼的歌聲，怎不令她情懷大動，悲憫之心大起。

迎着那移動的雪人，她策馬奔前去，她一定要看看這個在茫茫雪原上獨行，唱出那悲壯愴涼的歌聲，究竟是怎樣的人。

馬奔近在茫茫雪原上獨行的人，但見他全身包裹在落雪裏，頭上身上，脚則深陷入雪裏，正一步一個脚印，在走着。

馬蹄踏雪許是驚動了這個一心一意在雪原上獨行的人，停下脚步，隨着那馬步聲側轉頭望去，他也看到了騎在馬上全身披滿落雪的她，一時分不淸她是男是女。

馬在丈外停下，兩人打了個照面，熊大小姐一心想看淸楚這個在雪原上獨行的人是怎樣的一個人，一眼就看淸楚了這人露出風外的面貌，心裏不由自主的，砰然跳動。

她看到了一張充滿了男性魅力，令女人臉紅心跳的臉龐，那張飽歷風霜，但端正成熟，散發出一種男性獨有的魅力的臉龐上，那種動人的吸引力。

無論是那微帶抑鬱，深邃閃亮的雙目還是臉上顯露出的那種無可奈何，孤寂落寞的神色，都更增加了他的成熟與魅力。

只一眼，這張臉龐就深印在她心中，莫名其妙地，她臉紅心跳起來。

獨行人只淡淡地看了她一眼，眼神一動，仍是被其美麗所動，也認出了她是個女的，很快便垂下雙目，扭轉頭望着前方，一言不發，一步步，留下深深的脚印，向前邁進。

熊大小姐怔怔地坐在馬背上，不言不動，目光隨那脚印向前伸延的身形移動，直到那身形消溶在遠處，仍不收回目光，目光中有點痴迷。

她剛才在馬奔近獨行人時已想出的問話，却總是一句也問不出，她自己也弄不明白，爲何會在看到這人的容貌後，自己會心跳臉紅，特別是那淡淡一瞥的目光，竟將到口的話吞回了肚裏。

從來沒有人能令她如此，就算是她父親熊大爺，貌如子玉的原白海也不能，但却竟被一個毫不相識的陌生人弄到心神全失——她的心與神已被那人消溶在遠處的身形帶走了。

人的感情就是如此奇妙，朝夕相對可以生情，但偶然一眼，也會生情，而且這種情一旦萌生，勢如狂風暴雨，一發不可收拾。

也不知在雪中停留了多久，直到白馬也耐不了寒冷，在踢蹄嘶鳴，才驚動了她，慢慢將迷惘的目光從遠處收回，但眼前滿是那人充滿男性成熟魅力的臉影，抹也抹不去，揮也揮不掉。

這就是一種鍾情？

連她也弄不淸楚，她心裏只是渴欲想再見到這人，有一股衝動，令她毫不考慮，跟着雪地上漸被落雪掩沒的脚印，策馬追踪前去——她本想回家一轉，知會家人一聲，但又恐一來一回，那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已被落雪掩沒，再也無跡可尋。

命運冥冥中作弄人，又令她再見到了雪原上獨行的人。

× × ×

客棧中，熊大小姐躺在床上，鷄鳴天將亮，仍然無法睡着，一闔上眼，就看到了獨行人在十里香酒舖內，對酒舖主人老狗頭的開顏一笑，令她心動不已，但隨着，她皺起了眉頭，想到家中的父親在不見了她後，那種憂急的情景，不禁霍然起身，恨不得立刻趕回去。

但隨後那面影又在眼前閃現，就這樣她父親的面影和雪原中相遇獨行人的面影交替在她眼前閃現，令到她去留兩難，躊躇不決。

兩張臉影越現越大，實在太疲累了，終於在朦朧中進入了睡鄉。

雪崩

獨行人許是在雪原上行走得太累了，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推開窗子，淡淡的陽光射進房中，風雪巳停，窗外一遍白，萬物如披新衣，是個少見的好天氣。

正想叫小二拿洗臉水來，門外巳响起了敲門聲，獨行人低沉道：「誰？」

門外响起了小二的應聲：「客官，是小的，有位大爺叫小的送封信給你。」

獨行人聽得一怔，暗想自己到關外來，可說人不知，鬼不覺，加上人地兩生，怎會有人送信給自己，心裏一動，省起了昨天在雪原上遭到襲殺的事，莫非是有關連？

「客官，小的可以進來嗎？」小二門外等待得不耐煩了。

「門沒有上門，進來吧！」

小二應聲推門入房，將手中拿着的那一封信遞給獨行人：「客官有何吩咐？」

獨行人小心地看了那封信一眼，才從小二手裏接過。隨口道：「小二哥，煩你拿盆洗臉水來。」

「客官，小的馬上拿來。」轉身走出房。

「慢着！」獨行人像想起什麼：「小二哥，這信是誰交給你的？你可認識？」

小二在房門口停下：「客官，小的不知他是誰，更不認識他，他只叫小的將這封信交給你，打賞了小的五錢銀子，就走了。」

「那人長相你總知道吧？」

小二回憶着道：「那人大概四十多歲年紀，相貌兇惡，生了一臉大鬍子，身軀高大，不是本鎭人。」

獨行人和氣地道：「小二哥，麻煩了你，沒事了，你去吧。」

小二帶上了門，去拿洗臉水來。

獨行人雙目反復察看着手中的信封，信封沒有任何特別之處，是最普通，隨處也可買到的信封，信封上一個字也沒有。獨行人本想從信封上看出一些端倪，却一些也看不出有何特異之處，只好撕開信封口，抽出信紙。

信紙是普通的白毛紙，獨行人細看紙上的字，只得寥寥數言：「獨孤行，你一定很奇怪有人送這封信給你，更百思不解何以昨天『雪原五狠』會在茫茫雪原上襲殺你，你一定很想知道吧？欲知我是誰，及襲殺你的眞相，請午飯後到鎭外六十里處，大雪山上等我。」

沒有署名，字跡平常，獨行人反覆看了幾遍。才將信紙放回信封中，小心地放在懷中，在房內低頭踱步沉思。

他實在弄不明白何以此人會認識自己，更知道自己的姓名，知道自己的行踪。

他這次遠出塞外，本是極秘密的一次行動，連他相交至深的少數幾個朋友也沒有告訴，一路上掩藏行踪，自信沒有人認出自己，特別是在這天寒地凍的塞外，人地兩生，照計不會有人認識自己的，但意外的，他遭到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兇險襲殺，更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姓名，送來這封信！

他心裏實在震驚不已，對自己這次遠出塞外的行動，不敢存以樂觀態度，但表面上他一點也沒有表露出來，鎭定如恒，他斷定送信來的人不會是只告訴他信中提到的問題那樣簡單，其中定有陰謀，或者是個非常惡毒的陰謀。但不管如何，爲了弄淸楚情況，知道眞像，他決定一行。

他獨孤行要是連這也害怕了，也就不是獨孤行了！

× × ×

「孤劍獨行」獨孤行！

提起這個外號和姓名，在黃河兩岸，長江南北，中原武林，不論黑白兩道，可說沒有人不認識或未聽聞過他的！

但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他也從沒有和任何人說及他的身世來歷，他就像一顆突然在天空出現的慧星一樣光亮閃耀，突然出現在武林中，令到萬人矚目，中原武林道，各門各派，都一致公認他是當今武功最高，最有前途的年青高手。

就連少林方丈敬一大師，在見過他一面後，也讚不絕口，認爲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材。

要知道少林方丈敬一大師，從不輕易稱讚一個人！被他讚不絕口的人，獨孤行可說是第三個人。

前兩人一是武當掌門人青葉道長，另一是樂窮帮帮主韋少立，在兩人一個還未當武當掌門，韋少立還未創立樂窮帮的時候，敬一大師就對兩人稱讚不已，斷言兩人定有一番成就，果然，在十年不到的時間裏，青葉憑其過人的武功德望才智，當了武當掌門人；而韋少立也幾經艱苦奮鬥，憑其過人的毅力，高超的武功俠義名聲，終於創立了專門對付惡勢力的樂窮帮。

獨孤行也沒有讓敬一大師看走了眼，白道中人，除了那些披着俠義外衣，實則壞事作盡的僞君子外，莫不翹起大拇指，交口稱讚。

但黑道中人提起他，莫不臉色大變，恨得牙癢癢的，恨不得寢其皮啖其肉，將他碎屍萬段，挫骨揚灰而後快。特別是那些無惡不作，雙手血腥，百死不足贖其罪的大惡人，更是對他又恨又怕，但又奈何他不得。

獨孤行可說是黑道中人的大煞星，遇着他，無不躲之則吉，他對那些大惡人，絕不放過，可說是殺無赦，他不是嗜殺，只是認爲不殺這些人，將會有更多善良無辜的人，會被那些大惡人所殺，殺一人而救多命，這是善行，也是最有效的以殺止殺！

曾經有幾次，著名的黑道兇星聯合起來對付他，出盡各種卑劣惡毒的手段，欲將獨孤行殺死，但到頭來却一個個死在獨孤行劍下，此後，黑道中人見他如見煞星，既恨他又怕他，却是無可如何。

獨孤行不但武功深不可測，其人更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倏忽來去，行踪不定，孤行獨步，隻劍除惡，自五年前出道，到如今已是整整五年，朋友只得相知幾人，從來都是單劍隨身，獨來獨往，所以江湖上給他起了個外號「孤劍獨行」，他也很喜歡這個外號，他本就是個不合羣的人！

× × ×

在十里香酒舖喝了一斤十里香，二斤老狗頭親自烹製的香肉，三個大饅頭，酒足肚飽，結了帳，行出十里香酒舖，臨出門時，老狗頭像煮熟狗頭般對他一笑，令他不禁又展顏一笑，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何會覺得老狗頭好笑，或許是自己吃的是狗肉，而老狗頭又長了顆像狗一樣的頭，看着想着，覺得滑稽好笑。

太陽高掛中天，該是去赴約的時候了，獨孤行在踏出客棧時，巳向店小二打聽清楚去大雪山的方向和走法，當下邁動脚步，朝鎭外走去。

× × ×

熊幗君熊大小姐醒來時，日光巳從房頂的明瓦中透射進耀目的强光，連她自己也爲何以會睡到這時候才醒來感到吃驚，當下匆匆起身，穿上那件銀狐皮袭，將滿頭柔髮綰起，戴上皮帽，變了個唇紅齒白，美如潘安宋玉的年青公子，由於她身材修長，所以看來像個男的。

叫小二拿來洗臉水，匆匆漱洗完，待小二來拿洗臉盆去倒水時，熊大小姐乘機問小二：「小二哥，昨晚先我一步投棧的客人，可知他叫什麼名字？」

連人家的姓名也不知，就迢迢幾百里，追踪人家到這裏，只爲那一眼，「情」之一字，的確是不可解說！

小二道：「客官可是說住在第五間廂房的客人？」小二雖然覺得這位像個公子哥兒的客人，聲音柔美得像女子，相貌也美如女子，但由於熊大小姐穿的是男裝，打扮像個男人，心裏雖然有點奇怪，也只是奇怪，不敢表露出來，做小二的最怕得罪人客，得罪了人客，不但難侍候，且還沒有賞錢，賞錢是最重要的，有時人客的賞錢，比全年的工錢還要多。

「正是！」熊大小姐急不及待地道：「快說！」

「讓小的想想。」小二善觀顏色的雙眼已看出了客人的心急，故意賣關子。

熊大小姐也是聰明伶俐的人，一看就知道小二心意，當下掏出一錠足有五兩重的銀子，遞給小二：「這錠銀子賞給你，小二哥！」

一手接過銀子，連連哈腰道謝，將銀子忙不迭塞進懷中，一拍後腦，裝作恍然道：「哈！記起來了，客官不要見怪，眞該死，剛才小的怎會一下記不起呢！客官，小的記得清清楚楚，那客人昨晚投店時在店簿上寫的是：獨孤行三個字，對，那客人叫獨孤行！」

熊大小姊終於知道了那在雪原上相遇，令自己不顧一切，迢迢追踪幾百里，就爲了那一眼、那臉龐的獨行人，原來姓名叫獨孤行。

好個獨孤的姓名，好個獨孤的人，怪不得唱出了那如此震人心絃，令人鼻酸，悲壯悽凉中滿含落寞孤寂的歌聲。

熊大小姐心頭跳動，終於，終於讓她知道了他的姓名，一個很特別的姓名。

店小二見這位滿是女人味的客人在思索着，唇邊嘴角露出了一絲淺淺的笑意，那模樣就更像一個女人，一個可愛的女人，他也不由怔怔地注視着她。

熊大小姐從甜甜的思緒中轉回，目光瞥見店小二正怔呆地注視着自己，心裏一驚，臉上一紅，以爲小二已識破了自己的本來身份，也怪小二毫不避忌地看着自己，咳一聲，語氣微悍道：「小二！我還有話問你！」

店小二從失神中被她一語驚醒，也覺得自己已失態，怎能這樣子看客人，暗中連罵了自己兩聲該死，垂下眼簾，小心道：「客官有話請問。」

「這位客人如今可在房裏？」

問出這句話，連她也覺得臉紅，一個姑娘家，怎可問一個毫不相識的陌生人可在房裏，但却冲口而出，不由自已，臉上更加紅。

幸虧小二沒有抬起眼看她，不然她會更窘，也令店小二會奇怪這位客人怎會這樣容易臉紅，一點不像男子漢。

小二看在那錠銀子份上，爲了討好她，忙不迭答道：「那位客人已出棧有二個時辰，可能是去赴約。」

「赴什麼約，你怎知？」她衝口問。

「這個小的就不知了，小的也是猜想，因爲那位人客今早接到一封信後，就問小的去大雪山怎樣走法，小的告訴了他，他匆匆出門去了。」小二有問必答。

「那位人客可認識那送信人？」她有了興趣。

「不認識。」店小二抬頭看了這位人客一眼，見她正焦急地看着自己，忙低下頭道：「他也問小的這信是誰送給他的，並問那人的樣子，小的告訴了他，他一臉惑然之色，小的看得出，絕不相識。」

接着熱心地將送信人的樣貌說了出來，連他也不明白，怎會對眼前這位像女人的客人有了好感，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許是那錠足够他三個月工錢的銀子的關係吧。

「大雪山在那裏？怎樣走法？」忽然她內心生出了股衝動，也想去大雪山看一看，看看到底約獨孤行到大雪山的到底是誰，是男是女。

「出鎭後，朝東行，大約六十里外，有一座特別大的山，比其它的山大很多，高很多，山峯上由於終年披雪，所以叫大雪山，到了那附近，一眼就可以認出。」店小二說得很詳細。

「你店裏可有吃的東西？如有，快送些好吃的來。」如今她是逼不及待了。

「有。小的這就立刻給你端來。」一哈腰，退出房去，脚步輕快。

匆匆吃過飯，立即照着店小二所說的方向朝大雪山走去。

她剛出鎭，立時有兩人在鎭口一棵大樹後閃出，相顧一眼，遠遠跟着她踩在雪上留下的脚印，跟踪下去。

× × ×

白雪皚皚，大地山林一遍浩白，如披上了一件白衣，明亮的陽光照射在雪上，眩人眼目，人在其中，有如置身於粉妝玉琢世界，令人不由感覺到自身的污穢，而倍覺雪原之皎潔雪白無瑕。

獨孤行奔走在銀白色的雪原上，一路瀏覽沿途景物，並察看可有値得注意的地方。連他這個四處流浪，到處爲家，見識廣博的人，也不禁讚嘆不已，他從來未見過如此壯觀的雪原風光，天地是如此開闊空曠，浩白無塵，恍如進入一個銀白色的世界，令人心胸開闊，神清氣朗，塵污盡除。

那皚皚白雪複蓋，巍然屹立的大山，被那陽光所照射，反射出萬道眩眼的銀光，有如一個個其高無比，不可仰止的聖者，莊嚴靜穆，使人頓生渺小的感覺。

那白茫茫一遍的雪原，如海般渺遠，起伏的丘陵，如白浪翻湧，使人頓覺有如滄海之一粟。

遠遠已望到羣山連綿中有座特別高大的山，山峯高插入雲，特別觸目，獨孤行心裏暗道：「大概這座就是大雪山吧？」

踏着地上積雪，來到山脚下，仰望山峯與雲天一色，獨孤行仔細打量察看了山上的地勢形狀，站在山脚下，也不急於上山。

繞着山脚走了不到百丈，就見到雪地上留下一串清晳的脚印，脚印很深，顯是特意留下來的，由於今天風停雪止，脚印不怕被落雪掩沒，脚印一路延伸，朝山上

練功秘訣之七

輕身功

·靈空子·

輕身功夫，最不易習，蓋以吾人百斤之體，而欲使之如蜂蝶之憩枝，飛燕之穿簾，又何等爲難也，初練時七石巨缸，滿盛以水，吾人即於缸沿行走，身上先縛鉛數兩，如是半月或一月，將缸中之水，取去一大瓢，而身上之鉛，則增加一小塊，依前練習之。更一月或半月者，更去水而增鉛，至缸中水盡爲度。已能於空缸之沿，周圍行走矣。於是復易缸爲大栲栳，其中滿貯鐵屑，在栲栳之沿，如法練習，亦將鐵屑逐漸取去，至剩空栲栳。而人能行走其上爲度，然猶未臻大成也。必也鋪細沙成甬道。厚至尺許，上以薄桑紙覆之，身行其上，初時固足印顯然，迨後漸無，乃按日取去一紙，紙盡沙現，行走其上，沙不上颺，而足不着印，其功始完全成就，持此以往，雖草上飛，而草不微動，雪中來往，而不露痕迹，更去身上所縛之鉛，即水面亦不難飛渡。然此種功夫，非練習數十年，不能登峯造極，世俗但震草上飛雪上飄等俠士之名，疑爲文人舞墨，而事實無人者，蓋不知練此功之難也。



伸延，大約是約獨孤行來這大雪山相見的人特意留下，引他上山的。

獨孤行可說來者不怕，他自出道以來，身歷何止百次兇險，但憑着他的機智敏捷，大胆細心，每次皆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所以他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循着那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獨孤行一路小心留意察看着沿途山勢，恐防有特別的意外發生，在這陌生的環境中，加上約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小心點總是好的。

山上復蓋着厚厚的積雪，一脚踩下去，直陷到膝部，他就這樣，留神注意着，跟隨着留在雪上的脚印，一直走到山腰處，脚印就在此沒有了，四下打量尋找，也見不到再有脚印，奇了，按道理人應該就在這裏，但現在人與脚印均無，難道此人被埋在雪下，消溶在雪中？

有了上次在雪原上被襲殺的經驗，人也提高了驚覺，四下打量着雪地，恐防遭受故技重施之襲殺，但山腰積雪沒有絲毫異樣，實在看不出有人藏身在積雪下。那究竟約他來的人何在？既引他上到山腰，爲何又不現身相見？是何居心？一連串問題在他腦中閃現，人在小心地全神戒備着，好隨時應付突來的意外。

山上靜悄悄的，鳥獸絕跡，靜得連自己的心跳聲也可聞。

他已直覺地感受到有種看不見的危機逼近，幾次生出了下山的念頭，但又不甘心，既然來了何不弄個清楚明白，心念既定，他全神戒備着，四下打量一眼，聲音稍高地叫道：「朋友，出來吧，在下已來了，請出一見！不然在下可要走了。」

聲音在半空中迴揚，微有積雪鬆落。回聲在山腰空中迴响不歇，顯得空洞無比，他驟然想到，天地間恍惚只有他一個人存在，這是個死寂的世界。

他有種不安的感覺，越來越强烈，他決定再叫一次，不聽回應，就下山回鎭上去，憑着那種敏銳的感覺，他不知多少次逃過了死亡的召喚。

「朋友，再不現身出來，在下要走了！」這次聲音又提高了一些。

全無回應，有的只是積雪鬆落的聲音，這次積雪顯然比上次鬆落得多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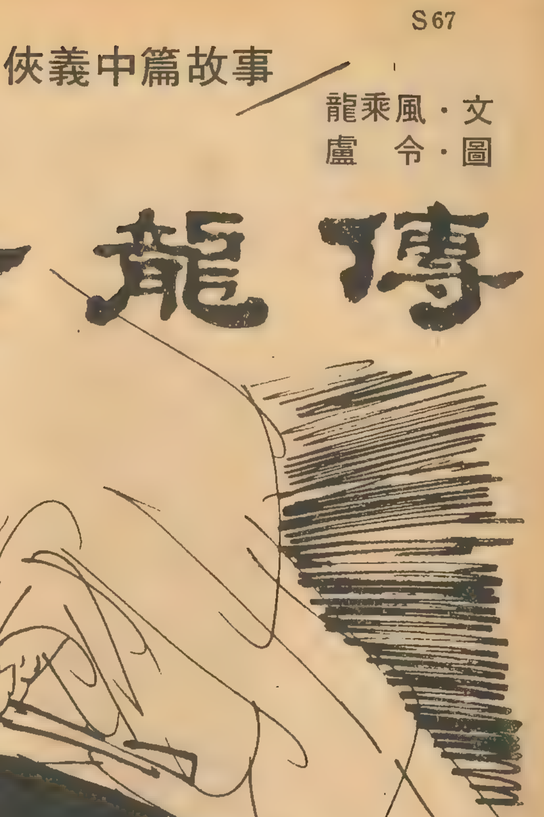
獨孤行決定下山了，轉身邁行脚步，循着原來的脚印下山。

那知脚步才動，驀然間恍如春雷乍响殺在山腰上空响起：「獨孤行！慢走！」

聲音震人耳鼓，在空中嗡嗡作响，獨孤行聞音一震止步，回身望去，聽聲不見人，大塊的積雪從山上滾落，落下時沿途帶下了不少太陽照射下，業已浮鬆的積雪，一時但見雪花紛飛，如落雪般落下。

聽到了人聲，獨孤行自然打消了去意，雖然知道危險，但他由於初到塞外，還不知道雪山崩塌的厲害，他只以爲積雪鬆落，只不過由於陽光熱力所照射，表面的抵受不了熱力而消溶鬆落吧了，是以他不但不走，反而也提高聲音叫道：「朋友，你弄什麼玄虛，快現身一見吧，既約我來，就請現身一見！」

鬆落的積雪落下更多，連百丈高如突岩上的積雪也崩落了一大塊，聲勢有點驚人。獨孤行這時也覺出了不妙，正想施展提縱術飛馳下山，可惜已遲了。（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在田與神龍張到黑龍谷去，其目的乃在尋找七郎，豈料神龍張却意外地因禍得福，獲得該谷艷婢蚌兒垂青，與他成婚。之後，即與龍在田再去找黑龍姥姥，表明此行來意之目的，係志在尋回七郎，黑龍姥姥聽他們如此一說，不禁愕然，雖然她承認七郎係在谷中，但却不願把七郎交出，因七郎乃龍在田故人之徒，而七郎又頗具天資，所以要收錄七郎爲弟子，非把他帶回去不可，由於雙方堅持己見，此事始終無法解決。神龍張素性暴躁，因此與黑龍姥姥發生爭執，但各劍拔弩張，當龍在田起而勸阻之際，黑龍姥姥巳攻向神龍張……

願爲門弟子　受教三師尊

七郎自殺了

（一）

黑龍杖長逾七尺，雖然黑龍姥姥和神龍張的距離很遠，但她一出手，黑龍杖就巳來到了神龍張胸前。

但她這一杖，可不是眞的攻向神龍張，而僅是「天罡神龍杖法」裏的起手式而巳。

神龍張並不含糊，他是個識貨的人，絕對不會被這一着弄得神態緊張。

他很鎭定，卓立廳中，雙腿紋風不動的。

黑龍姥姥冷笑了一聲，黑龍杖一發即收。

「你若要兵刄，儘管開口！」

「不必！」

「既然如此，看杖！」黑龍姥姥一聲冷笑，黑龍杖再度攻出。

她功力精湛，雖然平時看來老態龍鍾，但一經出手，黑龍杖有如狂風掃落葉似的逼了過來，那種威力，實非一般武林人所能抵禦。

但神龍張却屹立如山，居然是一副「以不變應萬變」的氣概。

這一次，黑龍姥姥可不再客氣。

猛烈的杖勢，如排山倒海般的狂襲過來，每一杖都勁力內蘊，等閒之輩就連一杖也無法接下。

神龍張面不改容，連接對方十二杖。

他突然左手微晃，右掌却向黑龍姥姥的面門上劈出一掌。

在黑龍姥姥的狂攻之下，他猶有力量在杖影如山之中攻出一掌，倒算是藝高人胆大。

黑龍姥姥雖然心高氣傲，却也不敢小覷神龍張的掌法。

黑龍杖杖勢一變，改攻爲守，護住上路。

但神龍張那一掌只是試探對方，以黑龍姥姥的機警，這種單刀直入的掌法是無法奏功的。

他掌勢瞬即三變，整個身子由靜變動，上下翻飛，左右迴繞，每每在出其不意之間，突襲黑龍姥姥。

他雖然赤手空拳，但「逆水游龍十六掌」是曠古絕今的稀世奇學，絕不會怯於對方的「天罡神龍杖法」。

龍在田站在一旁，看得不住地搖頭嘆息。

他實在不希望他們打起來。

但現在，他們巳殺的難分難解。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在大聲尖叫。

「七郎自殺啦！」

（二）

正在酣戰中的黑龍姥姥和神龍張，幾乎巳達到了「忘我之境」。

但縱然他們眞的可以忘了自己，却還是忘不了七郎。

——「七郎自殺啦！」

這五個字的力量，簡直此十八條牛還厲害。

就算是一百八十條牛同時向他們衝過來，也絕對不能令他們這一戰停止。

但這五個字却能。

這也難怪，他們在這裏拚命，本來就是爲了七郎，又還有甚麼事比七郎的性命更加重要？

他們立刻同時停手，兩人的臉色都是陰晴不定。

他們停手之後，都看見了一個穿着紫袍的長髮女孩。

她雖然巳不算矮小，但在他們的眼中，畢竟還只是個小女孩。

剛才尖聲呼叫的就是她。

她也就是風苑莊。

× × ×

雖然風苑莊還很年輕，但巳是天生一副美人胚子。

她很美，美得令人心醉。

她也很頑皮，從龍在田和神龍張手裏搶走七郎，就是她最得意的「傑作」。

神龍張和龍在田當然不會忘記她。

但現在，他們巳無暇去跟她計較。

龍在田、神龍張異口同聲的問她：「七郎怎樣了？」

風苑莊道：「他說要自殺啦！」

龍在田急道：「究竟是他巳經自殺？還是說要自殺？」

風苑莊道：「不知道。」

神龍張道：「妳剛才還在大呼小叫，怎會不知道？」

風苑莊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爲甚麼不去問七郎？」

神龍張怒道：「他若巳經自殺，去那裏問他？」

風苑莊眼珠一轉，忽然嫣然笑道：「看來，他巳改變主意，不再自尋短見。」

她說到這裏，雲龍廳出現了一個黑衣少年。

他不是七郎還是誰？

（三）

七郎沒事。

他全身上下，連一丁點兒的傷痕也沒有。

龍在田、神龍張和黑龍姥姥全是老江湖，一看之下，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黑龍姥姥不禁罵道：「苑莊，妳太無

禮！」

風苑莊道：「我做錯了甚麼事？」

黑龍姥姥道：「七郎豈不是好端端的？他沒有自殺！」

風苑莊嘟起了嘴：「他剛才的確是說要自殺的。」

黑龍姥姥道：「他爲甚麼要自殺？」

風苑莊道：「他說你們爲他拚命，不如自己死掉，免得大家傷了和氣。」

黑龍姥姥眉頭一皺，問七郎：「眞的嗎？」

七郎猶豫片刻，終於點頭。

黑龍姥姥嘆了口氣，道：「這分明都是苑莊的鬼主意，你爲甚麼還要揹上這條罪？」

風苑莊忙道：「他自殺是他自己的事，自殺又有甚麼罪？」

「身體髮膚，受諸父母，自盡豈會無罪？」黑龍姥姥冷然道：「只不過他本來不想自殺，也沒有說過要自殺，這全是妳弄出來的鬼話。」

「我爲甚麼要弄出這種鬼話？」

「妳不想婆婆和神龍張打下去，所以就用這種說話來唬嚇咱們。」

風苑莊笑了。

「想不到中原六條龍，居然也會給人唬嚇住！」

「妳是越來越不像話了！」黑龍姥姥叱道：「妳父親若看見妳現在這副樣子，一定氣得七竅生烟。」

風苑莊不敢再說下去，臉上的神態却更嬌憨動人。

七郎瞧着她，彷彿有點出神。

他曾經在水影中看見她，也曾給她的「醜相」嚇了一跳。

最後，他終於證實，她並不醜陋，但易容術却是極爲高明。

那張青滲滲，沒有半點血色，嘴巴又闊又歪的臉孔，只不過是風苑莊的把戲。

她是故意戲弄七郎。

但現在，她已恢復了本來的面貌，經常陪伴七郎。

雖然七郎的心情一直都不太好，但她總是讓他感到，人生畢竟還是有快樂的一面的。

看見了七郎，龍在田和神龍張臉上露出了欣然之色。

龍在田上前，滿面笑容的說道：「咱們找得你好苦。」

他苦不苦是另一回事，七郎現在却是只能苦笑。

神龍張也上前，拉着七郎的手，說：「咱們走！」

「走」字才出口，黑龍杖又已從中殺出，攔在他們的中央。

南北六條龍

（一）

黑龍杖閃爍着一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光芒，但更令人不寒而慄的，却還是黑龍姥姥嚴厲的目光。

「無論是誰要帶走他，除非先斃了老身！」

這兩句話，黑龍姥姥絕不是說笑，也絕不是用來唬嚇人的。

神龍張冷笑：「老婆娘，妳以爲我不敢宰了妳——」

「住口！」龍在田立時叱道：「當今武林，妖氛瀰漫，羣魔亂舞，咱們若還自相殘殺，那實在是太愚蠢了。」

這老人雖然脾氣古怪，但這番說話却不啻是當頭棒喝。

黑龍姥姥沉吟半晌，終於把黑龍杖收回。

龍在田又向神龍張瞪了一眼：「你也放開七郎。」

神龍張雙眉一揚，終於還是把手放開了。

龍在田忽然長長的嘆息了一聲，對黑龍姥姥說道：「甘碧齡，妳現在年紀多大了？」

黑龍姥姥甘碧齡一楞，過了很久才回答：「即將八旬。」

龍在田嘆道：「咱們的年紀都已一大把，又何必爲了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爭個你死我活？」

風苑莊忍不住道：「你怎麼罵人乳臭未乾？」

甘碧齡喝道：「住口！」

風苑莊跺了跺脚，怒瞪龍在田一眼，接着掉頭就走。

七郎沒有跟着她。

甘碧齡搖頭嘆息道：「這孩子是寵壞了。」

神龍張道：「咱們要談的不是妳的孫女兒，而是七郎！」

甘碧齡道：「別的事情還可以慢慢商量，就是這件事，恕難從命。」

龍在田皺了皺眉，道：「是不是他自己願意留在黑龍谷？」

甘碧齡猶豫片刻，道：「這個你不妨問他。」

龍在田和神龍張的目光同時落在七郎的身上。

神龍張道：「你是不是願意跟着這個老婆娘？」

七郎搖頭。

神龍張臉上露出喜悅之色：「你既不願意逗留在黑龍谷，我就算拚斷了頸子，也要把你帶出去！」

七郎又搖頭。

神龍張怒道：「你在打甚麼主意，難道你以爲憑我和龍在田的武功，會比不上這個老婆娘？」

七郎道：「不是這一點，而是我也不願意離開黑龍谷。」

神龍張一怔。「你不想跟隨着黑龍姥姥，又不想離開黑龍谷？」

七郎道：「雖然我現在不大喜歡姥姥，但將來說不定會改變的。」

這一來，龍在田也糊塗起來。「你既不喜歡甘谷主，何以還要留下？」

七郎道：「我已答應了一個人，將來要成爲黑龍谷的谷主？」

神龍張跳了起來，厲聲道：「你已答應了這個老婆娘？」

七郎道：「現在我還沒有答應姥姥，我答應的是另一個人。」

神龍張氣得頸子都粗了幾寸。「你答應了誰？叫他滾出來見俺神龍張！」

七郎吸了口氣，吶吶道：「她剛才跑了。」

神龍張「嗄」」的一聲：「你就是答應了甘谷主的孫女兒，將來要成爲黑龍谷的谷主？」

七郎點頭。

「唉！」神龍張搖搖頭道：「這勞什子谷主有甚麼值得稀罕？而且黑龍谷歷任谷主，都是女人，你可是個昂藏七尺的好男兒，怎能就在這地方？還要幹甚麼谷主，豈非氣煞我也？」

甘碧齡一頓拐杖，怒道：「本谷在江湖上，豈能算是藉藉無名？至於本谷谷主職位，也沒有規定非要女人担任不行！」

神龍張正想反駁，龍在田已搖手叫道：「別再爭吵不休了，老夫有一件事，想向甘谷主請敎？」

甘碧齡道：「但說無妨。」

龍在田道：「聽說在四年前，甘谷主曾與『北三龍』訂下了一個賭約。」

甘碧齡臉色一變，目光忽然遙注在遠方。

她的神態在瞬息間忽然變得很冷漠。

「你知道了多少？」

龍在田淡淡說道：「老夫知道妳向來不服『北三龍』，『北三龍』對甘谷主也是存有偏見。」

甘碧齡冷冷道：「他們太瞧不起老身了。」

龍在田道：「甘谷主與北三龍之間，可能有點誤會。」

「別再說下去，」甘碧齡忽然走到七郎的面前，對他說：「你走！馬上跟龍大俠和神龍張走，黑龍谷的事，以後與你再無半點關係？」

（二）

黑龍姥姥的態度，忽然轉變得令人難以置信。

神龍張嘿嘿一笑，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甘谷主的話，可不會後悔？」

甘碧齡冷冷道：「老身雖是一介女流，說過的話，從來都不會反悔。」

神龍張拇指一豎，道：「好，我總算佩服妳，咱們這就帶七郎離開黑龍谷。」

語畢，拖着七郎就要離去。

龍在田却道：「且慢！」

神龍張眉頭一皺：「何以却又『且慢』？我認爲『且快』才對！」

龍在田搖頭道：「老夫覺得，這件事大有商榷之處。」

甘碧齡冷冷道：「龍老兒，你不必說，也不必向任何人解釋，總之，你們帶走七郎便是。」

龍在田嘆了口氣，道：「甘谷主，一別多年，妳還是那麼氣傲，不肯領別人的情。」

甘碧齡冷冷一笑：「我爲甚麼要領別人的情？」

龍在田又是嘆息一聲，接着緩緩說道：「咱們的年紀都已一大把，生死榮辱，又何必看得那麼重要？」

甘碧齡默然。

龍在田又接着說道：「北三龍一直都瞧不起南三龍，這是江湖中人所共知的事，他們又何只瞧不起甘谷主而已？」

甘碧齡點頭道：「你總算還有點自知之明。」

龍在田道：「咱們三人，一向君子之交淡水如，在別人的眼中看來，南三龍是遠不如北三龍般義氣深重，生死與共。」

甘碧齡、神龍張臉上都同時露出了赧然之色。龍在田忽然望了七郎一眼：「此子不錯是個練武奇才，但實話實說，他從前的師父，才智義氣雖比咱們勝一籌，但武功方面，却是有所不如。」

提起了師父，七郎不禁神色黯然。

龍在田又對七郎道：「孤星老人與老夫是數十年相交，七郎，老夫實在不想你在學藝未成之前，就死在別人的手裏。」

神龍張忽然插口道：「我現在已明白了龍老兒的意思。」

甘碧齡盯着他，欲言又止。

神龍張却瞧着七郎，道：「你願否同時拜南三龍爲師？」

七郎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神龍張接道：「龍老先生、甘谷主和我三人，乃中原六條龍的南三龍，你若成爲咱們的弟子，將來保證不會吃虧。」

七郎猶豫半晌，終於點頭。

龍在田拈鬚微笑，對甘碧齡道：「姥姥，神龍張的意見不壞，妳不反對罷？」

甘碧齡冰冷的臉色早已緩和下來，道：「龍老兒，你年紀比我還大一點，老身就只能做七郎的二師父了！」

龍在田大笑。

「說得好，那麼老夫可不客氣，從此之後，就是七郎的大師父啦！」

神龍張頻頻搖手，道：「師父就是師父，何必大師父、二師父、三師父的，太累贅了。」

龍在田瞪了他一眼：「你不甘心做三師父？那也可以，你是大師父，甘谷主是二師父，老夫當個三師父却又何妨？」

神龍張想了想，忽然嘆道：「不必了，我年紀不及兩位，就當三師父也罷！」

甘碧齡笑道：「倘若老身能返老還童，就算是做八師父，九師父却又何妨？」

神龍張一笑：「這件事總算圓滿解決了，我想喝點酒！」

甘碧齡還沒說話，龍在田已盯着神龍張道：「你從甚麼時候開始有了酒癮？」

神龍張也直視着他，一本正經的說道：「就從現在開始！」

「酒乃穿腸毒藥！」龍在田喃喃自語，忽然又大聲說道：「但老夫今天實在很高興，就算酒裏有鶴頂紅，也要喝了它再算？」

甘碧齡橫了他一眼，道：「實不相瞞，黑龍谷別的毒酒沒有，鶴頂紅浸女兒紅確是有的，侍會你敢喝老身就服了你。」

龍在田一呆，旋即大笑起來。

（三）

流水清澈，十來尾小魚兒在橋下追逐、嬉戲。

小魚兒是那麼輕鬆，無憂無慮。

雖然牠們生活的地方並不遼闊，但却比許多走遍天涯的江湖人還要逍遙自在。

看見這些無牽無掛，無憂無慮的小魚兒，七郎的心情却反而沉重起來。

孤星老人、衞翔鶴、丁獵，全是他最關心的人。

但他們和自己的距離，却是那麼的遙遠。

想起了「人鬼殊途」這四個字，七郞

不由黯然有淚。

但他竭力不讓自己的淚水淌在自己的臉上。

因爲他已看見風苑莊，已朝着自己走了過來。

× × ×

看見了她，七郎的心跳立刻比平時快了兩倍。

風苑莊雖然還沒有成熟，但却已很動人，尤其是她那纖細的腰，修長的腿……

七郎扭過頭去，不敢再看。

他不但不敢再看，也不敢再想。

她是那麼純潔，就像一朵雖未盛開，却已芬芳動人的花朵。

他忽然感到有點奇怪。

人們爲甚麼總是喜歡用花來譬喻女人呢？

× × ×

女人畢竟和花不同。

花雖美麗，花雖芬香，但却不能解人意。

花也不會嘆氣。

女人却會。

× × ×

風苑莊沒有在七郎面前嘆氣。

但七郎却已感覺到，她的心裏在暗暗嘆氣。

她彷彿有着一種無法解脫的愁懷，就像是有一把無形的巨鎖，已套住了她的頸子。

七郎並不是個很乖巧的人。

但不乖巧並不等於笨。

雖然他只是看了她一眼，但已看出她的神態有點不對。

他終於轉過臉，和她的目光接觸在一起。

「妳……找我？」

「嗯。」她點頭，終於幽幽的嘆了口氣。

「妳有事？」

「我沒事。」她也看着橋下的小魚，忽然道：「牠們很快樂。」

「不錯，牠們逍遙自在，的確很快樂。」七郎沉吟着，「難道妳覺得自己不快樂？」

她淡淡笑，覺得有點勉强。「我不知道。」

七郎道：「妳怎麼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別再問我。」

她的聲音聽來有點不愉快。

七郎眉頭一皺：「是甚麼事令妳不高興？」

風苑莊默然，好像忽然變成了一個啞吧。

七郎又問：「是不是有人欺負妳？」

她搖頭。

七郎一笑，道：「在這裏，恐怕老虎碰見了妳，都要退避三舍，又有誰敢欺負妳？」

「你把我當是甚麼？一條雌虎？還是一個吃人不吐骨的妖魔鬼怪？」她好像生氣了。

七郎悠然一笑，道：「憑妳現在的本領，還沒有資格成爲一條母老虎，至於妖魔鬼怪，除非妳立刻又變成禿頭、青臉獠牙那副樣子——」

說到這裏，他又說不下去了。

因爲他已看出，風苑莊不但沒有被自己逗笑，而且還好像更不愉快。

他臉上露出了歉然之色，吶吶道：「風小姐……」

「別叫我風小姐，」她透了口氣，道：「我不喜歡你叫我風小姐，我的名字是苑莊？」

「這個……」

「你若不喜歡叫我的名字，可不理睬我，」她寒着臉，冷冷說道：「反正我們以後已再難有相見的日子。」

說完之後，她轉身就走。

她頭也不回，似乎眞的準備一去不返，以後再也不見七郎。

「苑莊，」七郎輕輕呼喚：「妳別走，我還有話要跟妳說。」

風苑莊的脚步終於停下。

七郎繞到她的身前，道：「我們爲甚麼以後再難有相見之日？」

風苑莊的臉忽然顯得很蒼白。

過了很久，她才說：「家父已到了這裏。」

七郎眼色一變。問道：「他要帶妳回去？」

她沒有回答，只是幽幽的嘆了口氣。

青鵬堡主

（一）

時光荏苒，嚴冬已被春日和暖的東風驅走。

依然在那橋上，依然是那一羣逍遙自在、無憂無慮的小魚兒。

小魚兒彷彿長大了一點點。

七郎看着牠們游來游去，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水影中，他彷彿又看見那張清秀甜美的臉孔。

景物依然，但她却已走了。

她回到自己原來的家——青鵬堡。

× × ×

青鵬堡主風首鵬，是一個很有威嚴的中年人，他的每一句說話，對青鵬堡裏的人來說，都是命令。

有人說他太冷酷，太無情，但却有更多人說他雖然外表冷酷，却還有仁慈的另一面。

他樂於助人，無論是誰有困難，無論他是不是風首鵬的朋友，只要你有理由，都不妨去找他。

有人說他沽名釣譽。

他聽了却並不生氣，只是淡然一笑置之。

但無論他是個怎樣的人，七郎都很尊敬他。

因爲他是風苑莊的父親，也是黑龍姥姥的兒子。

× × ×

七郎只見過風首鵬一次。

那時候，風首鵬正騎着一匹棗紅駿馬，準備和自己的女兒回到青鵬堡。

他還有機會再見風苑莊嗎？

那又將會是多少年之後的事？

（二）

黃昏，夕陽早已在山谷背後。

七郎剛練完黑龍姥姥教他的「天地神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韓紫絹

混沌書生

河間祝生名士也，風流倜儻，談吐豪爽，喜詼諧，後因市廛塵俗，遷居山中，特築茅屋三椽，布置精潔，琴書以外，別無長物，每值花晨月夕，吟詠其中，雖南面王不如也，一夜祝邀二三知己，杯酌暢敍，忽聞剝啄聲響，呼童開門，則一嬌好女子，乞投寄宿，祝與友人均異之，詢其自來，何夤夜至，女曰行路之人不必絮問，今乞投宿，允則允耳，多疑奚爲，祝遂首肯，以東廂居之，未幾客去，祝復詢女邦族，女曰君固疑妾耶，妾請即行，言罷淚涔涔下，若不勝其悲者，祝不忍再詰，而疑團終不能釋，不得已自歸寢室，翌晨祝起，見東廂門尚嚴扃不敢往呼，令僮烹茶以待，及午門猶未闢，祝疑更甚欲往叩門，恐受責，趦趄不前者再，俄而天已薄暮，忽飄然自房中出笑謂祝曰，妾韓紫絹也父兄俱爲某權貴所害，妾於幼年曾得老尼傳授劍術，欲覓仇人，不費跋涉，謝君厚意，留此一宿，使妾覓雪大仇，祝聞言駭極，幾不能答，女又曰，大恩無以爲報，聊贈一物，言畢往東廂攜一破囊出曰，此妾盛劍囊也，殺人多矣，能辟邪祟，請祝收之，女遂欲別留之不得，後祝以其事告諸友，始知是夜某權貴被人暗殺，想是此女所爲，俯視其囊，則寒氣逼人，眞稀世物也，相與驚歎者久之。

龍心訣」，就看見神龍張騎着一隻騾子，緩緩的走了過來。

七郎立刻上前。

「三師父，他們怎樣了？爲甚麼不和你一起來？」

原來他曾懇求神龍張，去打聽金松鼠和雷極惡的下落。

神龍張在騾背上嘆了口氣。

七郎急道：「你找不到他們？」

神龍張從騾背上跳下，道：「沒有人能找到他們。」

七郎臉色一變，問道：「他們去了甚麼地方？」

神龍張道：「枉死城！」

七郎的身子在發抖：「是誰說的？」

神龍張道：「雷極惡被殺，屍體已被發現，金松鼠看來也是凶多吉少，但却連屍體也不知所踪。」

七郎呆住。

「你……是不是在騙我？」

神龍張深深的吸了口氣，道：「我爲甚麼要騙你，騙你對我有甚麼好處？」

「是誰殺了他們？」

神龍張默然。

七郎目光一亮：「你知道是誰殺了他們？」

神龍張沉吟半晌，終於道：「我查出了當天，曾有兩個惡魔，闖到你的家。」

七郎道：「這件事和他們被殺又有甚麼關係？」

神龍張嘆道：「他們是來殺你的。」

「殺我？」

神龍張點點頭，道：「他們確是來殺你的。」

七郎道：「他們要殺我，又和雷極惡、金松鼠兩人有甚麼關係？」

神龍張道：「當時你不在家，但雷極惡却在你的家裏。」

七郎恍然大悟。

「他們以爲雷極惡是我？」

「不錯，」神龍張嘆息一聲，道：「附近的人都說，雷極惡的相貌，與你最少有八分相似。」

七郎臉上露出了激動的神色：「就是爲了他的相貌和我很相似，所以就惹來了殺身之禍？」

神龍張緩緩道：「確然如此。」

「豈有此理，這簡直是目無王法！」

七郎胸膛起伏，道：「他們怎可以胡亂殺人？」

「王法？」神龍張嘿嘿一笑，「江湖上的惡魔，根本就完全不理會這一套，誰的本領高强，誰就是王法！」

七郎臉色脹紅如血。

「這兩個惡魔是誰？」

神龍張默然不語。

「三師父，告訴我他們是誰！」七郎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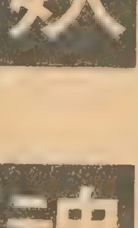
神龍張的臉色忽然沉下，冷冷道：「就算我告訴你知道，那又怎樣？你是不是馬上就可以爲雷極惡和金松鼠報仇？」

七郎頹然坐在地上。

神龍張嘆了口氣，道：「孩子，你現在甚麼事情都不必去管，只要緊記一件事：勤力練功！」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師父偕同楊天，楚輕侯等人前往火龍寨，途中經過一座古刹，這時已日落西山，衆人便入內借宿，由於長途跋涉，均感困倦不堪。楊天、楚輕侯進入臥室，倒頭便睡，而大師父則在堂內打坐養神。午夜，東海留侯幽靈出現在大師父面前，大師父以陰陽異路，勸他魂歸海國仙山，勿祟君臣百姓，但東海留侯不聽，於是雙方準備決戰，而另一方面，月奴幽魂作祟楊天，被楊天揮劍反擊，月奴被攻幻成鬼火，而楊天再接再厲，終把鬼火驅除，就在此時，驀見一隻黑貓從一具和尚的屍體爬下，向他撲來，立即轉身揮劍斬去，並向後急退……

法師言心算 天機不可洩

當時，月奴沒有追前，懷抱着那隻黑貓，站在欄杆上，笑望着楊天。

楊天盯穩了月奴，再退後一步，又叫了聲：「楚公子！」

楊天第一聲「楚公子」出口同時，楚輕侯已經驚醒一張眼，就看見香奴，香奴鮮紅如血的櫻唇，距離他的臉頰最多不超過半尺，楚輕侯一眼瞥見，身形立即往後一退，這一退他的背脊便已抵住了墻壁。

「楚公子——」香奴幽幽的吐出一聲，坐上了床緣。

楚輕侯的劍經已在握，「嗆」一聲出鞘！

劍氣森寒，香奴欺前的身子，立即一凝，眼瞳閃起淚光，傷心的望着楚輕侯。

她看來是那麼淒涼，那麼可憐，楚輕侯一劍本待刺出，結果還是不忍刺出去。

房中不知何時已充滿那種令人魂消意消香味，楚輕侯嗅着不禁有些心蕩神旌。

香奴的胸膛彷彿又敞開了一些。

楚輕侯的目光一落，又抬起來，眼神看來比方才更明朗。

森寒的劍氣無疑也使他更清醒。

他劍指香奴，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你來這裏幹什麼？」

「找你——」香奴語聲是那麼溫柔！

楚輕侯有些詫異。「找我？」

香奴的語聲更溫柔。「只有你才能夠幫助我們姊妹。」

楚輕侯「哦」的一聲。

「你以為我們姊妹二人眞的願意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情？」

「那是爲什麼？」楚輕侯劍眉一剔。「是東海留侯強迫你們？」

香奴點點頭。

楚輕侯接問：「你就是要我幫助你們脫離東海留侯的掌握？」

「求公子——」香奴盈盈下拜。

楚輕侯的劍不覺垂下。

香奴就跪在那裏。「無論如何公子一定要幫助我們。」

楚輕侯沉吟着道：「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如何幫助你們。」

香奴道：「公子一定有辦法。」

「起來再說——」

香奴沒有動。「公子若是不答應，小婢是不會起來的了。」

楚輕侯苦笑。「家師也許有辦法，不若我這就與你去一見家師。」

「多謝公子——」香奴抬起頭來，眼瞳中彷彿充滿了希望，盈眶的淚水不由自主的流下。

楚輕侯安慰道：「家師苦修多年，縱使不能够立即替你消災解難相信也不會令你太失望。」

說着他騰身從床上滑了下來，香奴仍跪在那裏，淚流不已。

「你起來——」楚輕侯不覺伸手扶住香奴的香肩。

香奴這才站起身，眼淚仍然珠串般掉下，楚輕侯看着心都快要碎了。

「別哭——」楚輕侯本待安慰幾句，却又不知道該說什麼。

香奴「嚶嚀」一聲，撲入了楚輕侯的懷抱，楚輕侯冷不防，要推已經不及。

那奇異的香味刹那更濃，楚輕侯心神俱醉，甚至沒有在意香奴的高出了很多。

那刹那，香奴的身子竟然平地徐徐的升起，血紅的櫻唇已接近楚輕侯的咽喉。

也就在那刹那，楊天的第二聲「楚公子」划空傳來，楚輕侯應聲神智猛一清，目光及處，正好看見香奴的口中有兩隻牙長出了很多，而且向自己的咽喉咬下。

他反應的實在快，一聲怪叫，左手猛一揮，將香奴推了出去。

裂帛一聲，他左肩的衣衫仍然給香奴那兩隻增長的門牙咬下來！

一陣冷風即時從窗外吹進，楚輕侯一連打了七八個寒噤，混身毛管倒豎。

香奴的一張臉同時青起來，仍然閃着淚光的眼瞳閃出了碧芒，充滿了邪氣，嘴唇却更紅，彷彿要化成鮮血滴下。

楚輕侯隱在肘後的龍泉劍一轉，橫護在胸前。「好一個妖女，差一點我就上了你的當。」

香奴發出了銀鈴一樣的一連串嬌笑聲，却非獨絲毫不溫柔，而且有些恐怖。

「你說，你到這裏來到底有什麼目的？」楚輕侯厲聲喝問。

香奴陰森森的道：「來吸你的血！」語聲未落，她的身子輕飄飄的飛起來，凌空撲向楚輕侯。

那種輕盈，那種飄忽，絕不是一個人所能够做得到。

楚輕侯暴喝出劍，一劍疾迎向香奴！破空聲急响，劍光暴盛，天外流星般

輝煌，這支龍泉劍本來就是一支寶劍。

香奴的眼睛彷彿禁受不住那股劍光，半瞇了起來，面上突然露出了恐懼的神色，凌空疾一翻，從劍上翻了過去。

楚輕侯一劍刺空，身形亦倒翻，龍泉劍追着香奴，又劃出三劍！

香奴身形一翻再翻，挨住了牆壁，一縷輕烟也似貼着牆壁掠了上去。

楚輕侯第三劍就刺在牆壁之上。

白堊飛揚，牆壁之上剎那出現了七個劍洞，楚輕侯縱身雙脚往牆壁一蹬，緊追在香奴身後，劍芒更盛了。

香奴幾乎就是貼着屋頂往外飄，始終搶在劍之前！

劍光過處，那片瓦面被劃開了一道縫隙，瓦礫「簌簌」散落。

香奴眨眼已到了對面牆壁，又是貼着牆壁落下，輕烟般從窗子飄飛了出去。

楚輕侯人劍眼看就要撞在牆壁上，剎那及時一翻，亦貼着牆壁落下來，半空一擻，「嘩啦」的撞碎了那個窗戶，衝出窗外。放目望去，不見香奴，楚輕侯心頭却不知何故突然一凜，不覺抬頭一望。

香奴赫然就貼着牆壁，虛懸在窗口之上，也就在楚輕侯抬頭仰望的那剎那，凌空落下來，張口咬向楚輕侯的咽喉！

楚輕侯驚呼，滾身，貼地疾滾出走廊外！

香奴平地三尺疾追了上來，輕紗般飄忽，緞子般溜滑，凌空飄滑出走廊。

楚輕侯一出院子，風車大翻身，劍與人，有如一個光輪，颼一轉回斬向香奴。

香奴一聲歎息，一溜輕烟也似往上升起，一翻，落在滴水飛簷之上。

楚輕侯一收劍，驚魂未定，楊天已向他這邊掠來，一停步翻腕往後連刺三刀！

月奴果然追在他身後，刀一到，亦輕烟一樣飄上滴水飛簷。

那頭黑貓已蹲在她的肩頭上，有如附骨之蛆，穩定已極。

楊天收刀，急問：「公子怎樣了？」

楚輕侯俊臉微紅。「幸虧你那麼的一叫。」

楊天目光一轉。「悟空大師已給她們殺死了。」

楚輕侯已看見倒吊着的悟空大師，聞言混身一震。「那麼悟能大師？」

「不知道。」楊天目光再轉。「他就住在那邊的房間，這樣呼呼喝喝，都不出來一看究竟，只怕亦已凶多吉少。」

楚輕侯目光投向飛簷上的香奴月奴，恨恨道：「濫殺無辜，你們難道就不怕天譴？」

香奴月奴相顧一眼，再看看楚輕侯，嫵媚已極的一笑，一齊飄離滴水飛簷，飄向楊天楚輕侯。

楊天刀握緊，手背上青筋畢露，楚輕侯一劍亦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還有一半的距離，香奴月奴姊妹的身上已彷彿多了層烟霧，變得不怎樣眞實。

再前，竟消失在迷濛夜色中，半空中却多了兩個青瑩瑩拳大的火燄。

楚輕侯楊天毛管逆立，看着那兩團火燄飄來，一時間竟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兩個火燄浮在他們身外三尺，前後左右，飄忽不動。

靜寂的夜空中隨即多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響，就像是風吹空竹，如泣如訴，凄涼之至。

那頭黑貓仍然在飛簷上，「咪嗚」一聲，來回走動，碧綠色的眼睛就像是兩團碧綠色的火燄，在黑暗中燃燒起來。

靜夜貓叫已令人毛骨悚然，這隻黑貓的叫聲更加恐怖，簡直就像要叫散生人的魂魄。

楊天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楚公子小心！」

楚輕侯已經很小心，一雙眼盯穩了那兩團火燄，龍泉劍與人齊轉。

那兩團妖火飄舞了一會，又轉向飛簷上飄去，飄過了屋脊，消失不見。

那頭黑貓緊追在那兩個妖火之後，眨眼間，亦越過了屋脊，不知所踪，那種奇怪的聲音也就在這時候消失。

楊天楚輕侯相顧一眼，楚輕侯一咬牙，道：「先看悟能。」

「好！」楊天應聲撲進悟能的房間。門緊閉，楊天一脚將門推開，雙眼猛一瞪，怔住在那裏。

房中一燈如豆，悟能老和尚雙脚被腰帶裹着，倒吊在橫樑下，頸上就像是悟空老和尚那樣穿了兩個齒洞，有兩滴鮮血欲滴未滴。

楚輕侯從楊天身旁走過，走到悟能老和尚之前，只看一眼，又自心裏一寒。

老和尚的眼睛仍然張開，充滿了恐懼，仍然可以從他的眼睛看到他臨死之前的恐懼。

楊天跟着走了過來，伸手摸去。

觸手冰涼，老和尚的肌肉有如冰封過一樣，楊天失聲道：「怎會這樣？」

楚輕侯應聲亦摸了一把。「看來他的血已經給吸乾了。」

楊天倒抽一口氣。「眞有這種事？」

楚輕侯目光霍地一轉。「師父那邊不知怎樣了？」

楊天亦聳然動容。「那兩個女人走來對付我們，說不定東海留侯便走了去對付大法師。」

楚輕侯一點頭，轉身疾奔了出去，楊天不敢怠慢，緊追在後。

出了月洞門，遠處看去，殿堂內隱約有火光閃動，楚輕侯身形更急，一面大呼：「師父！」一面奔前去。

大法師沒有回答，楚輕侯破門而入，只見大法師盤膝坐在一個火圈當中。

火光血紅，燃燒着的是血，蛇血。

斷截的蛇身已快將燒成灰燼，大法師手數佛珠，眼蓋低垂，神態安寧，彷彿什麼事沒有發生過的一樣。

楚輕侯走到火圈之前，急問道：「師父，你……」

大法師倏然張開眼睛。「師父沒事。」轉望向追來的楊天。「悟空悟能呢？」

「都死了，」楚輕侯猶有餘悸。「好像給吸乾了血死的……」

大法師一聲佛號。

楊天道：「是否那兩個女人吸的不敢肯定，但她們帶來的那隻黑貓，我却是親眼看見牠搶着將血舐去。」

「黑貓？」大法師一皺眉。

「比一般的大很多，兩隻眼睛青瑩瑩的充滿了邪氣，叫起來猶其恐怖。」楊天隨即模仿着作了一聲貓叫。

楚輕侯打了一個寒噤。「還有，那個香奴的兩隻牙竟然會突然增長，變得就像兩隻狗牙一樣，徒兒的脖子，也幾乎給她咬了一口。」

楊天顫聲道：「悟空悟能大師的傷口就在脖子上，是兩個牙齒咬出來的洞。」

大法師又是一聲佛號。

楊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大法師，他們眞的是那種東西，那兩個女人離開的時候，就是變成兩個鬼火，飄飛天外。」

他好像恐怕大法師不相信，繼續道：「楚公子也看到的，當時我們已經很清醒，絕不會看錯。」

「我相信你們。」大法師長歎一聲。「那兩個女人是在離開這裏之後，才到你們那兒去。」

楚輕侯急問：「她們來見師父你……」

大法師淡然應道：「只是一種排場，使留侯的出現增加一些兒氣勢。」

楚輕侯又吃一驚。「留侯也來了？」

「是來談條件。」

「怎樣說？」楚輕侯追問。

「要爲師退返白雲深處，而他則發誓取得天下之後，一定會推行仁政。」

「師父相信他？」楚輕侯有些緊張。

大法師搖頭。「不相信，也所以他與爲師誓不兩立。」

楚輕侯輕吁了一口氣。「看來他對師父顯然是心存畏懼，才走此一趟。」

楊天亦道：「頭兒這一次總算找對了人，大法師，有你座鎭，火龍寨一定會平安無事。」

楚輕侯更興奮。「師父，你一定要除去這個邪魔外道，莫敎他再爲禍人間。」

大法師看了他們一眼，苦澀的一笑。「你們將這件事看得太簡單了。」

楚輕侯楊天齊皆一怔。

大法師歎息接道：「我終究是一個凡人，留侯却百年未免，已成爲異物。」

楚輕侯沉吟着道：「可是他到底畏懼師父你什麼？」

大法師一再歎息。「也許——他只是過慮。」

聽到這句話，楚輕侯不禁心頭一凜。「師父，你其實並沒有多大的把握。」

大法師無言頷首，楊天突然振吭道：「邪不能勝正，大法師一定能够制勝那個留侯。」

楚輕侯一想亦道：「一定能够的。」

大法師終於露出一絲笑容。「就是這一點信念，支持我們與留侯一決高下。」

那個火圈這時候終於熄滅，大法師緩緩站起身來，目光忽然變得很遙遠。「縱使敗，我仍也要留侯付出相當的代價。」

楚輕侯點頭，內心的倦意剎那一掃而空。

楊天挺起了胸膛。「我楊某人誓死相隨。」

大法師嘉許的看了楊天一眼，放步走了出去。

天上的烏雲不知何時已散開，凄冷的月光又落下，在大法師的身上披上一層白芒，楚輕侯楊天左右相伴，一齊走出了殿堂。

大法師仰天望了一會，吩咐道：「你們先去將悟空悟能兩位大師的屍體火化，再上路。」

楚輕侯不由問：「爲什麼要火化？」

大法師冷冷的道：「只有將他們火化，他們才能够安息。」

楚輕侯心念一轉。「師父是恐怕他們變成殭屍？」

大法師沉聲道：「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楊天聳然動容，楚輕侯更不敢怠慢，急急轉向後院奔去。

× × ×

烈燄飛揚，燃燒着的屍體不住的發出一陣陣「滋滋」聲，令人聽來毛骨悚然。屍體一開始燃燒，空氣中就多了一股惡臭，中人欲嘔。

楊天雖然沒有嘔出來，面上那種表情給人的感覺，已好像大吐之後，一口氣尚未回過來。

楚輕侯表面看來好像很平靜，心頭却在發苦，孤島上火焚殭屍的情景不由又出現眼前。

只有大法師，非獨神態平靜，而語聲亦是與平時無異，口誦經文，一面手數佛珠。

到屍體完全化爲飛灰，他才停下來。天色這時候已大亮。

魔劫

曉風清冷，飛焉奔馳在河堤上更令人精神大振，楚輕侯大法師楊天策騎更急。

河堤上風光如畫，三人却全都沒有心情欣賞。

過了河堤，有一個驛站，火龍寨的弟子已經在那裏準備了另外三騎健馬，還有早點。

之後一路上，都有火龍寨的弟子接應，食物固然已準備好，馬匹亦準備妥當，他們一下馬，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可以繼續上路，除了趕路之外，他們根本不用顧慮其他事情。

楚輕侯現在才體會到火龍寨的勢力有多大。

飛騎奔出了百里，大法師亦終於忍不住驚歎一聲：「難怪留侯要動蕭十三的腦筋了。」

楚輕侯也道：「憑火龍寨的勢力，的確已可以傾覆天下。」

楊天道：「頭兒却沒有這個心意。」

「你不說我們也看得出。」大法師笑笑。「十三的確是一個英雄。」

「頭兒併吞十三省水陸三百二十七寨，目的只是爲了不希望再有任何的爭端。」楊天沉吟道：「最初江湖上的朋友很多都懷疑，但事實證明，頭兒的確沒其他念頭，所以許多人却說頭兒是個大儍瓜。」

「儍得好像他這樣可愛的人却是絕無僅有。」大法師白眉一揚。「明白他的人却也未免太少。」

楚輕侯道：「但無論如何，他做的一切已是霸業的開端，幸好能像他這樣令人信服的人放目天下，還找不到第二個。」

「這所以那個留侯還是要千方百計來迫頭兒就範。」楊天苦笑了兩聲。

楚輕侯看看楊天，看看大法師。「師父以你看，留侯將會再採取什麼行動。」

大法師沒有回答，只是感慨已極的輕歎一聲。

看來他已經心中有數，只是不想說出來，也許，不想他們太担心。

也許，是因爲天機，不可洩露。

楊天看在眼內，亦自一聲輕歎，好像很明白大法師的心情。

楚輕侯仍然追問：「師父，我們難道眞的不能够及時制止？」

大法師道：「師父到底只是凡人，很多事情雖然預料可能怎樣，却不能肯定必定會怎樣，而且，也不能在片刻之間飛越百里。」

一頓突然問：「胡四相公的五色帆一日之間能去多遠？」

楚輕侯道：「據說若是順風，一日千里。」

楊天沉吟道：「千里也許是誇張一些，但相信沒有其他船隻比之更快的了。」

大法師歎息道：「留侯魔力無邊，又有五色帆爲助，行程實在不是我們能够想像。」

楊天沉吟道：「在明天天亮之前，我們一定可以趕到火龍寨，大法師放心。」

楚輕侯劍眉輕皺，道：「師父担心的，只怕是白雲館那邊的安危！」

「白雲館？」楊天詫異的道：「公子說留侯會對白雲館採取行動？」

大法師沒有作聲，楚輕侯一咬牙，道「師父，不若弟子趕程回去白雲館……」

「來不及的了，」大法師搖頭。「而且就是你回去，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楊天沉默了下去，大法師歎息，接道：「在離開白雲館的時候，爲師已感覺放心不下，却是仍然將留侯估計得過低，否則……」

一頓歎了一口氣，沒有說下去。

楊天不由問：「以大法師看，那東海留侯的魔力已到怎樣的地步。」

大法師看楊天一眼。「你說呢。」

楊天道：「不可思議，只知道，大法師這一次亦已遇上了勁敵。」

大法師笑笑。

楊天接着說道：「大法師顯然一早已將留侯視作勁敵，但結果的仍是歎息估計錯誤……」

大法師輕誦一聲佛號。

楚輕侯沉吟着又問：「師父，留侯若是到白雲館，究竟他們……」

大法師淡然一笑。「生死有命——」

他的笑容顯得很苦澀。

楚輕侯看在眼內，更放心不下。

大法師目光一遠，道：「天命有數，強也強不來，輕侯，你也不必太担心。」

楚輕侯苦笑。

大法師目光更遠！「芭蕉本不是命薄之相，這一次，却也要看他的造化了。」

楚輕侯一怔，急問：「芍藥蝙蝠又如何？」

大法師輕喧一聲佛號。「不可說，不可說……」

楚輕侯不由心頭發涼，楊天亦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一顆心沉了下去。

不可說，是什麼意思，他們現在已多少明白的了。

大法師亦沒有再說什麼，放馬奔了出去。

楚輕侯楊天兩騎左右相隨，策馬如飛，心頭却如壓千斤重鉛。

前行一尺，白雲館便遠離他們一尺，芭蕉他們的存亡也絕無疑問繫在大法師的身上。

現在他們都已經無可選擇。

× × ×

黃昏逝去，黑夜終於降臨。

白雲館的外表逐漸灰暗，却又在月光下逐漸回復過來。

古拙的牆壁，光潔的石階，抹上月色，又是那麼明亮，祇是明亮得來却有些刺目。

月色淒冷，整座白雲館亦像是披上一層白雪也似，白亮得來令人心寒。

風很急，松濤由遠而近，驟聽來，就像是突然洒下一場山雨。

堂中這時候已亮起了燈火。

燈火不怎樣明亮，對於芭蕉却已經足够，他又在抄經，這一次，他拿起經書，細看了一遍，才默抄下去。

楊天的話對他竟發生作用。

周圍靜寂無聲，筆落在紙上，每一聲都十分清楚，就像是餓蠶不停的在噬着桑葉。

芭蕉一向很少注意這聲音，只是今夜，不知不覺的留上了心！

他突然發覺這抄經的聲音聽來竟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感到很不舒服。

這種感覺越來越重，但很快被一陣輕快的脚步聲踏破，芭蕉亦被脚步聲驚動，回頭望去，只見玉硯從內裏走了出來。

玉硯一面走一面東張西望，好像在找尋什麼，走到芭蕉身旁，忽然問：「師兄，你可有看到？」

「看到什麼？」芭蕉反問。

「貓——」玉硯往几下探頭一望。

芭蕉奇怪問道：「我們什麼時候養過貓？」

「那當然是外面跑進來的。」

芭蕉再問道：「你怎麼突然問我有沒有看到貓？」

玉硯一噏嘴，「咪嗚」的作出一聲貓叫。「我方才聽到貓叫聲。」

「貓叫聲？」芭蕉搖頭。「我可沒聽到。」

「就在這附近。」

芭蕉四顧一眼。「沒在意，也許眞的走了一隻貓進來。」

玉硯上下打量了芭蕉一眼，忽然道：「恭喜師兄已能够心無旁騖。」

芭蕉一怔，看着玉硯，沉吟道：「方才我的確沒有留意到抄經以外的事情。」

玉硯亦自沉吟道：「那麼師兄以後大概可以不必再抄經，陪我玩耍了。」

芭蕉笑笑道：「這才是開始，說不定，根本就沒有貓叫，你只是逗我高興，好陪你玩耍。」

玉硯叫起來。「我聽得很清楚，是眞的！」

芭蕉揮手道：「好了，我算是眞的，你去找你的貓，我自抄我的經。」說着又埋首抄經，不理會玉硯。

玉硯嘟着小嘴，嘟噥道：「等會給我抓住那隻貓，一定叫牠來咬你一大口！」

語聲甫落，噏着下唇，一連發了兩聲貓叫，奔了回去。

他學貓叫學的倒也像，靜寂中聽來比起眞的貓叫似乎還要恐怖。

芭蕉聽着不知怎的竟打了兩個寒噤。

「小搗蛋就是多花樣。」他轉望了玉硯一眼，才再回頭抄經。

烏亮的墨汁，燈光下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誘惑，那末乾的字每一個都像活的一樣。

芭蕉這一次才寫了幾個字，忽然生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樂趣，聚精會神的抄起經來。

一件可怕的事情，也就在這時候發生了。

× × ×

後院更靜寂，淒冷的月光下，那幾簇芭蕉就像是翠玉彫出來的一樣。

玉硯從芭蕉樹下走過，又聽到了貓叫聲，他歪起小腦袋，嘟喃道：「這分明是貓叫，怎麼就是不見那隻貓？」

語聲未已，「咪嗚」的一聲貓叫又劃空傳來，玉硯循聲望去，却什麼也沒有看見。

隨即又「咪嗚」一聲貓叫。

這一聲貓叫飄忽不定，有點恐怖的味道，玉硯却完全沒有恐怖的感覺。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恐怖。

自懂事以來，他一直就住在白雲館，大師兄蝙蝠雖然是一個很令人害怕的人，但是到現在爲止，最兇也只是要揑他們的頸子。

白雲館也絕對不是一個恐怖的地方。

貓叫聲中，那隻貓終於在一株芭蕉樹上出現了，開始出現的時候只是一副貓的骸骨，却會動，到玉硯轉頭向這邊望來的時候，已經變成了一隻皮毛俱全的大黑貓了。

楚輕侯若是在，一定不會讓玉硯去接近這隻大黑貓，玉硯却一些也不覺得這隻大黑貓有什麼可怕，反而覺得可愛。

那隻大黑貓的皮毛簡直就像是緞子一樣光滑，一雙眼碧綠色，有如嵌着兩塊碧玉。

玉硯完全看不出大黑貓眼瞳中透着的邪惡。

「原來你躲在這裏！」他雀躍着走過去。

那隻大黑貓盯着玉硯走來，嘴一咧，貓鬚一條條揚起，竟好像在笑。

牠沒有退避，而且踏着一塊芭蕉葉走下來，迎向玉硯。

「咪嗚」又一聲，院子周圍在貓叫聲中彷彿暗了下來，本來翠玉一樣的芭蕉葉，亦好像變得灰黯失色，已喪失了那種生命力。

玉硯完全沒有在意，伸出一雙小手，竟要將那隻大黑貓抱入懷中。

那隻大黑貓擧起了一隻前脚，向玉硯揚了揚，玉硯毫不猶疑的將那隻前脚接在手裏，輕撫了幾下。

一隻隻利爪無聲的彈了出來，穩抓住玉硯的手心，雖然沒有抓破皮膚，亦已將皮膚抓得墳起來。玉硯却一些疼痛的感覺也沒有。

他的感覺忽然變得很遲鈍。

大黑貓接一弓，竄入玉硯的懷中，玉硯不由自主的將大黑貓抱住。

他的手接撫在大黑貓的頭上。

大黑貓揚起頭來，望着玉硯目光一接觸，大黑貓的雙瞳彷彿就化成兩團火焰。

碧綠色的火焰。

即使是呆子，這時候亦應該發覺這隻大黑貓大有問題，而玉硯却一些反應也沒有。

他已經完全迷失，眼雖然睜大，一些神彩也沒有，就像是一個白痴。

然後他擧起脚步，往內院走去，面無表情，脚步起落，非常笨拙，一如牽綫的傀儡，被一隻無形的手，幾條無形的綫牽扯着移動。

他的靈魂已經在碧綠色的那兩團火焰中燃燒殆盡。

從芭蕉樹下穿過，踏着那條白石小徑來到內堂前，玉硯才有些反應躊躇不前。

那隻大黑貓即時尖叫了一聲，玉硯應聲如遭雷殛，霍的擧步走前去。

內堂只有一盞長明燈，不怎樣明亮，再進，就是大法師的臥室。

在臥室門前玉硯又躊躇起來，黑貓噗的爬上玉硯右肩，向着玉硯的耳朵叫起來。叫了一聲又一聲，一聲比一聲淒厲。

玉硯一步一步走前，推門而入。

臥室中沒有燈光，一片黑暗，却散着淡淡的檀木氣味。

貓叫聲更淒厲，目光更亮，非獨眼睛，整隻黑貓都發着碧綠色，迷迷濛濛的亮光，已不像一隻貓，只像是一團發亮的東西。

玉硯全身都沐在迷濛的碧光中，彷彿亦要化成一團碧綠色的火焰。

他一步一步走到一個檀木櫃子之前，雙手顫抖着將櫃門拉開，取出內中一個小匣子。

紫檀的匣子，放着一條奇大的青銅鑰匙，玉硯將鑰匙拿起來，轉身往外走了出去。

出了內堂，玉硯接往內院走去。

那隻大黑貓始終蹲在玉硯的肩頭上，一雙眼睛越來越光亮，却是慘綠色。

牠沒有再叫，在玉硯捧着那條鑰匙走出內堂之後，牠的嘴巴就闔起來，神態更邪惡。

玉硯沒有理會那隻大黑貓，完全沒有那隻黑貓的存在也似，只是繼續往前走，走得非常快，眼睛發直，也竟似變成慘綠色。

他的動作驟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但細看之下，不難就發覺，他是在重複着同一個動作，仍然像一個牽綫的傀儡，只不過那些綫現在牽得更加急而已。

轉了幾個彎，玉硯走到那座石牢的前面。

蝙蝠雙脚勾着橫樑，倒吊在牢中，看似已睡着，可是玉硯才來到牢前，他的一隻眼就悄悄張開來。

當他看見玉硯雙手捧着的青銅鑰匙，其他的一隻眼亦張大，突然怪叫一聲：「玉硯。」

（未完）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大奇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鞏慧龍被困於「萬柳迷踪陣」之中，白雲飛又將月玉虎和井公亮誘入陣中，剛巧公孫奇帶着月輝，月煜兩位老人來到莊中，公孫奇乍見鞏慧龍，正覺驚奇，又見玉虎，井公亮兩人，更是驚愕不已，經各人解釋之後，公孫奇等人才知道鞏、月兩家所發生的巨變，而月輝，月煜等人也明白鞏慧龍不是殺死月家小孩的主使，誰是兇手呢？月展翼和鞏慧龍來到江北第一家舊址，月展翼希望能見到鞏鳳翔，更希望能以死來解除月、鞏兩家的仇恨。

追尋陰謀者　了結兩家仇

月展翼道：「不，一定要趕快化解雙方的仇恨之心，否則必然還會發生更大的不幸。」

鞏慧龍道：「掌門人是怕我爺爺會去鎮江找你們月家報仇？」

月展翼點頭道：「正是。」

鞏慧龍心驚道：「那可怎麼辦？」

月展翼苦澀一笑道：「我不希望我們月家人再有人傷亡，所以我願來個負荊請罪。」

鞏慧龍以痛恨自己的口氣道：「該死的是我！如果那天我不逃走，就不會發生這許多不幸！」

月展翼嘆道：「你年輕不懂事，夫復何言！」

兩人在交談之間，不知不覺天已全黑了，鞏家住宅佔地極廣，如今變成一堆廢墟，在黑夜下看來倍覺凄涼恐怖，猶如置身鬼域。

鞏慧龍和月展翼在一處廊階前面對面的坐着，兩人由於心情不佳，雖然已一整天未吃東西，都不覺得餓，他們只希望能在今夜見到鞏鳳翔，了結兩家的仇恨。

晚風陣陣吹來，吹起陣陣灰塵，形成一幅陰森悽慘的景象。

時間慢慢流逝，夜漸漸深了。

月展翼解下腰間的眉月刀，放在身邊，盤膝靜坐不動。

他帶刀來，並非爲了對付鞏家人，而是防備發生意外，因爲他斷定那陰謀者不會就此罷手，可能會還有別的鬼點子使出來。

鞏慧龍沒有帶劍，雖然他從小練劍，家學淵源，已練成一身相當高明的劍法，可是他從不認爲自己是個武林人，因此很少帶劍在身。

夜更深了。

鞏宅附近的居民大都已進入夢鄉，已到了夜闌人靜的時候。

鞏慧龍在廊階前生起一堆火，一方面是爲了取暖，一方面是希望祖父等人能發現自己在此。

可是，火堆生起後，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四周仍是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動靜。

月展翼打破沉寂道：「鞏慧龍，你不妨推測一下，你祖父等人離開此地後，最可能的去處是哪地方？」

鞏慧龍搖頭道：「不知道，我祖父已好多年沒離開過江都了。」

「本地有無親友？」

「只有幾個交情不深的朋友，我祖父不可能去投靠他們。」

「遠地的親友呢？」

「河南河北都有親友，但以我祖父的個性來推測，他不會去投靠親友的。」

「城外有你們的佃農麼？」

「有。」

「他會不會安身於佃戶之家？」

「這倒有些可能。」

「咱們再等一會，如果不見人來，便去城外找一找如何？」

「好的。」

忽然，從十幾丈外的一堆廢墟後面傳來一聲輕响，似是有人踩碎了一塊木炭。

月展翼和鞏慧龍都聽到了這一聲輕响，兩人神色一振，鞏慧龍立刻開聲道：「誰？」

沒人回答，一切又歸於沉靜。

鞏慧龍感覺有異，連忙站起道：「我是鞏慧龍，請問來者何人？」

仍無人回話。鞏慧龍面呈迷惑道：「奇怪，明明聽到聲音……」

月展翼一笑道：「可能是老鼠吧。」

鞏慧龍一哦，隨又在原地坐了下來。

驀地，又一聲輕响傳過來。

鞏慧龍跳了起來喝道：「甚麼人？」

又沒聲息。月展翼抓起放在身邊的眉月刀，慢慢的抽刀出鞘，含笑道：「鞏慧龍，你似乎應該找一件兵器……」

鞏慧龍聽到這話，心弦一震，又開口道：「朋友，如果你不是我們鞏家人，今夜既然來到了這裏，何不現身一見？」

「哼！」

一聲很輕很輕的冷笑之後，突見五條黑影從四面撲出，倏忽便到月、鞏二人跟前，將他們二人包圍了起來！

是五個仗劍的蒙面人。

鞏慧龍一眼就認出他們是上次在鎮江出現圍攻月展翼之人，當時他以爲他們是自家人，現在當然知道他們不是了，因此他心中很高興，因爲他知道這些人即是陰謀誘發鞏、月兩家火併的人，今夜只要逮住其中一個，眞相即可大白於世。

是故，他現在的感受是嘉多於驚，雖知他的來意不善，却一點都不害怕。

他指着他們，以無比憤怒的語氣道：「就是你們搞的鬼，我要殺了你們！」

說畢，便撲了上去。

其中一個蒙面人喝道：「慧龍你瘋了不成！」

鞏慧龍聞言愕然道：「你是何人？」

那蒙面人沉叱道：「別問，你站開一旁！」

鞏慧龍道：「不！我不會再上當了，你們是冒充的，你們絕非我們鞏家人！」

那蒙面人怒道：「渾球！你是否要見你爺爺？他老人家在後花園裏，快去！」

鞏慧龍一怔道：「當眞？」

只聽從後花園那邊遙遙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慧龍，你到這邊來！」

鞏慧龍大喜道：「爺爺，是您？」

蒼老的聲音道：「是的，慧龍，你快過來吧！」

聽聲音，確是鞏鳳翔！

鞏慧龍渴望見到祖父的心情比甚麼都迫切，可是理智告訴他絕不能讓這個蒙面人再與月展翼起衝突，因此他站着不動，大聲道：「爺爺，請您過來，我要告訴您老人家一切眞相，我們再不能和月家人動干戈了！」

鞏鳳翔却不肯過來，仍在花園那邊說道：「不，你到這邊來，爺爺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鞏慧龍猶豫了一下，便向那五個蒙面人說道：「你們先別動手，等我先去和我爺爺談談，大家再來解決糾紛。」

說畢，拔步向花園奔去。

奔到花園裏面，四望却不見爺爺的踪影，便開聲喊道：「爺爺，您在那裏？」

「在這裏！」

話聲突然在他身後响起！

隨着話聲，一隻手掌搭上他肩膀，他只覺肩井穴上一緊，全身頓告痠軟無力。

鞏慧龍大吃一驚道：「你是誰！」

他這樣問的原因是已聽出對方不是祖父，而且祖父絕不會出手制住他的穴道，使他無力動彈。

「嘿嘿……」對方已不再模仿他祖父的聲音了，發出陰惻惻的冷笑道：「傻孩子，我是你祖父啊！」

「砰！」的一聲，鞏慧龍後頸挨了一掌，頓時眼前一黑，就此昏迷不省人事。

冒充他祖父的人是誰？

是白雲飛！

他一掌打倒鞏慧龍後，蹲下細視鞏慧龍確已昏厥，這才把慧龍拖去隱僻處，然後身形一騰，朝那五個蒙面人飛了過去。

這時候，月展翼已和五個蒙面人動上手，他一聽鞏慧龍驚問「你是誰」後，立刻揮動眉月刀，發動攻擊。

他曾與五個蒙面人交過兩次手，第一次是在夜間林下，他利用梅花針而獲勝，第二次是在白天，他再使用梅花針均被他們五人避過，在赤手空拳對付五柄利劍的情況下，結果反而受傷落敗。

今夜是第三次交鋒，但今夜情況不一樣了，今夜他手上有一把眉月刀！

一刀在手，頓時判若兩人，他們月家的眉月刀法本就天下無敵，更何況他是月家的掌門人。但見他眉月刀掄動之間，勢如銀龍鬧空，不僅變化巧妙，而且氣勢驚人，攻勢猛烈已極，雖是以一敵五，可是滿場只見刀光閃動，對手五個蒙面人反而處處受制，屈居下風。

不過，五個蒙面人雖然被他攻得手忙脚亂，却仍極頑强，奮力抵擋，不讓他有突圍的機會。

就在雙方搏鬥正劇烈的時候，白雲飛趕到了，他見月展翼勇若天神，知五個蒙面人不易獲勝，便悄悄從腰間抽出一支竹筒，就口準備吹射。

這東西名叫「吹箭」，長約六寸，中藏一箭約有五寸長，箭桿爲竹製，前端綁着尖利之鏃，用口吹氣噴射，其快無比，而且沒有一點聲音令人防不勝防，是各種暗器中最爲可怕的一種。

月展翼正在全力攻擊五個蒙面人，並未發現白雲飛已到現場，正躲在暗處準備暗算自己，但他當然知道敵人不只這五個，所以他急着想打贏這一仗，以便保存體力去應付另外的敵人。

他的攻勢越來越凌厲，眉月刀着着妙招，人在飄動，刀也在飄動，恰似一隻蝴蝶翩翩飛舞，所到之處，刀劍橫擊的聲音震耳欲聾，五個蒙面人一經與他接觸，都被震得倒退出去。

白雲飛看到這情形，便舉筒就口，準備吹射，不料就在此際，忽有一隻手從他背後伸出，一把奪過那支吹筒。

事出意外，白雲飛大吃一驚，連忙反手一掌傾力掃出！

「砰！」然一響，他的手掌掃中了身後的人，但只覺好像打中一袋沙子！他的掌力完全被化解了！

白雲飛這一驚非同小可，但還來不及回頭去看時，他的後頸已被人一把抓住，强勁有力的五指似鷹爪般緊緊扣住其頸部，好像老鷹抓小鷄似的將他抓得雙脚離地而起！

「哎呀！」白雲飛不覺脫口驚叫了起來。

那五個蒙面人一聽驚叫，心中一慌，一齊頓足倒縱出去，月展翼逮到機會，一刀揮出，將其中一人攔腰砍斷，那人便在一聲慘嚎下，上下肢分開，立告氣絕！

另四個蒙面人則在這一瞬間躍出數丈開外，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月展翼正待追擊，只聽一人笑道：「月掌門人別追了，我這裏抓到一個！」

隨着話聲，一個中年人一手砍着白雲飛從附近的暗處走了出來。

他是萬柳居士公孫奇！

× × ×

翟慧龍醒過來了。

他的神智在一隻手掌輕拍面頰之下，慢慢的恢復，視力也從模糊變爲清晰，於是他看見一個少女蹲在自己身邊。

少女，竟是公孫玉鳳！

翟慧龍以爲是在夢中，呆呆的望着她，離開萬柳村不過幾天的時間，這個姑娘的倩影也曾不斷的在他腦海裏出現過，只因他所犯的過失惹出了大麻煩，因此身心交瘁，不敢對別的姑娘生起一絲綺念，是以在這一呆間，他覺得很奇怪，爲甚麼這個公孫玉鳳會這麼清晰的出現在自己的「夢境」之中？

公孫玉鳳見他甦醒，嫣然一笑道：「你醒來了？」

聽到這句話，翟慧龍始知不是夢，不禁又驚又喜道：「玉鳳姑娘，妳怎麼到這裏來了？」

公孫玉鳳含笑說道：「我爹帶我出來的。」

翟慧龍有些不敢相信，問道：「妳說令尊一直不肯讓妳離開萬柳村，這回怎麼肯帶妳出來？」

公孫玉鳳道：「我也想不通，那天你和月家二老走了後，我爹突然對我說：『鳳兒，妳想不想出去走動走動？』我說：『想啊！』於是他就帶我出來了。」

翟慧龍再問道：「那你又怎麼來到這裏？」

公孫玉鳳道：「我們先到江南第一家，聽說你和月掌門人到了這裏，我爹就帶我來了，剛剛趕到此處，正好看見那傢伙打了你一掌……」

翟慧龍想起剛才的事情，連忙翻身站了起來，急問道：「那人是誰？」

公孫玉鳳道：「我不認識他，不過我猜他必是你提過的那個白雲飛。」

翟慧龍目光一凝道：「他呢？」

公孫玉鳳一指前面廢墟道：「往那邊去了，我爹已跟踪過去——你看，他們來了！」

來的，是公孫奇，月展翼，還有就是那個自稱是「白雲飛」的神秘人物！

他的手腕脈門被公孫奇緊緊扣着，已無力反抗，神情變得很沮喪。

翟慧龍迫不及待的向月展翼問道：「月掌門人，剛才出現的那五個蒙面人到底是誰？」

月展翼含笑道：「還不知道，我殺了其中一個，另四個跑了……你放心，他們絕對不是你們翟家的人。」

他接着一指白雲飛道：「你在青溪小姑廟認識的人就是他吧？」

翟慧龍點頭道：「正是……」

他向公孫奇行了一禮，表示感謝道：「今夜若非公孫先生趕到，小可只怕沒命了。」

公孫奇微微一笑道：「我很奇怪居然有人能够進出自如於我所佈成的萬柳迷踪陣，因此不能不追查一下……」

他神色突然一寒，冷冷道：「今夜逮到這傢伙，我才釋去心中疑問，這傢伙是我那下堂妻子的弟弟，也就是我當年的舅舅！」

公孫玉鳳眼睛一亮，脫口道：「啊，他是我舅舅呀？」

她一直渴望見到生母，今天突然見到母親的弟弟，心中不免有一陣喜悅。

公孫奇冷冷道：「是當年，現在不是了！」

公孫玉鳳知道父親對母親十分痛恨，聽了這話，低頭不敢再說甚麼。

公孫奇轉對月展翼道：「月掌門人，這小子能進出我的萬柳迷踪陣，必是我那下堂妻教的，現在我把他交給你審問。」

說到這裏，鬆手放開白雲飛的手腕脈門，厲聲道：「跪下！」

白雲飛不敢反抗，急忙跪了下去！

月展翼問道：「你的眞實姓名就叫白雲飛？」

白雲飛低頭道：「不，我姓葛，名叫世俊。」

月展翼道：「我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你最好從跟甚麼人設計殺害我們月家兩個小孩說起。」

葛世俊道：「我不能說。」

月展翼道：「爲甚麼？」

葛世俊道：「我和剛才那五個人一樣聽命於人，我們的命操在那人手中，如我洩漏一個字，不出十日便會毒發身死。」

月展翼面色一動道：「甚麼意思？」

葛世俊道：「他控制我們的方法是給我們每人服下一顆特製的毒藥，然後每十日給我們一顆解藥以延續性命，要是我出賣了他，就得不到解藥了。」

月展翼冷笑道：「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如果你不說，一樣活不成。」

葛世俊道：「我話還沒說完呢。」

月展翼道：「你說。」

葛世俊道：「吃那特製毒藥的不只我一個，我的妻子也吃了。」

月展翼凝視着他，似乎想出他的話的可靠性，看了他一會之後，才又問道：「當初你們怎麼肯吃下那毒藥？」

葛世俊道：「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在食物中下毒，要是事先知道，誰還肯吃！」

月展翼道：「也許你們根本沒吃下甚麼毒藥，他只不過在哄騙你們罷了。」

葛世俊道：「不，我們確實吃了，那種毒藥非常奇特，每隔十天要服下一顆解藥，否則到了第九天我們會全身虛脫無力，痛苦不堪。」

月展翼道：「你還有幾天就要再服一顆解藥？」

葛世俊道：「七天。」

月展翼道：「這好辦，你把一切眞相告訴我們，我以月家掌門人的身分向你保證，我們會在這七天之內傾全力去對付他，只要逮到了他，你的命就可保住了。」

葛世俊搖搖頭道：「不可能，我們都不知道他行踪何在，他的行踪就像鬼魅一樣，要見我們時，會突然出現，我們無法主動去和他相見。」

月展翼道：「他是男是女？」

葛世俊又搖頭道：「對不起，我不能說。」

月展翼神色一沉道：「姓葛的，你要弄清楚，此事關係重大，已使我翟、月兩家造成慘重的傷亡，如果不趕快弄個水落石出，翟、月兩家勢將繼續干戈相見。因此，我們一定要知道那個陰謀者是到底誰，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會不擇任何手段的！」

葛世俊神情索然道：「我死不要緊，可是我不願拙荊跟着我死，如果你是我，你肯麼？」

月展翼沉默下來。

公孫奇沉聲道：「葛世俊，你少在我面前要滑頭，你不說實話，我立刻就劈了你！」

葛世俊苦笑道：「姐夫——」

公孫奇厲叱道：「不要叫我姊夫！」

葛世俊頓了頓道：「好，我知道你跟我姊姊情斷義絕，此事不必再談，我現在可以把我的決心告訴你們：不論在任何苦刑的折磨之下，我都不會說，你要殺我，請動手便是。」

公孫奇脾氣暴躁，一聽此言，眼睛一瞪，便要上前痛下殺手，月展翼攔住了他，以嚴肅的口氣道：「公孫先生別忙，他是否服下毒藥，月某人有辦法知道。」

翟慧龍接口道：「關禁他七天就可分曉了。」

月展翼頷首道：「正是這個意思。」

公孫奇道：「月掌門人打算把他帶回鎮江去？」

月展翼道：「是的。」

公孫奇道：「這樣也好，不過要小心他們會在路上截擊。」

公孫玉鳳道：「爹，您陪月掌門人一起去鎮江，這樣就不怕對方截擊了。」

公孫奇瞪了她一眼道：「哼，妳這丫頭想得好，想調虎離山麼？」

公孫玉鳳一怔道：「調虎離山？」

公孫奇看了翟慧龍一眼，冷笑道：「難道不是？」

公孫玉鳳明白了，登時羞得滿臉飛紅，道：「爹，女兒不是這個意思……」

公孫奇忽然哈哈大笑道：「也罷，妳現在也大了，常言道女大不中留，妳只要答應爲父一個條件，爲父便網開一面。」

公孫玉鳳低首不語。

公孫奇道：「爲父的條件是不准去找妳那生母，妳答應便罷，否則立刻跟爲父回萬柳村去。」

公孫玉鳳委委屈屈地道：「女兒又不知我娘在哪裏，想找也找不成呀。」

公孫奇道：「對了，萬一她找上妳，妳也不能認她爲母！」

公孫玉鳳嘴唇一掀道：「她再怎麼不好，終究是我母親——」

「啪！」

重重一個巴掌落到她臉頰上，登時打得她臉現五爪，顚出好幾步。

翟慧龍聽她說過其父常常打罵她，這時一見如此，不禁大怒道：「喂，你怎麼老是打她？她是你的親生女兒呀！」

公孫奇眼睛一瞪道：「我管教我的女兒，干你甚麼事？」

翟慧龍道：「就因爲她是你的女兒，所以你不能動不動就打她呀。」

公孫奇回對女兒怒問道：「妳告訴他爲父常常打罵妳？」

公孫玉鳳怯怯的不敢回答。

公孫奇喝道：「說！」

翟慧龍大聲道：「你不要逼她，是我自己猜測的，與她無關！」

公孫奇大怒道：「你住口！」

翟慧龍說道：「你不要打她，我就住口。」

公孫奇甚是惱怒，上前一把抓住公孫玉鳳的手，喝道：「走，跟我回去！」

語畢，拉着女兒大步而去。

翟慧龍呆呆望着他們父女走出火場，心中很替公孫玉鳳担憂，道：「這人好不通人情，太豈有此理了。」

月展翼沒有說甚麼，過了一會之後，才開口道：「葛世俊，你跟我走吧。」

葛世俊緩緩站起，態度忽然變了，冷笑道：「我憑甚麼要跟你走？」

雙足一頓，縱身便走。

月展翼長笑一聲，身形如電撲上，探掌抓向他背心靈台穴。

葛世俊反手一掌拍出。

這人對公孫奇雖然畏懼如虎，在他面前不敢反抗，但這並非表示他身手很差，事實上他的武功亦屬第一流，此刻一掌拍出，勁風颯然，力道強烈異常！

可惜他今日的對手乃是名震天下的「江南第一家」掌門人，他想與月展翼對抗仍是差了一大截，只見月展翼空中右掌倏縮倏吐，於避開他拍出的一掌之後，掌式不變，又抓了出去，噗的一聲，五指已牢牢抓住他的靈台穴了。

葛世俊只覺全身一陣痠軟，登時失去了抵抗能力，月展翼抓着他落到地上，即向翟慧龍道：「翟慧龍，你是打算在此等

候呢，還是跟我去鎮江？」

翟慧龍道：「小可在此等候。」

月展翼道：「你不怕？」

翟慧龍道：「怕甚麼？」

月展翼道：「剛才那些人。」

翟慧龍苦笑道：「不怕，他們殺了我更好，我闖的禍太大，不論死在何人手裏，我都不在乎。」

月展翼心想那幾個蒙面人若殺了他，等於不打自招，露出了他們的狐狸尾巴，當下點點頭道：「好，你在此等候你祖父等人，我把這人帶回鎮江，立刻再趕來陪你。」

翟慧龍道：「掌門人路上要小心。」

月展翼道：「我知道，我最遲明天晚上趕回來，這中間如果發生了事情……」

他游目四顧，指着一面牆壁說道：「你可在那牆壁上留字，好讓我知道你的行蹤。」

翟慧龍點頭應諾。

月展翼便帶着葛世俊走了。

翟慧龍於是獨自一人在火場上走來走去，想到公孫玉鳳被其父帶走，不知又要受到甚麼樣的折磨，越想越氣，不禁哼了一聲道：「眞是豈有此理，他就只那麼一個女兒，又生得那麼乖巧可愛，怎的老是打罵？他若是不喜歡她，乾脆讓她去和她母親同住不好麼？」

他爲此唉聲嘆氣，惴惴不安，直到想起祖父等一干人，才自打嘴巴道：「該死，我害死了家中十多人，罪孽之重，萬死不足以贖罪，怎麼還有心思去想一個姑娘？翟慧龍啊翟慧龍，你眞是無藥可救，你該被剁成一塊塊才是！」

他回到火堆邊坐下，不再去想公孫玉鳳，而眼巴巴的等着祖父現身與自己相見。

枯坐了約莫一個更次，由於心力交瘁和連日奔波之故，不知不覺便打起瞌睡來了。

神智矇矓間，忽聽好像有人在低聲叫道：「三少爺！三少爺！」

「誰！」

他霍然驚醒，跳了起來。

「是我！」

眞的有人叫他，聲音從數丈外的一堆灰燼中傳了過來！

翟慧龍又驚又喜道：「你是誰？」

「我是巧兒！」

巧兒是他母親使喚的一個丫鬟，翟慧龍聽出是巧兒的聲音不錯，不禁狂喜奔過去。

奔入灰燼中，掃目四望，却不見巧兒在場，不覺一呆道：「巧兒妳在那裏？」

「我在這裏。」聲音從地下傳上來！

翟慧龍猛然想起自家有一間很大的地窖，位置在內院一間花廳下面，而此刻自己所立之處，正是花廳舊址——莫非月家夜襲翟家之時，有人躲到地窖中，現在還被困在地窖裏面？

一念及此，忙俯身大叫道：「巧兒！巧兒！妳是不是在地窖裏？」

「是的，你快將出口挖開，我們都快悶死啦！」

我們？

這豈非表示被困在地窖中的不只她一個？

翟慧龍更是欣喜興奮，立刻動手挖掘，兩隻手拚命的往下扒，不久便挖到了地窖的出入口，他又將阻塞在出入口裏面的炭灰挖出，終於一道石級顯露出來了。

石級下面是一扇鐵柵門，雖然下面很黑暗，但隱約可見鐵柵門後站着幾個人！

翟慧龍叫道：「快開門！」

巧兒在裏面道：「打不開的，門從外面鎖着，鎖匙在大老爺身上。」

她口中說的大老爺是翟慧龍的父親翟北金，看樣子她們是在月家大舉夜襲的那天晚上躲入地窖的，尚不知翟北金已經死亡。

翟慧龍一看鐵門果然下了鎖，便道：「你們退開，我來打開！」

他見她們退開之後，便抬脚奮力踢出，砰然一聲巨響，門框登時破裂，鐵門應聲倒下。

「龍兒！」

有個婦人喜極而泣的叫着。

翟慧龍大叫道：「娘，是您麼？」

他一陣風似的捲了進去。

這間地窖長五丈寬二丈，靠近出口的兩邊堆放着許多稻米和酒甕，原是翟家儲放食物之處，此刻裏面或臥或站着七八個女人和四五個小孩，個個形容憔悴，好像一羣備嚐折磨的囚犯。

原來，躲在這地窖裏的是翟家五金的妻子和翟北錫五個不滿十歲的兒女，此外還有三個貼身丫鬟。當月家發動攻擊的那一夜，翟鳳翔怕她們受到傷害，便把她們帶入地窖躲避，後來翟家人死的死逃的逃，月家一把火將翟家夷爲平地，由於地窖建築堅固，四面都有通風孔，而且儲放着許多食物，終使她們逃過一刧，但因翟鳳翔在門外下了鎖，她們在大火過後無法逃出，一直被困在地窖裏面，剛才巧兒從一條通風孔中聽出翟慧龍與人（公孫奇）爭吵的聲音，以爲是月家的人，故不敢開聲呼救，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巧兒才試着呼叫……

翟慧龍衝入地窖找到母親，見母親倚壁而臥，似是大病在身，撲上前在她身邊跪倒，痛哭失聲道：「娘！娘！孩兒對不起你們……」

他母親王氏是個五十多歲的婦人，她伸出顫抖的手撫着他的面頰，嘆了口氣道：「你這孽障可把我們翟家害慘了！」

翟慧龍痛哭道：「娘，孩兒是該死，可是孩兒並未殺害月家的孩子，那全是歹人設下的陰謀……」

王氏流淚道：「你爹他們現在怎麼樣了？」

翟慧龍不敢據實說出，怕她們受不了打擊，便道：「爺爺和爹爹……他們都跑了，孩兒尚未找到他們呢。」

王氏道：「有沒有人遇害被殺？」

翟慧龍道：「孩兒剛剛回來，詳細情形還不知道，可能……可能沒有吧。」

王氏道：「全宅屋宇是不是都被燒光了？」

翟慧龍道：「是的，都被燒光了。」

王氏悲嘆一聲道：「我們十多人被困了這麼多天，你爺爺和爹爹等人都沒來探望，我猜……唉，你說實話，他們到底怎

麼樣啦？」

翟慧龍道：「娘，孩兒沒跟他們在一起，不知道當天晚上的情形……娘，您是不是病了？」

王氏道：「娘沒有病，只是……唉，被困在這地窖裏，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大家渴得受不了，就挖地取水來喝，你那幾個堂弟更可憐，他們吃不下生的東西，差點把他們餓壞了。」

翟慧龍聽到這裏，便起身拜見二嬸三嬸四嬸，想到四叔五叔已死，不禁又淚如雨下，心如刀割……

×　×　×

月展翼押着葛世俊連夜渡江，回到鎮江時，正好是天亮的時候。

他向二叔月輝和三叔月煜道明經過情形，二老一聽葛世俊的身分，十分高興，便把葛世俊帶入一間秘室審問。

月輝以溫和的口氣道：「葛世俊，你說你和你妻兒都被迫服下毒藥。」

葛世俊道：「是的，所以爲了我妻兒的安全，我是絕不會招供的。」

月輝道：「翟、月二家發生了這樣大的不幸事件，爲了查明眞相，解消二家的仇恨，我們說甚麼也不能放你走，除非你肯將幕後主使者的姓名說出來，否則你只有死路一條，而你毒發身死之後，你的妻兒只怕也難活命，因爲那幕後主使者不大可能會替你妻兒解毒。」

葛世俊道：「不錯，他可能不會給我妻兒解藥，但我如出賣了他，我妻兒就必死無生，我寧死也要抱着一綫希望。」

月輝道：「你知道老夫是誰麼？」

葛世俊道：「你是眉月刀創始人的弟弟月輝月老前輩？」

月輝點點頭，一指月煜道：「這是我弟弟月煜，我們兄弟二人早已告老隱跡，不過我們還有能力處理一些事情，說得不客氣一些，當今之世，尙無我們對付不了的人物，如果你服毒屬實，那麼你還可活六天，只要你說出主使者是誰，老夫二人有把握逮住他，爲你爭取活命的機會。」

葛世俊搖搖頭道：「多謝月老前輩的好意，在下心意已決。」

月煜脾氣較爲急躁，聞言不禁大怒道：「小子，你莫不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葛世俊神情木然道：「在下聽憑處置便是。」

月煜道：「你妻兒住居何處？」

葛世俊閉目不答。

月煜氣極，喝道：「玉獅，給他一些苦頭吃，我就不信他是鐵打的人！」

月玉獅應了一聲，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軟麻穴，然後手指在他身上一陣抓拿，施以分筋錯骨。

葛世俊登時面色慘白，冷汗涔涔沁出，掙扎強忍了一會，終忍受不了全身痠痛，從牙縫裏迸出了哀鳴的聲音。

分筋錯骨是一種最殘酷的刑罰，其痛苦是血液阻塞不暢，四肢痠痛如刀刻骨，任何武林高手一旦受到此種酷刑，不論他個性有多倔強，也忍不住要痛苦哀號的。

月玉獅喝道：「說不說？」

葛世俊四肢痙攣抽搐，滿地打滾，不斷的發出哀鳴，就是不肯吐露隻字。

月玉獅「哼！」的冷笑一聲道：「大概還不够，我再給你一些！」

他跨上葛世俊的背部，像騎馬一般壓坐着，隨從懷中摸出一隻小草囊，那草囊裏面插着幾百支針，他抽出一支，扳起葛世俊的左手，把針插入他大拇指的指甲茸裏面。

「啊！」

葛世俊猛一抬頭，發出一聲慘叫。

月玉獅又喝問道：「說不說？」

葛世俊狂叫道：「不！」

月玉獅冷笑道：「好，我倒要看看你能够挨幾針！」

又一針插入，而且是慢慢的刺進去。

葛世俊連聲慘叫，好像一條被燒傷的蛇，身子劇烈的扭曲發抖。

接着第三針，第四針，第五針，都是慢慢的刺入他的指甲茸，他突然兩眼一翻，昏死過去了。

月玉獅道：「二弟，提一桶水來！」

月玉象便去提來一桶冷水，往葛世俊頭上一潑，葛世俊身子一顫，悠悠甦醒過來了。

月玉獅不再問他說不說，扳起他的右手，又一針一針的刺入，每刺一針，葛世俊就發出一聲悽厲的慘叫，其聲有如垂死的豬！

轉眼間，他雙手十指已插上十支針，但是他除了慘叫哀號之外，仍不肯招供。

月輝眉頭一皺道：「罷了，先把他帶入地下室囚禁起來。」

「是。」

月玉獅和月玉象便把葛世俊架走了。

月展翼道：「二叔，這小子是公孫奇的小舅子，您看此事和公孫奇有關否？」

月輝搖搖頭：「沒有，公孫奇雖然性情怪異，行事多不近人情，但他這人却有個優點：沒有野心，不喜惹是生非。」

月展翼問道：「那天二叔三叔同他回到萬柳村，在那之前……」

月輝道：「在那之前，他去找我們喝酒下棋，跟我們相處了兩天，邀請我們也去他的萬柳村玩玩，我們正打算回鎮江來看看，就答應了。」

月展翼道：「這是說他和二叔三叔共處了很多天的時間？」

月輝點頭道：「是的，這幾年我們一直隱居於黃山千松嶺，他的萬柳村距黃山來回約需八天，我們相處了六七天，如果把他去黃山的時間加進去，他離開萬柳村至少有十天——你問這幹麼？」

月展翼沉吟道：「如此說來，他與我們家兩個孩子的遇害似無關係？」

月輝道：「不要懷疑他，此人因早年其妻離開了他，致使他性情大變，此外並無任何劣行。」

月展翼道：「那麼，咱們還是由葛世俊的身上下手追查，據翟慧龍說，青溪小姑廟的金姑自稱是葛世俊的妹妹，咱們派個人去青溪小姑廟問問金姑如何？」

月輝道：「好，你看派誰去較佳？」

月展翼道：「玉虎弟辦事能力甚强，就派他去好了。」

月輝向兒子玉虎道：「玉虎，你即刻打點行裝，動身趕去青溪小姑廟一探，若有重大發現，先不要打草驚蛇，回來報告再作定奪。」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謎中謎（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露露在大會中舉行佈達式宣佈陳秀蓮繼任萬聖聯會總裁後，陳秀蓮即偕同魯薏絲前往A室，兩人一進室內，即發現蘭寧已自殺身亡。陳秀蓮於取得死者的遺書後，匆匆過目，即吩咐魯薏絲準備執行瓦勒之死刑的任務。兩人同返會場，當衆證實前總裁經已死亡，並宣讀蘭寧的遺囑，要瓦勒引退。但瓦勒不服，提出抗辯，陳秀蓮不予理會，伸手向裙下拿槍，瓦勒見狀，即就地一滾，隨即拔槍，對準陳秀蓮正欲射擊之際，誰知說時遲，那時快，魯薏絲早已握槍在手，對瓦勒發射，砰的一聲，瓦勒應聲倒地，死了……

萬聖聯會　烟消雲散

這種子彈雖然不一定能瞄準誰，但碰巧了也能打死一個在旁邊的人，魯薏絲絕不會讓這種疏忽發生的。

陳秀蓮嘉許地道：「魯薏絲，妳是一個合格的侍衛。」

台上的湯生與露露都嚇白了臉，他們是副總裁，但都沒經過這種血腥的場面。

陳秀蓮冷靜地道：「湯生先生。」

湯生的臉色蒼白，連忙道：「總裁有什麼指示。」

陳秀蓮道：「按照名單，把上面每一位代表的紅燈號都按亮起來，然後由他們自己投票決定我的處置，認為他有罪的按滅綠燈，認為他無辜的按滅紅燈。」

湯生戰戰兢兢地把名單拾了起來，走到按鈕前，逐一把燈號都按好，然後才接通電源。

燈幕上亮起了兩百多盞紅綠燈，那是一百多名會員，凡是亮起燈光的會員，都顯出了驚惶之色。

陳秀蓮道：「各位會員，處決瓦勒是R先生的遺囑，提供你們的名單，也是R先生的遺囑，可是瓦勒生前也曾承認了名單上的各位都是他的證人，不知道R先生根據什麼開列這份名單，因為他遺下的資料太多了，我們短時間內不及細讀，這次投票也是R先生要求的，現在我想根據各位自己的意思，了解這件事情。」

已經有人來不及把綠燈按滅了，陳秀蓮道：「不過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宣佈。」

她又拿出一個白色的信封，裝得很厚，不知道是什麼，冷靜地宣佈道：「這裏面的資料我沒有過目，R先生也不希望我過目，他的遺囑上聲明在必要時才開拆，否則就加以毀滅，他說是為了本聯會的團結，我只是轉述R先生的意思，好了，現在各位可以開始表示意見了。」

投票的過程只有一分鐘，燈幕上已是一片紅色，連一盞綠燈都沒有出現。

陳秀蓮笑笑道：「大家一致認為瓦勒的罪行確定，這是R先生最安慰的事，我們可以用這件事來作為對他的最後敬意，

這個信封中的資料也就不必要存在了。」

她把信封投進了電動焚化爐，立刻冒起一蓬火花燒掉了。

陳秀蓮笑笑道：「好了，現在我作另一件宣佈，瓦勒的工作由我們助手魯薏絲小姐接替，今天的死亡已經太多，不適宜再開會討論什麼事項了，而且我對本聯會的業務也還沒有十分了解，所以我宣佈散會，大家可以回到你們住的地方去，三天後，我們再在這兒聚會，那時再討論一切有關的事項，我也將未來一年的工作，提供一些我本人的意見，祝大家健康。」

每個人都肅立致敬，陳秀蓮笑笑道：「湯生，你安排一下大家的離開。」

湯生恭敬地鞠躬答應了，陳秀蓮又道：「露露，我們到A室去，我還有一些問題要向妳請教，走吧，再見，各位。」

每個人都自然而然地彎腰鞠躬，目送着三個女郎的離去。

進入到A室，蘭寧的遺體已經移走了，而且把血跡也抹乾淨了。

陳秀蓮一笑道：「露露，蘭寧爵士說妳是可信賴的人。」

露露的臉上略見悲感道：「我會竭誠地效忠總裁的。」

陳秀蓮一笑道：「露露，那妳該知道，蘭寧爵士的遺志是解散這個聯會，而不是將它發展得更大。」

露露頓了一頓才道：「總裁，我知道，可是情勢不允許如此，只要我們一放手，立刻就會有人接替下來。」

陳秀蓮一笑道：「我說的解散，並不是我們退出而讓別人進來，而是使這個組織徹底不存在。」

露露訝然道：「能夠辦得到嗎？」

「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

露露沉吟了片刻才道：「總裁，我相信妳對狀況大致已經有了個了解，另外有個很龐大的勢力已經介入了。」

陳秀蓮一笑道：「我知道，所以我才要把瓦勒消除掉。」

「瓦勒只是其中的一個而已，另外還有人。」

「我知道，但是只要除掉了一個，另一個就容易由我控制了！」

露露道：「我相信總裁有這個能力的，今天總裁宣佈要處置瓦勒時，我眞捏了一把冷汗。」

陳秀蓮笑道：「為什麼？R先生跟妳不是一直就在希望這麼做嗎？」

露露道：「是的，但也只是希望而已，卻一直不敢付之實施，沒想到總裁即刻就做了。」

「妳認為我做得很冒險？」

露露道：「在當時，我的確是這麼認為的，可是總裁拿出那個信封時，我就放心了，我只是奇怪，R先生既然控制着那份資料，為什麼不自己採取行動呢？」

「你看過那份資料嗎？」

「沒有，我根本不知道有那份資料，而且總裁也不該加以毀滅的，那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掌握情勢，深刻了解。」

陳秀蓮一笑說道：「一塊五角美金就可以再買到一份，那祇是一份時裝雜誌而已。」

魯薏絲道：「原來只是一份雜誌，我說呢，我並沒有看見妳抽取什麼資料，怎麼忽然多出一個厚信封了。」

露露想了一下道：「原來內容是假的，總裁，妳眞夠胆大。」

陳秀蓮道：「R先生只留了一份可疑者的名單，這些人跟瓦勒較為接近，而且都是瓦勒的支持者。」

露露道：「是，瓦勒就因為控制了這些人，才能在每次投票時得到多數的支持，進而威脅到總裁的職權，我們雖然有一些側面的資料，卻一直沒有直接證據。」

陳秀蓮笑道：「今後在執行小組會議上，我們已經有一個絕對的多數了。」

「是的！三票對一票，湯生縱然反對，也很難有什麼作為了。」

陳秀蓮道：「不，我想只是兩票對兩票，魯薏絲跟我的兩票，露露，有些地方，我們的立場不同，妳未必會和我站在同一條陣綫上，而且很可能湯生那一票會投在我這邊，而妳却是反對者。」

露露神色一變，懷疑地道：「不，總裁，我這一票絕對是支持妳的。」

「不管我的決定是什麼，妳都是支持我？」

「是的，我已經沒有了自己的立場，完全是站在妳的一邊，毫無條件地支持妳，即使魯薏絲的一票反對妳，我也會支持妳。」

陳秀蓮一笑道：「那倒要謝謝妳的支持了。」

露露道：「不必，這是我的工作，R先生給我的最後指示，就是對妳無條件的支持。」

「妳的背景會同意妳的做法嗎？」

露露道：「我沒有背景了，我的背景已經決定從萬聖聯會中撤出，把一切都交給妳，我們相信妳必然會有一個很合理而完美的處置。」

陳秀蓮冷笑道：「這倒好，把一切都交給我，這是一個爛攤子。」

露露道：「總裁，妳別誤會，所謂退出，只是不再對妳有任何的要求，不作任何的干擾，但是仍然對妳作無限制無條件的支持與任何的支援。」

陳秀蓮大感意外地道：「這個我倒沒有想到，你們會如此地支持我，要知道我雖然是拿着大不列顛的護照，但骨子裏我却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

露露笑道：「我們知道，但是我們也相信妳的思想與胸襟是超然的，已經沒有了民族國家的界綫，妳的對象是整個的人類，而且妳的抉擇是絕對理智而不帶感情的。」

陳秀蓮疲倦地道：「好！我們不談這些，今天妳整理一下，明天我來聽取工作簡報，妳把萬聖聯會的狀況向我作成一份備忘錄。」

露露道：「沒有什麼好報告的，萬聖聯會並不具有絕對的權威，我們自己的組織只有一個亞青聯盟，其他的會員只是在某些地方作有限度的配合，他們也只在某些地方接受調配，至於他們本身的行動，我們是不加干涉的。」

陳秀蓮道：「換句話說，我們並不能控制他們。」

露露道：「是的，不過我們有亞青聯

盟爲實力基礎，多少能產生制衡的作用，總裁以天堂島上的武力優勢，就會使他們更加的懼伏了。」

陳秀蓮笑笑道：「還有殺人者俱樂部呢，那裏面全是超級槍手，對付黑社會份子，不是很有效嗎！」

露露道：「那也是亞青聯盟的一部份，是一個獨立的單位，總裁可以看檔案的，不過最近這股實力很受影響，大部份的精銳都在天堂島上被吃掉了，R先生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才難以控制而被瓦勒擠下去的，幸虧是妳來接了，否則他們很可能會在今年接過手去呢。」

陳秀蓮道：「瓦勒表示過這意圖？」

「還沒有，不過局勢已經很明顯了，他已經跟大部份會員都協調好了，準備要在大會上提出的！」

陳秀蓮搖搖頭道：「不！妳跟蘭寧都弄錯了，他如果眞是那一個國家的代表，就絕對不會公開地坐在第一把交椅上，在暗中控制比什麼都好！如果做得太明顯，每一個國家都擠進來，這個聯會成了間諜的集團，反而失去作用了！」

露露想了一下道：「總裁分析得也對，難怪瓦勒聽見R先生推荐妳來繼續這個職位時，居然也很贊同，看來他是對總裁這個職務興趣不高！」

陳秀蓮沉思片刻才道：「湯先生的背景也能確定嗎？」

露露道：「是的，不過湯生是屬於他們的一個附庸國家的，兩個人的路綫不同，行事的目的也有點不一樣，但是他大部份要聽瓦勒的！」

陳秀蓮一笑道：「我剪除掉瓦勒，對他有好處的！」

露露笑道：「是的，他應該是最高興的一個人，在萬聖聯會中，他可以在那個圈子裏獨挑大樑，不受到別人干涉了，尤其是總裁的措施，使他獨居高位，不可能再塞進另一個人進來，他心裏面比誰都討厭瓦勒，只是不敢付之行動而已，所以他對總裁是絕對擁護的！」

陳秀蓮笑笑道：「這也是我敢斷然對瓦勒採取措施的原因，露露，最後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蘭寧爵士的背景，已經被人知道了嗎？」

露露想了一下道：「這個我不敢斷言是或否，R先生做得很謹慎，所有的基本實力，都是他自己建立的，並沒有得到任何的支援，只不過他的身份是上議院的元老，也是貴族中很有地位的人，爲什麼會熱中這個工作，使人很懷疑，不過我相信也只是懷疑而已，他們還沒有什麼直接證據。」

「妳呢？有沒有人懷疑妳！」

露露笑道：「我從一開始就有很好的掩護，應該不會的！」

陳秀蓮道：「只有一個破綻，妳爬得太高！」

露露道：「那倒不足爲奇，我有資格爬得高的，我在倫敦有四家大夜總會。而且我手頭有三家地下應召站，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入幕之賓，我能得到官方不公開的支持而造成我在萬聖聯會中的地位，因此，我不會受人懷疑的，這一點妳可以放心！」

陳秀蓮一笑道：「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因爲妳的背景對我並不重要，我也沒有意思要借重他們！」

露露不作聲，只是順從地聽着。

陳秀蓮又問道：「蘭寧爵士的死訊要如何地宣佈呢？」

露露道：「把他的遺體運回倫敦，稍後再由官方宣佈他的自然死亡，必須要做得跟我們毫無關係！」

「可能嗎？他的遺囑上有些產業是要移交給我們的，別人很自然的會把他跟我們聯想到一起。」

露露一笑道：「可能的，事實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份，這座古堡雖然是他的產業，却不是以他的名字登記的，而且他遺囑的執行律師也會作很多巧妙的安排，正如魯薏絲成爲這座古堡的主人一樣，別人是不知道的。」

陳秀蓮道：「那證明，你們能够做得天衣無縫，我就放心！」

又談了一些細節，大家就分手了。

陳秀蓮回到了女神號上，沒有對任何人談起這件事，對她女神俱樂部的姊妹也瞞着！

這是她一次私人的行動。

第二天，報上有一則新聞，是關於蘭寧爵士的，說他在香港參加心理學青年會，因爲心臟病的緣故，而中止了他預定的演講，而且乘專機回倫敦就醫去了。

附帶還有照片，蘭寧睡在担架上，被抬上飛機，隨機還有醫生與護士隨行！

祇有陳秀蓮與魯薏絲知道眞相，照片上的蘭寧雖閉着眼，鼻子裏還插着氧氣管子！微弱地擧起一隻手來招呼。

葉長青笑道：「大姐，這老傢伙被妳氣得病倒了下來，大概在最近的期間，不會再來找妳麻煩了！」

陳秀蓮祇是笑笑，她跟魯薏絲單獨在一起的時候，魯薏絲問道：「大姐，這個蘭寧會不會是替身？」

陳秀蓮道：「不會，他的臉照得很清楚！」

「可是蘭寧明明死掉了，是我親自檢驗過的！」

「照片上的他並沒有活着呀！」

「他的鼻子裏還插着氧氣管，而且還能擧手招呼！」

陳秀蓮道：「妳被畫面上的動態騙過了，死人的鼻子裏也能插着一支氧氣管的，而且也能把一隻手架起來照相的，只不過是拍照的人不說他是死亡就行！」

魯薏絲道：「可是還有很多送行的人呀！」

「這些人只是遠遠地站着，並不能過去檢查一下他的死活，大家也都不知道他已死去！只有醫生跟護士清楚，這是可以安排的！」

魯薏絲想了一下才笑道：「不錯！我先前眞是弄糊塗了，什麼事到了妳的眼睛裏就藏不住眞相了！」

陳秀蓮笑道：「妳太捧我的場了，我沒有那麼完美，或許在這件事情上，我會使妳大失所望！」

魯薏絲道：「大姐是說萬聖聯會？」

「是的，我現在很後悔，當時一衝動，從蘭寧的手中接下了這個爛攤子，將來該如何着手，我一點把握都沒有，眞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魯薏絲道：「大姐！我倒可以給妳一個建議！」

「哦！妳有什麼建議！」

「一句俗語，船到橋頭自然直！」

陳秀蓮把那句話唸了兩遍，忽而笑道：「魯薏絲，妳這個建議好極了，一言驚醒夢中人，這件事太複雜了，根本就無法預先定好了計劃來做的，只有走一步是一步，把握住原則就行了。」

魯薏絲道：「大姐，我們的原則不是要解散這個組織嗎？」

「是的，但是要做得很技巧不着痕跡，而且也要使別人聽從，我總不能把他們每個人去向當地的政府自首，那樣子也沒人會聽的！」

魯薏絲笑道：「但是至少可以叫他們由合法變成不合法，再由當地的警方去消滅他們。」

陳秀蓮笑道：「這是我準備實行的方針之一，還有什麼建議嗎？」

「有的！幫助他們擴展，幫助他們成功，使他們變成當地最强的一個。」

陳秀蓮道：「這怎行，我考慮過，那樣一來，只能使他們脫離了萬聖聯會，却會使他們的勢力根深蒂固，不易剷除了，好像美國的黑手黨一樣，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人人都知道他們是黑勢力的老大，是罪惡的集團，可是却沒有力量能够清除他們！」

魯薏絲道：「不需要去清除他們，以大姐的財力給予小小的幫助，再以大姐的智慧，教給他們犯法的技巧，他們立刻就會成爲黑勢力的大亨，然後自會毀滅。」

「哦！會有這種可能嗎？」

「會的，我自己就是這裏面出來的，所以我很清楚，每一個黑社會的頭子都是貪而無饜的，他們成功後，野心愈大，然後就會自取滅亡，形同瘋狂，然後就毀滅了，西方的諺語說：上帝要毀滅一個人時，必先使他瘋狂，就是這個意思，天堂島上的胡可爲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陳秀蓮陷入了沉思，顯然這是一個使她動心的計劃，魯薏絲又繼續道：「假如他是一個沒有進取心的人，滿足於己有的成果，不想求發展，那我們可以在他的身邊培養出兩個競爭者來，逼着他向前去，這樣子一定會成功了！」

陳秀蓮望着魯薏絲興奮的神情笑道：「魯薏絲，妳越來越有頭腦了！」

魯薏絲得意地道：「這都是跟大姐學的，我這些計劃怎麼樣？」

陳秀蓮道：「好！非常好，如果要把那麼多的黑社會首領次第毀掉，沒有比這更好的計劃了！」

魯薏絲道：「那明天我就把一部份的資料作一番研究，後天在大會時就付之實施，告訴他們怎麼做。」

陳秀蓮道：「不行！魯薏絲，這個計劃實施後，第一個被毀掉的人就是妳，現在妳就已經有點瘋狂的趨向了！」

魯薏絲不禁一震，意識到自己的失態，低頭不響了，陳秀蓮接着道：「而且這個計劃的代價太高，在使他們瘋狂前，先要使他們成功，這成功將使許多善良的人蒙受重大的傷害，我們沒有權利來作這個決定的！」

魯薏絲低下頭道：「我沒有想到這一點，大姐，那怎麼辦呢？」

陳秀蓮道：「我會有辦法的，雖然我還沒想出，但我一定會有辦法的！」

陳秀蓮回到了女神俱樂部時，引起了一陣不算小的騷動與關懷，因爲她出去了整整的幾天，事前未指定行踪，事後更沒有任何的消息。

大家都怕她發生意外。

葉長青吁了一口氣道：「大姐，幸好妳回來了，否則的話，我就打算去報警，請求他們出動找妳了！」

陳秀蓮對這份友情的關切很感動，笑了一笑道：「我們的偵探社最主要的業務是找尋失踪的人口，現在居然弄得自己也失踪了，去請求警方的協助，那不是成了笑話了？」

葉長青急了道：「我們總不能束手待斃吧！大姐，我實在担心。」

陳秀蓮道：「不必担心，我已經見過他們的頭子，擧行了一次和平的談判，以後不會有那種事了。」

葉長青道：「什麼，妳見到蘭寧爵士了？」

陳秀蓮笑笑道：「這跟蘭寧爵士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關係，上次我們擄到的寇文是蘭寧的私人秘書與得力助手，後來又被他們殺了滅口，這一切的箭頭都指向了蘭寧，何況亞青聯盟的彼得林也指證了在天堂島上，早就有他們的八員潛入，可是在天堂島上，只有一個蘭寧是跟我們有關係的。」

陳秀蓮道：「這次我已經調查清楚了，不是他。」

陳秀蓮的宣佈使得每個人都嚇了一跳，當然魯薏絲是除外的。

蘇菲道：「怎麼會不是他呢？我跟寇文談過，他也承認了，亞青聯盟的首腦是蘭寧爵士。」

陳秀蓮笑笑道：「蘭寧只是跟他們有點關係，却不是首腦，而且以後也沒有關係了，蘭寧在開年會的時候，身體突然感到不舒服，已經急送到倫敦去就醫了。」

葉長青道：「我也看到了那則新聞，那是一家官方的報紙，我還去打聽過消息的眞實性，他們絕口說是事實，只是我不相信，還要求他們作進一步的證實，我認爲這是一個騙局，分明是那老頭子看看情況不對想抽身。」

陳秀蓮道：「不！事情是眞的，我可以證明，因爲那天我也參與了送行。」

葉長青道：「怎麼可能呢？那是軍用的機場，連記者都不能進入採訪，妳居然能够去送行？」

陳秀蓮道：「說我去送行，不如說是去證實蘭寧是否生病，這是對方安排的，他們有的是辦法。」

「亞青聯盟居然能够得到軍方的支持，那他們還得了，我們不是更難應付？」

陳秀蓮發現自己的吹牛有點離譜，使得事態更難以圓滿地結束了，只得道：「亞青聯盟只是那個組織中的成員之一，他們是一個更爲龐大而世界性的犯罪組織，

實力之大，使人難以想像！所以他們有的是辦法。」

葉長青道：「我跟那位李探長談過，他現在已經是華人幫辦了，那是得了我們的幫助，破了粉紅色的色狼擢升的官，所以對我們很幫忙，他說這件案子很棘手，他們也接到一些消息，得知有些國際性的大罪犯在香港地區集中，可是上層也有進一步的指示，叫警方不要去管他們，除非他們在本地犯了法，當場被抓住，否則就當他們是普通的旅客……」

陳秀蓮笑道：「妳知道就好，因此對這件事，妳們就不必追究了！」

葉長青道：「我不能不追究，亞李夫婦兩條命。」

陳秀蓮道：「兇手是大虎克，已經撞機身死，妳也可以安慰於死者了。」

葉長青道：「大虎克只是受命行事，我要追出原兇。」

陳秀蓮想了一下才道：「沒有原兇，大虎克在行兇殺人時，並沒有受到什麼人的指示，他只是自以為要殺死寇文保守秘密，所以他的組織也殺了他，作為交代，這件事雖不能使人滿意，可是也只能這麼接受了！」

葉長青道：「大姐，妳好像改變了立場了。」

陳秀蓮道：「我只是改變了一些行事的態度，但是我不向罪惡妥協的立場是永不改變的。」

葉長青道：「那在這件事情上，妳表現就太軟弱了。」

陳秀蓮笑道：「照妳的意思該 怎麼辦呢？」

葉長青道：「妳應該追究到底。」

陳秀蓮道：「我並沒有放棄，但是我要講理，像殺死亞李夫婦及寇文，的確是大虎克個人的行動，事前未奉指示，我不能一定說誰要負責吧？他們也處置了大虎克，我已經沒有追究的對象了。」

葉長青道：「至少妳應該把那個領導人公佈於世。」

陳秀蓮一笑道：「青青，妳太衝動了，妳以前把那個首腦認定是蘭寧爵士，妳家裏也辦着一家銷路很大的報紙，為什麼妳不作宣佈呢？」

葉長青道：「別以為我沒考慮，我跟我父親談過，可是他說沒證據，香港的誹謗罪是很嚴重的。」

陳秀蓮一笑道：「這就是了，我同樣也沒有證據，如果我冒然地作了宣佈，有誰會相信？」

葉長青嘆了口氣。

「那就這麼算了？」

陳秀蓮道：「在目前是如此，對方已經向我道歉，而且提出了保證，以後不再侵擾我了，我還能怎麼樣呢？」

葉長青道：「哪有這麼輕鬆的，派出了大批的殺手，幾度對我們展開了攻擊的行動，道歉一聲就算了。」

陳秀蓮道：「問題在我們並沒有吃虧，受損失的是他們，青青，有些事是不能意氣用事，也不能完全公開來訴之以法律途徑解決的，像在天堂島上，我們一次殺死了對方近百名人員，那是不合法的。」

葉長青道：「那是合法的自衞，天堂島是妳的私產，他們非法武裝侵入……」

陳秀蓮道：「好吧，可是我們私自扣留大虎克與寇文呢，那總是違法的吧！」

葉長青沒話說了。

朱麗這時才道：「二姐，別再爭了，大姐的做法絕不會錯的。」

葉長青終於嘆了口氣道：「好吧！那我們以後該幹些什麼呢？」

陳秀蓮笑道：「我們以前幹什麼還是幹什麼，最近偵探社的業務情形如何？」

朱麗道：「最近根本就沒有業務。」

「為什麼？難道我們的招牌砸了？」

「那倒沒有，業務非常好，承辦的案子多得不得了，可是為了大姐分不開身，一些緊急的我們推荐給別的偵探社了，還有一部份並不太急，我們登記了下來！」

陳秀蓮道：「我這邊沒事了，明天開始接受辦案，妳們辦得了的，就着手去辦，太麻煩的交給我研究一下。」

馬佳琍道：「大姐，妳自己呢？」

陳秀蓮嘆了口氣：「這幾天我已經身心交疲，我需要休息一下，而且有些事還要我親自料理的，所以偵探社的事情請妳們三個人多辛苦一點，我暫時要住到女神號上，清理一下我本身的事務，蘇菲，我要妳幫我一下忙。」

朱麗知道陳秀蓮清理的事務，一定是關於亞青聯盟方面的糾紛，而且是存心不讓她們介入，因此她笑了一下道：「大姐有了薏魯絲跟蘇菲，就跟我們疏遠了！」

陳秀蓮笑笑道：「老三，別小心眼兒，別忘了我們女神俱樂部的第一條誡條，就是要避免這種小心眼兒的。」

魯薏絲笑道：「大姐，女神俱部樂還有誡條，怎麼我們不知道？也該說給我們聽聽。」

陳秀蓮道：「也沒什麼，不過就是一些女孩子容易犯的通例，列為第一誡的就是無端的嫉妬之心，女孩子在一起很難交得成朋友，就是這種毛病呢，她們獨立之心特別強，自己的好朋友跟別的人多說了幾句話，也會不高興。」

魯薏絲道：「這個我倒不懂了，一點嫉妬心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陳秀蓮輕嘆一聲道：「魯薏絲，妳別以為這是一點小毛病，關係實在是很大的，就因為女人有這種先天性的小氣病，才會使她們比較自私，缺乏道義，不夠羣性，也因而缺少了魄力，無法獨當一面，眼光淺近，很少有幾個能在大事業上創一番作為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女人容易意氣用事。」

魯薏絲道：「大姐，現在的政壇上，也有好幾位傑出的女政治家，她們的表現並不遜於男人。」

陳秀蓮一笑道：「我自己是女人，我也不特別貶低女人，我說的是一個客觀的事實，當然不是絕對性的，每一個女人都是如此，不過我們看一看那些傑出而成功的女政治家，多半是帶點男性化的，也一定沒有我說的那些毛病。」

幾個女孩子都為之默然，朱麗笑道：「大姐，我只是開玩笑，我相信我們幾個姊妹都沒有那種毛病。」

陳秀蓮道：「當然，我知道，所以我才提出來，如果妳眞是那種性格，我們也

痿不在一起了，我發現組織這個女神俱樂部，也就是要集合一些傑出的女孩子，向男人的世界表現一下我們的能力的。」

蘇菲道：「這傑出的女性，我們是不敢當，大姐才是當之無愧，妳不但傑出，而且是太突出了，突出得令我們担心！」

陳秀蓮道：「你們担心什麼？」

蘇菲笑道：「担心沒有一個男人能配得上妳，恐怕妳要抱一輩子獨身主義。」

陳秀蓮笑了起來道：「我自己都不發愁，妳們愁什麼？」

蘇菲道：「我們愁的是像妳這樣優良的女性，斷然不可自此而止，只得妳一個，最好是多幾個，可是妳一直找不到匹配的對象，豈不是絕代了。」

陳秀蓮笑道：「那妳們就替我留心一下，幫我找一個吧？」

葉長青笑道：「大姐，別說我們沒留意，我們一直都在留心着，前幾天我父親還跟我說，有一個美國的數學博士來港，是他的早年同學的公子，希望我去認識一下。」

陳秀蓮笑道：「那是妳的事，跟我有什麼關係呀？」

葉長青道：「妳聽我說下去呀，那個男的很不錯，我跟他見了面，談得也頗為投機，他的行動很快，居然立刻就向我求婚。」

大家哦了一聲，馬佳琍連忙道：「二姐，妳接受沒有？」

葉長青笑道：「我說我們四姊妹有個協定，在大姐沒有結婚前我這個老二不敢結婚。」

陳秀蓮道：「胡說，我們可沒有這個約定。」

葉長青一笑道：「他是個學數學的，一切都照公式化推進，他把我們的條件都列成兩個方程式，然後在中間加上一個等號，這個人有多俗氣乏味吧。」

馬佳琍笑道：「妳不是說你們談得很投機嗎？」

葉長青道：「那是剛開始交談，他倒還頗為風趣，可是一談到婚姻，此人就乏味無比，我實在火他，所以就把大姐的條件提出來，難他一難，他居然掏出一具計算機來，把大姐各項條件的積分算了一下，然後嘆了口氣說，世界上只有一個喬治的男人配得上大姐。」

朱麗也道：「那個喬治的男人在那裏？是個怎麼樣的人？」

葉長青笑道：「喬治是他們實驗室裏的一個機器人，集合了全校七十四位專家的智慧，合力製造成的一具袖珍電腦。」

大家聽得都笑了起來，蘇菲道：「這不過是一個笑話，不過大姐，我說句話妳不要生氣，妳的確很特出，但也不見得就是舉世無匹了，只是有一重阻碍，使得那些够條件的人無法接近妳。」

蘇菲道：「我是鑽研人類行為學的，因此我的理論不是個人的意見，而是經過許多科學的證實後才下的結論，在人類求偶的行為來說，講究的是對稱。」

朱麗笑道：「這不是廢話嗎，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早就道破其中奧秘，無須求證了，那就是門當戶對，現在沒有什麼門戶之說了，廣泛地應用，就是指彼此的條件相當。」

蘇菲道：「條件有天然與人為兩種，但只有一項條件，却是人為天然的，無法更改，那就是遺傳的社會因素，例如一個皇家貴族，他擇偶的條件就限於貴族。」

魯薏絲道：「大姐又不是貴族。」

蘇菲笑道：「大姐雖不是貴族，却是有名的大富翁，所以她的對象，也只有限制到富翁堆裏去找，那就很難了。」

魯薏絲不服氣道：「大姐從來也沒有把錢財看得很重，假如眞有那麼一個男人，而金錢會成為他們結合的阻碍的話，我相信大姐會毫不考慮放棄那些財產的。」

蘇菲笑笑道：「我也相信大姐能够這樣做，可是事情就壞在大姐的富有已經為報章雜誌以及那些大衆傳播工具渲染得全世界都知道了，使得那些够條件的男人，首先對她就有了一種反感，根本不作追求她的考慮，而那些能够接受她財產條件的人，又會被大姐否定掉。」

陳秀蓮笑了，笑得有點落實地道：「蘇菲，妳把我研究得很透徹。」

蘇菲道：「因為我關心妳。」

陳秀蓮一笑道：「謝謝妳的分析，老實說，我也不是故作矯情，也曾考慮過我的婚姻問題，妳說的這層障碍，我也想到過，那的確是個致命的障碍，一個很好的男人，必然會有一身硬骨而輕視我的富有，而一個為了財富才想娶我的男人，也不會為我所接近，所以我對自己的婚事已經不存指望了，倒是別躭誤妳們的。」

大家在分手時，心情都很沉重，她們都為了陳秀蓮的婚姻而感到壓力，倒是陳秀蓮自己很看得開。

回到女神號，她已有說有笑了，魯薏絲道：「大姐，妳難道一點都不在乎？」

「在乎？為我的獨身主義而担憂？」

「假如蘇菲分析的是事實，妳擇偶的確很難。」

陳秀蓮笑道：「不難，我今年二十八歲，在三十歲的時候，我會結婚的，找到一個很理想的男人結婚。」

「哪有這麼易，我想過妳的條件。」

陳秀蓮笑道：「那時我已經沒有什麼條件了，要有也是一些很普通的條件。」

「那怎麼可能呢？」

「為什麼不可能，我只要放棄這個陳秀蓮的身份，換一個地方，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女人。」

「妳要放棄陳秀蓮的身份？」

「是的，這個陳秀蓮已經太突出了，突出得已經不適合生存於世了，尤其是我目前的身份。」

蘇菲不解道：「大姐，妳目前還有什麼身份？」

陳秀蓮笑道：「萬聖聯會的總裁。」

蘇菲莫名其妙，魯絲薏道：「妳別把眼睛睜得這麼大，我告訴妳萬聖聯會的性質後，恐怕妳的眼珠子會跳出眶來！」

她說了那一天的遭遇，以及在古堡中的一切，蘇菲的眼珠沒有跳出眶來。只是她的人幾乎已經成了具石像，半天都沒有動作。

好不容易，她才回醒過來道：「大姐，妳怎麼會答應的？」

陳秀蓮苦笑道：「我何嘗願意，但是

我沒辦法，在那種情形下，我簡直無法拒絕。」

蘇菲道：「這簡直是開玩笑，妳要怎麼接下去？」

陳秀蓮道：「接下去倒不是難事，蘭寧已經做出個規模來了，問題是我要如何地破壞它。」

蘇菲恨恨地道：「這個蘭寧眞不是東西，他把我已經害慘了，居然又給大姐出了這麼一個燙手的山芋。」

陳秀蓮一嘆道：「別去埋怨他，他是一個可敬的人，以他的身家地位，他原可以享受他所應有的尊貴與財富的，可是他爲了自己的國家，不計個人的毀譽，而担任了這個工作，妳也是英國人，因此他過去對妳的種種，也可以原諒了。」

蘇菲道：「我仍然不原諒他，這次倒不是爲了他對我如何了，如果他早對我說明了一切，我會絲毫無怨言地爲他効力的，我是不原諒他輕率地把一切都塞到妳手上來。」

陳秀蓮道：「他是經過愼重的考慮的，他自己已經無法再維持下去，却不能公開這個秘密，又無暇抽身，更不能交給那些獨裁國家的間諜手中，祇有交給我了。在選中我之前，他作了一連串的測試，甚至於把亞青聯盟的一批殺手都用來展開對天堂島的攻擊，那裏面大部份是情報局撥給他的訓練人員，他都用以犧牲了，那代價不能說不大！」

「我們在天堂島上電死的那些人是情報局人員？」

「大部份是，而且是透過種種關係加入亞青聯盟，作爲支援他的人員，想不到都在那一戰中犧牲了。」

「這就更不可原諒了，一個國家的情報人員，居然對一個沒有武裝的島嶼，展開了無情的屠殺行動，而且是爲了一個卑鄙的目的！」

「他實際的命令是佔領那個島，而且也是暫時的，過一段時間後，他還是會還給我的，整個事件只是對我的應變能力的一種測試，這是我在後來的備忘錄上看到的，只可惜了那批人，我覺得很抱歉！」

魯薏絲道：「蘇菲，蘭寧還算不錯，他在遺囑中對妳有相當的補償，完全是出自他私人的財產，而且還推荐妳担任一個很榮譽的基金會主席。」

蘇菲道：「這個我拒絕。」

「妳還是那麼恨他？」

蘇菲搖頭道：「我對他沒有私人的仇恨，尤其是在了解他的一切後，基於國家的立場，我還很尊敬他，但是我不能担任他那個推荐的職位，我的興趣已經轉移了，我寧可跟着妳們一起工作。」

陳秀蓮道：「蘇菲妳若是在妳的所學上從事研究工作，將會有更多的成就。」

蘇菲苦笑了一下：「那是我四十歲以後的工作，目前我覺得我應該多體驗一下，人類行爲學是一門實際的科學，不是待在研究室裏做做比較統計工作就可以有成就的，因爲人類的行爲已經有了巨大的突變，那是這個時代潮流衝擊的結果，我必須從深入社會來搜集資料，妳們的偵探社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人性。」

陳秀蓮笑道：「那是些變態表現。」

蘇菲道：「人類的常態是永恆不變的，只有那些變態的表現才日新月異，臨時推移，研究人類行爲學，我認爲應該着重於變態的探索，才能對人類有所貢獻。」

陳秀蓮想想道：「說得也對，那我們還是繼續目前的工作吧，蘇菲、魯薏絲，我很抱歉把妳們拉進來而把青青她們撇開了，因爲這個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不但要面對許多危險的人物，而且還要與一些陰謀國家的特務作對！」

蘇菲道：「大姐，我們明白，不會怪妳的，反而感到光榮，我們更知道所以被妳選中的原因是我們只有一個人，不會牽累到家人。」

陳秀蓮說道：「這還是次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兩點就是妳們比她們有着更多的生活經驗，不會受到一些心理的威脅與影響……」

蘇菲道：「比如說那方面的？」

陳秀蓮道：「男人與性的，假如被人捉住了，對方以强暴妳們作爲手段，妳們可以忍受，青青她們就很難說了。」

兩個女郎點頭。有過性經驗的人，對於勉强的性交多少是容易忍受的，陳秀蓮沒說的是她們是西方人，思想上也比較進步，不像有些較爲保守的東方女人還把貞操視爲女人的第一生命，葉長青她們固然不會有那種心理，但是萬一怎麼樣，她們的心理影響却是難說的！

魯薏絲諒解地笑道：「大姐，妳自己呢？妳不是也沒經驗嗎？」

陳秀蓮道：「我不同，第一，這是我惹來的麻煩，我無以推托，第二，我比她們成熟一點。」

「這成熟兩個字怎麼解釋呢？」

陳秀蓮笑道：「大概是身心都臻於成人的意思，因此，我比她們堅强。第三，我的身份不同，我是撒旦的化身，誰要欺負到我的頭上，還眞不容易。」

「好了，大姐。反正我們非常高興能協助妳工作，現在妳告訴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陳秀蓮道：「萬聖聯會的資料在保險庫裏，本來這是禁止携出的，但是我把瓦勒制裁掉之後，行事就方便多了。妳們先看一下，然後再設計一下，看看要做些什麼。」

蘇菲笑着道：「至少妳該指示一個原則，是要我們毀了它呢，還是要我們擴充它？」

陳秀蓮道：「魯薏絲已經提過一個計劃了，先擴展壯大他們，然後再毀了他們，這個計劃被我否決了。」

「爲什麼？這是一個很好的原則。要想瓦解一個黑社會組織，這也是唯一的辦法，他們雖存在於暗中，但已經根深蒂固，等於是公開了，每個地方的警方都有他們的記錄，却無法消滅他們，因此只有借重另一股暴力來對付他們。」

陳秀蓮嘆道：「我知道，不過在擴展的過程中，將有多少無辜的人受害，我們沒權利把那些人拖進來。」

蘇菲點點頭道：「大姐顧慮的也是。那該怎麼辦呢？」

陳秀蓮笑道：「我就是找妳來參加意見的，妳在天堂島上，曾經做過胡可爲的

助手，因此我相信妳會很內行的。」

蘇菲笑了一笑，把那些資料一份份地看下去，然後加以整理分類後抱着到一邊，開始書寫起來。

魯薏絲道：「蘇菲，妳已經有了計劃了？」

蘇菲笑道：「是的，大致上已經想出個頭緒，不過執行的細節還沒有定，我也需要更多的資料。」

魯薏絲問道：「可以先讓我知道一下嗎？」

蘇菲道：「當然可以，妳現在是執行秘書，任何事情都要先通過妳的，我現在只是做一個原則性的設計，何況有些計劃還要妳這個行家來補充的。」

魯薏絲等她把計劃擬定之後，迫不及待地搶過來看了，然後豎起個大拇指道：「蘇菲，妳是個天才！」

「妳看這個計劃大姐會同意嗎？」

魯薏絲道：「她一定會的，即使她不贊成，我跟那些會員私下授意後，他們也會做的，蘇菲，妳怎麼想得出來這麼一個絕主意的？」

蘇菲道：「不是我的主意，這是胡可爲的籌劃，他在天堂島上時，已經爲此而構想了，因爲我懂得速記，他才要我代他整理下來，詳加策劃，那個人是犯罪的天才。他的計劃不僅周密，而且還大胆得出人意料，這些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他就死了。我跟了大姐，原以爲用不着了，所以也沒有提起，那知現在居然用上了。」

魯薏絲道：「只是，蘇菲，妳祇是擴展行動的計劃，我們的目的却是要消滅這個組織！」

蘇菲笑笑道：「那最簡單了，這個計劃中成功最大的因素是保密，祇要到了相當的階段，把機密洩漏給對方，用不着我們去動作，自會有人做得乾乾凈凈的。」

底下她們開始進入了密議，一直到她們認爲萬無一失時，才去拿給陳秀蓮看。

陳秀蓮看得很快，但絕不是草率，因爲她立刻又加了許多辦法。

這些修正的地方，有些使她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有些却使她們很不服氣。

蘇菲道：「大姐，我這些計劃是根據實際的資料而做的。」

陳秀蓮笑道：「我知道，我的修正案也是根據實際的資料而做的。」

「大姐，妳怎麼得來的資料？」

「蘇菲，妳又怎麼得到的資料呢？」

「在天堂島上，胡可爲搜集來的，那是絕對精確的第一手資料。」

陳秀蓮笑道：「那只是原始的資料，却不是第一手的資料，他給妳過目的資料是未經整理的，然後經過他再做進一步的求證後，修正其中的錯誤，才作成定案，列入他的私人備忘錄中。」

「什麼！大姐看過那些備忘錄？」

「否則我怎麼能够修改妳這些資料性的設計呢！」

蘇菲沮喪地道：「大姐既然看過那些備忘錄，爲什麼還要我們去動腦筋呢？」

陳秀蓮笑笑道：「胡可爲的備忘錄上只有修訂過的記載，却沒有完整的計劃，當初我看了之後，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今天看了妳的計劃後，才了解那些記載的意義，所以對整個計劃，妳知道得比我清楚。」

蘇菲這才吁了口氣道：「大姐早就有意思要運用這些計劃了。」

陳秀蓮道：「那倒不是，但我在接下這份工作後，却想到了胡可爲的計劃有很多是可以一用的，所以才邀妳參加。」

「妳是怎麼知道那些計劃是我擬定整理的呢？」

陳秀蓮一笑道：「筆跡，雖然資料上沒有記名，但是妳的筆跡我一眼就認出來了。」

蘇菲苦笑了一下道：「我實在笨得很，大姐在叫我籌劃之先，已經胸有成竹了，也早已預料到我會運用這些計劃的。」

陳秀蓮道：「是的，蘇菲，妳是否會感到不高興？」

蘇菲想了一下道：「不，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工作，關係、影響之大，沒有人能够想像，而妳接下這個工作時的過程，却很輕鬆，我想妳不是一個草率的人，要是沒有那些腹稿妳根本不考慮了。」

陳秀蓮道：「是的，由此證明我不是一個衝動的人，也不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我的每一個決定是經過愼重的思索、考慮之後才下的，正如我叫妳去設計一般，假如我不知道妳跟胡可爲從事過這些計劃，我也不會輕率地跟妳開這種玩笑的。」

蘇菲道：「大姊怎麼會料到我提出的一定是胡可爲的計劃呢？」

陳秀蓮笑道：「因爲那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計劃，也是最好的計劃，憑妳我的能力，不可能比他設想得更好了。更何況妳對這些是完全隔閡的，如果妳沒有腦子裏的那些資料，根本就提不出任何計劃來，我也是一樣，這些地方，我們都不如魯薏絲，她所提的第一個計劃雖然不怎麼好，畢竟還是一個可以付之一行的計劃。」

魯薏絲道：「可是跟這個計劃相比，我的就不値一提了。」

陳秀蓮笑道：「那當然，因爲胡可爲是犯罪的天才與專家，妳只是業餘的，專家已經够壓人了，更何況還加上天才呢，直到現在，我還認爲那次跟他打賭是天大的冒險，我能够勝過他，實在是僥倖！」

魯薏絲道：「大姐好像很佩服他。」

陳秀蓮莊嚴地道：「是的，我不但佩服他，而且還尊敬他，若不是從他那兒得來的許多知識，今天這個局面，我早就一敗塗地了，因此，對他的死，我雖然慶幸，却也很遺憾！」

魯薏絲看她有點傷感的樣子，沒有多去撩撥她，跟蘇菲悄悄地退出了。

× × ×

三天後，萬聖聯會的年會再度在古堡中召開，那些代表們來臨後，每個人對他們的新任總裁雖然很尊敬，但多少還帶着點考驗的意味。他們不知道陳秀蓮會對他們作怎麼樣的指示。

在例行會報之後，就是業務的研討了，陳秀蓮一如常例，有些是分組進行，有些是個別進行。

每個人相處的時間，沒有超過五分鐘，但是當他們再聚一桌的時候，大家對陳秀蓮的態度，已經由尊敬轉變爲衷心的擁護了。

可見陳秀蓮在那兩個多小時的個別指示中，的確給了他們特別興奮的指示。

指示的內容是保密的，但是有一個情形，可以顯示出他們對陳秀蓮的擁護。

當宣佈散會時，大家破例地爲陳秀蓮歡呼了三聲。那是從所未有的。

而且，還有一件事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散會之後，照例有許多的代表還會前來登記，要求總裁對新頒的指示提出一些問題要求協調，甚至提出異議的。

今年却沒有一個人這麼做，似乎陳秀蓮已經把一切都替他們想得很好，沒有任何的疑問了。

個別指示時，湯生與露露也分組參加了，他們各人都經營了一部份的業務。

露露尤其緊張，她自己參加的那部份，陳秀蓮提出了許多的構想與措施固然是天衣無縫，令她十分欽佩，但是在湯生主管的業務方面，却是問題最多的，她唯恐陳秀蓮處理不當。

可是後來她看湯生對陳秀蓮的態度，以及湯生臉上的表情，簡直是難以相信。

她也曾試探地問過湯生對新總裁的感想如何，湯生的回答不但充滿了讚美，而且眉開眼笑。

這使露露萬分地驚異。

使得湯生滿意是很困難的事，不但要符合他那些主管的會員們的利益，還要符合他那個後台的國家利益，而這兩者經常是矛盾衝突的。

可是，這一次，湯生是絕對滿意了。

難道陳秀蓮眞有什麼神奇魔力不成？

露露很担心，她覺得有見一次陳秀蓮的必要，可是陳秀蓮已到她的女神號去了，而且巡弋那外海，不知道上那兒去了。

她的行踪變得很神秘，因爲現在沒有人再去跟踪她了，也沒有人敢來找她的麻煩，她手中幾乎控制了一個最龐大的黑社會聯盟。

雖然她手中握有實力，在每個地方都不是最大的，但是她的組織却能擴及全世界每一個主要的大城市，那就很驚人了，而現在她就在運用那種驚人的力量！

露露主管的地點是歐洲部份。

她接到了陳秀蓮拍來的電報指示。

只有指示，却無法請示，因爲陳秀蓮給她的只有命令與執行計劃，那計劃的內容也無從知悉。

每個人都只管計劃中的一部份，通盤的計劃只有陳秀蓮才能知道。

但是露露因爲要整個地執行監督工作，以及搜集各個會員呈報來執行命令的成果，大致能整理出個頭緒。

那些成果使得露露目瞪口呆，對陳秀蓮佩服得五體投地。

她心中自然有數，陳秀蓮的目的是在加速摧毀萬聖聯會，否則她會大大地震驚，陳秀蓮可以說是個犯罪的天才。因爲陳秀蓮的擴展計劃完美得毫無瑕疵。

露露負責監督的是一個叫七日計劃。

那就是說在七天之內，使得在歐洲十五個大都市的會員們完成一次擴充計劃。

萬聖聯會在巴黎的會員叫杜克。

杜克在巴黎雖然是個小名人，但是只能排在第三位而已，他只管兩個較小地區的保護費抽取。

龐比控制着巴黎的夜總會與娼妓，華爾把握了跑馬與毒品過盤，這兩個帮會才是第一第二位的，每個人的手下自然也養着一大批的打手。

陳秀蓮的目標是向他們兩個同時進行，而且是不動聲色地進行，但是她沒有要杜克進行任何活動。

從其他十四個地區的會員那兒，要求每處派出兩名最幹練的槍手，分從各地秘密來到巴黎。

然後在同一天，展開了行動，龐比跟他的七名重要助手在同一時間之內被人綁票或刦持住了。

華爾更糟，他是屬於不肯屈服型的，那些槍手也不去跟他多嚕囌，一下子就把他跟五名重要的手下頭目全部予以格殺。

然後杜克才出面，首先向龐比要求，分占二分之一的利潤，不過也向龐比提出一個更爲有利的條件，要他去接管華爾的全部事業。

龐比打打算盤，這樣一來沒有損失，反而倒有進帳了，自然就答應了。

華爾的手下因爲重要的頭兒全部被殺，羣龍無首正在驚慌的時候，龐比是巴黎最大的一股勢力，他們去接收了，自然也無法反抗！

杜克却提出了一個附帶的條件，就是華爾那邊的人員都要由那批脅制他們的槍手去担任，名義上仍是屬於龐比的，杜克還暗示向龐比表示，這次的侵占勢力是外來的，他只是被選中作個中間人而已。

龐比沒有選擇，祇有答應，而且也了解到對手的厲害，只有乖乖地服從了！

全部的作業在七日之內完成，杜克立刻成了巴黎最有勢力的人，表面上却仍是屈居第三位，是由龐比來兼併了華爾的勢力，但是華爾的基本手下却沒有動，換了幾個新首領而已。

龐比還得全神提防華爾手下的反撲，他們認定這是龐比攪的鬼，使得龐比一動都不敢動，還要乞助於杜克。

萬聖聯會輕鬆地取得巴黎的控制權。

這個七日計劃的成功，主要在於那二十八名殺手的行動配合，他們啣命而來，不動一點聲色，也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麼。他們只管自己要對付的對象。

杜克的工作只是事先提供了那兩大帮會的資料，同在一地的地頭蛇，這當然很輕鬆，可是事情輕鬆地成功了，他自己也嚇一大跳。

因他也不知總裁會對那派兩大帮同時下手的，否則殺了他也沒這麼大的胆子。

這祇是巴黎一地成功的例子。

前後不到五個月，陳秀蓮的女神號完成了一趟兩大洋的航行回到了香港。

萬聖聯會也同時地大功告成，達成了最完美的行動效果，現在那些會員在各地都是最有力的一股勢力了。

只是他們自己也很担心，因爲他們的敵對勢力仍然存在的，而且也並不在他們的控制中，他們必須總會的支持才能站得住，否則他們會立刻垮下去。

尤其是他們現在已經成了當地的眼中釘，只要那些敵人有機會，會毫無不考慮地消滅他們的。

陳秀蓮的確替他們增闢了幾倍的財源，也把他們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可是在他們每一個人的頭上吊着一顆定時炸彈。

最苦的是那些外來的援力跟他們沒有橫的連繫，一切的行動都是靠着陳秀蓮女神號上的那具袖珍電腦，一切的作業都是在女神號上設計策劃的，操作的人只有魯薏絲跟蘇菲兩個人。

陳秀蓮回到香港後，電召湯生跟露露兩個人來會商，那是一個沉沉的黃昏。進入古堡後，陳秀蓮的感覺上就不太對勁，雖然看不出什麼異狀，但是她的第六感在暗中警告着她，這個地方已隱藏着危機。

只是她說不出來危機是自那方面的。

古堡的產權已經屬於魯薏絲，所有一切費用由一筆基金支付，這筆基金是附隨着古堡一起轉贈的。

魯薏絲可以將這座古堡作任何用途，就是不能買賣掉或拆毀。

當然她可以再送給一個人，而新的繼承者也必須受着條件的約束。

古堡的維持基金是保持古堡完整的專欵，包括修繕及人員的薪水，那筆基金是不准動用的，利息也很大，因爲它是屬於古代建築，受到保護條例而完全免稅的，所以支付一般的開支而有餘。這筆利息雖是魯薏絲能動用的。但是却要限制用度。

目前古堡是賃租給萬聖聯會，魯薏絲可以收到一筆租金，那才是她眞正能得到的好處。所以她回來從律師那兒辦妥了簽署手續，知道自己每年居然有一萬五千鎊的租金收入時笑着道：「蘇菲，那個蘭寧對我比妳還要好呢，他留給妳只是有每年五千鎊的年金，我比妳多出三倍。」

蘇菲一笑道：「我一點都不羨慕妳，我覺得他對我够好了，而且妳也別高興，目前因爲是萬聖聯會要租用它，才會有那麼高的租金，如果萬聖聯會垮了台，妳一毛錢也收不到了，如果那利息不够支付維持費用，妳還得貼出去。」

魯薏絲道：「怎麼會不够呢？我看了一下，還有得多呢。」

蘇菲笑道：「我替妳算過了，每年的利息是十萬元港幣，其中四萬元是員工的薪資，五萬元是古堡的維持費用。」

「對呀，我每年還多出一萬元。」

蘇菲一笑道：「只可惜妳還沒看另外一本帳，四萬元年薪要平均分給十八個人，每人只有四千元，你想想每人每年四千元的工資够嗎？還有那維持費用，這古堡每年要油漆粉刷一次，那費用是超出了五萬元，更別說一些零零碎碎的用途了，我實在替妳担心，將會拖垮你！」

魯薏絲一怔道：「可是我看了去年的帳單，維持費用下還有兩萬元的結餘，怎麼會要我貼腰包呢？」

蘇菲道：「那是萬聖聯會替妳負担了大部份的開支。如果沒有了萬聖聯會，水電兩項就能要妳的命，就是妳打算租給別人，也不可能像萬聖聯會這麼大方了，你非貼老本不可！」

魯薏絲道：「會有這麼糟糕嗎？」

蘇菲道：「我不騙妳，英國有許多古堡廢棄了，送給人都沒有人要，就是主人實在無法負担它的開銷，蘭寧是給妳一個大包袱，也給妳一副手銬，叫妳好好地替萬聖聯會辦事，否則妳也賠錢。」

魯薏絲道：「這老頭兒太不是東西了，我才不理他呢。」

「不理也不行，妳已經簽字接受餽贈了，現在是妳的責任了。」

「我可以裁減員工，節省開支。」

「怎麼節省都不够的，而且妳無權裁減員工，這座古堡最少都要十個人管理，都是遺贈條件上列的，人員的任免，妳不能直接決定，只可以把不稱職的情形，通知市府的委員會，由他們來決定。」

魯薏絲叫道：「笑話，這是我的產業，那些人等於是我雇用的員工，我居然沒有解雇的權利。」

「恐怕是的，因爲這是屬於受保護的私人產業，妳享受了免稅的條件，就有接受監督的義務。」

魯薏絲道：「我就不信，我非開除一個人給妳看看。」

「妳沒有權利，除非妳提出事實，取得監督委員會的同意，因爲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委員會考試任用的，管理大厦古堡是一門學問，他們都是專門的技術工人或受過訓練的專家呢。」

魯薏絲道：「我的天哪！還有這麼多廝煩，早知道我根本就不接受了，唉！妳怎麼對這個如此清楚呢？」

「那是大姐要我找這間古堡的資料，我才去翻了一下各種的檔案記錄。」

說着陳秀蓮剛好過來問道：「魯薏絲，我聽見妳要開除人，開除誰呀？」

魯薏絲笑道：「我根本沒權開除人，這所古堡裏的工作人員後台都硬得很！」

陳秀蓮哦了一聲，蘇菲把一本資料夾遞給她道：「大姐，這就是妳要的全部資料！」

陳秀蓮接過來，仔細地看了一下笑道：「魯薏絲，照這些條文上看，妳手下的這十名員工，妳一個都動不了。」

魯薏絲說道：「我至少可以開除一個人！」

「誰？就是那個打掃的女傭，也有工會的保障，妳要解雇她都不容易呢！」

魯薏絲道：「我可以開除我自己，把這所古堡轉送出來，就坑不住我了吧！」

蘇菲笑道：「這倒是個辦法，有很多人在不堪負担的時候，都是這麼做的，他們把這一類受保護的物產，送給古物保存委員會。」

陳秀蓮笑道：「魯薏絲，妳是否打算這樣做呢？」

魯薏絲道：「我根本就不想要它，只是對大姐方便嗎？妳是萬聖聯會的新總裁，這兒是妳的辦公處呀！」

陳秀蓮一笑道：「方便，而且我還希望妳這麼做，我也知道我的目的不是要接替萬聖聯會而是毀了它，目前時機已經快成熟了，我也希望妳趕快脫手放掉這個燙手山芋。」

魯薏絲道：「隨便大姐安排好了！」

陳秀蓮道：「妳最好在明天之前把這件事做好！」

「明天，這麼快，我今天才從律師那兒簽字接受下來，而且收到了一年的租金支票。」

陳秀蓮笑道：「那妳就發了一筆小財，妳明天去辦理手續的時候，可以把條件

附帶說明，說今年內的租金妳不退回了，卻放棄古堡的產權！」

「人家肯答應嗎？」

陳秀蓮道：「辦辦看，妳如果不清楚，可以跟那個總管李樸先生說明了，由他去代辦！他現在在樓下16寫字間指揮安裝電腦室。」

「安裝電腦室？」

「是的，我要把女神號上的那架電腦拆下來，安裝在這裏，那是萬聖聯會的財產，裝在我的私人遊艇上不方便。」

魯薏絲笑了。蘇菲疑惑地看着陳秀蓮道：「大姐，把電腦搬來妥當嗎？」

陳秀蓮道：「沒什麼不妥當的，我總不能成天躭在遊艇上，可是這些資料却時刻都要用的！」

蘇菲道：「我是說保密，因為萬聖聯會中最新動能資料都在那兒，要是被人知道了……」

陳秀蓮一笑道：「我自然會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對了，妳也去帮忙看看吧，因為這是你跟魯薏絲着手整理的！」

蘇菲總覺得陳秀蓮的話中含着另外的意思，不過她不去追問只是答應着去了。

當天，她們沒有看陳秀蓮，她在總裁的休息室中，打電話下來說她不大舒服，需要休息，不吃晚餐了。

魯薏絲與蘇菲很忙，因爲電腦搬來後，她們要立刻準備安裝好，隨時都要作業的。

露露跟湯生在她們到達的第三天來到古堡，電腦室已經裝配完成操作得很好。

這是一具最新的電腦，一切都是自動化的，它連接一個無綫電微波收電裝置，每個地方來的資料送進來，在這兒自動變成符號，歸入記憶。

只不過這一切都是符號，來往的電文如何變成符號是由人爲控制的，這個控制掌握在陳秀蓮手中。

操作時間簡單，只要在一組十個數字中，取準了自己所要的數字排列，接下來，電腦中的電動打字機就會把所需的資料譯成電文傳送出來。

但是如果按錯了一個鍵鈕，所有的資料立刻就自動混亂了而毀掉。

這是最安全的一種新式電腦。

湯生與露露本來還担心安全問題，一直等着看過作業程序後，才完全放心了。

不過湯生還是提出一個問題道：「假如有個人不小心誤觸了按鈕，那豈不是把它給破壞了嗎？」

陳秀蓮笑道：「是的，不過我巳經吩咐過了，這間屋子不准隨便進入，門上加了鎖，鑰匙由蘇菲跟魯薏絲保管，別的人不可能進來，即使一個疏忽混亂了，這些電腦有還原設備，按下一組特定的數字的就可以使一切還原了，這組數字却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所以這一座電腦，最大的關鍵在於兩組十個數字的排列，我只要把握住這兩組數字，就保存了秘密。」

露露道：「如果有人毀壞了它呢？」

陳秀蓮道：「那就毀了我們整個組織了。」

湯生道：「有這麼嚴重嗎？」

陳秀蓮道：「是的，這三個月來，我們的組織有了一個空前的大變動，把許多分散的各組合，以巧妙的象徵關係合在一起。」

露露道：「總裁的成就是沒話說的，這三個月的發展，簡直是奇蹟，只是我担心發展得太大了！」

陳秀蓮一笑道：「沒關係，雖然他們每個人都强大了一兩倍，但是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所擴展的實力在那裏，也不知道如何去運用它。」

湯生道：「這個意思我們還不懂，請總裁解釋清楚一點好嗎？」

陳秀蓮道：「我舉個例子好了，我這靈感是由條件投資委託而引起的，客戶把資金交給投資公司去妥善運用，並不知道自己的錢投資在那一方面，他們只在對公司裏每一份股份，公司再分別地集合資金作各項有利的投資，賺了錢，平均分給大家，我根據這個構想，把每一個會員的實力當作了資金，我們總會就是公司，加以統籌的運用，使得個人的影響力感到極少，而聯合的有一股龐大無比的力量！」

湯生想了很久才明白了道：「妙極了，祇有總裁才有這麼偉大的創想。」

陳秀蓮道：「我也沒有這麼大的本事，有很多事是這部電腦在做的，就爲了使得每一個人的實力分散，我把人員調得很散，例如巴黎的杜克手下，原來有一百五十個打手，我現在給他增到四百個，但是這四百個中，只有五十個是受他直接領導的，其餘三百五十人是由各地調來，由總會統一指揮，他只負監督之責，而他原先的那一百個人，則分到了三四十個地方，每地最多不超過三四個人，也無法產生重大的作用……」

湯生訕然道：「不錯，不錯！」

陳秀蓮道：「我這次請二位前來，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交代的，首先我想明白一下二位對我上任後，一連串措施的感想，我會很虛心的接受的！」

露露道：「除了佩服之外，我沒有第二句話說。」

湯生跟着道：「是的，總裁做了一件前人從所未有的創擧，在三個月內征服了世界，在以前，拿破侖、凱撒大帝、亞力山大、成吉斯汗都曾經想嘗試過，但是只有總裁一個人成功了！」

陳秀蓮一笑道：「我只是抓住了一個黑社會組織，可沒有征服世界。」

湯生忘情地道：「一樣的，只要總裁用這個原則，發展下去，整個世界也照樣可以在握！」

陳秀蓮道：「我可沒有這麼大的野心，只是爲了我個人的興趣，以及蘭寧爵士的託屬而巳，現在總算巳經整理頭緒出來，我想請你們多操心……」

露露一驚道：「總裁，妳難道不想幹了！」

陳秀蓮苦笑道：「這是終身職責，我倒是想不幹，可是我又不想死，只有勉爲其難地撐下去。」

露露這才放心道：「總裁要是不幹，這個担子誰都接不下去！」

陳秀蓮笑道：「現在可容易了，誰都可以接下去了，只要懂得按鈕，電腦自然會告訴你們一切所需要的資料，然後再斟酌情形，作定決策，發出指示就行了。」

湯生道：「話雖如此說，但是還要總裁卓越的領導的！」

陳秀蓮道：「目前我自然還得負責幾天，但是我不能把時間都放在這兒，我還有我的私人企業，還有我的偵探社……」

湯生道：「那個偵探社，總裁還要幹啊！」

陳秀蓮道：「一則是我的興趣，二則那是我手創的事業，三則我在這裏的工作沒有告訴我的伙伴們，爲了不使她們疑心，我還得再工作幾天，但是此地也必須要有個人率領才行，所以我才要請二位來商量一下，大家輪流在這兒值守幾天……」

露露道：「我們……行嗎？」

陳秀蓮道：「有什麼不行的，重大的決策，還是可以跟我商量的，小事情，你們就自己發出指示就行了，最重要的就是那兩組數字排列，必須要你們都知道！」

湯生欣然道：「我們也能知道嗎？」

陳秀蓮道：「你們必須知道，因爲這兩組數字關係太大，萬一我有個意外，萬聖聯會豈不是跟着我毀了。現在假如沒有總會的指示調配，那些人無法混過一個月就會被別人消滅掉的。」

露露愕然地道：「蘇菲小姐跟魯薏絲也不知道？」

陳秀蓮道：「不知道，這種事愈少人知道愈好，我並不是不相信她們，而是怕她們知道之後，會爲她們帶來危險；她們一直跟在我一起，我知道就行了，但是你們兩位必須知道，因爲你們各負責一個地區的！」

湯生道：「我們雖然負責一個地區却也是一點都不清楚，只是負責轉達總裁的指示而巳！」

陳秀蓮一笑道：「湯先生是否不滿意我的措置？」

湯先生連忙道：「不！不！我絕無此意，只是對總裁的決定萬分欽佩而巳！」

陳秀蓮嘆了口氣道：「你應該表示不滿意的，因爲我太專斷了，似乎把控制權抓住在我一個人的手中！」

湯生尷尬地正要辯白，陳秀蓮用手止住了他道：「其實這是不得巳的，萬聖聯會的組織發展得這麼快，這麼大，完全在於控制，而控制的方法，全在這部電腦中，我自然不能讓機密外洩，所以我才把你們請來，告訴你們這個秘密，與你們共商，目的無他，就是要保持總會的控制效用，只有在這個地方，才是萬聖聯會的發令中心。」

露露與湯生都各應了一聲。

陳秀蓮交給他們一個信封道：「這裏面有三組數字，你們必須在十分鐘內記住，然後加以銷毀！」

露露緊張地道：「要是記錯了怎麼辦呢？」

陳秀蓮道：「那就很遺憾了，不過你們可把那些數字編成一句話，就不容易忘記了，我可以擧個例子，像五二五八八八八一二五，這十個數字，把它變成我愛我爸爸、爸爸也愛吾，那就不會忘記了！」

兩個人接過信封，十分緊張，拚命開始默記，紙張上冒出一縷黑烟，居然自動起火燒了起來，兩人都嚇了一大跳。

湯生把手中的紙丢在地下問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露露却沒有開口，陳秀蓮道：「十分鐘，相信你巳經記了下來！」

湯生連忙默默地背念了一遍，擦掉了臉上的汗珠，吁了一口氣道：「還好，沒有忘記！」

陳秀蓮道：「第一組數字是你們自己所轄地區的番號。記住在取用資料前，一定要打進番號去，否則是得不到結果的，你們的番號不同，因此你們無法知道對方的事務，因此每次只能處理到本身的事務，這是必須的。」

湯生雖然很失望，但是沒有做聲。

陳秀蓮笑道：「從明天開始你們每天實習聯絡一小時，使用一下電腦儀器，那些資料看過後就要銷毀，千萬不能帶出來，如果帶了出來，你們就會遭受制裁。」

說完她就離開了。

接連三天，陳秀蓮都在古堡中陪他們，處理一應的事務，讓他們分別地學習一些，祇是每次都有魯薏絲或蘇菲在監視。

三天後，陳秀蓮道：「好了，我相信你們都巳經知道用法了，我要休息一星期，去跟我偵探社的姊妹們聚聚，這一星期就由你們代理我的職務，每人平分，一個上午，一個下午，如果有共同的問題，你們在當天自己商量好了，再分別在第二天發出指示，我想差不多了。」

露露面有憂色，但是沒說話。

陳秀蓮則帶着薏魯絲跟蘇菲，出去玩了一星期，跟葉長青、朱麗、馬佳琍她們痛痛快快地相聚了一陣。

一星期後，她們又來到古堡，却只看見露露，她更憂愁的道：「總裁，妳回來得很好，我正在發愁……」

「有什麼好愁的。」

「我担心湯生在搗鬼，而且這古堡中的工作人員似乎也不太靠得住。」

陳秀蓮道：「怎麼會呢？他們都是蘭寧爵士手上用的人，應該靠得住的。」

露露苦笑了一聲道：「原來是有兩個人，由英國情報局派來的，可是最近魯薏絲小姐也放棄了所有產權，管理委員會不知爲了什麼，換掉了他們……」

「換來的是什麼人？」

「換來的人很稱職，確實比原先的好，只不過他們跟湯生很接近。」

陳秀蓮一笑道：「是我故意叫魯薏絲放棄產權，讓他們好得手，先換掉了管理委員，然後再利用管理委員來更換工作人員，因爲管理委員一定要由屋主推荐的，我這樣做才可以叫他們自己暴露身份。」

露露道：「可是這樣一來，湯生他們就可在這兒取得控制的優勢了。」

陳秀蓮道：「那也沒什麼好傷腦筋的，妳握有一半的控制權，缺少了妳的配合，他仍然攪不出什麼花樣來的，我早就防備到這一點了。」

露露憂慮地道：「恐怕我的秘密巳經被他們偵知了。」

陳秀蓮道：「怎麼會呢，難道妳曾說出去？」

露露道：「我當然不會說，只是今早我起身感到很頭痛，而且身子很困乏。」

「那是妳太疲倦了。」

露露道：「絕對不會的，這是一種反

常現象，我相信是昨夜在睡眠被他們洗過腦，騙去了我的密碼數字。」

「在睡眠中洗腦？」

「是的，這是一種最新的套取機密方法，有一種口服的藥片，吃下去會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吐露秘密。」

陳秀蓮笑道：「我不相信有這事。」

露露道：「這種藥物是有的，只是效果不見得十分有效，可是我相信他們對我用過這種藥了，只是不知道是否把我的番號數字問了去。」

陳秀蓮一笑道：「沒關係，這架電腦是我裝置的，而且數字的鑑別也可以改換，我們去變動幾次就行了。」

她們進到了電腦室，才打開門，忽地燈光發亮，裏面出來了幾個人，每人都持着手槍，展開了包圍的狀態。

湯生笑嘻嘻地從裏間出來道：「對不起，各位女士，這間電腦室已經由我接收了，妳們不必再進去了。」

陳秀蓮道：「湯生，你想叛變了。」

湯生笑道：「陳小姐，鄙人對妳的組織才能十分欽佩，妳能在三個月之內，把萬聖聯會的組織發展得這麼大，而且完全置於中央控制的情況下，這份設計的天才，是非常了不起的，幸好鄙人已經完全懂得使用了。」

陳秀蓮道：「你完全懂得使用嗎？」

湯生道：「我已經試驗過，情形十分良好，剛才我已經看過露露的那一份資料，十分完美！」

陳秀蓮道：「你怎得到她的密號？」

湯生笑道：「我自然有我的辦法。」

露露叫道：「那一定是你昨夜叫人在我的咖啡中放進了那種洗腦藥片。」

湯生略感驚奇地道：「這是我們最新的發明，妳怎麼知道的？」

「你們格別烏的保密工作並不出奇，什麼事能瞞得過人的。」

湯生一震，隨笑道：「那妳一定是美國情報單位的工作人員，這很好，大家都是同行就更好說話了，露露，這萬聖聯會也是妳們最先發起的，這是個很了不起的構想，只是有些地方妳們却差了一着。」

露露怒道：「你知道就好，所以你絕對無法控制的。」

湯生笑道：「本來我是沒辦法的，都要感謝陳小姐，她把整個組織都變動了，所以我很容易就加以控制了。」

陳秀蓮哈哈笑道：「原來你們是在搅間諜戰，但是別在我這兒攪。」

湯生笑道：「陳小姐，對不起，這座古堡已轉到我手中，我是它的新主人。」

魯薏絲道：「放屁，我把它送給了古物保管會。」

湯生笑道：「我是古物會的委託管理人，所以現在我才是它的主人，當然我也是會繼續用來作爲萬聖聯會的中心的。」

陳秀蓮道：「我是萬聖聯會總裁。」

湯生笑道：「妳的榮譽總裁可以做到今年，明年的會員大會召開時，我會消取妳的職務的，而且在剩下的時間內，我會慢慢地更改組織狀態。使妳知道的秘密都成爲過去，那樣妳就不必以死來保密了，妳滿意嗎？」

陳秀蓮一嘆道：「我能不滿意嗎。」

湯生笑道：「陳小姐，我知道妳對這些根本就沒有興趣，所以我安排了妳無恙的退出，作爲妳對本組織貢獻的酬勞，當然還有妳今年担任總裁的薪金。」

「謝謝，我不在乎那點錢。」

「我知道妳不在乎錢，但是我仍然要送給妳，以表示我的信用。」

陳秀蓮嘆了一口氣道：「湯生，你的動作實在很快。」

「我知道，妳沒想到我這麼快就會發動的，事實上我知妳早已了解我的身份了，當妳除掉瓦勒時，就是對我提出警告，所以我必須快，否則妳會對我開刀了！」

陳秀蓮嘆了口氣道：「你不把我們殺死在這兒嗎？」

湯生一笑道：「我不敢這麼做，因爲這兒是香港，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若是殺了妳們，麻煩就大了，只是此地已爲私人的產業，我可以請妳們離開。」

陳秀蓮嘆了口氣道：「露露，走吧，輸了要認輸，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有翻本的機會的，在這一年間，我究竟還是總裁，那些會員都還記得我的。」

她領先在前行走，三個女的默默地跟在後面，湯生與高采烈地送她們到門口。

陳秀蓮看看錶道：「七點半，剛好是我離開的整整一週。」

湯生道：「陳小姐，妳不該這麼早把秘密公開的，眞果妳一直抓在手裏，我是不敢對妳如何的。」

陳秀蓮道：「我沒時間整天待在這裏，我本來就不喜歡這個職務，是蘭寧硬求着我接管的。」

湯生道：「但是妳做得實在很好。」

陳秀蓮忽然笑道：「我相信不錯，因爲蘭寧爵士的要求是要我解散這個組織，所以我才把他們的實力完全分開。把他們的事業擴展，敵人增多，只要指示的步驟一亂，他們自動就會垮了。」

「只可惜不會亂，我會管得很好的，而且妳買的電腦也很好，那些複雜的記憶靠人力是無法記憶的。」

陳秀蓮忽然一笑道：「我把他們的組織關係，弄成這麼複雜，就是便於摧毀，我還忘了告訴你一句話，那間電腦室中有一個自動爆破裝置，我定時在今天的七時三十分爆炸。」

湯生驚道：「妳騙人。」

「我倒希望是騙人，只可惜那是眞的，我被你一鬧忘了把爆破裝置關閉了，湯生，那電腦一炸，所有的記憶資料都毀了，這萬聖聯會可是你一手破壞的。」

湯生回頭急跑，但是走不了幾步，只聽見裏面轟的一聲，間而有火光透出。

湯生不由得呆了。

陳秀蓮笑笑道：「湯生，這下子你可慘了，格別烏對你這次躁急從事而招來的失敗，絕不會輕恕的，我勸你還是趕快向別的國家請求政治庇護吧。」

魯薏絲却笑笑道：「我倒替他可憐了，他成了這所古堡的新主人，這次爆炸造成的破壞，修理費可能會使他破產。」

露露道：「萬聖聯會終於瓦解了。」

「還沒有，不過也快了，我若是把手頭的資料分別寄出去就更快了。」陳秀蓮笑着又加了一句。

（續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惡喇嘛行兇　漢人逞威風

通過這間堂屋，兩側有雙廊環抱，可以各通樓閣，却在沿廊兩側擺置着百十盆各式的奇花異草，整個廳堂裏散放着郁郁清芬，給人以「神清智爽」的感覺！

風來儀、宮一刀與朱翠三人，各自在石座上坐下來。

宮一刀冷笑了一聲道：「想不到先師的偈語，竟然眞的應驗了，這批畜牲又回來了！」

風來儀道：「這件事天亮以後要好好調查一下，看看牠們確實棲息之處再定方策，否則貿然動手，只怕對我們不利！」

宮一刀點點頭道：「二姐說的不錯，就這麼辦，剛才我立在峯上，看見牠們似乎是向西北方面移動，那裏羣島散立，尚不知還有多少藏匿其間，事不宜遲，我這就同劉公走上一趟了！」

風來儀點點頭道：「你能親自走上一趟，我就放心了，不過——千萬小心！」

宮一刀已經站起來，聽風來儀這麼說，不禁「哈！」的一笑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上一次險些喪命，這一次是萬萬不會再上當了！」

一面說，他遂即向朱翠豎掌作別退出——前行幾步，忽然轉向風來儀微微頷首，後者微微皺了一下眉起身跟過去！

二人在門外石階處低聲說了幾句，宮一刀匆匆退下，朱翠雖然沒有能聽見他們說些什麼，但是察言觀色，却知道必然發生了些什麼。

須臾，風來儀轉回，神色自若，微微笑道：「妳喜歡我這個地方麼？」

朱翠答道：「嗯——實在不錯，這麼大的整幢石樓，莫非只有妳一個人獨住在此？」

風來儀道：「可不是麼，我這個人生性喜靜，人多了還眞不習慣……」

微笑了一下，她才又接下去道：「實在跟妳說吧，今天請妳過來，實在是想聽聽妳的琴瑟，我這裏除去琴瑟之外，笙管笛簫各樣樂具倒也齊全，一個人玩奏未免單調，難得遇見妳這個知音，玩起來就有意思多了！」

朱翠未置可否的笑笑說：「謝謝妳瞧得起我，比起妳來，我這點本事可就差遠了！」

風來儀站起來說：「來……我們上樓去！」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夜間，風來儀來到朱翠居處，請朱翠到她住處走走，朱翠想趁此機把島上情勢觀察一下，就欣然答應了，途中，佈有各種奇異陣勢，風來儀施展上乘輕功，朱翠本就不及風來儀，但她却不甘示弱，也强行施展，眼前所遇陣勢越來越奇妙複雜，幸得單老人一路上在暗中指點相助，不致使朱翠出醜，而風來儀不知就裏，以爲是朱翠本身功力造詣如此之高，十分激賞……迨到山峯頂上的樓前，正待入屋，突見宮一刀在此現身，他一見朱翠，似乎有些驚奇……

樓上有兩間敞室，一間陳設着笙管琴簫各種樂器，另一間却是風來儀的畫室，內裏紙帛尺幅，油彩畫具無不齊備，一幅幅水墨丹青，懸掛在壁間，觀其功力俱屬可觀！朱翠在主人示可之後，緩緩步入畫室，迎面条上見一幅素帛，畫的是一隻展翅雄鷹，筆墨之蒼勁，眞有「力透紙背」之勢！

畫上題詩爲「歛翼俯滄海，昂首擊太虛」，短短十個字，寫出了作者無比氣魄壯懷。

朱翠不得不暗自佩服風來儀如此胸襟，不禁暗驚道：「好狂的口氣！」對方雖係一婦人女子，其心志抱負即偉丈夫亦不能望其背項，以其作品反映其人，亦可見其「不甘寂寞」「必有後謀」了。朱翠心裏想着，不覺凝目於這張畫久久未移！

風來儀道：「這是我昨天才完成的，

妳喜歡麼？」

朱翠點點頭，用手指了一下那首詩問道：「尤其是這一首詩……太好了！」

風來儀一言不發，坐下來抽出狼毫在畫上寫下「朱翠女俠一哂」！下欵是「風來儀大風堂適作」之字樣！落印數方，其中一方是陰文，刻的是「髮華心不老，有筆利如刀」！

朱翠道謝收下之後，道：「風前輩才藝武功俱都傑出，令人可敬可佩！」

風來儀微笑了一下道：「妳也喜歡畫畫兒麼？」

朱翠點點頭道：「畫是畫一點，只是這方面的成就就比起樂器來，更要差上了許多！」

風來儀笑道：「這就夠了，聽妳這麼一說，大概也就差不到那去了，想不到妳我倒眞是志同道合……」

說時，那雙微存憐惜的眸子，情不自禁的瞟向朱翠的身上，頗似有所感慨的道：「這十五年來，我一直都在留意找尋一個像妳這樣討我喜歡的姑娘，想把我這身功夫，外帶着一肚子文墨傾囊傳授給她，可是這許多年來我竟然是一個也沒有遇上，直到今天發現了妳……然而妳……」

搖搖頭，下面的話却一時接不下去。

朱翠幾乎脫口而出，自承作爲她一個受教的弟子，然而此舉牽扯太廣，連帶着可能破壞了自己整個計劃，却是萬萬不能掉以輕心，於是話到唇邊，又吞到了肚子裏，只看着她笑笑沒有說什麼！

風來儀道：「一個到了我這般年歲的人，原該萬事都看開了，我却是何等不幸，到如今仍不能拋開名利二字！」

朱翠看了她一眼，緩緩的說道：「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前輩，妳可曾自己想過？……」

說到這裏，微微頓了一下，把心一硬，冷笑道：「不是前輩妳說起來，我也不敢說，這不樂島，不樂幫在江湖上的聲名傳說可是並不好呀！」

風來儀鼻子裏輕輕一哼，沒有說話！

朱翠試探着道：「在我沒見到妳以前，想像中的妳，顯然不是這樣的，以前輩如此才智、武功，竟然淪爲盜霸生涯，實在——」

風來儀倏地眉毛一挑道：「妳不要再說了，妳——」

一刹間，她眸子裏逼現出無比鋒芒，那副樣子就像是立刻就要發作，只是在她接觸到朱翠那雙眸子時，顯然這番盛氣却又發作不起來，遂即把眼睛移向一邊！

「來吧，我們來玩琴吧！」

一面說，她站起來走向隣室！

朱翠跟進去，忽然風來儀轉過身來，冷冷一笑道：「妳的心我知道，不過我要特別警告妳，這個地方可不是妳所能任性胡來的地方……有件事我要告訴妳……」

停了一下，他才接下去道：「我們這裏死了一個人——」

說到這裏，她的一雙眸子緊緊的盯向朱翠的臉，接着一笑道：「我們已經有明顯的跡像顯示出，這裏的一個管事郭百器叫人給殺了！」

朱翠細眉一挑，冷冷的道：「難道妳疑心是我下的手？」

風來儀淡淡的笑道：「我們正在調查這件事……我們會查出來的！目前我們不會疑心到是妳！」

朱翠一笑，故示大方的道：「這麼說，不樂島也並非外面傳說的那樣，任何人不能妄入了？」

風來儀冷冷一笑，搖搖頭道：「不會是外面人幹的，總之，我們會查出來的！這裏四面環海，佈陣嚴愼，就算是有人能僥倖潛進來，要想出去，却是夢想！」

她一面說，遂即步向石案邊坐下，琤琮的撥了幾下琴弦，驀地，她長眉一挑，仰起了臉！

朱翠方自發覺她神色有異，風來儀已雙手按動，整個人箭矢也似的穿窗而出！

朱翠心裏一驚，趕忙跟着縱出。

比起風來儀的這般身法，她是慢得多了！

——她雖快速的來到院子裏，却仍然失去了風來儀的踪跡，過了一會兒才見人影連閃，風來儀去而復還！

朱翠奇怪的打量着她道：「有什麼不對？」

「一隻海豚——」

「海豚？」

風來儀道：「這也是常有的事，這島上常有成羣的海豚，海狗什麼的，不過這一隻竟然能夠潛上頂峯，也是怪事！而且行動竟是出奇的快！」

朱翠心裏微微一動，想到了單老人——他慣於地行，誤把他當作海豚，也是可能之事。

二人又回到了樓上琴室！

在琴弦上輕撥了幾下，風來儀有點意興索然！

「今天不彈琴了，改天再玩吧！」

興頭一失，似乎對什麼事都沒有了勁兒，二人又談了些別的，朱翠遂即告辭離開，風來儀送她到了石階前，微微頷首道：「這條路來去一樣，我也就不送妳了，妳既然已經知道了走法，以後可以常來玩玩！」

朱翠告辭離開——

她果然天性敏悟，方才來時雖然只經過了一趟，却能把各處細節留記腦海，再一回思，更加融匯貫通！是以很輕易的通過了石階！一逕揚長而去！

× × ×

不樂島共有十一堂微妙陣勢，無不千奇百絕，變化萬千，妙在各自獨立，互不相干，一個陌生者如不經主人指點，即使通過一陣也屬妄想，更遑論兼及其他了！

朱翠總算適逢因緣良機，得到了最具權勢之一的島主風來儀垂青，尤其難能的是暗中更得到了單老人的協助，破格指導，終將一一融匯貫通！

日子似乎極其平靜的悄悄溜去了。

外表的平靜，並不表示眞的平靜！

——事實上積壓在朱翠內心的激動之情，有如待發的火山一般，隨時都將可能要爆發出來。

她內心深處痛楚極了，尤其是對於海無顏的盼望，更是日益迫切，一切大事都有待他出來了以後才能着手進行，然而海無顏其人，却是杳如黃鶴！

如果說相見使感情甜蜜，離別使感情

尖銳，那麼，朱翠的感情此刻早已是十分的尖銳了。

那麼，身負奇技，俠骨熱血的海無顏又在那裏呢？

× × ×

緩緩的拉薩江水像一疋緞子那般的迤邐流過！

寒風溯溯，雖然沒有落雪，那股子冷勁兒却是夠瞧的，冷風像是大片的刺棘，一根根都刺進你的肉裏，身上披着厚厚羊皮襖，頭上纏着布或者戴着皮帽子的那些行人，一個個喪魂落魄也似的行着，即使彼此照面，誰也不會想到與對方打上一聲招呼！

河水兩側，草都枯黃了，却仍然散畜着大片的家畜，像是犂牛、駱駝、牛、馬、驢、騾、羊……還有豬！這麼多，這麼雜的畜牲羣，却是彼此各不相犯，各有所屬，只是靜靜的嚼食着！

——看到這裏，你會忽然興起一個念頭，那就是「生命」與「食」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即使萬物之靈的人，生命的意義也常常離不開一個「吃」字！

沿着拉薩河的靜靜江水，往前走進去，大概里許光景，可就看見了這個鎭市——「扎什」！

「扎什」是當地一句藏語，翻譯過來意思是「滾石」，根據書上的記載，那是這麼一個意思——

幾千年以前，拉薩河水又猛又疾，由於全藏地勢屬高地（有世界屋脊之稱），附近高山極多，水由高處下投，帶來山上數不清的巨大石塊！

高山「滾石」，滾落在尙稱平坦的這塊土地上，於是就成了「扎什」這麼個地方。

高山上不但滾下了石塊，也滾下了山裏的藏金和珠寶、寶貝，以此致富的人多不勝數，原本荒僻的野地，忽然湧來了大批的淘金客，地方就是這麼繁榮起來的！

今天，雖然不再有滾石下落，不再出現黃金寶貝，也不見了如狂如癡的淘金客，然而一個鎭市的成長興起，自有其延續不墜的生命價值！

大塊的石板舖道，那麼堅實的青色石質，看起來眞比鐵還要堅硬！

西藏人的鞋看起來也是別具一格，尖尖的頭，高高的翹起來，有皮質的有布質的，後者先用桐油淋過，乾後堅硬如石，鞋底上通常釘上幾個大頭釘子，走動起來叮叮有聲，尤其是行走在這種青石板路上，更是其聲嘹亮，乍聽起來似甚吵人，聽久了也有一種和諧的感覺！

冬日的太陽懶懶的懸掛在對面的山巓上，陽光並不能把山上的積雪溶化，却反被蒸騰而起的漫天雲氣所包圍……望不盡的白雪，似乎立意要給當空的這枚老日頭幾分顏色瞧瞧！兩者互不相讓！

畢竟太陽的威力無匹，溶化了的雪水，化爲千百道瀑布，從各方奔騰直下，然而入夜的寒風，却能使溶化了的雪水復結爲冰，新的落雪重新點綴了光禿的山脊，大自然就是這樣週而復始的自相矛盾生生不息！

狹長的石板路上迤邐串行着駱駝，駝背上各馱着四個沉重的竹簍，簍子裏裝的是鹽——

西藏地方境內多湖，湖多鹹水，長久以來，藏人皆擅於以湖水製鹽，製好的鹽用以交換另邦幾個小國如尼泊爾，不丹之麥……

瞇着兩隻鬆弛眼皮的昏花老眼，老喇嘛班克善打量着面前這兩個來人行客，用着生硬的漢語告訴他們，說這個地方最近將要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班克善用力的吸着長竹桿的旱烟，黃白色的烟霧一縷縷的由他發黑的牙縫裏鑽出來——

「你們漢人又來了！」他說：「每一次你們漢人來，這裏就會流血……看看現在你們又來了。」

兩個漢人顯然經過一番喬裝，儘量把自己打扮成商人模樣，在這個地方，漢商是少見的！

二人一老一少！

老的那一個矮矮的個頭兒，一對招風耳，一副猴頭猴腦的樣子，頭上雖然戴着瓜皮小帽，看起來却不斯文！

少的那一個，其實也並不十分年輕！總有三十開外的年歲，看起來却文質彬彬，丰采神俊，一身湖色的緞袍子，腰上扎着紅縧——

他們兩個的馬，就栓在外面，另有一匹馱貨的駱駝，也繫在那裏，顯示出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商旅，是專門到西藏來作生意來的！

聽了老喇嘛班克善的話，老的那一個嘿嘿笑了幾聲，用着濃重的陝西口音道：「老喇嘛你這話從何說起呀，鵝們是生意人呀！」

他雖然一直都在注意，可是一到說「我」這個字時，總是由不住把「我」說成「鵝」！

老喇嘛赫赫笑着，噴了一口烟道：「生意人……前幾天來了很多漢人，也帶着駱駝，說是作綢緞生意的……爲什麼忽然來了這麼多的人作生意？」

小老頭被他這句話一下子問住了，一時竟不知如何作答，所幸年輕的那個人够機伶，立刻接住了話頭補上去——

「那是因爲冬天到了，他們要搶買一批皮貨回去，到京裏好發上一個利市！」

老喇嘛睜起鬆弛的眼皮，打量着這個年輕人，緩緩的點着頭道：「說的也是，今年皮貨很好，先來的人倒是可以發上一個利市，二位客人也是買賣皮貨的嗎？」

年輕的人客人搖搖頭道：「不是！我們是採買寶石來的！」

老頭一個笑着接道：「小生意，小生意！」

老喇嘛點點頭道：「這就是了，你們來的還早了一點，再過些時候天氣更冷一點，河水一乾，露出了河床，那時候什麼石頭都露出來了，瑪瑙、琥珀、連珍珠，嘿嘿！什麼好東西都有！」

年輕客人微微一哂道：「對了，這些東西就是我們要的，我們還搜購黃金！」

「有有……」老喇嘛擠着眼睛道：「不過，採金都是官辦的，恐怕私人很難買賣吧！」

老的那個客人立刻說道：「聽說布達拉宮裏，有人賣金子寶貝，你知道這回事

不？」

「這個……不會吧？」老喇嘛搖搖頭道：「你聽誰說的？」

小老頭嘻嘻笑道：「我只是聽人家說罷了。」

老喇嘛嘿嘿笑了兩聲道：「你們兩個客人，既然是來買金銀珠寶的，我倒要告訴你們，你們的行動最好不要讓人知道，要不然這話要是傳到了布達拉宮裏，那可就不好……」

年輕客人略微揚了一下眉毛道：「爲什麼？」

「哼哼……這個你們就不知道了！」

他一面說，吱吱有聲的吸了幾口烟，吐出來之後，才慢吞吞的說道：「你們不知道，現在布達拉宮是由扎克汗巴喇嘛統管……」

說到「扎克汗巴」這個名字時，他情不自禁的左右看了一眼，才又乾咳了一聲道：「你們漢人可要小心一點，扎克汗巴權力很大，他對你們漢人很壞，尤其不喜歡來這裏採玉的漢人，要是被他知道了，你們兩個人一定不能活，嘿嘿……你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吧！」

兩個漢人對看了一眼，對於老喇嘛嘴裏所說的「扎克汗巴」其人，他們並不陌生！

年輕的漢人點點頭道：「你說的這個扎克汗巴大喇嘛，我們也聽說過，只是他又爲什麼要跟我們作對過不去？」

「作對？哼哼……」老喇嘛眼睛裏冒着怒火：「如果他只是把你們趕出去，算是你們的運氣，我看，多半他是會要你們的命，把你們的頭砍下來，掛在宮外的大松樹上，嘿嘿，那裏松樹多的很，你們有時間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算一算到底有多少人頭。」

聽了這些話，年輕漢人倒沒有什麼反應，那個小老頭却像是忍不住大爲光起火來——

「他娘地，這算是什麼，難道鵝們漢人的命就這麼不值錢，隨便讓你們殺？」

一面說他生氣的站起來，大聲道：「鵝就不相信，看看誰敢跟老子動刀子？」

他越說越有氣，還待再發作時，年輕的漢人看了他一眼，他便情不自禁的坐了下來！

老喇嘛似乎沒有想到對方這個小老頭脾氣這麼大，驚得一驚，乾笑了幾聲，只管吱吱的抽烟，不再吭聲了。

小老頭還要再說什麼！

年輕的客人遂即站起來道：「多謝大師父你的關照，我們這就不多打擾了！」

一面說，由袖子裏拿出了一塊銀子，總有二兩多重，恭敬的放在了老喇嘛的足前！

·老喇嘛接過來看了一眼，臉色突變道：「嗳唷唷，太多了，太多了……」

小老頭擺着手道：「不多，不多，你陪着鵝們談了這麼久……這些錢就算供奉給菩薩的吧！」

「阿彌陀佛……」老喇嘛雙手合什拜道：「兩位客人這麼說……我就收下了……二位客人這是往那裏去？如有我老喇嘛能够帮忙的地方……我一定盡力……」

年輕漢人點點頭道：「大師父不必客氣，我們不過是四下走走罷了！」

老喇嘛剛要開口說話，忽然眼睛發直，怔了一下，兩隻手拉住二人道：「快進來躲一躲——」

二人一怔，不由自主前進了幾步。

老喇嘛搶上去就去關門，却是慢了一步。

耳聽得一陣飛蹄之聲，兩騎灰白色的壯馬已來到門前，馬上二人各着彩披，頭上戴着高高的黃色帽子，表情兇悍，敢情是兩個黃喇嘛！

老喇嘛廟門還未曾關上，來人之一早已飛身自馬背上騰起——好快的身法！

只聽見「呼！」的一聲，黃影閃處，已來到了門前。

身落掌現，施展的是沓見的「雙撞掌」式，只是內力猛勁，掌勢一出，耳聽得兩扇黃銅大門「嗡！」的一聲大响，霍地反彈了開來！

那個老喇嘛原是正在關門，被這股反彈之力撞得霍地向後一蹌，足下沒有站穩，直挺挺的直向後面倒了下去，所幸那個漢人小老頭就站在他背後不遠，見狀倏地上前一步，右掌驀地向前一推，正好抵住了老喇嘛的後背，這一下恰到好處——

老喇嘛身子晃了一晃，總算沒有倒下去。

眼前人影閃爍，兩個黃喇嘛已現身眼前。

老喇嘛乍見二人，似乎有些慌張失措，先是雙手合十，向着二人膜拜了一下，咭哩瓜啦的說了幾句藏語！

二喇嘛自一進入，四隻眼睛已盯向面前的兩個漢人——

老喇嘛說了半天，他二人理也不理。

只見二喇嘛一胖一瘦，却都是身材高大，面現獰惡，每人一襲紅黃相間的敞披袈裟，襯托着頭上那頂又高又尖的帽子，看上去簡直就像是兩個無常鬼似的！沒看老喇嘛說了半天，兩個喇嘛連正眼也沒看他一眼——

其中那個瘦瘦喇嘛，驀地上前一步，伸手指向對方兩個漢人，大聲道：「你們兩個漢人從那裏來的？」

年輕的漢人還沒來得及開口，那個小老頭兒先自一聲狂笑道：「奇怪了，我們從那裏來的，又跟你們什麼相干，你這個喇嘛說話眞是好沒有來由！」

話聲才住，即見那個瘦喇嘛一聲怒喝道：「該死的老狗，佛爺問你話，還不好好回答，惹火了佛爺，管敎你死無葬身之地！」

小老頭聆聽之下，挑着他那一對黃焦焦的老鼠眉毛，嘻嘻直笑，一面向那個年輕的漢人道：「兄弟，你可看見了，鵝們不惹事，人家却來惹鵝們，赫赫，沒別的說的，只好放開了手，先把這兩個黠子給除了，免得以後碍手碍脚的！」

年輕漢人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冷冷的道：「你慌些什麼，還怕他們兩個跑了麼？」

一面說，他徐徐走過去，先把兩扇大門關上。

兩個黃喇嘛見狀俱是一驚！

瘦喇嘛最是沉不着氣，一聲怒叱道：

「小狗，你想死麼？」

話出身起，起落之間已撲到了年輕漢人身後，右掌一吐——夾着甚爲强勁的一股掌風直向年輕漢人後背上拍按了下來。

年輕漢人就在他手掌幾幾乎已經觸及到背上的一刹之間，驀地一個快速轉身，刷！地一聲擰過了身來。

回身出手，看來連成一氣！

「噗！」地一聲，已刁住了瘦喇嘛遞出的手掌。

瘦喇嘛似乎是大吃了一驚，一聲斷喝左手倏起，施展的竟是一手密宗的「大手印」，五指下曲成空塔狀，驀地直向着年輕漢人頭頂上按下來。

他那裏知道這個年輕漢人的厲害，這一式大手印才剛剛遞出了一半，忽然就覺得被對方擒住的那隻手掌驀地一痲。

——這本是極快的一個轉變，瘦喇嘛方自覺出手上發痲。

一股極大的力道，已由這個年輕漢人手上吐了出來！

一股勁道的氣波，霍地把瘦喇嘛身子高高的彈了起來，足足飛起了丈許高下，一起一落，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一尊佛像身上！

那佛像是尊盤坐的巨大觀音，瘦喇嘛身子一落下，却是正好坐在那佛像盤起的膝上。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瘦喇嘛身子方自受制落下的一刹，另一邊的那個胖喇嘛，却也待機發動。

別看他身高體胖，動作還是眞俐落！

隨着他的一個虎撲之勢，胖喇嘛已閃身而前，張開的雙手活似一對巨大的螃蟹鉗子，倏地向着年輕漢人雙肩上直壓了下來。

只是看來很奇怪。

胖喇嘛的進身姿態不謂不快，雙掌上力道亦不謂不猛，奈何對方這個年輕漢人顯然別具神功，像似在他環身四週，圍繞着一層韌力極强的無形勁道。

這股無形勁道，顯然具有十足的反彈之力，胖喇嘛偌大的身子，竟然無能趨近，就在他身子方一襲近的當兒，驀地反彈了出來。

「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三步。

在退到第四步時，胖喇嘛總算拿樁站住了脚，却已是驚嚇得面無人色。

是時，那個高坐在觀音膝座之上的瘦喇嘛，嘴裏咭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藏語，反手一探，已把深藏於袈裟之內的一口「三尖兩刃刀」掄到了手上。

瘦喇嘛顯然是動了眞怒，兵刃一到手中，倏地自高而下，「嗖！」一聲竄了下來。

人到刀到！

明晃的刀身，在一片眩目的寒光裏，嗖然有聲的，直向着年輕漢人當頭直劈下來。

對於這個年輕漢人來說，這一刀顯然也是白費。

刀光閃爍裏，即見這個人驀地探出了右手，一出一回，不知是怎麼回事，瘦喇嘛手上的三尖兩刃刀，却已到了對方這個年輕漢人手上！

這麼一來，胖瘦兩個喇嘛才像是忽然明白了對方的厲害，先時的一腔自負傲氣，頃刻之間化爲烏有——

胖喇嘛雖然手裏早已握住了兵刃三尖兩刃刀，却是不敢貿然再上，一對黃眼睛珠子，只是骨碌碌的在對方這個年輕漢人身上打轉。

不經意，面前人影一閃，對方那個漢人小老兒，活似一隻猴兒那般靈活的來到了近前，當胸一把，直向着胖喇嘛身上抓來。

胖喇嘛一驚之下，再想掄刀却已是晚了一步，只覺得胸頭一緊，已被對方抓了個結實。

這個小老頭兒別看又乾又小，手上的勁頭兒却是相當够瞧的，一把抓上去，給他的感覺簡直就像是着了一把鋼鈎那個樣，痛得差一點叫了起來。

小老頭這一把，顯然還附帶的有「拿穴」之功，是以在他五指力收之下，胖喇嘛儘管痛徹心肺，却是絲毫動彈不得，一時間全身連連打顫不已！

「說！」這一次該小老頭兒神氣了：「你們是那裏來的？要是胆敢有半句謊話，老子馬上生劈了你！」

胖喇嘛只痛得臉上成了豬肝顏色，肥胖的下巴，就像是個豬尿泡那樣的連連打顫。

「我說……我說……請先放手，才好說話！」

小老頭怒聲道：「不行，老子就要你現在說，他娘的，你倒是說不說呀！」

一面說時，五指又加了一成力。

胖喇嘛「啊！」的痛呼了一聲，胸前立刻湧出了一片血漬，小老頭如若再加上一成勁道，保管五根手指頭一齊都插進對方肺裏。

就算是鐵打的漢子，料他也挺受不住了。

「我說——我說——」胖喇嘛斜歪着身子，一時連口涎都淌了出來：「布達拉宮……我們是布達拉宮來……的……我已經說了……你放了我吧！」

「哼，沒這麼好的事！」

聽見了「布達拉宮」，小老頭和那個年輕漢人情不自禁的對看了一眼！

「我們與布達拉宮的人無怨無仇，幹什麼要來找我們痲煩？」年輕漢人在一旁插口道：「是扎克汗巴叫你們來的，是不是？」

「這……」

胖喇嘛臉上變成了豬肝顏色，吱牙咧嘴的道：「是……他老人家要我們留意……留意不認識的漢人，說是……這些！」

忽然一綫銀光發自一旁瘦喇嘛手上，狀若蛛絲，正中胖喇嘛前心，後者身子一陣急顫之後，登時咬牙瞪目而亡！

瘦喇嘛自然知道現場這兩個漢人的厲害，原來他二人負有密令，乃係王叔扎克汗巴身邊十二親信之二，扎克汗巴對手下極爲嚴厲，胖喇嘛果眞吐出了所負使命，二人即使平安返回，也是死命一條，是以這才在情急之下，施展出扎克汗巴所秘製的最毒惡的暗器「穿心毒綫」，出手之間即將胖喇嘛斃於手下！

所謂的「穿心毒綫」，實在是一門別出心裁的特毒暗器，稱得上前所未聞——暗器本身是一道極細的柔鋼軟鍊，長可盈

丈，施用之時只須向外一抖，隨心而發，並可自由收回，纏繞於中指下端，體積極小，細若游絲，設非是白晝强光之下，或可爲人發覺，若是黑夜之間，便是目光再好亦難發覺，又以毒綫尖端，設有一枚小小毒針，針內設有毒囊，內盛劇毒，一經中人，在極爲短暫的彈指之間，便可令對方心臟痲痹而亡。

瘦喇嘛對同伴一經施展出這類穿心毒綫之後，身軀絕不敢絲毫逗留，驀地拔身直起，直向着一扇半敞的窗戶撲了過去！

他雖然身法奇快，但却仍有比他更快的！

瘦喇嘛身子方自騰起一半，只聽見頭頂上噗嚕嚕一陣衣衫盪風之聲，一條人影居然後來居上搶先他一步落在長窗之上。

恍惚裏，瘦喇嘛看見正是那年輕漢人，對方武功之高，簡直令他匪夷所思。

一驚之下，瘦喇嘛大吼一聲，右手向外一探，再次發出「穿心毒綫」暗器。

這暗器，當初扎克汗巴贈與之時，曾囑咐非萬不得已時不可輕易施展，因普天之下，擅長此暗器者僅此一門而已，而此刻瘦喇嘛却已是第二次出手！

一絲銀光，發自瘦喇嘛手上，直向對方那個長身年輕漢人心上穿去。

原來這個身材高大的年輕漢人正是海無顏，與他隨行的那個小老頭却是前此在肇慶「不樂行館」遇難，多承海無顏仗義打救脫險的「鐵馬銅猴」任三陽！二人此番入藏，旨在尋覓邵一子所交囑的那一批寶藏，不意方一入境，即與實力强勁的扎克汗巴手下所遭遇。

胖瘦二喇嘛武功原是不弱，無如這一次遇見的對頭太過厲害，活該遭難，也算是命該如此！

瘦喇嘛「穿心毒綫」一經出手，只覺得一股絕大的勁力傳自對方身上，勁道極大，兩相迎撞之下，瘦喇嘛簡直把持不住，一個倒栽由空中直跌了下來。

値此同時，海無顏的一隻手已飛快遞出，只一下已拈住了毒綫綫身，一收一彈，琤然一聲，已深入對方體內，是以瘦喇嘛身軀「噗通」落地之後，便再也爬不起來了。

這番情景直把一旁觀看的那個老喇嘛嚇得魂飛魄散，就在海無顏飄身落地的一刹，雙腿一屈，噗通一聲跪倒下來。

「兩位大老爺……饒命！」

海無顏一笑道：「老喇嘛，你把我們看成什麼人了，快請起來吧，剛才的情形你也看見了，是他們先下手的，這兩個人都死了，還得痲煩你一下，把他們都給料理了！」

「是是……」

老喇嘛一面說，兩片手巴骨只是克克直打兢！

「鐵馬銅猴」任三陽這時緩緩走過去，他早已對瘦喇嘛所發出的「穿心毒綫」感到興趣，這時便自瘦喇嘛手指上解了下來！

「這玩藝兒好厲害呀……鵝老人家謝謝啦！」

一面說，也學瘦喇嘛的樣，將那根細若游絲的毒綫，纏到手指上，喜得咧嘴直笑。

老喇嘛這時把兩具屍體拉在一邊。

只是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兩具屍體的臉都已變了顏色，黃中帶黑，瞪目咬牙，狀極猙獰。

老喇嘛打量着兩具屍體，神色間一片慌張。

海無顏料必他有所見，當下安慰他道：「你不用害怕，人是我們殺的，與你沒有關係，看你這個神態，好像你認識他們兩個似的。」

「是……」老喇嘛木訥的點着頭道：「認識，認識……二位大爺……你們可是闖了大禍了……」

任三陽道：「闖了大禍？闖了什麼大禍？」

老喇嘛結結巴巴的道：「這兩個喇嘛不是普通的喇嘛……二位大爺你們不知道呀……他們是黃衣隊的呀……老夫，這可不得了啦！」

一面說這個老喇嘛只管注視着地上的屍身，急得團團打轉，一副手足無措的模樣。

海無顏見狀微微一笑，他本來急於離開，見狀反倒沉下了氣來，當下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我不是說過了嗎，人是我們殺的，與你無關……」海無顏慢慢的道：「你剛才說什麼黃衣隊！」

老喇嘛想不到對方闖了如此大禍，居然還這麼沉得住氣，一時大爲驚訝，一對發黃的眼珠子，只管頻頻在二人身上打着轉兒——

「老天爺……你們連黃……衣隊，都不知道？」

任三陽一笑道：「可不是嗎！不但黃衣隊，連黑衣隊，紅衣隊……我們都不知道！」

「黑衣隊？紅衣隊……？」老喇嘛一本正經的樣子，像是傻了臉。

海無顏一笑道：「他是胡亂說的，你用不着緊張，只告訴我黃衣隊是些什麼人吧！」

「是……」老喇嘛嘆息了一聲，神色沮喪的道：「是布達拉宮的人呀……是扎克汗巴老祖宗的人呀……你們殺了他的人，要想活着走出西藏……那可是太難了呀……太難了……」

他可眞是嚇得不輕，一面說竟然情不自禁的咧着嘴哭了起來，哈拉子都淌了下來！

「你們想想看……人死在我這裏……我也活不了呀！扎克汗巴這個殺人大王要是知道了！我可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

越說越傷心，這個老喇嘛竟然咧嘴大哭了起來！

任三陽忽然大喝一聲：「不許哭！」

這聲喝叱聲震屋瓦，倒是眞管用，老喇嘛頓時就停住了哭聲，嚇得往後一蹌，瞪着對方！

任三陽叱道：「他娘地，一再告訴你，人是鵝們殺的不關你的事，你他娘的哭個鳥呀，這裏就鵝們三個人，你不說出來又誰知道？再哭老子先宰了你這個老畜牲，也用不着等他娘的什麼扎克汗巴了！」

他這一口鄉音，老喇嘛聽得似懂非懂

，無論如何都是被嚇得不敢吭聲了。

任三陽原是嚇唬他的，想不到這一來還是眞有用，對方果然被嚇得不敢吭聲，當下也就乾脆唬人唬到底——

「現在你給鵝坐下來，好好的聽說，要是再大哭大鬧，哼哼……可休怪鵝老人家對你不客氣！」

老喇嘛雖不能全懂他說些什麼，但察言觀色却也差不多明白了一個大概，只管眼巴巴的向對方瞪着！

任三陽手指了一下旁邊的櫈子，老喇嘛就規規矩矩的過去坐了下來！

倒是一旁的海無顏有些不忍的安撫他道：「你先靜一下，這件事與你沒有關係的！」

任三陽道：「既然是布達拉宮扎克汗巴那個老混蛋的人，平常不知道幹了多少傷天害理的壞事，早就該死了，你剛才說什麼黃衣隊來着？」

老喇嘛愣了一下，才算明白對方的意思——

他長嘆了一聲道：「我好心的告訴你們，你們竟然不聽，黃衣隊的喇嘛在我們西藏比神仙還厲害，誰敢惹？……他們搶刦、殺人、放火……什麼壞事都幹，誰要是惹了他們，那可就不得了啦——」

海無顏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老喇嘛想了想道：「人多啦——總有七八十個……這兩個人就是黃衣隊的，他們兩個一個叫章呼加、一個叫班赤，我們這一帶幾百里的喇嘛廟都歸他們兩個管，每年四季，都得按規定交出稅銀子，少一個都不行！」

海無顏點點頭道：「這麼說起來，這個扎克汗巴果然是可惡極了，你們這些人難道就甘心受他們剝削不成？」

「大爺呀……」老喇嘛提起來像是有一肚子苦水：「我們那敢呀，不要說我們幾個小廟了，就是整個西藏，連蒙古都算上，誰不知道這位老祖宗活佛爺的厲害呀，他要是殺起人來，眞連眼睛都不眨一下，這裏的老百姓可眞是可憐極了……」

提起了這些寃情，老喇嘛的胆子似乎大了不少！

只見他屈着手指頭算道：「二位大爺聽聽這算是那門子的王法？……我們喇嘛廟要繳廟稅，開小店的要繳店稅、騾子馬駱駝畜牲每一樣都跑不了，種地的有地稅，就是人死了也要繳埋葬錢，更不要說別的了！」

任三陽嘿嘿一笑道：「你們這麼多人可以聯合起來抵抗呀，爲什麼不反抗？」

「大爺你這是說笑話了……」

老喇嘛搖搖頭嘆了一聲道：「你知不道這位活佛老祖宗到底有多厲害……去年我可見識過一會，說他是神仙托胎轉世吧，還眞有點像……」

任三陽擠了一下他那雙猴眼：「你是說他身上有功夫？」

「咳……可厲害了！」老喇嘛道：「豈止是功夫？大家都說他是神仙轉世的！，本事可大了，那一天在廟會裏，大家都親眼看見了，他一個人親手打死了三條牛，三條大犀牛，這可不是瞎吹的喲——」

任三陽聽到這裏神色微微一變，看了海無顏一眼，再轉向老喇嘛道：「你把他殺牛的事說出來聽聽！」

老喇嘛面色猶帶驚悸的道：「老天爺，那可是我親眼看見的，三條大犀牛，被他一手一個，都給殺死了。」

任三陽似乎特別注意聽，插口道：「他是用刀殺的吧？」

老喇嘛搖頭道：「那裏是刀呀，用手，每個牛肚子上一巴掌，這麼又大又壯的牛，竟然活生生的倒了下來，鼻子眼睛裏到處往外冒血！」

任三陽臉上立刻現出了無比驚異之容，轉向海無顏道：「兄弟！這可能麼？」

海無顏哈哈的道：「這是『五行掌力』，想不到這個扎克汗巴如此厲害，倒是出人意料！怪不得他敢在這裏如此作威作福了！」

說了這幾句，海無顏遂即站起來，向任三陽道：「我們也該走了！」一面說，遂即取出了一錠銀子，雙手交向老喇嘛手上道：「這點錢，算是酬謝你爲死的兩位多辛苦了！」

老喇嘛這一次沒有再客氣，着實的收了下來！

二人別了老喇嘛，走出廟外，一陣寒風襲過來，任三陽打了個哆嗦道：「啊唷……好冷……」這才想到敢情肚子早就餓了！

前面不遠就有一個飲食攤子，這裏叫「食園子」。

高高的羊皮篷子搭出去老遠，四面也是同樣的羊皮圍着，園子外面拴着一串串牲口、馬、駱駝、騾子、驢子什麼都有！

海任二人拉着牲口一逕來到食園子面前，一個又黑又瘦的少年，由二人手上接過了牲口拴上，爲他們撩開了簾子，二人這才進來！

篷裏篷外感覺起來可是差多了，外面是冬天，裏面簡直是夏天！

紅紅的火焰，由當中一個大爐子傳出來。

火上烤的有全羊半牛，鐵板上置着此地人主要糧食「饃饃」，皮桶子裏盛的是羊奶、駱駝奶——喝駱駝奶、吃饃饃、獸肉，就是本地一等一的享受了。

眼前這個地方，地當要衝，各方商旅雲集。

雖是藏人佔絕大多數，但間或亦有蒙族客人來往，是以飲食較趨於大衆化。

海無顏與任三陽大概是這裏面衆多吃客當中，僅有的兩個漢人了。

時近黃昏，正是晚餐時間，各方商旅雲集，食棚子裏亂哄哄的——

一羣西藏人正在爐邊上喝茶吃肉，另一邊幾個蒙古人正在爐邊烤肉，棚子裏通風設備不良，弄得到處烏烟瘴氣，像是洒下一天大霧似的！

海無顏與任三陽因爲穿着本地人裝束，倒也不會引起別人注意。

兩個人進來之後，找到了篷邊一角蹲下來！

這裏實在很簡陋，連最起碼的座位都沒有。

大多數的客人全都蹲着吃，雖有一圈矮木坐櫈，却是高不及膝，早已被人佔滿了。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嚴慕光跟隨陰素梅同至她的居處——祁連山冰魂谷，此時正值歲暮，滿山白雪皚皚，寒梅點點，一片殘冬旖旎風光。晃眼間，嚴慕光在冰魂谷內業已作客七日。此七日中，陰素梅對他所表現的無限體貼，而絕無絲毫邪淫蕩檢之狀。嚴慕光本想稍作盤桓，便即離去，誰知竟在不知不覺中被陰素梅的無形情絲所纏，因而流連忘返。是夕，嚴慕光在梅林中對月獨飲，仰首穹蒼，驀見蟾華既滿，暗忖來時新月如鈎，屈指一算，已是一週。於是立定主意，準備向陰素梅告辭，豈知就在此時，伊人却翩然而至，嚴慕光見了她，竟吶吶說不出口……

簫郎何處去　苦煞儂找尋

海角天涯

陰素梅秀眉微揚，嬌聲問道：「嚴兄想做甚麼？」

嚴慕光強抑情懷，儘量使語音柔和地，緩緩說道：「我來此叨擾，瞬已七日，想——。」

他尚覺不便出口之際，陰素梅已「哦」了一聲，妙目凝光，看着嚴慕光幽幽地問道：「嚴兄是想走麼？」

這六個字兒，在平淡淡之內，蘊含了無限幽懷，聽得嚴慕光也自黯然傷神，苦笑無語！

陰素梅見狀，悽然一笑說道：「天下原無永遠不散之筵席，嚴兄既然想走，陰素梅也不便強留，但可否明日再行？我們今宵共作長夜之飲！」

嚴慕光見陰素梅說話時那種分明目中業已淚光亂轉，却拚命加以控制，不使流下淚來的悽惋神情，委實不忍輕言別離，但轉念一想，再苦糾纏下去，必將兩誤，遂只好強把悽迷情緒，化作鐵石心腸地，點頭笑道：「陰姑娘說得好，我們這一番遇合，即將別離，理應坐對星辰，遣此長夜！」

陰素梅端着一杯「冷玉香露」，望着中天皓月，幽幽一嘆，低聲吟道：「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嚴慕光知她心中難過，但又無詞可慰，遂隨口含笑問道：「陰姑娘喜歡玉谿生李商隱的詩麼？」

陰素梅嘆道：「怎麼不喜歡呢？李商隱最善言情，體貼入微，你看他以『碧海青天夜夜心』七個字兒，便說盡了月殿仙人的芳懷幽緒！」

說到此處，語音微頓，伸手指着天際星河兩側的「牛郎」「織女」雙星，向嚴慕光苦笑說道：「嚴兄你看織女牛郎，隔河相對，金風玉露，才一相逢，為甚麼天上人間都是一樣的別離多，歡會少呢？」

嚴慕光聞言，自然明白陰素梅是在藉詞寄意，把她和自己，比做了織女牛郎，心中也覺一陣淒涼，想了一想，勉強笑道

：「陰姑娘，古人說得好：『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只要眞正能兩情相洽，兩意交投，會少離多，亦無大礙呢！」

陰素梅聽他這樣說法，妙目之中，淚光盈盈地，含笑說道：「嚴兄，我們明晨分別以後，能不能也效法牛郎織女一般，在每年的金風玉露之時，定期相會？」

嚴慕光因對方語意之中，情分越來越深，心頭上感覺一種說不出來究係惶恐悚懼？抑或纏綿悱惻的滋味？連連點頭，低聲說道：「當然可以，我們既欲效法牛郎織女，經年一會，就定七夕為期便了！」

陰素梅悽然一笑，含淚吟道：「淚濕羅巾盼望秋，秋來織女會牽牛——。」

嚴慕光也感觸無窮地，接口吟道：「何妨了却恩仇事，散髮江湖獨棹舟！」

陰素梅苦笑說道：「嚴兄，你這『散髮江湖獨棹舟』之句，雖然曠達，未免悽涼，可否改成『結伴江湖共棹舟』呢？」

嚴慕光悽笑不語，舉杯相屬，與陰素梅乾了一杯「冷玉香露」！

陰素梅放下空杯，緩緩說道：「嚴兄，唐代大詩人，我除了李商隱外，還喜歡白居易，你看他把唐玄宗思念楊太眞的心情，描寫得多麼深刻？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說到此處，語音哽咽，業已忍不住地，把滿眶情淚，一齊流落，弄得胸前衣衫，一片狼藉！

嚴慕光頗想向她安慰安慰，但又不知應該說些甚麼話兒，只得獨自唏噓欲絕地，接連飲盡了好幾杯「冷玉香露」！

陰素梅帶着滿面淚痕，手指天上星河，又向嚴慕光幽幽說道：「嚴兄，我這『祁連山冰魂谷』內，雖沒有遲遲鐘鼓，但却有耿耿星河，但等天光一曙，我們便將黯然分袂，要期待金風玉露的七夕之時，才能重會的了！」

這些話兒之中，所含的情意是多麼悽惋？那裏像是出於陰素梅這等身懷絕技，叱咤風雲的紅粉魔頭口中？簡直像是一位弱質堪憐的春閨少女，在向心上檀郎低訴誓語！

嚴慕光天生情種，那裏禁得起如此纏綿？何況獨飲已久？方才又連盡幾杯，也復微有酒意，自然眞情激動，一雙英雄俊目之內，射出憐惘與愛慕的交雜光輝，凝視着身邊這位宛如梨花帶雨般的哀怨佳人，竟欲打消去意！

陰素梅又復幽幽一嘆，搖頭垂淚說道：「嚴兄，這天光能不能不會曙呢？因為天光一曙，你就要走，我便成了獨處寒山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鎭日鎭夜慣啃嚙相思，苦盼金風玉露的可憐人了！」

嚴慕光無法再復矯情，伸手握住了陰素梅柔荑玉腕，低聲說道：「梅妹不要悲傷，我不走了！」

陰素梅驚叫一聲，撲入嚴慕光懷中，喜出望外地，含淚仰頭叫道：「嚴兄，你叫我梅妹，我怎樣稱呼你呢？光哥哥，不好聽，慕哥哥？不順口！嚴哥哥似乎又嫌生分？」

嚴慕光撫弄着陰素梅的如雲秀髮，含笑道：「梅妹，你隨便叫我甚麼都好！」

陰素梅霎着兩隻睫毛上猶掛淚珠的大眼，微笑說道：「我想起來，你的外號是『玉笛金弓神劍手』，我叫你『玉哥哥』，不是很順口很好聽麼？」

嚴慕光聽得不禁啞然失笑！

陰素梅又復含笑問道：「玉哥哥，你為甚麼又不走了呢？」

嚴慕光攬住陰素梅的纖腰，使她偎在自己懷中，柔聲道：「我捨不得走了！」

陰素梅妙目之中，又復微覺潤濕，柔順得好像一隻小貓般地，蜷伏在嚴慕光胸前，低聲問道：「玉哥哥，你為什麼捨不得走？是捨不得離開我麼？」

嚴慕光手中把陰素梅抱得緊了一點，代替了口中答覆！

陰素梅一面慰然微笑，一面却淚珠潸然地，輕輕嘆息一聲說道：「玉哥哥，你不走最好，你想想，要叫我鎭日痴痴地，想念你三百六十四天，才能在七夕之夜彼此相逢，豈不把我頭髮都要想白了麼？」

人非太上，孰可忘情？軟玉溫香，誰能遣此？

嚴慕光目對傾城之色，耳聽宛轉之聲，陰素梅的語意之中，更是充滿了纏綿悱惻的無限柔情，教他怎不銷魂？怎不蝕骨？怎不迷情？怎不亂意？

意亂，情迷，魂銷，骨蝕之下，自然理性漸失，人慾橫流！

嚴慕光不是神，是人！

——是男人，是一個多情瀟洒的漂亮男人！

如今，他在自然而然無法控制之下的所作所為，只是一種多情瀟洒，而漂亮的男人，所對他知心情侶的應有動作！

起初僅是蜜愛輕憐，卿卿我我地，互相撫慰！

漸漸——。

驀然間，陰素梅掙脫了嚴慕光的懷抱，雙頰緋紅，一雙妙目之中，淚光閃動地，幽幽說道：「玉哥哥，你——你——你還是走吧，最——最好立刻就走！」

嚴慕光大惑不解地，期期問道：「梅妹，你——你——不是不願意我走麼？怎地——。」

語猶未畢，陰素梅「嚶嚀」一聲，眼淚如斷綫珍珠般，簌簌而落，又撲入嚴慕光懷中，嗚咽說道：「玉哥哥，你走了，我會想你，你不走，我又怕你——。」

嚴慕光體會出「怕」字含意，方自一陣心蕩，陰素梅忽又以右手食指，點着他的額頭，銀牙緊咬下唇地，恨聲說道：「玉哥哥，你呀，你——眞害死我了！」

嚴慕光心靈僅有的一點理性，也被陰素梅這種欲擒故縱，既縱又擒的風流解數，摧得蕩然無存，冠玉雙頰，變成一片緋紅，伸手拉住這位名震乾坤的「幽靈鬼女」，雙雙跌倒在梅林以內！

英雄難過美人關！

梅林之內添春色！

巫山夢醒，雨露新勻，陰素梅蜷伏在嚴慕光的懷中，啜泣說道：「玉哥哥，我已把多年清白，對你貢獻，你應該對我負責！」

嚴慕光理智漸復，通身冷汗，但對於陰素梅這種問話，却感覺義不容辭地，點頭應聲答道：「梅妹放心，嚴慕光不是朝

秦暮楚的薄情人，從今之後，我們便長相廝守！」

陰素梅破涕爲笑地，嫣然說道：「玉哥哥，你當眞願意和我長相廝守麼？」

嚴慕光笑道：「梅妹，我們已是夫妻，你難道還信我不過？」

陰素梅含笑問道：「玉哥哥，你不想你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了麼？」

嚴慕光長嘆一聲答道：「使君已有婦，羅敷亦有夫，我還想她則甚？」

陰素梅忽然雙眉一揚，嬌笑說道：「玉哥哥，我這個女人的心胸，與旁人不同，只要令狐楚楚甘心作妾，你——。」

嚴慕光不等陰素梅話完，便接口說道：「梅妹不要這樣說法，我不僅不容易再與令狐楚楚相見，即使再若相逢，也定然把她視爲陌路之人便了！」

陰素梅嫣然一笑，不再說話，把嬌軀偎入嚴慕光的懷中，兩人又是一陣輕憐蜜愛！

從此以後，「祁連山冰魂谷」內，自然春色無邊，嚴慕光也就沉醉在陰素梅的似水柔情之中，樂不思蜀！

× × ×

過了一個月左右，「鳩盤宮主」赫連英突然來訪！

她見嚴慕光竟在此間，不禁驚訝欲絕地，「咦」了一聲，發話問道：「嚴大俠，你怎會在此？可知『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大鬧華山之事麼？」

陰素梅嬌笑說道：「赫連六姊，你不應該叫他嚴大俠了！」

赫連英看了嚴慕光幾眼，揚眉笑道：「我不叫他嚴大俠，叫他甚麼？看情形你們兩人，感情雖好，總還未到我能叫他妹夫的程度吧？」

嚴慕光聞言，不禁微覺赧然地，垂下頭去！

赫連英的目光，何等銳利？見狀之下，訝然笑道：「不對 不對，難道……難道你們——。」

陰素梅大大方方地，微笑說道：「赫連六姊，你便早一個月來，也可以叫他妹夫的了！」

赫連英簡直不敢相信地，目注陰素梅，搖頭說道：「八妹，你眞有辦法，他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的心上人呢！」

嚴慕光「哼」了一聲，搖頭說道：「令狐楚楚的心上人，不是我嚴慕光，而是諸葛朗呢！」

赫連英「哦」了一聲，欲語未語！

陰素梅笑道：「赫連六姊，你要說甚麼話兒？」

赫連英向嚴慕光笑道：「嚴妹夫，你要不要知道令狐楚楚率領謝小紅，大鬧『華山』，把『西嶽派』的重地『三聖宮』，攪得天翻地覆的一段熱鬧經過？」

嚴慕光冷然一笑，搖頭說道：「我不要聽，令狐楚楚如今與我已是陌路之人，彼此不必有何關繫了。」

他這種態度，自使陰素梅看得心中大慰！

赫連英一笑回頭，對陰素梅微施眼色說道：「八妹，我有幾句體己話兒，要對你說！」

嚴慕光聞言，極爲識相地，站起身形，含笑說道：「你們且在此談話，我要到梅林之中，略爲瞭覽！」

赫連英見他走出洞府，向陰素梅低聲問道：「八妹，嚴慕光是條鐵錚錚的漢子，你用什麼手段，才使他甘心願作裙下之臣的呢？」

陰素梅失笑說道：「我什麼手段都不曾施展，只是機緣湊巧，就糊裏糊塗地，嫁給了他！」

話完，遂把與嚴慕光定情的經過，約略說了一遍，並嫣然笑道：「他大概在令狐楚楚方面，失意太過，精神無所寄托，才——。」

赫連英神色一變，向陰素梅問道：「八妹，你知道嚴慕光在令狐楚楚方面，怎麼失意？」

陰素梅笑道：「怎麼不失意？他以爲令狐楚楚是誠心誠意愛他，誰知令狐楚楚却嫁給諸葛朗了！」

赫連英冷笑一聲道：「八妹，此事不太簡單，其中大有文章，你若是只拿嚴慕光消遣便罷，倘係眞個愛他，却要特別小心，防範他在情緒上，會有任何突變！」

陰素梅聽出赫連英話中有話，不禁秀眉雙挑，訝然問道：「赫連六姊，你不要繞着圈子說話，其中有甚麼文章？他在情緒上，又會有甚麼突變呢？」

赫連英笑道：「這雖然只是一樁傳說，但據我判斷起來，可能就是事實？」

陰素梅秀眉雙蹙，跳脚叫道：「六姊，你怎麼這樣逗我？到底是甚麼事兒？」

赫連英身形微閃，飄出洞外，目光四掃！

陰素梅知道她是察看洞外有無人在竊聽，不禁苦笑幾聲說道：「赫連六姊，你爲甚麼這樣故作神秘？」

赫連英轉身進洞，含笑說道：「八妹，我不是故作神秘，委實因爲這樁傳聞，決不能讓嚴慕光聽見！」

陰素梅見她如此愼重，知道事兒必非尋常，遂耐着情性，含笑說道：「如今洞外無人了，六姊總該替我打破這悶葫蘆了吧？」

赫連英點頭一笑，壓低嗓音說道：「據說諸葛朗就是令狐楚楚化身，兩人似二實一！」

陰素梅吃了一驚問道：「這種傳說，有可能麼？」

赫連英點頭說道：「我根據兩點判斷，認爲極有可能！」

陰素梅問道：「那兩點判斷？」

赫連英笑道：「第一點是自從我們與嚴慕光接觸以來，令狐楚楚與諸葛朗，從未同時出現！」

陰素梅想了一想說道：「六姊是否記得？熊七哥曾說，他初會嚴慕光，諸葛朗時，令狐楚楚曾經出現過呢！」

赫連英一笑道：「這是對方的『身外化身』之計，事後已被我們看破，那位蒙面紅衣的令狐楚楚，只是由謝小紅冒充而已！」

陰素梅又復問道：「第二點呢？」

赫連英搖頭嘆道：「我與上官大姊，初次現身，攔截嚴慕光之際，諸葛朗以一柄短劍，硬接上官大姊『王母杖』的兩記全力重擊！」

陰素梅駭然說道：「上官大姊揮杖怒擊之力，總在千斤之上，諸葛朗竟用一柄短劍，硬加接架，委實難能可貴！」

赫連英苦笑說道：「豈但硬加接架，每一劍並還把上官大姊的『王母杖』，震退尺許遠呢，八妹想想，一位不見經傳，在江湖中毫無聲名之人，怎會有這樣高功夫？」

陰素梅一蹙雙眉說道：「這一點確有可疑！」

赫連英繼續說道：「玉門關外，黃沙對陣，諸葛朗又施展佛門神功『三昧雨』，把我珍如性命的『五毒散花蜂』，一齊燒死！」

陰素梅沉思有頃，點頭說道：「赫連六姊所疑有理，除了『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以外，當世中的確極少具有如此功力之人！」

說到此處，忽又滿面疑思地，向赫連英問道：「六姊，就算令狐楚楚與諸葛朗，實爲一人，但她爲何要揑造那種已婚謠言刺激嚴慕光呢？」

赫連英笑道：「兒女情緣，就是這等複雜微妙，局外人誰也無法猜透！但這種傳說，千萬不能讓嚴慕光知道，否則他不但在情緒上，會起變化，甚至悄悄溜走，去找『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想問個水落石出，也說不定呢！」

陰素梅深以爲然，點頭說道：「六姊委實深謀遠慮，我謝謝你了！你這次前來『祁連山冰魂谷』是僅在探望小妹？還是別有用意？」

赫連英笑道：「我是來請你提前出手，與令狐楚楚決一勝負，好殺殺她的威風銳氣！」

陰素梅苦笑說道：「令狐楚楚把『西嶽派』鬧得怎麼樣？」

赫連英嘆道：「六指仙猿米元通，橫屍血泊！『三眼靈官』沙九公斷了一臂，『跛足天君』邢百非受了內傷，連『矮閻羅』晏衍，也爲令狐楚楚點中一指，華山聖宮更幾乎被她扳掉了一大半呢！」

陰素梅失驚問道：「這樣說來『西嶽三怪』豈不全都敗在令狐楚楚手下了？」

赫連英蹙眉答道：「誰說不是？令狐楚楚方面，所付代價甚微，祇不過是謝小紅挨了『矮閻羅』晏衍的一記『陰風掌』而已！」

陰素梅「哦」了一聲說道：「晏衍所練『陰風掌』威力甚强，謝小紅既被打中，定也難逃一死！」

赫連英說道：「若照常情而論，確實如此，但令狐楚楚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無論武技心機，均極超妙，也許她有甚特殊手段，救活謝小紅，也說不定！」

陰素梅聽赫連英一再盛讚令狐楚楚，不禁有些妒火中燒起來，冷笑連聲，軒眉說道：「我就不信她有甚麼驚神泣鬼機謀，及通天徹地手段！」

赫連英苦笑說道：「八妹，我決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令狐楚楚此人確實不凡，你錯過一次絕世機緣，委實可惜！」

陰素梅愕然問道：「我錯過了甚麼絕世機緣？」

赫連英笑道：「哈拉湖畔森林一會之中，不應讓那令狐楚楚輕易走脫！」

陰素梅「哦」了一聲，笑道：「我不是與她改訂五月端陽『峨嵋金頂』之約了麼？」

赫連英看了陰素梅一眼，含笑說道：「當初哈拉湖森林之內，令狐楚楚人孤勢蹙，而且身又帶病，宛如虎落平陽，除她甚易！比於五月端陽『峨嵋金頂』一會，則——。」

陰素梅不等赫連英話完，便即接口傲然說道：「六姊放心，陰素梅生平不打平陽之虎，專鬥萬山之王，『峨嵋金頂』一會，我若不能生擒『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則『幽靈鬼女』四字，便永遠在武林除名！」

赫連英見陰素梅竟動眞怒，遂趕緊岔開話題，向她含笑說道：「八妹不要生氣了，你六姊遠來探親，怎不招待我幾杯『冷玉香露』？」

陰素梅也失笑說道：「六姊既然嘴饞，我們便把酒兒，帶到梅林去飲，可以一面傾杯，一面賞雪！」

赫連英知道陰素梅是要與嚴慕光同飲，遂含笑點頭，兩人帶了酒菜等物，同往梅林行去！

但到了梅林之內，却未見嚴慕光的踪跡！

赫連英向陰素梅調侃說道：「八妹，你那位心上人兒呢？難道眞被我料中，業已偸聽我所說秘訊，情緒上突起變化，離開『冰魂谷』了！」

陰素梅方自搖頭一笑，忽然目光凝注雪地，臉上神色突變！

赫連英循着陰素梅的目光看去，見一株老梅之下，留着兩雙男人脚印！

這種情形，顯示出「祁連山冰魂谷」中，來了不速之客！

於是，發生了兩項問題！

一項問題是這一雙男人脚印，是誰所有？

另一項問題則是嚴慕光如今何在？是否已隨這不速之客雙雙離去？

陰素梅神色凝重地，向赫連英說道：「我這祁連山冰魂谷，從無不速之客，這雙脚印，是誰所留？委實令人費解！」

赫連英雙眉微蹙說道：「八妹，我們且慢研究這雙脚印，是誰所留？還是先找嚴慕光的踪跡爲要！」

陰素梅苦笑說道：「照他與我相處的情意看來，我不相信嚴慕光會對我驟然負心，隨着這不速之客而去！」

話完，立即施展「傳音及遠」的內家神功，向四外提氣叫道：「玉哥哥——玉哥哥——。」

遠峯近壑，回音嬝嬝，但嚴慕光却毫無應聲，顯然業已離開這「祁連山冰魂谷」內！

陰素梅剛對赫連英說了大話，結果却屬如此，自然難以爲情，心內一酸，撲簌簌地，垂落了兩行珠淚！

赫連英與陰素梅結盟以來，還是第一次見她落淚，要想安慰幾句，却又不知道如何發話才好！

陰素梅含淚幽幽說道：「赫連六姊，請你帮我推敲推敲，是誰把嚴慕光引誘走了？他連那張金弓，還留在洞內呢！」

赫連英思忖半天，皺眉說道：「這個人兒，不太難猜，但與那雙脚印，却又不合！」

陰素梅揚眉問道：「赫連六姊，你是否懷疑來人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赫連英點頭說道：「嚴冬大雪，四外冰封，若無絕頂輕功之人，根本到不了你這『冰魂谷』內！何況除了令狐楚楚，對嚴慕光解釋誤會，細訴衷腸以外，他也不會忍心撇下你這等知情着意的絕代嬌娃，不辭而別！」

陰素梅銀牙緊咬，恨聲說道：「六姊分析得極有道理，準是她了！」

赫連英搖手說道：「八妹暫莫武斷，其中還有矛盾！」

陰素梅問道：「有甚矛盾？」

赫連英指着雪中的脚印說道：「倘是令狐楚楚，則雪中脚印，應屬女性！」

陰素梅搖頭嘆道：「赫連六姊，你怎麼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令狐楚楚既能假扮諸葛朗，則她男裝而來，有何足怪？」

赫連英嘆息一聲，恨恨說道：「這就叫人『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八妹在哈拉湖畔森林以內，不忍對重病中的令狐楚楚下手，她却跑來把你心上人兒，搶得走了！」

陰素梅妙目之中，淚光盈盈地，發出一陣冷笑說道：「也好！也好！」

赫連英不解其意問道：「八妹此語何意？」

陰素梅冷笑說道：「我與嚴慕光成了夫妻以後，雄心漸淡，本不欲再在武林爭勝，祇想和他終老於這『冰魂谷』的萬樹梅花之中！如今這樣一來，逼得『幽靈鬼女』必須鬥鬥『蛇蠍美人』，把五嶽三山，八荒四海，攪它一個血雨腥風，天翻地覆！」

赫連英此來用意，便係受「西嶽三怪」之托，請陰素梅早早出手對付令狐楚楚，但情況既已如此，她便不再正面進言，遂旁敲側擊地，欷歔說道：「八妹平素眼高於頂，好容易才看上嚴慕光，委身下嫁，誰知又復晴空霹靂，起了這場情海風波，也難怪你傷心欲絕——。」

話猶未了，陰素梅便搖手說道：「六姊不要說了，我們走吧！」

赫連英訝然道：「八妹要去那裏？」

陰素梅雙目之中，厲芒電射地，揚眉說道：「去找令狐楚楚，我不辭海角天涯，千山萬水，也要尋她一鬥，六姊肯陪我麼？」

赫連英笑道：「當然陪你，但八妹何必性急？你不是已與令狐楚楚，訂下了五五端陽的『峨嵋金頂』之約？」

陰素梅苦笑說道：「我那裏等得到五五端陽？恨不得當時便與令狐楚楚，決一死戰！」

赫連英心中暗喜，遂陪陰素梅立即離開「祁連山冰魂谷」，到處搜尋令狐楚楚蹤跡！

在她們走後的第二日夜間，「祁連山冰魂谷」中，來了兩條矯捷絕倫的嬝娜人影！

狹路相逢

這兩條人影，一個一身紅衣，一個一身白衣！

紅衣的正是赫連英所說中了「矮閻羅」晏衍陰風掌力，認爲她定然難逃活命的謝小紅！

白衣的則是陰素梅遠出相尋，欲與她一拚生死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謝小紅站在陰素梅所居的洞府丈許以外，朗聲發話說道：「我主人令狐楚楚姑娘，請『幽靈鬼女』陰素梅姑娘，出洞答話！」

洞中自然寂寂無聲！

謝小紅連問三次，見無人答話，身形微閃，便向洞內縱去！

令狐楚楚見狀叫道：「紅兒，你重傷新愈，小心一點，陰素梅是扎手強敵！」

謝小紅應了一聲，進入洞內！

過了片刻，她便持着嚴慕光所用的那張金弓，出洞向令狐楚楚叫道：「姑娘，洞內無人，但這張金弓，不是嚴相公隨身佩帶的成名兵刃麼？」

令狐楚楚一見金弓，勃然變色，也自閃身入洞，仔細搜索！

洞中除了這張金弓，顯然是嚴慕光隨身兵刃，此外，別無其他值得注意之處！

令狐楚楚搜完洞府，又復細搜梅林，終於兩道目光，痴呆呆地，凝注在一株老梅幹上！

謝小紅知道有異，隨着令狐楚楚目光看去，只見老梅幹上，鐫着一首詩兒，寫的是：

「今夕靈犀一點通，素梅畢竟嫁金弓！天長地久情終好，願作鴛鴦老此中！」

末後並有「嚴慕光陰素梅定情於此」字樣！

謝小紅看完，銀牙一咬，功勁微凝，搶前幾步，雙掌往樹身一搭，竟把這株老樹，生生連根震倒，弄得無數落英，飄飛雪地！

令狐楚楚幽幽一嘆說道：「紅兒，這株老梅，樹齡總有數百年左右，老幹橫斜，暗香浮動，是株難得佳種，你遷怒於它則甚？」

謝小紅揚眉怒聲答道：「姑娘，我看不慣，嚴慕光眞眞可恨！我們踏遍天涯，苦苦尋他，他却跑到這『冰魂谷』中，與『幽靈鬼女』陰素梅定情來了！」

令狐楚楚搖頭嘆道：「紅兒，你怎不替他想想？既失意於許靈莎，又失意於令狐楚楚，意興消沉，英雄末路，在這種際遇之下，偏偏遇上個武功絕世，容貌如仙的『幽靈鬼女』陰素梅，對他千般體貼，萬種風情，送抱投懷，噓寒問暖！人非太上，孰能心如鐵石？自然難免就溫柔不住住何鄉了！」

謝小紅噘嘴說道：「姑娘，嚴慕光已經與『幽靈鬼女』陰素梅恩愛到了這般地步，你還要對他如此體諒則甚？」

「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苦笑說道：「未曾責人，先須責己，我若不一時負氣揑造出已嫁諸葛朗的謊言，他又怎會頽唐到這等地步？」

謝小紅蹙眉說道：「聽姑娘話中之意，對于嚴慕光仍不死心——。」

令狐楚楚搖搖頭接口說道：「紅兒，你弄錯了！不是我對嚴慕光仍不死心，而是因爲他與陰素梅這絕世兇邪爲侶，我不

能辭卸責任！」

謝小紅恍然會意地，「哦」了一聲，問道：「倘若陰素梅是位正派俠女？姑娘便——。」

令狐楚楚神情悽絕地，應聲說道：「慢說陰素梅是位正派俠女，只要她能被嚴慕光感化得退出『世外八兇』，改邪歸正，我便可含笑而去，帶着你和青兒，仗劍八荒，遨遊九域，從此不再涉及絲毫兒女情了！」

謝小紅點頭說道：「姑娘的心意，我明白了，你是務必再與嚴慕光陰素梅見上一面，來決定以後措置！」

令狐楚楚慘笑說道：「陰素梅與嚴慕光已成夫妻，我還有甚麼措置需要決定？心中打算，方才不是已對你說過了麼？」

謝小紅道：「姑娘方才是說陰素梅若能棄邪歸正？你便聽憑她與嚴慕光雙宿雙飛，自己含笑懺情，從此不再涉及兒女之事！」

令狐楚楚點頭說道：「你應該知道我生平言出必行，說一不二！」

謝小紅雙眉一挑，又復問道：「倘若陰素梅不肯棄邪歸正，並把嚴慕光也拉得同入邪途呢？」

令狐楚楚銀牙微咬，斷然答道：「我就不顧一切地，鬥殺這『幽靈鬼女』！」

謝小紅又道：「陰素梅如今已成嚴慕光的愛妻，姑娘若的是殺了她，却怎樣對嚴慕光交代？」

令狐楚楚長嘆說道：「我寧可使他傷心，也不能使他與羣邪同流合污，最多在他不肯諒解之時，橫劍自絕，償還陰素梅一命而已！」

謝小紅對令狐楚楚冷笑說道：「姑娘眞好心腸，也眞替他們想得周到！但紅兒認爲可能將來還要發生一件天大問題，會使姑娘感覺左右爲難，無法處置！」

令狐楚楚平素智慧如海，聽完謝小紅話後，便暗自思忖她所指的天大問題，究是甚麼？但「情」之一字，魔力無邊，人困其中，往往能爲智障，令狐楚楚想了半天，居然毫無所得，只好向謝小紅問道：「紅兒你所說的天大問題，究屬何指？」

謝小紅不答令狐楚楚所問，忽然雙睛一紅，潸然淚落地，啜泣起來！

令狐楚楚大惑不解，蹙眉問道：「紅兒，我在問你話兒，又不曾對你有所責怪，你却這樣哭泣則甚？」

謝小紅一雙大眼之內，淚光盈盈地，悲聲道：「姑娘，你平素聰明絕世，智慧如海，如今，爲了一個嚴慕光，竟把你折磨得有些糊塗懵懂起來，怎叫紅兒不傷心呢？」

這幾句話兒，竟包含着責怪令狐楚楚作繭自縛之意，但也深深流露了天眞純摯愛主之情！

倒把令狐楚楚聽了啼笑皆非，怔了片刻，方輕拍謝小紅的香肩，神色緩和地，微笑說道：「紅兒，你認爲我如今業已糊塗懵懂？」

謝小紅這才發覺自己在情感衝動之下，太以失態，不禁窘得玉頰微紅，垂頭肅立，恭恭敬敬地，低聲說道：「紅兒過份失禮，罪該萬死，請姑娘嚴加處罰！」

令狐楚楚撫着她的如雲秀髮，幽幽一嘆說道：「紅兒，我不怪你！你平素心直口快，說的全是實話！我如今確已懵懂糊塗，方才想了半天，竟想不出你所指將來可能發生，會使我感覺左右爲難，無法處置的天大問題，究是甚麼？妳不妨說給我聽聽便了！」

謝小紅睜着兩隻淚光模糊的大眼，緩緩說道：「姑娘，她們已成恩愛夫妻，倘若陰素梅的腹中，竟有了嚴慕光的骨血，你把她怎麼辦呢？」

這幾句話兒，聽得令狐楚楚愕然好久，搖了搖頭，緩緩說道：「這眞是一個天大問題，倘若當眞發生？我委實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呢？」

謝小紅嘆了一口氣，說道：「姑娘，常言道：『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姑娘應該趕緊鎮定心神，才能智珠活潑，有條不紊——。」

令狐楚楚苦笑說道：「我這顆心兒，一時還定不下來。——」

說到此處，忽然目注謝小紅，眼珠微轉說道：「紅兒，我一時難以定心，但你倒好似智珠朗徹，設想入微，說得頭頭是道，這樣好了，你來替我安排安排，我聽聽你的意見！」

謝小紅雙眉微揚，異常高興地，含笑問道：「姑娘，你眞肯聽我的話麼？」

令狐楚楚破涕爲笑道：「只要你講得有理，我就聽你的話！」

謝小紅問道：「姑娘，你以『蛇蠍美人』之號，威震江湖以來，可曾在任何事上？或是在任何人手下，落過下風？」

令狐楚楚星目閃光，揚眉答道：「不曾！」

令狐楚楚看她一眼，默然不語！

令狐楚楚繼續說道：「紅兒說得雖對，但——。」

謝小紅猜透令狐楚楚心中所想，接口笑道：「要想探測嚴慕光是否仍對姑娘有情之舉，並不太難，只要我們找到他時，先行設法使他知道『諸葛朗』與『令狐楚楚』實係一人，然後再在暗中看他反應便了！」

令狐楚楚惘然說道：「對！背後覷測，方見眞情！當面的若干甜言蜜語，海誓山盟，可能都是虛僞舉措？」

謝小紅又復笑道：「這是指陰素梅嫁了嚴慕光後，不再爲惡而言，倘若她竟怙惡不悛？甚至引誘嚴慕光同流合污，則處置方法極爲簡單，只有一個『殺』字！」

令狐楚楚蹙眉說道：「你方才講的那個問題，最傷腦筋，在要殺陰素梅之前，還須先考慮她已否懷孕？」

謝小紅搖手叫道：「不必考慮，縱然她有了孩子，也一樣要殺，姑娘可以替嚴慕光另外再生幾個！」

這兩句話兒，聽得令狐楚楚，滿面嬌紅，苦笑搖頭地，對謝小紅白了一眼！

× × ×

嚴慕光驀然失踪之事，又引起了莫大風波！

陰素梅認爲定是被令狐楚楚刼走，遂與「鳩盤宮主」赫連英，海角天涯地，到處追尋「蛇蠍美人」！

令狐楚楚則認爲嚴慕光定與陰素梅相偕，遂與謝小紅到處追尋「幽靈鬼女」！

天涯之大，海角之廣，倘非特殊巧合，茫無目地，要想尋人，却是談何容易？

何況她們雙方，均還惦記着五五端陽的「峨嵋金頂」之約，故而均不敢尋得太遠，以防趕不及準時赴會！

但陰素梅尋到「中嶽嵩山」，却有所遇！

她自然不是遇上令狐楚楚，而是遇上了聶小青！

聶小青自從「哈拉湖」畔，與主人令狐楚楚分手之後，便東奔中原，追尋嚴慕光的踪跡，欲對他暗加保護！

青紅二婢之中，謝小紅約得令狐楚楚六成眞傳，聶小青則因天資較高，獲得了七成以上，八成不到！

以她這身功力，脚程遠較嚴慕光快速多多，故而才自告奮勇地，願當此任！

但一直入陝西境內，却仍未發現嚴慕光的絲毫去向！

聶小青知道倘若追錯途徑？那便難如原來打算，遂趕緊仔細尋思，研判嚴慕光的可能去處？

她那裏想到嚴慕光業已溫柔不住住何鄉地，在「祁連山冰魂谷」中，與陰素梅成了夫婦！

仔細尋思，再三研判，認爲嚴慕光最可能的去處，應該是在飽嚐情海風波之後，滿懷悵惘地，返「北嶽」參師！

聶小青既作如此判斷，遂立即由陝入晉，撲奔「北嶽恒山」，準備前往「冷竹坪」頭，參謁嚴慕光之師，「北嶽」一派的宗主奇人「冷竹先生」查一溟！

誰知趕到「恒山冷竹坪」，不僅嚴慕光根本未來，連「冷竹先生」查一溟，也不知浪遊何處？

此行成空，聶小青業已心疲力盡！

她只得再作判斷，認爲嚴慕光因受打擊過重，雄心盡冷，壯志全灰，可能爲了解除煩惱起見，會皈依佛門，或是投入三清教下！

這種判斷，如若不錯？則天下名山大川，或任何道觀寺院，均可作爲他的遁世懺情之所！

換句話說，也就是尋找嚴慕光踪跡之望，只可巧遇，無法强求！

事情既到如此地步，聶小青的芳心之內，反倒不再緊張，略覺輕鬆起來，立意隨興漫遊，若能巧遇嚴慕光？自然最好，否則便等到五五端陽，前往「峨眉金頂」向主人令狐楚楚覆命！

主意既定，遂恒山，五台，中條，太行地，到處登臨，終於抵達了「中嶽嵩山」脚下！

當世武林好手，雖然羣推五嶽，但五嶽之中，却最數「中嶽嵩山」一派，冲和恬澹，與世無爭！

「中嶽派」中的代表人物，只有三人，獨臂頭陀，太室樵夫，暨白雲仙子，號稱「嵩山三友」！

聶小青登臨眺覽之下，便遇見了「嵩山三友」之內，身份最高的佛門奇俠獨臂頭陀！

自然她那飄逸不羣的出塵風韻，也使獨臂頭陀，特別注意！

兩人相會之處，是在一座風景絕佳的小峯頭上！

獨臂頭陀先到，僧袍飄拂地，卓立峯頭，四周縱目！

驀然間，他看到一條青衣人影！

這青衣人影，雖是隨意舉步，走向峯頭，但身法矯捷，翩若驚鴻，分明是位具有上乘功力的武林俠女！

獨臂頭陀心中一動，暗忖此女不俗，但不知是何來歷？是有事來嵩山？還是偶遊中嶽？

動念還未多久，聶小青的翩然倩影，便自出現峯頭！

她看見峯頭上先有一位身着灰色僧衣的年老頭陀，神采又極高華，顯非凡俗，遂恭身一禮，含笑說道：「老禪師眞好雅興，這『嵩山』景色，着實不差，『中嶽』尊稱，當之無愧的呢！」

獨臂頭陀見了聶小青後，更驚於對方人品，遂轉過身來，單掌當胸，一打問訊，微笑說道：「姑娘若想欣賞嵩山美景？最好請到『太室天坪』，當可收遊目騁懷之樂！」

聶小青在獨臂頭陀轉身之後，方看見他左邊衣袖郞當，分明只剩獨臂，遂微吃一驚，恭身問道：「老禪師莫非就是『中嶽派』的當代宗主獨臂禪師靈空尊者？」

獨臂頭陀含笑點頭說道：「貧僧法號，雖是『靈空』，但却不敢當『中嶽派當代宗主』稱謂！姑娘秀質天姿，根器極好，靈空請教芳名？彼此嵩山一遇，也算得上是段緣法！」

聶小青因主人令狐楚楚平日素對這些門戶正大的武林宗師，極爲尊敬！遂趨前再復肅容檢衽向獨臂頭陀，深施一禮，含笑說道：「晚輩聶小青，參見老禪師，並代家主人恭叩老禪師佛駕金安！」

獨臂頭陀等「嵩山三友」極少在江湖走動，故而不知聶小青之名，聞言之下，含笑問道：「聶姑娘的主人，是那位武林奇俠？」

聶小青恭身答道：「家主人複姓令狐，雙名楚楚！」

獨臂頭陀對於令狐楚楚之名，自不陌生，頗感意外地，「哦」了一聲，又復細向聶小青打量幾眼，微笑說道：「原來聶姑娘竟是隨侍令狐姑娘的『青紅二女』之一，難怪有如此資質！適才姑娘說是代你主人，向貧僧問候，莫非令狐姑娘有事見教麼？」

聶小青微笑答道：「晚輩只是偶遊嵩山，巧遇老禪師佛駕，並非受家主人所差，有事驚擾！」

獨臂頭陀「哦」了一聲，正欲再問，聶小青玲瓏剔透，巳自猜中獨臂頭陀心意，繼續含笑說道：「家主人對於當世武林中，名門正派的各位宗師前輩，素極敬仰，曾囑聶小青謝小紅，在江湖間如若巧遇？必須代爲問候！」

獨臂頭陀唸了一聲「阿彌陀佛」佛號，含笑說道：「令狐姑娘太多禮了！」

聶小青笑道：「江湖遊俠，禮義當先，敬老尊賢，更是我們年輕人份內應爲之事！」

獨臂頭陀笑道：「聶姑娘，你與你主人令狐姑娘，是否分手不少時日了麼？」

聶小青聽出獨臂頭陀話中有話，遂柳眉微揚，訝然笑道：「老禪怎知聶小青與

家主人分別甚久？」

獨臂頭陀笑道：「因爲倘若分別未久？聶姑娘似乎不應尙有如此閑暇，到處登臨覽勝！」

聶小青聞一反三，失驚問道：「聽老禪師如此說法，莫非家主人身有急事？」

獨臂頭陀搖頭笑道：「不是急事，而是令狐姑娘在最近又作了一件轟動江湖大事！」

聶小青自從離開「北嶽恒山冷竹坪」後，根本未與江湖人物往還，故而聞言之下，急急問道：「老禪師——。」

獨臂頭陀見聶小青眉宇之間，充滿惶急神色，不由暗讚此女，委實對主忠心，遂搖頭接口笑道：「聶姑娘不要担憂，你主人令狐姑娘在這樁大事之中，佔足上風，只是謝小紅姑娘聞曾受傷而已！」

聶小青聽說謝小紅並曾受傷，不由越發情急，向獨臂頭陀請教。

獨臂頭陀笑道：「令狐姑娘率領謝小紅姑娘，不知爲了何事，闖上『華山』大門『西嶽派』，聞說『六指仙猿』米元通橫屍血泊，『三眼靈官』沙九公斷了一臂，『跛足天君』邢百非受了內傷，連『矮閻羅』晏衍也遭令狐姑娘點中一指，『華山三聖宮』更幾乎被她主婢二人，拆掉了一大半呢！」

聶小青靜靜聽完，心頭雪亮，知道主人令狐楚楚定是親上「華山」，查詢嚴慕光下落，雙方一言不合，才會動起手來，遂又向獨臂頭陀說道：「老禪師，『西嶽派』胡作胡爲，橫行霸道……」

獨臂頭陀笑道：「聶姑娘不必爲你主人解釋，貧僧深知『矮閻羅』晏衍等所作所爲，他們也委實應該受些嚴重挫折，或許才會略爲斂跡知戒？」

聶小青問道：「老禪師知不知道我那謝小紅妹子，受傷可重？」

獨臂頭陀笑道：「貧僧是聽一位老友談及此事，所知並不太詳，據聞謝小紅姑娘，挨了『矮閻羅』晏衍的一記『陰風掌力』！」

聶小青「哎呀」一聲，失驚叫道：「矮閻羅晏衍的『陰風掌力』，歹毒絕倫，我謝小紅妹子，恐怕——。」

獨臂頭陀不等聶小青話完，便自搖頭笑道：「聶姑娘放心，『矮閻羅』晏衍的『陰風掌力』，雖然歹毒無倫，但令狐楚楚姑娘，却儘有回天手段！」

聶小青不由訝然問道：「老禪師此語何來？」

獨臂頭陀笑道：「因爲『華山』之戰以後，有人看見謝小紅姑娘，依舊生龍活虎般，與令狐姑娘，並轡江湖，豈非她所中『陰風掌力』，已被令狐姑娘施展回天手段，治癒了麼？」

聶小青這才恍然大悟，玉頰之上，飛起一片充滿安慰意味的嬌憨微笑！

獨臂頭陀在聶小青微笑之時，目光略注，忽地雙眉一蹙，嘴角掀動。

聶本青意識到獨臂頭陀有話要說，遂恭身含笑問道：「老禪師是否對聶小青尙有指示？」

獨臂頭陀唸了一聲佛號，點頭答道：「貧僧確實有句話說，但請聶姑娘不要見怪才好！」

聶小青含笑說道：「老禪師那裏話來，聶小青恭聆訓誨！」

獨臂頭陀臉色一正，緩緩說道：「貧僧略諳風鑑之術，適才發覺聶姑娘臉上突有晦紋出現，主在最近數日之間，有甚災厄！」

聶小青聞言微愕，但旋即泰然道：「多謝老禪師指示先機，但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種因得果，神道無虧，聶小青自隨家主遊俠江湖以來，千金倒橐，一劍誅邪，掌底刀頭，自問尙對得起天理良心，未曾做過甚麼越份之事——。」

獨臂頭陀笑道：「聶姑娘說得不錯，但江湖魑魅，陰惡難防，聶姑娘倘無要事，不妨隨我前往『太室天坪』，小遊三日，或許便可躲過此刦？」

聶小青秀眉雙軒，微笑說道：「趨吉避凶，是君子所爲，却非我們這等江湖人物適用之道，因爲既欲扶持正義，蕩惡誅邪，往往便須踏刀山，闖劍樹，搗虎穴，掃龍潭，那裏還顧得着甚麼『艱危』二字呢！」

獨臂頭陀連宣佛號，點頭笑道：「聶姑娘俠骨高懷，使貧僧欽仰無似，照你這等心性言行，必當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縱或有甚災危，也無大碍的了！」

聶小青恭身遜謝笑道：「聶小青不敢當老禪師過讚，晚輩初意暢遊中嶽，自應隨侍老禪師，一瞻『太室天坪』之勝，但既聞家主人有事江湖，那敢再復偸閒，必須立即趕去相尋，聽候差遣，本身吉凶禍福，在所不計，還望老禪師諒宥下情，不要怪我剛愎驕狂，不遵法諭才好！」

獨臂頭陀嘆道：「聶姑娘，光憑你這一片對主忠誠，便足以獲得日後無窮福澤，如今想來，適才貧僧要你趨吉避凶之語，倒是落於下乘，有點着相的了！」

聶小青聞言，又是一番遜謝，便自向獨臂頭陀，恭身含笑告別！

獨臂頭陀笑道：「聶姑娘行意既堅，貧僧也不深留，請你見了你主人令狐楚楚姑娘，爲我代致敬仰及問候之意！」

聶小青笑道：「老師禪對於我主人有無指示？」

獨臂頭陀微笑搖頭說道：「令狐姑娘絕代奇才，名冠宇宙，貧僧怎當得起對她有所指示之語，但奉託聶姑娘代贈數言，却無不可！」

聶小青問道：「老禪師有何金言？」

獨臂頭陀含笑說道：「這幾句話兒，既非禪機，亦非佛偈，只是俗而又俗的『得放手時且放手，能饒人處便饒人』，以及『善體天心，自臻百福』數語而已！」

聶小青恍然笑道：「老禪師是要主人儘量厚德寬仁，減少殺孽？」

獨臂頭陀點頭笑道：「聶姑娘一點便透，果有夙慧，莽莽江湖以內，雖多不平待剷，奸邪待誅，但除非遇上十惡不赦之徒，仍宜網開一面，給對方留上幾分自新之路！」

聶小青連連點頭，微嘆一聲說道：「天不平時多厲氣，地不平時多災異，人不平時多戰爭，興廢由來皆此意，我主僕三人，遨遊天下，彈劍江湖，屢見不平事，常作不平鳴，其中斬奸除惡之際，有時委實難免激於義憤，處置稍過，如今經



老禪師當頭棒喝，聶小青靈台忽朗，殺念大消，定當轉禀家主人善體老禪師慈悲妙旨，儘量與人為善，給惡根未深之輩，留一些放下屠刀的回頭機會！」

獨臂頭陀唸了聲佛號，滿面祥光地微笑說道：「誰是天生聖賢者？最難孽海肯回頭，又道是：『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來生事，今生做者是！』凡事若能留有餘地步，養無限天機，則祥和自召，災厄自消，無願不成，無往不利！」

聶小青聽得心頭一片清涼，向着這位中嶽宗師獨臂頭陀，合掌膜拜不已！

她辭別獨臂頭陀，走下小峯，因懸念主人令狐楚楚，無心再復遊賞這「中嶽嵩山」的其他勝景，遂提氣疾行，意欲趕去與主人相會！

但馳過一座峯頭，尚未出得「嵩山」境內，聶小青便忍俊不禁地，失笑止步！

她是笑自己怎麼糊塗起來，主人令狐楚楚姑娘，與謝小紅妹子，如今蹤跡何在，尚自茫然無知，卻這等提氣飛馳則甚？

正在啞然失笑，忽然聽得左側前五六丈外的一座小林之中，傳來一片幽怨的歌聲！

聶小青凝神傾耳，聽出唱的是：

「獨行獨坐。
獨唱獨酬還獨臥，
佇立傷神，
無奈輕寒着摸人，
此情誰見，
淚洗殘妝無一半，
愁病相仍，
剔盡寒燈夢不成！」

聶小青深通文墨，知道這是宋代女詞人「幽棲居士」朱淑眞所作的一闋「減字木蘭花」，並由歌聲詞意之內，聽出林內作歌之人，是位滿腹相思的傷情女子！

小青也是一時好事，聽得歌聲之後，竟緩步走向小林，想看看作歌女子，是位甚麼人物？

距離小林，尚約丈許，便見一條輕盈矯捷的紅衣人影，自林內電閃而出！

聶小青何等識貨，發現來人居然身具絕世輕功，不禁愕然卻步。

紅衣人身形一現，竟是「世外八凶」中的「鳩盤宮主」赫連英！

聶小青驟見赫連英，臉上所現出的，自然是副驚奇神色！

但赫連英驟見聶小青之下，所表現的卻是滿面喜容！

聶小青心中又是一奇，暗忖這位紅粉魔頭，為何見了自己，竟會如此高興？

赫連英一陣格格嬌笑，向聶小青說道：「聶姑娘，你大概想不到我們會在『中嶽』相遇？」

聶小青秀眉微挑，冷然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赫連宮主莫非有甚指教？」

赫連英笑道：「我對聶姑娘無甚過節，但有個人兒，卻在到處找你！」

聶小青愕然問道：「赫連宮主說的是誰？」

赫連英身形一轉，向林內含笑叫道：「八妹快來，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們找到今日，才算是遇見你要找的人了！」

聶小青聽得一愣，暗想赫連英口中的「八妹」是誰？難道是「幽靈鬼女」陰素梅麼？

念猶未了，一身黑衣，面容比在「祁連山冰魂谷」中，與嚴慕光朝歡暮樂，郎情妾意之時，清減不少的「幽靈鬼女」陰素梅，已自林內緩步走出！

聶小青上次在「哈拉湖」森林之內，第一次見陰素梅時，因對方用黑巾罩臉，致未曾獲睹這位「幽靈鬼女」的廬山眞面目！

如今，陰素梅面罩已去，不由使聶小青看得一驚！

暗忖這位「幽靈鬼女」陰素梅不僅一身功力，超凡入聖，連容貌也這等清麗如仙，委實足與主人令狐楚楚，並稱一時瑜亮！

陰素梅向聶小青看了兩眼，在蒼白而微顯憔悴的臉龐之上，浮出一絲笑意，對赫連英緩緩說道：「赫連六姊，她好像只有一個人呢！」

赫連英冷笑道：「八妹放心，蛇蠍美人與青紅二婢，一向相依為命，你既已找到聶小青，那裏還怕找不到令狐楚楚？」

聶小青訝然問道：「你們要找我主人則甚？」

陰素梅淡淡答道：「我要和她一決生死！」

聶小青「咦」了聲道：「陰姑娘與我主人，業已訂下了五五端陽峨嵋金頂之約，為何如今便急急相尋——。」

赫連英陰森森地，笑了一笑，接口說道：「我陰八妹恨你主人入骨，不及等到五五端陽，才到處找尋，要在期前決一死戰——。」

聶小青莫名其妙地，秀眉雙皺，目注陰素梅問道：「陰姑娘，我在『哈拉湖』森林一會之上，覺得你氣度風華，迥異流俗，不肯乘主人有病，暗佔便宜，竟正大光明地，另訂端陽之約，心中頗為欽佩，怎的忽又對我主人懷恨入骨呢？」

赫連英接口冷笑說道：「這要怪你主人不好，她不該在大鬧華山之後，又跑到『祁連山冰魂谷』，把我八妹最鍾愛的東西搶走！」

聶小青向陰素梅問道：「我主人搶了陰姑娘甚麼東西？」

陰素梅銀牙一咬，應聲答道：「她搶走了我的丈夫！」

聶小青覺得對方每一句答話，都大出自己意外，遂越發驚異問道：「陰姑娘有丈夫麼？你的丈夫是誰？」

陰素梅臉上一紅，正待答話，赫連英已搶先代為答道：「嚴慕光！」

這「嚴慕光」三字，幾乎把聶小青聽得跳將起來，微一尋思，神情冷靜地，向赫連英搖頭笑道：「赫連宮主，何必作弄聶小青，嚴慕光相公，在哈拉湖一會之際，尚與陰姑娘是陌不相識的人，他們怎會突然成了夫妻身份？」

赫連英冷冷笑說道：「男女結成夫婦，只要情意交投，一拍即合，不一定萍水相逢，就不能勝似長途結件！」

聶小青搖頭說道：「我不相信！」

陰素梅臉色一沉，怒聲說道：「相不相信由在你，我只問你，令狐楚楚今在何處？」

（未完）